



中国古典文学全集典藏

柯宝成◎编著

陶渊明全集

【汇编校汇评】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崇文书局



中国古典文学全集典藏

陶渊明全集

【汇编汇校汇评】

ISBN 978-7-5403-2103-1



9 787540 321031 >

定价:30.00 元



中国古典文学全集典藏

柯宝成◎ 编著

陶渊明全集

朱祖延署



【汇编汇校汇评】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陶渊明全集 / 柯宝成编著. —武汉 : 崇文书局, 2011. 12

ISBN 978-7-5403-2103-1

I. ①陶… II. ①柯… III. ①古典诗歌 - 诗集 - 中国 - 东晋时代 ②古典散文 - 散文集 - 中国 - 东晋时代

IV. ①I213.7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232877 号

陶渊明全集

选题策划:陈华国 邵淑波

责任编辑:邵淑波

出 版:崇文书局

地 址:武汉市雄楚大道 268 号湖北出版文化城 B 座

邮 编:430070

发 行:崇文书局(027 - 87679712)

印 刷:武汉中科兴业印务有限公司(027 - 87863005)

开 本:710 × 1010mm 1/16

字 数:380 千字

印 张:20.5

版 次:2011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2011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30.00 元

本书若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陶渊明像

明·王仲玉

总 评

东坡云：“孔子不取微生高，孟子不取于陵仲子，恶其不情也。渊明欲仕则仕，不以求之为嫌；欲隐则隐，不以去之为高。饥则扣门而食，饱则鸡黍以迎客。古今贤之，贵其真也。”余尝三复斯言，可为至论。而《冷斋夜话》辄窜易其语，杂以汉高帝之事，决非东坡议论也。（南宋胡仔《茗溪渔隐丛话》）

陶公以名臣之后，际易代之时，欲言难言，时时寄托，不独《咏荆轲》一章也。六朝第一流人物，其诗自能旷世独立。……又云：晋人多尚放达，独渊明有忧勤语，有自任语，有知足语，有悲愤语，有乐天安命语，有物我同得语。倘幸列孔门，何必不在季次、原宪下？又云：陶诗胸次浩然，其中有一段渊深朴茂不可到处。唐人祖述者，王右丞有其清腴，孟山人有其闲远，储太祝有其朴实，韦左司有其冲和，柳仪曹有其峻洁，皆学焉而得其性之所近。（清沈德潜《说诗碎语》）

陶公高骨，不可以时代论；即照时代序列，断属东晋。今人以陶、谢并称，俯列宋代，不得以知言目之。又云：五言古以陶靖节为诣极，但后人轻易摹仿不得。（清李重华《贞一斋诗说》）

渊明有《形赠影》、《影答形》及《神释》三首，中句云“得酒莫苟辞”“酒云消百忧”。太白《月下独酌》诗，有“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二公风流孤迈，一种旷世独立之致，异代同情。（清马位《秋窗随笔》）

余尝评陶公诗，语造平淡而用意深远，外若枯槁，中实敷腴，真诗人之冠冕也。（宋曾慥《陶诗汇注》引）

古今诗学冲澹闲远惟陶渊明为难到。（宋叶西涧《名贤诗评》引）

柳子厚，唐之谢灵运；陶渊明，晋之白乐天。（金元好问《遗山集》）

独陶元亮天分之高，其先虽出于太冲、景阳，究其所自得，直超建安而上

之。高情远韵,殆犹太羹充脔,不缀盐醢而味自存者也。(明宋濂《潜溪集》)

诗之妙者,在声色臭味之俱无,陶渊明是也。又云:渊明未尝做诗,诗自从中流出,灵襟灏气,陶冶物情矣。又云:谢康乐人巧尽后宛若天王,陶诗似月到柳梢,风来水面,自然之妙,难以力与也。(明陆明雍《古诗镜》)

陶之五言,开千古平淡之宗。(明胡应麟《诗薮》)

陶诗中雅懿、朴茂、闲远、澹宕、隽永,种种妙境,皆从真率中流出,所谓“称心而言,人亦易足”也。真率处不能学,亦不可学,当独以品胜耳。又云:陶元亮诗淡而不厌。何以不厌?厚为之也。诗固有浓而薄,淡而厚者矣。又云:五言诗为澹穆易,为奇峭难。四言诗为奇峭易,为澹穆难。陶公四言诗如其五言诗,所以独妙。又云:论者为五言诗平远一派,自苏、李、《十九首》后,当推陶彭泽为传灯之祖。……有意学古诗者,名士之根尚在,诗人之意未忘。若彭泽悠然有会,率尔成篇,取适己怀而已,何尝以古诗某篇最佳而斤斤焉学之?名士与诗人两不入其胸中,其视人之爱憎,与身后所传之久暂,如吹剑首,一映而已。(清贺贻孙《诗筏》)

晋无文章,惟陶渊明《归去来兮辞》一篇而已。(宋李公焕《笺注陶渊明集》卷五引欧明修语)

陶渊明大要出于《论语》。又云:谢才颜学,谢奇颜法,陶则兼而有之,大而化之,故其品为尤上。(清刘熙载《艺概》)

檀道济说他(陶潜)“奈何自苦如此”。他到底苦不苦呢?他不惟不苦,而且可以说是世界上最快乐的一个。他最能领略自然之美,最能感觉人生的妙味。在他的作品中,随处可以看得出来。(梁启超《饮冰室合集·陶渊明》)

自己放出眼光看过较多作品,就知道历来的伟大的作者,是没有一个“浑身是‘静穆’”的。陶潜正因为并非“浑身是‘静穆’”,所以他伟大。(鲁迅《题未定》草七)

凡 例

一、本书以宋绍熙壬子曾集刻两册本(简称曾本)、淳祐元年汤汉注陶诗四卷本(简称汤本)、元李公焕《笺注陶渊明集》十卷本(简称李本)、清嘉道时陶澍《靖节先生集注》十卷本(简称陶本)、焦竑藏八卷本《焦氏明翻宋本》(简称焦本),互参酌较,择善汰重,编撰而成。

二、逯钦立先生辑校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中华书局 1983 年 9 月出版),简称逯本,本书引用颇多,汇校尤是。故特立此条,供读者参考查询。

三、本书中陶本与和陶本是两个不同概念。陶本,即上所指陶澍本之简称;和陶本,则是后人和唱陶诗之多本之简称。

四、陶集今见版本繁多,以萧统编八卷本为最早,以北齐阳休之编十卷本最全。今流传最广者为七卷本,即删去其第八卷《五孝传》、第九卷《圣贤群辅录上》、第十卷《圣贤群辅录下》。不少人视后三卷为伪托,本书则作存疑、存目处理。

五、七卷本,其编比颠乱。但整旧如旧,一律用通行本之编次,既合于读者之习惯,又利于研究者之掌握源流。

六、陶集流布远广,抄刻经手过多,异文迭出。正如南宋《蔡宽夫诗话》指出:“《陶渊明集》世既多本,校之不胜其异,有一字而数十字不同者,不可概举。”故本书择善而从,选要而举,不求全责备。

七、对陶之诗文,每首(章)、每篇(章)均设“原文”“题解”“校注”“汇评”四大块。其中“校注”实由“汇校”“汇注”合成。

八、“题记”“注释”除参考先贤时彦诸本外，笔者浅见拙识也忝列其中。限于本书体例，未一一说明。

九、本书引题为“三汇”（即“汇校”“汇注”“汇评”）本，笔者力求使其名符其实。“汇校”录出较多，以免读者寻找多种版本、校对之烦劳。“汇注”以简明为主，不详为引经据典。“校”“注”合一，重在实用。限于篇幅，遗珠遗憾太多，敬祈读者宽谅。

十、“汇评”历来如九牛之毛，某首某篇，动辄上万字。如《饮酒》等，字逾十万。为读者计，择善择短而从。评单句乃至评一词一字较佳者酌情录之；不同见解，有利于读者的亦适当录之；大背景有参考价值者，也少许录之。有两篇祭文，原无评语，今不补评。

十一、历来有关陶氏其人著作的题咏、绘画、墨迹、图片、照片等多如繁星，本书择珍择善筛选，以飨读者。

十二、陶著原无校点。后标符众多，但多杂而未能尽其意。本书据现行标符重新为之，于问号（？）、叹号（！）、冒号（：）、引号（“”）、省略号（……）等，斟酌推敲尤勤，力图体会原著原意。陶著原文无分段。笔者据文境、文意、文理、文脉、文气等为之，全予分段，并及附录诸文，以利读者。如有不当，敬请读者惠于指教。

十三、陶著标明写作年代（年月日）者较少，仅几篇而已，这给读者尤其是研究者带来不便。本书于作品系年用力颇多，在“题解”和“年表”中尽可能予以标明。但不作考证之类繁琐文字，仅据文理、文脉、文气、文意、文境等推断，未必全当，仅供参考而已。

十四、传统通行本（即七卷本），每卷正面标出文体，反面作背白。本书将有关图片、书影置之，既图文并茂，又空页利用。但请读者诸君勿作“随文插图，文图对应”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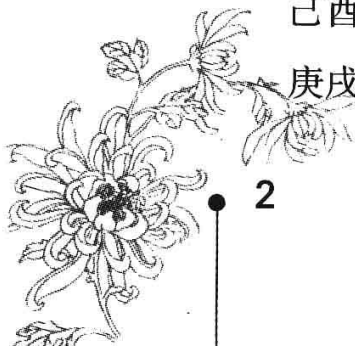
目 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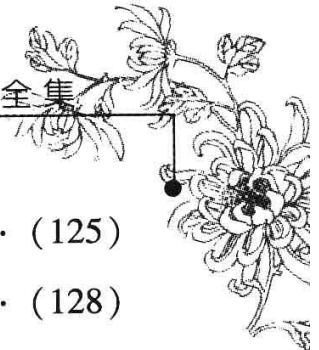
卷一 四言诗 9 题 43 章	(1)
停云四章并序	(3)
时运四章并序	(6)
荣木四章并序	(9)
赠长沙公四章并序	(12)
酬丁柴桑	(15)
答庞参军六章并序	(17)
劝农六章	(20)
命子十章	(24)
归鸟四章	(30)
卷二 五言诗 21 题 29 首	(33)
形影神三首并序	(35)
形赠影	(35)
影答形	(35)
神释	(36)
九日闲居并序	(39)
归田园居五首	(42)
示周续之祖企谢景夷三郎	(49)
游斜川并序	(52)
乞食	(55)
诸人共游周家墓柏下	(57)

怨诗楚调示庞主簿邓治中	(59)
五月旦作和戴主簿	(62)
连雨独饮	(65)
移居二首	(67)
和刘柴桑	(70)
酬刘柴桑	(73)
和郭主簿二首	(75)
于王抚军座送客	(78)
与殷晋安别并序	(80)
答庞参军并序	(82)
赠羊长史并序	(85)
岁暮和张常侍	(88)
和胡西曹示顾贼曹	(91)
悲从弟仲德	(93)

卷三 五言诗 17 题 38 首 (9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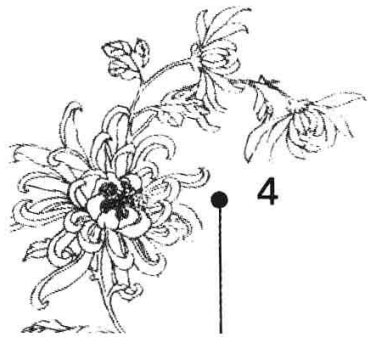
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	(97)
庚子岁五月中从都还阻风于规林二首	(99)
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塗口	(103)
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二首	(106)
癸卯岁十二月中作与从弟敬远	(111)
乙巳岁三月为建威参军使都经钱溪	(113)
还旧居	(116)
戊申岁六月中遇火	(118)
己酉岁九月九日	(121)
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	(123)





丙辰岁八月中于下潏田舍获	(125)
饮酒二十首并序	(128)
止酒	(148)
述酒	(150)
责子	(156)
有会而作并序	(158)
蜡日	(161)
卷四 五言诗 8 题 39 首 联句 1	(163)
拟古九首	(165)
杂诗十二首	(175)
咏贫士七首	(187)
咏二疏	(197)
咏三良	(199)
咏荆轲	(202)
读《山海经》十三首	(206)
拟挽歌辞三首	(219)
联句	(224)
卷五 辞赋 3 篇	(227)
感士不遇赋并序	(229)
闲情赋并序	(236)
归去来兮辞并序	(243)
卷六 记传赞述 6 题 14 篇(章)	(249)
桃花源记并诗	(251)

晋故征西大将军长史孟府君传	(256)
五柳先生传	(262)
扇上画赞	(264)
附 尚长禽庆赞	(267)
读史述九章并序	(268)
 卷七 疏祭文 4 篇	(277)
与子俨等疏	(279)
祭程氏妹文	(283)
祭从弟敬远文	(286)
自祭文	(289)
 附录	(293)
陶渊明年表	(293)
陶渊明传	萧 统(303)
陶渊明文集序	萧 统(305)
陶潜传	沈 约(306)
靖节征士诔并序	颜延年(309)
早年陶渊明作品海外流布简表	(311)
陶氏世系简表	(312)
陶渊明之名字十说	(313)
引用主要书目	(314)
 后记	(315)



JUANYI
SIYANSHI

卷一 四言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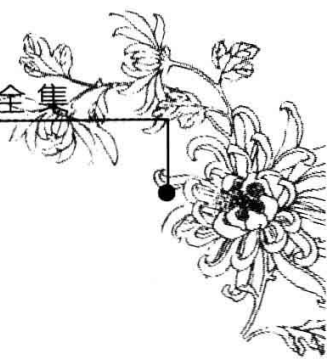
9题43章





陶潜诗意图册(之五)

清·原济



停云四章并序

[原诗]

《停云》^①，思亲友也。罇湛新醪^②，
园列初荣，愿言不从^③，叹息弥襟^④。

霏霏停云，濛濛时雨。
八表同昏^⑤，平路伊阻^⑥。
静寄东轩，春醪独抚。
良朋悠邈，搔首延伫^⑦。

停云霏霏，时雨濛濛。
八表同昏，平陆成江。
有酒有酒，闲饮东窗^⑧。
愿言怀人^⑨，舟车靡从。

东园之树，枝条载荣^⑩。
竞用新好，以怡余情^⑪。
人亦有言，日月于征^⑫。
安得促席^⑬，说彼平生。

翩翩飞鸟^⑭，息我庭柯^⑮。
敛翮闲止^⑯，好声相和。
岂无他人？念子实多！
愿言不获^⑰，抱恨如何^⑱？

[题解]

此诗作于晋元兴三年(404)春天,诗人四十岁。上年十二月,桓玄于建康(今南京)篡帝位,迁晋安帝于寻阳(今江西九江西南)。本年二三月,刘裕率诸将收取京口(今镇江)、广陵(今扬州),进一步攻占建康。桓玄逃经寻阳,挟晋帝走江陵(在今湖北)。

诗人住在柴桑上京里老家。

本诗的题旨,“思亲友也”。春来发酒“十月获稻”。为此,去冬酿制的酒,次春开启饮用。由酒想到与亲友共享,然时乱道阻,不能畅怀。思亲忧民,寄寓诗人一腔愤懑。

[校注]

①停云:天空中滞留的阴云。题下或有一首或作四章,今从李本。

②罇湛新醪:酒杯中斟满新酿的酒浆。湛(chén):盈满。醪(láo):浊酒。此句,一作“樽酒新湛”,非,今依曾本。

③愿:思念。言:语气助词。不从:不如意。不:一作弗,今依曾本。

④息:一作想,今从曾本。弥襟:弥漫胸襟。

⑤八表:八方之外。指整个天地之间。昏:昏暗。

⑥平路:平坦的道路。伊阻:阻塞。伊:语气助词。

⑦搔首:挠头,烦扰的样子。延伫:长时间地站立。

⑧窗:一作牕,一作牕,今皆依曾本。

⑨人:一作仁,今依曾本。

⑩条:一作叶,一作舟,今依曾本。

⑪竞用新好:东园之树竞相以新枝的美好愉悦我的心情。用:一作朋,今依曾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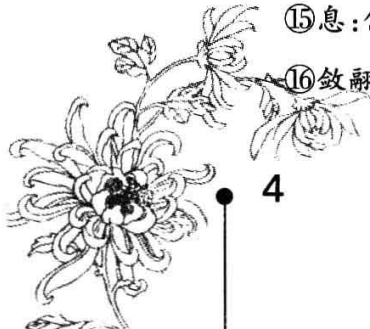
⑫日月于征:岁月总在行进。于:助词,无义。征:行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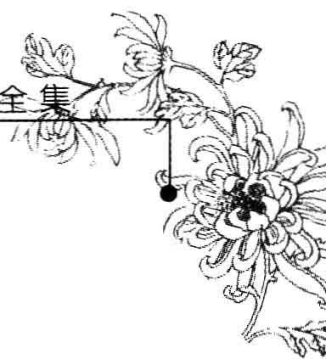
⑬促席:挨近坐席。

⑭翩翩:鸟儿轻飞的样子。翩翩:一作翩翩,今依曾本。

⑮息:停栖。庭柯:庭院中的树枝。

⑯敛翮:收起翅膀。闲:悠闲。止:语气助词。





⑰不获：不从。

⑱如何：此处意为“奈何”。

[汇评]

高元之曰：以“停云”名篇，乃周诗六义之遗义也。（宋李公焕《笺注陶渊明集》卷一引）

首章：此盖元熙禅革之后，而靖节之亲友，或有历仕于宋者，故特思而赋诗，且以寓规讽之意焉。此章言“停云”、“时雨”，以喻宋武阴凝之盛，而微泽及物。“表昏”、“路阻”，以喻天下皆属于宋，而晋臣无可仕之道矣。我则静止东轩，饮酒自慰，何乃良朋远去，使人搔首伫望而不归耶！

四章：兴也，言庭柯之鸟翔集从容，和鸣而相亲，以兴仕途之人，当择所处，不可遗弃弃友而不顾返也。且他人之苟禄者，亦岂无之，惟我与子，素相亲厚，故于此实深念之耳。始也搔首而怀望，中则欲与促席而开陈，至此，乃决然知其不复来归，则是愿言不获，而中心为之抱恨。此可见靖节之于亲友，情之至，义之尽也。（元刘履《选诗补注》卷五）

四首皆匡扶世道之热肠，非但离索思群继之闲惊也。“八表同昏，平路伊阻”，“平陆成江”，日月山河，交失其恒，此复何等景象，可乏同心亟商匡扶哉！园树虽凋，犹有再荣之日，世界虽坏，岂无再转之手，所以朋愈邈而席愈思促也。先言轩，继言窗；先言抚，继言饮；车承路阻，舟承成江，章法映带，各有次第。序曰初荣，诗曰再荣；序曰不从，诗曰靡从；意义同异，互相阐发。“舟车靡从”，言我欲就友，安得促席，冀友就我。鸟闲止而有相和之声，人闲饮而艰相就之朋，处处回环阐映。雨挥人情，树招人情，鸟语揶揄独坐，居然若嘲人矣！比兴愤极，高处在使人骤读之不觉，并亲友亦属兼葭伊人之虚想。（明黄文焕《陶诗析义》卷一）

沃仪仲曰：“伊阻”、“成江”，分指世运。“八表同昏”，专咎臣子，一语两章复用；且先揭于阻、江之上，尤有味，正见举世暗浊，无一明眼堪扶社稷，故至于此。我即独身孤愤，济得甚事！乃难冀之世，复难冀之朋。末句“抱恨如何”，真当闷绝。（明黄文焕《陶诗析义》卷一引）

抚轸望友，欲从舟车，促席无由，怅然抱恨。诗分四韵，情属一章。庞参军、刘柴桑而外，不多人也。刘履谓元熙禅革后，或有亲友仕于宋者，靖节赋此以讽。诗中无其

意，惟“竞用新好”句，盖谓他人言耳，非所指“念子实多”者。（清蒋薰评《陶渊明诗集》卷一）

（四章）四章往复之间，言句有限，取比《离骚》，尤为深远广大。彼以偏怀学陶者，初不知此诗风旨也。（清王夫之《古诗评选》卷二）

引喻不晦，正意不太露，读去自能令人了了。（清张潮、卓尔堪、张师孔同阅《曹陶谢三家诗·陶集》卷一）

《停云》温雅和平，与《三百篇》近；流逸松脆，与《三百篇》远；世自有知此者。（清张谦宜《观斋诗谈》卷四）

时运四章并序

[原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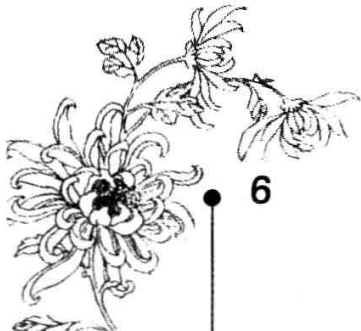
《时运》，游暮春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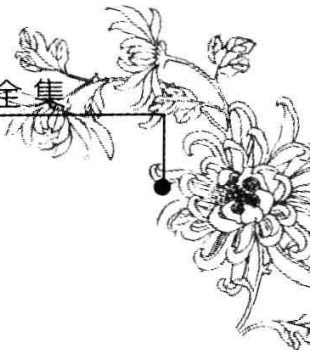
春服既成^①，景物斯和，
偶影独游^②，欣慨交心^③。

迈迈时运^④，穆穆良朝^⑤。
袭我春服，薄言东郊。
山涤余霭^⑥，宇暖微霄。
有风自南，翼彼新苗^⑦。

洋洋平泽^⑧，乃漱乃濯。
邈邈遐景，载欣载瞩。
人亦有言，称心易足。
挥兹一觞，陶然自乐。

延目中流，悠想清沂^⑨。





童冠齐业^⑩, 闲咏以归。
 我爱其静, 寤寐交挥^⑪。
 但恨殊世^⑫, 逸不可追。

斯晨斯夕, 言息其庐。
 花药分列^⑬, 林竹翳如^⑭。
 清琴横床^⑮, 浊酒半壶。
 黄唐莫逮^⑯, 慨独在余。

[题解]

本诗写于晋元兴三年(404)三月三日。古代有“修楔”的风俗, 春天来临, 水滨洗濯, 祓除不祥。汉以前定三月的第一个“巳”日为修楔日, 魏以后改为三月三日。东晋永和九年(353)三月三日, 王羲之曾与当时名士谢安、孙绰等共四十一人, 于会稽兰亭修楔觴咏。

诗人歌咏了春天大自然的美好, 写出了自己的心胸。但晋末现实的黑暗, 诗人无限惆怅。“欣慨交心”, 细品方知。

[校注]

①春服既成: 意思是春寒已过, 春装在身上已穿得稳稳的了。成: 就, 定。此句出自《论语·先进》: “暮春者, 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 童子六七人, 浴乎沂, 风乎舞雩, 咏而归。”

②偶: 伴。影: 一作景, 今依曾本。指自己的身影。

③慨: 一作然, 今依曾本。

④时运: 四时运转。迈: 一作藹, 今依曾本。

⑤穆穆: 清静和美。朝: 早晨。

⑥余藹: 一作余霭, 今依曾本。

⑦彼: 一作我, 今依曾本。

⑧津: 李本作津, 焦本、苏写本同。曾本作泽, 又注, 一作津。今依李本。泽是湖,

津是河。因下一章有“延日中流，悠想清新”，故以“津”为近是。

⑨悠想：李本及诸本作悠悠，陶本、逯本作悠想，从后者。沂(yí 仪)：沂水，在山东，有四，此指西沂河，源出邹县东北，西流经曲阜，合洙水入泗水，本句及下面两句引自《论语·先进》。

⑩冠：古礼男子二十岁加冠，故此处之冠是指二十岁或二十出头的青年。齐业：都已习完功课。

⑪寤(wù 悟)：睡醒。寐(mèi 昧)：睡，睡着。挥：奋。交挥：交相感奋。

⑫恨：一作怅，今依曾本。

⑬花：一作华，今依曾本。

⑭翳(yì 易)：遮。如：语尾助词。

⑮床：一作膝，今依曾本。

⑯黄：黄帝。唐：唐尧。尧初封于陶，后徙于唐，故称。逮(dài 带)：及，赶上。

[汇评]

序所谓“欣慨交心”者如此，渊明于时方在唐虞世远、吾将安归之际，诚不能自遂其暮春之乐也。（明何孟春注《陶靖节集》卷一）

（三章）静之为言，谓其无外慕也，亦庶乎知浴沂者之心矣。（宋汤汉注《陶靖节先生诗》卷一）

四首始末回环，首言春，二、三漱濯、闲咏言游，终言息庐，此小始末也。前二首为欣，后二首为慨，此大始末也。“迈迈时运”，逝景难留，未欣而慨已先交；但恨殊世，本之“我爱其静”，抱慨而欣愈中交，此一回环也。载欣则一觴自得，人不知乐而我独乐，抱慨则半壶长存，人不知慨而我独慨，此又一回环也。序中“欣慨交心”一语，四章隐现布置。（明黄文焕《陶诗析义》卷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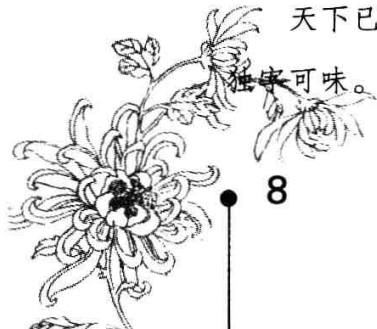
（一章“翼彼新苗”句）翼字浑朴生动。

（二章）将有不可共人言者，对他人则心不足耶。

（三章“但恨殊世”二句）何云殊世，此必有指。

（四章）欣在春华，慨因代变，黄、农之想，旨寄西山，命意独深，非仅闲适。

天下已为宋矣，无复有怀，故朝者曰“偶饮独游”，曰“慨独在予”，予立孤怀，于二
独味可味。四言袭《三百篇》之调，终不能及其高深，反觉无味，此亦以晋人常调行之，





转能闲雅，惟嵇叔夜亦同此致。（清陈祚明评选《采菽堂古诗选》卷十三）

（一章）天衣无缝。

（二章）生用乌豆换人眼睛，非以苟逃羿毂，风味固尔，更不消著死急也。

（三章）疑于薄露，有不薄不露者存。

（四章）将飞者必伏，将刑者必赏，此浅机也。文士得之，早已自矜胜算，夫诚以傲彼开门见山之俗谛，则有余矣。其于大雅，犹剑首之一吷也。读贾生《过秦论》得立言之风旨者，乃可与读《时运》四章。（清王夫之《古诗评选》卷二）

浴沂之志，尼父已与曾点。千载而后，复有知己，靖节若在圣门，与点真一流人物。（清张潮、卓尔堪、张师孔同阅《曹陶谢三家诗·陶集》卷一）

静之为言，谓其无外慕也，亦庶乎知浴沂者之心矣。（南宋汤汉《陶靖节先生诗》）

“我爱其静”：从来说曾点为狂，不曾道破静字，今始拈出，深心体贴，俗人不知。（明钟惺、谭元春《古诗归》谭元春语）

千古高人旷士，少此一静字不得，渊明自传神。（明钟惺、谭元春《古诗归》钟惺语）

“我爱其静”句，目狂者以静，千古特识。（清查慎行《初白庵诗评》）

动静各有其天，惟于动处得静，此真狂者之天，其心胸尤不可及。（清温汝能《陶诗汇评》）

三章前四，蒙上平津，触到沂水，以当日曾点童冠咏归之乐，为己独游作反衬。后四，收到爱之而不可追，喷醒独字臆，而恨字已贴序中慨字边说。（清张玉穀《古诗赏析》）

“寤寐交挥”：四字可解不可解，妙。（清潘德舆批点《陶诗汇注》）

荣木四章并序

[原文]

《荣木》，念将老也。

日月推迁，已复九夏^①，

总角闻道^②，白首无成。

采采荣木，结根于兹^③。

晨耀其华^④，夕已丧之。

人生若寄，憔悴有时。

静言孔念，中心怅而^⑤。

采采荣木，于兹托根。

繁华朝起，慨暮不存。

贞脆由人，祸福无门^⑥。

匪道曷依？匪善奚敦^⑦？

嗟予小子，稟兹固陋。

徂年既流，业不增旧。

志彼不舍，安此日富^⑧。

我之怀矣，怛焉内疚！

先师遗训，余岂之坠^⑨？

四十无闻，斯不足畏^⑩。

脂我名车，策我名骥^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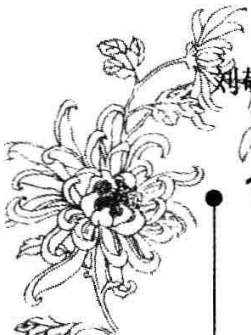
千里虽遥，孰敢不至^⑫？

[题解]

这是诗人四十岁所作。这里的“荣木”，是取诗首两字作为篇名，并非专写荣木。

荣木，按古直注，是为“木槿”。木槿为灌木植物，夏季开花，此花晨兴夕败，使诗人产生联想及感悟。首章慨叹人生若寄，二章写要坚持正确的做人道理，三章责己无所作为，四章表示不坠先师之训而奋起。

不久，渊明即有赴任刘裕镇军军府参军的行动。（李公焕引赵泉山注，定是年赴任刘敬宣建威将军参军，逯钦立定是年赴任刘裕镇军参军。今从逯说。）刘裕军当时号称



“勤王”之师。

[校注]

①九夏：夏季三今月，共九十天，故称“九夏”。九：一作有，今依何本。

②总角：古代未成年男女的发式，因将头发结成两个髻角，故称。这里代指童年。
道：指圣贤之道和做人的道理。总：一作髻，今依曾本。

③采采：繁盛的样子。荣木：即木槿(jǐn)，属木本植物，夏天开淡紫色花，其花朝开暮落。兹：此，这。

④耀：一作辉，今依曾本。

⑤静言：静静地。言：语助词。孔：甚，很。念：思念。中心：内心。怅而：即怅然。而：语尾助词。怅：一作恨，今依曾本。

⑥贞脆：坚贞和脆弱，指人的不同禀性。祸福无门：语出《左传·襄公二十三年》：“祸福无门，惟人所召。”祸与福降临，并无门径，而是人的好坏所招致的结果。脆：一作慎，今依曾本。

⑦匪：同“非”。曷：同“何”。依：遵循。奚：何。敦：敦促，勤勉。这两句说，不遵循正道遵循什么？不勤勉为善还勤勉什么呢？

⑧志：一作忘，今依曾本。彼：指上章所说“道”与“善”。不舍：奋斗不息。《荀子·劝学》：“骐骥一跃，不能十步；驽马十驾，功在不舍。锲而舍之，朽木不折；锲而不舍，金石可镂。”安：习惯于。日富：指醉酒。《诗经·小宛》：“壹醉日富。”

⑨先师：指孔子。遗训：留下的教导。之坠：动宾倒装，即“坠之”。坠：跌落，失去。

⑩此二句语出《论语·子罕》：“四十五十而无闻焉，斯亦不足畏也已。”闻：闻达，有所成就而名声在外。斯：这。足：一作可，今依曾本。畏：害怕，恐惧。

⑪脂：油，这里用作动词，以油脂润滑车轴。策：鞭，这里用作动词，以鞭赶马。骥：千里马。名车、名骥：以车、马比喻功名，是说准备驾驭车马去建立功名。骥：一作镜，今依曾本。

⑫孰：谁。晋元兴三年二月，刘裕起兵勤王，打败桓玄。陶渊明于本年夏季出任刘裕镇军军府参军。这一章诗就表现了诗人出任镇军参军前之决心。

[汇评]

赵泉山曰：“四十无闻，斯不足畏。”按：晋元兴三年甲辰，刘敬宣以破桓歆功，迁建

威将军、江州刺史，镇浔阳，辟靖节参其军事，时靖节年四十也。靖节当年抱经济之器，藩辅交辟，遭时不竞，将以振复宗国为己任；回翔十载，卒屈于戎幕佐吏，用是志不获骋，而良图弗集，明年决策归休矣。（宋李公焕《笺注陶渊明集》卷一引）

（序）钟伯敬曰：口角轻妙。谭元春曰：简质之中，多少感慨在内。

钟伯敬曰：人知陶公高逸，读《荣木》、《劝农》、《命子》诸四言，竟是一小心翼翼、温慎忧勤之人。东晋放达，少此一段原委，公实补之。

（“慨暮”句）钟伯敬曰：四字情词多少，含吐不尽。（“匪道”二句）谭元春曰：真是六经胸中。（明钟伯敬、谭元春评选《古诗归》卷九）

四章互相翻洗。初首憔悴怅念，若寄之人生，与夕丧之晨华同脆，无可自仗，说得气索。次首拈出贞脆由人，有善有道，可仗俱在，不须念怅，说得气起。三首安此日富，有道不能依，有善不能敦，恒焉内疚，倍于怅矣，又说得气索。卒章痛自独厉，脂车策驥，赎罪无闻，何疚之有？又说得气起。（明黄文焕《陶诗析义》卷一）

闻道何容易，况总角耶？至云“白首无成”，陶直以闻道作志学用耳。

志道之言叹如，不及桓宣武，暮年壮志，真老兵也。

增业在不舍，不舍故日富，日富者，《易》所云富有之谓大业，日新之谓盛德是也。虽我怀于兹，不无内疚，此所以嗟固陋乎？或引《诗》“一醉日富”，靖节自咎其废学而乐饮。观其自挽曰：“但恨在世时，饮酒不得足。”肯自咎耶？（清蒋薰评《陶渊明集》卷一）

周、程每令人寻孔、颜乐处，先此唯先生知斯意耳！（清陶澍集注《靖节先生集》卷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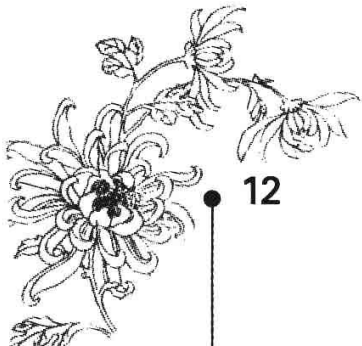
陶靖节一生自乐，未尝屈己徇人。有时独乐，自乐也；有时偕乐，亦自乐也；有时期于偕乐，而终于独乐，尤自乐也。（清钟秀编《陶靖节纪事诗品》卷四《恬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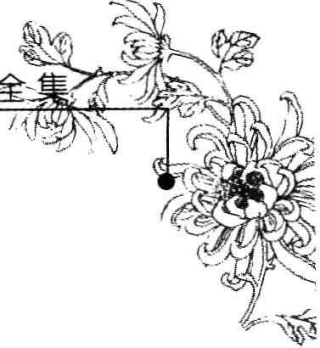
赠长沙公四章并序

[原文]

于余长沙公为族祖，同出大司马^①。

昭穆既远^②，以为路人^③。





经过浔阳，临别赠此。

同源分流，人易世疏。
慨然寤叹，念兹厥初^④。
礼服遂悠，岁月眇徂。
感彼行路，眷然踟躇^⑤。

於穆令族^⑥，允构斯堂^⑦。
谐气冬暄，映怀圭璋^⑧。
爰采春华，载警秋霜^⑨。
我曰钦哉，实宗之光。

伊余云邁，在长忘同^⑩。
笑言未久，逝焉西东。
遥遥三湘^⑪，滔滔九江。
山川阻远，行李时通^⑫。

何以写心，贻此话言。
进簣虽微，终焉为山^⑬。
敬哉离人，临路凄然^⑭。
款襟或辽，音问其先^⑮。

[题解]

此诗作于晋义熙元年(405)，渊明四十一岁。这年春天，桓玄篡乱刚刚平定；三月，被桓玄劫走的晋安帝回到建康。长沙郡公因事途经浔阳，渊明与他相识，才知为同族。他离开时，渊明以诗相赠。长沙公原是陶侃的封号(长沙郡公)。时制，父爵子袭。据《晋书·陶侃传》述，侃五世孙延寿袭了长沙郡公的爵号。陶渊明是陶侃的四世孙，比陶延寿长一辈。

这首诗共分四章，首章写相认而感叹宗族的悠久历史，次章赞美宗族的和、美、荣、慎的传统，三章写短暂的欢晤而行将阔别，末章表达赠言谆谆及期望常通音讯。

[校注]

①这两句，是根据陶延寿的特定身体来写的。诗中云“在长忘同”，表明了渊明的想法。尊重有爵号的对方，即尊重祖上，故起句便体现了人我的尊卑；也是自谦说法。于余：之于我。族：同族。祖：指对方的曾祖父与自己的祖父。大司马：东晋名臣陶侃，曾任太尉，封长沙郡公，后拜大将军。死后追赠大司马。又，句中一无公字，今依曾本。

②昭穆：《礼·王制》：“诸侯二昭二穆，与太祖之庙而五。”昭为父，穆为子，即太祖之庙居中，二世、四世居左，三世、五世居右。故昭穆意谓同宗的祖上。

③以：一作已，今依曾本。

④慨然：一作慨矣，今依曾本。厥(jué 觉)：其。《诗·大雅·生民》：“厥初生民，实维姜嫄。”“厥初”是提到祖先的常用词语。

⑤蹠：一作躅，今依曾本。

⑥於(wū 乌)：语助词，常与穆连用作赞美词，如《诗·周颂·清庙》：“於穆清庙。”穆：美、敬。

⑦允：确实能够。斯：一作新，今依曾本。堂：正室。《书经·大诰》：“若考作室，既底法，厥子乃弗肯堂，矧肯构。”

⑧暄：一作辉，今依曾本。圭(guī 规)：瑞玉，上圆下方。璋：半圭。《礼·礼器》疏：“圭璋，玉中之贵也。诸侯朝王以圭，朝后执璋。”此处两指，既实指朝廷勋臣，又喻指品格高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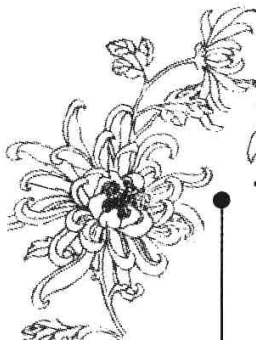
⑨华：一作花。警：一作警，一作散。今皆依曾本。

⑩在：居。长：位高者。在长忘同，是说长沙公居全族最尊贵的地位，因而忘掉渊明的这个同族之亲。逯注引《逸周书·大聚解》：“合族同亲，以敬为长。”

⑪三湘：湘水与沅水合称沅湘，再合潇湘、蒸湘而称三湘，泛指湖南。陶延寿将返封地长沙。此句：一作遥想三湘，今依李本。

⑫行李：使者。行李时通：经常互通音讯。

⑬簣(kuì)：盛土的竹器。为山：指建立功业。这两句的意思是说，加一筐土虽然





很少,但积少成多,最终亦能成山。这里是勉励长沙公不断进德修业,最终可以建成伟大的功业。焉:一作在,今依李本。

⑭敬:有“慎”的意思。离人:离别之人,指长沙公。临路:上路,登程。

⑮款:诚,恳切。款襟:畅叙胸怀。辽:远。音问其先:是说可以常通音讯。

[汇评]

杨诚斋曰:“同源分流,人易世疎,慨然寤叹,念慈厥初。”老泉《族谱》引正渊明诗意,而渊明字少意多,尤可涵咏。(宋李公焕《笺注陶渊明集》卷一引)

次章竖义奇奥,前后章情挚语质,最是家人真况。(明黄文焕《陶诗析义》卷一)

渊源眷恋,四时克备。(清张潮、卓尔堪、张师孔同阅《曹陶谢三家诗·陶集》卷一)

《生民》之诗追本姜嫄,《思文》之诗郊祀后稷,参之以《常棣》、《伐木》、《行苇》、《鳧鷖》,方知作者用意深厚。(清查初白著、张载华辑《初白庵诗评》卷上)

“族祖”二字衍,虽同出大司马,而已在五服之外,服尽矣。长沙谓渊明为族祖也,传写误衍二字。(清何焯《义门读书记·陶靖节诗》)

四首情真语朴,非他手所能,而次章尤古奥。(清马璞《陶诗本义》卷一)

酬丁柴桑

[原文]

有客有客,爰来宦止^①。

秉直司聪,于惠百里^②,

飧胜如归^③,聆善若始^④。

匪惟谐也^⑤,屡有良游。

载言载眺,以写我忧^⑥。

放欢一遇,既醉还休。

实欣心期^⑦,方从我游^⑧。

[题解]

陶渊明的家乡治属柴桑县。柴桑县县令刘程之(后改名遗民)于元兴二年(403)弃官隐居,接替他的便是这位丁姓县令。经刘程之的介绍,渊明与丁相识并成莫逆之交。从时间上推算起来,本诗作于义熙二年(406)诗人四十二岁隐耕之后。

丁令较年轻,诗人视之为后俊,寄寓殷切的期望。此为陶渊明政治思想反映之一。诗的开头写迎客的惊喜,诗的结尾归结到结交的基础。篇幅虽短,情酣意畅。

[校注]

①爰:乃,是。宦:做官。止:语助词。宦:一作官,今依曾本。

②秉直:秉公持正。秉:持。直:正直。司聪:为朝廷听察民情。司:掌管。聪:听闻。于惠:一作惠于,今依曾本。惠:恩惠,好处。百里:指一县所管辖的区域。

③飧:同“餐”,吃。胜:胜理,至言,中肯的言论。飧胜如归:采纳正确的意见就像回家一样喜悦。

④聆善:一作矜音,今依曾本。

⑤惟:一作忤,一作谐,今依曾本。

⑥写:宣泄,抒发。

⑦心期:两心契合,彼此知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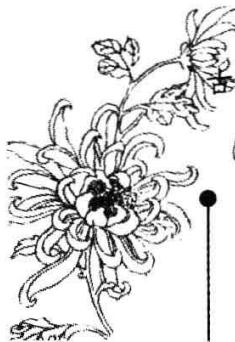
⑧游:一作由,今依曾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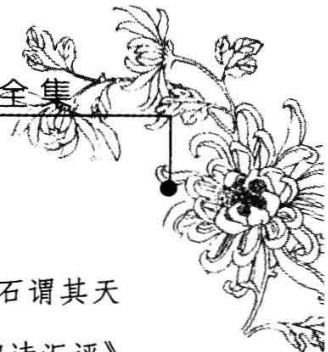
[汇评]

名胜之地,谁不欣寻?然寄趣于是耳。真能托宿当归者谁乎?有入山如同归家,永矢不移,斯真可与餐胜矣。善知始闻,孰不知慕。转念意怠,能与初闻之踊跃者谁乎?有终身尝若始闻,反复无厌,斯真可与聆善矣。二语堪跻于五径。(明黄文焕《陶诗析义》卷一)

“放”字“遇”字,奇甚。……“还休”与“一遇”相映。……从“忧”说“放”,从“放”说“休”,从“休”说“欣”,逐句转换。(明黄文焕《陶诗析义》卷一)

“餐胜”八字佳,“聆善若始”,言始闻者然,不有其善也。(清陈祚明评选《采菽堂古诗选》卷十三)





可作箴规。（清沈德潜选《古诗源》卷八）

渊明诗，体质句逸，情真意婉，即偶然酬答，而神韵渊永，可规可诵。姜白石谓其天资既高，趣诣又远，故其诗散而庄，淡而腴。旨哉，斯言也！（清温汝能纂集《陶诗汇评》卷一）

答庞参军六章并序^①

[原文]

庞为卫军参军^②，从江陵使上都^③，
过浔阳见赠。

衡门之下^④，有琴有书；
载弹载咏，爰得我娱。
岂无他好？乐是幽居。
朝为灌园，夕偃蓬庐^⑤。

人之所宝，尚或未珍^⑥。
不有同爱^⑦，云胡以亲？
我求良友，实覩怀人^⑧。
欢心孔洽，栋宇惟邻^⑨。

伊余怀人，欣德孜孜。
我有旨酒，与汝乐之。
乃陈好言，乃著新诗。
一日不见，如何不思^⑩！

嘉游未斁^⑪，誓将离分。

送尔于路，衔觞无欣。

依依旧楚，邈邈西云^⑫。

之子之远，良话曷闻^⑬！

昔我云别，仓庚载鸣。

今也遇之，霰雪飘零。

大藩有命^⑭，作使上京。

岂忘宴安？王事靡宁^⑮。

惨惨寒日，肃肃其风^⑯；

翩彼方舟，容裔江中^⑰。

勗哉征人^⑱，在始思终；

敬兹良辰，以保尔躬^⑲。

[题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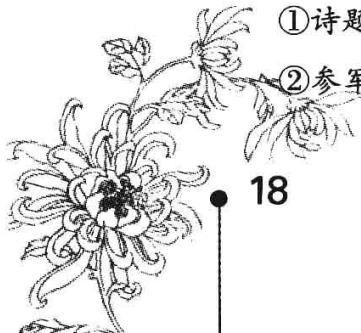
小序写明“庞为卫军参军”。卫军乃驻荆州（江陵）的卫军，时在冬季，符合这两个条件的唯有谢晦。据《资治通鉴》，景平二年（424）夏，除领军将军谢晦行都督荆湘等七州诸军事、荆州刺史。八月改元，为宋文帝元嘉元年（424），是月，谢晦赴荆州任所，进号卫将军。本诗可能作于这年冬天，是年陶渊明六十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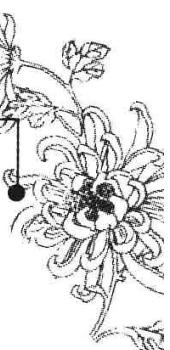
因在上京里，故首章有似《归去来兮辞》中环境起居的描写。二章便由幽居转写两人志同道合。庞使上都后仍要回到江陵供职，而诗人自己三十七岁前后曾在江陵为官，对江陵感情甚深。第四章多情地著笔：“依依旧楚，邈邈西云。”五章仿《诗经·小雅·采薇》忧悲句词；第六章又重写惨寒：都曲折地反映了这期间刘宋中央政权特点。

[校注]

⑪诗题，一无并序二字，今依汤本。

⑫参军：古代官职名，是王、相或将军的军事幕僚。





③江陵:地名,在今湖北江陵县。使:奉命出行。上都:京都,当时在建康(今江苏南京)。

④衡门:横木为门,代指简陋的房屋。衡:同“横”。衡门之下:语出《诗经·陈风·衡门》:“衡门之下,可以栖迟。”栖迟:游息。

⑤灌园:在园中浇水种菜。《高士传》记楚王遣使聘陈仲子为相,仲子进去,为人灌园。这里特指隐居的生活。偃(yǎn):仰卧,指休息。蓬庐:茅舍,简陋的房屋。

⑥《礼记·儒行》说:“儒有不宝金玉而忠信以为宝。”这二句指此。是说别人以为宝贝的,我却看得很轻,不以为珍贵。未:一作非,今依曾本。

⑦爱:一作好,今依曾本。同爱:共同的爱好,这里指志同道合。意本《礼记·儒行》:“儒有合志同方,营道同术,并立则乐,相下不厌。”云胡:如何。

⑧觐(gòu):遇见。怀人:所思念的人,指庞参军。

⑨孔:甚,很。洽:和谐。栋宇:房屋。惟:语助词。此二句有双关意:一是庞参军曾与诗人为邻居,陶渊明五言诗《答庞参军》诗序中有“自尔邻曲,冬春再交”语可证。二是以德为邻,即“不有同好,云胡以亲”之意。惟:一作为,今依汤本。

⑩此二句本《诗经·王风·采葛》:“一日不见,如三秋兮。”三秋:三年。如三秋,如同隔了三年那样长。陶诗此二句中间省略,意思是:一日不见,尚如三秋,何况我们这么久没见了,怎能让我思念呢?不:一作弗,今依曾本。

⑪嘉游:美好的、令人愉快的游赏。斲(yì):满足,厌烦。一作数,一作款,今依曾本。誓:同“逝”,发语词。

⑫依依:依恋的样子。旧楚:指江陵。江陵是古代楚国的国都郢,所以称江陵为“旧楚”。邈邈:遥远的样子。邈:一作藐,今依曾本。西云:西去的云。

⑬之子:此人,指庞参军。之远:走向远方。曷:同“何”,怎么。

⑭大藩:藩王,指谢晦。时谢晦封建平郡王。谢晦有檄京邑书云:“虽以不武,忝荷蕃任。”上京:同“上都”,京都。

⑮宴安:逸乐。宴:一作燕,今依曾本。王事:指国家的事情。靡宁:没有停息。这两句的意思是说,难道谁还会忘记安逸享乐的生活,只是国家的事情无休无止,使你不得安宁。

⑯惨惨:暗淡无光的样子。肃肃:疾速的样子。

⑰翩:轻快前进的样子。方舟:两船相并。容裔:犹容与,形容船行悠闲的样子。一作融洩,今依何本。

⑮勗：勉励。征人：远行之人，指庞参军。

⑯敬：戒慎。躬：身体。

[汇评]

六章气象声响，最肖《三百篇》。

相见恨晚，相别恨远，眷恋依依，情溢乎词，视《长沙公诗》，真天渊矣。

词直意婉，以其出乎自然也。杜甫云“陶谢不枝梧”，从此看来。（清蒋薰评《陶渊明诗集》卷一）

“方舟”、“容裔”，语生动。又通首隽逸轻清。（清陈祚明评选《采菽堂古诗选》卷十三）

高雅脱俗，喻意深阔。交情笃挚，妙能写出。（清孙人龙纂辑《陶公诗评注初学读本》卷一）

六首首首相接，层层相生。第五首言今日之别乃为王事，不得已也。末首临别赠言，相勗以德，而德则始终归重之意，见于第二首之怀人，第三首之“欣德”者也。六首之章法皆藕断丝连，其情胜也。（清马璞《陶诗本义》卷一）

末数语勗勉情深，足见古谊，泛作赠答者，安得此真挚之言？（清温汝能纂集《陶诗汇评》卷一）

居然得孔、颜之乐，是渊明之所以超绝于后世词人。（日本近藤元粹评订《陶渊明集》卷一）

劝农六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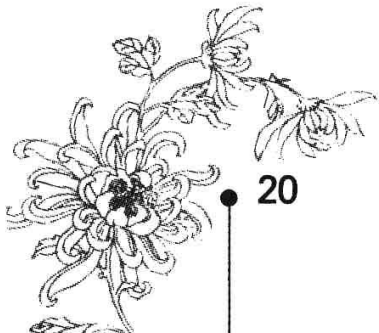
[原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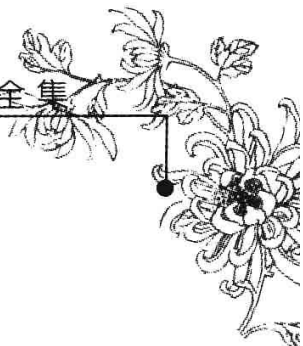
悠悠上古，厥初生民^①。

做然自足，抱朴含真^②。

智巧既萌，资待靡因^③。

谁其赡之？实赖哲人^④。





哲人伊何？时惟后稷^⑤。
贍之伊何？实曰播植。
舜既躬耕，禹亦稼穡^⑥。
远若周典，八政始食^⑦。

熙熙令音，猗猗原陆^⑧。
卉木繁荣，和风清穆。
纷纷士女，趋时竞逐^⑨。
桑妇宵兴^⑩，农夫野宿。

气节易过，和泽难久^⑪。
冀缺携俚，沮溺结耦^⑫。
相彼贤达，犹勤垄亩。
矧兹众庶，曳裾拱手^⑬！

民生在勤，勤则不匮。
宴安自逸，岁暮奚冀？
担石不储^⑭，饥寒交至。
顾余俦列^⑮，能不怀愧？

孔耽道德，樊须是鄙^⑯。
董乐琴书，田园不履^⑰。
若能超然^⑱，投迹高轨。
敢不敛衽，敬赞德美^⑲。

[题解]

东晋皇帝司马昌明溺于酒色，王室、藩镇开始进入互相残杀的混乱时期。陶渊明

于隆安二年(399)第二次入仕,目睹了这场阴谋多幕剧的争斗。元兴元年(402)由江陵返归上京里后,他顿感平静单纯;次年(403)开春移往怀古田舍秉耒务农。官场与农村对照鲜明,强烈使他从散乱的感触上升到较为理性的认识。

首二章写悠悠的农耕历史,并结合了诸子中的农本思想。次四章用对照手法,自省与诘问不劳而获者。结尾话只说了一半,言若婉微,实寄深慨。

[校注]

①悠悠:遥远。厥初生民:当初的人民。厥:其。生民:人民。厥初生民:曾本、焦本、诗纪“民”作“人”。

②做然:逍遥自在的样子。做:同“敖”,游戏,闲游。抱朴:本于《老子》:“见素抱朴。”襟怀质朴、朴素。含真:秉性自然。

③智巧:狡诈奸巧。资待:赖以以为生的生活资料。资:资给,给济。待:需求。靡因:无来由,没有来源。智巧既萌:曾本“既”作“未”。资待靡因:莫本“靡”作“无”。

④其:语助词。贍:供给,供养:使充裕。哲人:旧时称才能见识超越之人。

⑤伊何:是谁?伊:语助词。时惟:是惟,是为。后稷(jì):相传为虞舜时的农官,始教民耕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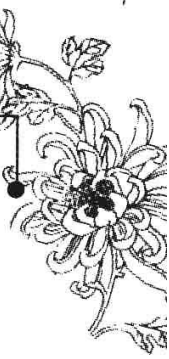
⑥舜、禹:远古时的君主。躬耕:亲自耕种。《史记·五帝本纪》:“舜耕历山。”稼:播种五谷。墙(sè):收获谷物。稼穡:播种和收获,泛指农业劳动。《论语·宪问》:“禹稷躬稼,而有天下。”实曰播植:焦本“植”作“殖”。

⑦周典:指《尚书》中的《周书》。八政始食:《周书·洪范》:“八政:一曰食,二曰货,三曰祀,四曰司空,五曰司徒,六曰司寇,七曰宾,八曰师。”食列第一,故曰“始食”。

⑧熙熙(xī希)令音:多本注为描写人语声。曾本、苏写本、和陶本“音”作“德”。今依曾本。《左传·襄公二十九年》:吴公子札聘于鲁,“为之歌《大雅》,曰:‘广哉,熙熙乎!曲而有直体,其文王之德乎!’”又,潘岳《闲居赋》:“于是凛秋暑退,熙春寒往。”或疑本句是写春天的德音。(曾本、苏写本、和陶本将本句作“熙熙令德”)熙熙:和乐貌。令:善、美、德。音:指自然界的音响,见《庄子·齐物论》:“女(汝)闻人籁而未闻地籁,女闻地籁而未闻天籁夫。”猗猗(yī衣):美盛貌。

⑨士女:为田忙之男女。班固《西都赋》:“于是既庶且富,娱乐无疆。都人士女,殊异乎五方,游士拟于公侯,列肆侈于姬姜。”或疑士女系指贵族、官宦或有一定资财家庭





之青壮年男女。趋时竞逐：或疑指富贵士女春天里的及时行乐。张衡《南都赋》：“于是暮春之禊，元巳之辰，方轨齐轸，祓于阳濒。朱帷连网，曜野映云。男女妓服，骆驿缤纷。”

⑩桑妇宵兴：曾本、苏写本、诗纪，“兴”作“征”。

⑪气：候也，指二十四气，俗称二十四节气，是我国祖先创造的太阳历历法。视太阳在黄道上行一周为一个回归年。一年三百六十度，行十五度为一气，春分在零度，惊蛰在三百四十五度，复归于春分三百六十度（又为零度）。节：古人以八气为主，也称为八节。八气（节）为：立春、春分、立夏、夏至、立秋、秋分、立冬、冬至。

⑫冀缺：郤缺，春秋时晋国人。先因父罪而降为庶人。躬耕安贫，白季荐于文公，用为下军大夫。后为卿，理国政。携俚：事见《左传·僖公三十三年》，“白季使过冀，见冀缺耨。其妻馥之，敬，相待如宾。”沮（此处读 zǔ 祖）溺耦（ōu 偶）：长沮、桀溺，春秋时隐士。《论语·微子》：“长沮、桀溺耦而耕孔子过之，使子路问津焉。”二耜（sì 肆）为耦，二人各执一耜，前以牛牵引。

⑬矧（shěn 审）：何况。庶：民，引伸为平常的人。曳：拖引。裾（jū 据）：或云大襟，或云衣之前后，此处可理解为长衣的下摆。

⑭担石：皆米谷的容量单位。担石：焦本“担”作“檐”，今依诸本。

⑮俦（chóu）列：同伴，指那些勤于耕作的人。顾余：曾本、苏写本“余”作“尔”。

⑯孔：孔子。耽（dān）：沉溺，迷恋，喜好过度。樊须是鄙：即鄙视樊须。樊须，即樊迟，孔子的学生。《论语·子路》记载，有一次樊迟向孔子请教稼圃之事，待樊迟出，孔子便讥讽他：“小人哉，樊须也。”鄙视他胸无大志。

⑰董：董仲舒，汉代学者。田园不履：《汉书·董仲舒传》说他专心读书，“三年不窥园”。履：踩踏。

⑱若能超然：苏写本“若”作“苟”。

⑲德：苏写本作“厥”。

[汇评]

沃仪仲曰：民生在勤，莫先于农，次则工商耳。抑末重本，可驱工商而之农，不容驱士而尽为农也。接以“孔耽道德”，与上章相救，神理完密。（明黄文焕《陶诗析义》卷一）

当与《伐檀》一诗并读，非止课农，此意须言外得之。（明张自烈辑《笺注陶渊明集》卷一）

“曳裾拱手”，说惰农趣甚。“能不怀愧”，愧得妙。“愧”字有不负心、不苟食二义。劝人读书，亦是苦事，不若就农言农。删此末章八句，尤为高老，钟伯敬以此首“倒插有力有趣”，恐不然。（清蒋薰评《陶渊明诗集》卷一）

（二章）庄言宜耕。

（三章）又复生动。

（四章）“曳裾拱手”，甚有致。

（五章）又作庄语。

（六章）反复证辨，故以作趣，有此一结，诗便超绝。（清陈祚明评选《采菽堂古诗选》卷十三）

人能领略此诗，即受先生教养；更可作农铭。（清张潮、卓尔堪、张师孔同阅《曹陶谢三家诗·陶集》卷一）

言能如孔子、董相，庶可不务陇亩耳。勉人意在言外领取。（清沈德潜选《古诗源》卷八）

《劝农》六章，节节相生。第三章言虞、夏、商、周，熙熙之世，士女皆农。第四章言叔季即贤达亦隐于农，矧众庶而可游手乎？第五章正言劝农，第六章反言劝农，章法好绝。（清吴菴《论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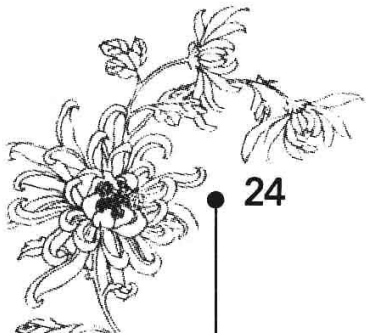
汪洪度曰：末章歇后语，言若果能超然投迹，如孔如董，即不稼穡，我敢不敛衽以敬赞之哉！言外见得若不能如孔如董，即不得藉口而舍业以嬉也。如此作结，将前数首实际俱化为烟云缥缈矣。上接《三百》，下开三唐，诗家元气聚于此。（清吴瞻泰辑《陶诗汇注》卷一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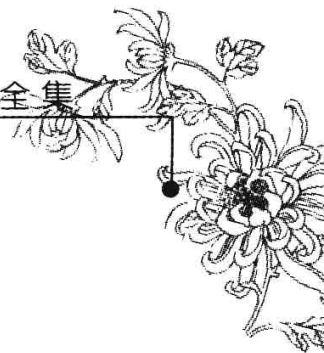
《劝农》词淡而意浓，此最是难学处。全集俱以是求之，乃见其高绝。（清张谦宜《砚斋诗谈》卷四《评论》）

命子十章

[原文]

悠悠我祖，爰自陶唐^①。





邈焉虞宾，历世重光^②。
御龙勤夏，豕韦翼商^③。
穆穆司徒，厥族以昌^④。

纷纷战国，漠漠衰周^⑤。
凤隐于林，幽人在丘^⑥。
逸虬遶云，奔鲸骇流^⑦。
天集有汉，眷余愍侯^⑧。

於赫愍侯，运当攀龙。
抚剑风迈，显兹武功^⑨。
书誓山河，启土开封^⑩。
亹亹丞相，允迪前踪^⑪。

浑浑长源，蔚蔚洪柯^⑫。
群川载导，众条载罗。
时有语默，运因隆窞^⑬。
在我中晋，业融长沙^⑭。

桓桓长沙，伊勋伊德。
天子畴我，专征南国^⑮。
功遂辞归，临宠不忒^⑯。
孰谓斯心，而近可得？

肃矣我祖，慎终如始。
直方二台，惠和千里。
於皇仁孝，淡焉虚止。

寄迹风云,冥兹愠喜。

嗟余寡陋,瞻望弗及。

顾惭华鬓,负影只立。

三千之罪,无后为急^{①⑦}。

我诚念哉,呱闻尔泣。

卜云嘉日,占亦良时^{①⑧}。

名汝曰俨,字汝求思^{①⑨}。

温恭朝夕,念兹在兹^{②⑩}。

尚想孔伋,庶其企而^{②⑪}。

厉夜生子,遽而求火^{②②}。

凡百有心,奚特于我^{②③}?

既见其生,实欲其可。

人亦有言,斯情无假。

日居月诸,渐免于孩^{②④}。

福不虚至,祸亦易来^{②⑤}。

夙兴夜寐,愿尔斯才。

尔之不才,亦已焉哉!

[题解]

此诗作于义熙二年(406),渊明42岁。诗名为长子俨而作。俨已14岁,即将进入“成童”期,陶渊明勉励他好学上进,光大家风。

全诗共十章。前六章历述祖上功德,第七章过渡,第八章写取名及期望。第九章望子胜己。第十章祝子成才,给予人生指导。诗中可见诗人积极态度。

[校注]

①爰:乃。陶唐:帝尧。尧初居于陶丘(今山东定陶),后迁居于唐(今河北唐县),因称陶唐氏。

②邈焉:久远。焉:一作为,今依曾本。虞宾:尧的后代。相传尧退位给舜,尧的后代为宾于虞,因称虞宾。历世:一作世历,今依李本。重光:家族的光荣相传不绝。

③传说陶唐氏的后代,在夏朝时为御龙氏,在商朝时为豕(shǐ)韦氏。勤:服务,效劳。翼:辅佐。

④穆穆:仪表美好,容止端庄恭敬。司徒:周时陶叔。《左传·定公四年》记周灭商以后,周公把殷余民七族分给周武王的弟弟康叔,陶氏为七族之一,陶叔为司徒。

⑤纷纷:骚乱的样子。漠漠:寂寞的样子。衰周:周朝的衰落时期,指东周末年。

⑥凤:一作夙,今依曾本。幽人:隐士。这两句是说,在战国和周朝末年,陶氏人材像凤凰隐蔽在山林一样,隐居山丘而不仕。

⑦逸虬(qiú)逸云:奔腾的虬龙环绕着乌云。虬:传说中无角的龙。奔鲸骇流:惊奔的鲸鱼掀起巨浪激流。

⑧愍侯:汉高祖时右司马愍侯陶舍。

⑨抚剑:持剑。风迈:乘风迈进,形容英勇威武。显兹武功:显扬了如此的武功。陶舍曾追随汉高祖刘邦击燕代,建立了武功。

⑩书誓山河:指封爵盛典。书:一作参。山河:一作河山。今皆依曾本。《汉书》记汉高祖与功臣盟誓曰:“使黄河如带,泰山如砺,国以永宁,爰及苗裔。”启土开封:陶舍封地在开封(今属河南),称开封侯。启土:指分封土地。

⑪亹亹(wěi):勤勉不倦的样子。丞相:指陶舍之子陶青。《汉书·百官公卿表》记:孝景二年八月,御史大夫陶青为丞相,七年六月免。允:诚然,确实。迪:追踪。这两句说陶青确实能继承父亲的功业。

⑫浑浑:大水流动的样子。蔚蔚:草木茂盛的样子。洪柯:大树。这两句用涛涛的大河和茂盛的大树比喻陶氏祖先的兴盛。

⑬时:指时运。语默:代指出仕与隐逸。《周易·系辞》:“君子之道,或出或处,或语或默。”语:显露。默:隐没。隆:高起、兴盛。窞(wā):低洼。窞:一作窞,今依曾本。隆窞:谓地势隆起和洼下,引申为起伏、高下,或盛衰、兴替。

⑭中晋:晋世之中,指东晋。融:光明显著。长沙:指陶渊明的曾祖父陶侃。陶侃在晋明帝时因功封长沙郡公。

⑮畴:使相等。《后汉书·祭遵传》:“死则畴其爵邑,世无绝嗣。”李贤注:“畴,等也。言功臣死后子孙袭封,世世与先人等。”专:主掌。南国:南方诸侯之国。陶侃曾镇武昌,都督荆、湘、江等郡军事,平定湘州刺史杜搜、广州刺史王机、交州梁硕的叛乱,进号征南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

⑯遂:成。辞归:《晋书》本传载,陶侃逝世的前一年,曾上表逊位。临宠不忒(tè):在荣宠面前不迷惑。忒:差错,一作惑,今依曾本。

⑰三千之罪:《尚书》:“五刑之属三千。”意谓犯五刑罪的有三千种之多。无后为急:《孟子·离娄》:“孟子曰:‘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无后,即无子。急,指最重要的。

⑱亦:一作云,今依曾本。

⑲俨(yǎn):恭敬,庄重。古人的名与字多取相近的意义。陶渊明给长子起名与字取义于《礼记·曲礼》:“毋不敬,俨若思。”

⑳温恭:温和恭敬。念兹在兹:语出《左传·襄公二十一年》:“《夏书》曰:‘念兹在兹,释兹在兹。’”原指念念不忘于某一件事情,这里是诗人希望儿子要念念不忘自己名字的含义。

㉑孔伋(jí):字子思,孔子之孙。相传孔伋忠实地继承了孔子的儒学思想。陶俨字求思,含有向孔伋学习的意思。庶:庶几,表示希望之词。企:企及,赶上。而:语助词。

㉒厉:同“疠”,患癩病的人。遽:急,骤然。此二句本《庄子·天地篇》:“厉之人夜半生其子,辄取火而视之,汲汲然唯恐其似己也。”这两句的意思是作者唯恐儿子像自己一样寡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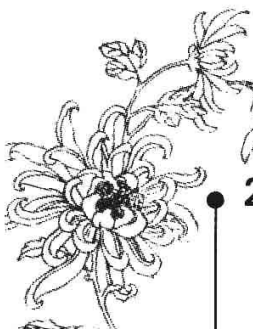
㉓凡百:是“凡百君子”的简语。《诗经·小雅·雨无正》:“凡百君子,各敬尔身。”心:指对儿子的希冀之心。奚:古疑问词,何。特:独。

㉔日居月诸:语出《诗经·邶风·日月》:“日居月诸,照临下土。”意思是说时光一天天天地过去。居、诸:皆语助词。孩:幼儿。

㉕这两句是诗人告诫儿子应小心谨慎地处世,懂得幸福不会凭空而来,灾祸却容易招来。

[汇评]

“淡焉虚止”,虚处可以着脚,则无往而不得所止矣。淡者,蹈虚之津梁也。情一浓





而随波逐浪，岂复有驻足之时哉？理学名言。（明黄文焕《陶诗析义》卷一）

初读之，叙次雅穆，嫌其结语不称前幅，以少浑厚也。虽然，伊既渐免于孩，不好纸笔，已见无成矣，陶翁有激而言，盖不得已哉。杜子美讥之云：“陶翁避俗人，未必能达道。有子贤与愚，何其挂怀抱？”如杜称“骥子好男儿”，不既以贤挂怀耶？观靖节《命子》《责子》二作，子俱不才，委之天运，可谓善自遣矣。

长沙公侃，前史多议其非纯臣，而此心有不可问者，陶翁为祖讳也。（清蒋薰评《陶渊明诗集》卷一）

前半序述安雅，后半抒写淋漓，安雅为四古常格，其淋漓处笔腾墨飞，非汉、魏以来所能拟似。

作四言者好为壮，不知《三百篇》乃最刻画新警，未尝痴重。读末二章，极似变《小雅·正月》、《雨无正》之流。（清陈祚明评选《采菽堂古诗选》卷十三）

《命子》诗竟是陶氏家传，人有祖父功德堪述，是一乐事；人有功德著之于前，得子孙文采彰之于后，亦一快事。陶氏两得之矣。

后人每于孩提之年，忽忽及长，漫无所成。《易》曰：“蒙以养正。”可不慎乎！（清张潮、卓尔堪、张师孔同阅《曹陶谢三家诗·陶集》卷一）

此诗自首章追溯唐、虞、夏、商，盖厚陶姓氏族之所自来也。次章“眷予愍侯”，言陶舍从汉破代封侯，因乱而获武功也。三章“亹亹丞相”谓陶青为丞相，能迪前踪也。四章言“运当隆窳”，谓陶青以后未有显者，迨至中晋而业融长沙也。五章言长沙公勋德并及其心期之高远也。六章叙祖若父，风规已见。七章以下方说生子命之意。然观其自嗟寡陋，自惭影只，谆谆诚勉，其切望于诸子深矣。乃子俱不才，委之天运，究何尝有所牵滞于其间哉！（清温汝能纂集《陶诗汇评》卷一）

桓公力恢晋室，而以功高震主蒙谤，晚年深以盈满为惧，乃请归功国。东坡言陶公忠义，横秋霜而贯白日，朱子称之。其始终一节如此，以视桓温父子、刘寄奴诸人，真犹麒麟之于破镜也。先生诗以临宠不忒，特表桓公之心，而臻慨于近不可得，其旨深哉！（清陶必铨《黄江诗话》）

归鸟四章

[原文]

翼翼归鸟，晨去于林^①。
远之八表，近憩云岑^②。
和风不洽，翩翩求心^③。
顾俦相鸣，景庇清阴^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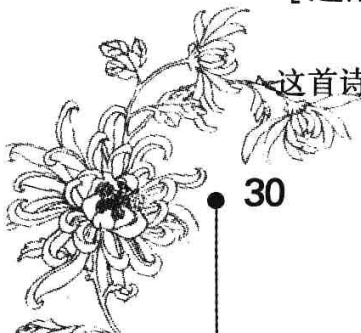
翼翼归鸟，载翔载飞。
虽不怀游，见林情依^⑤。
遇云颀颀^⑥，相鸣而归。
遐路诚悠，性爱无遗^⑦。

翼翼归鸟，驯林徘徊^⑧。
岂思天路，欣反旧栖^⑨。
虽无昔侣，众声每谐^⑩。
日夕气清，悠然其怀。

翼翼归鸟，戢羽寒条^⑪。
游不旷林，宿则森标。
晨风清兴^⑫，好音时交。
矰缴奚施？已卷安劳^⑬？

[题解]

这首诗约作于彭泽归田之后，四十二岁，是与《归园田居》同时期的作品。





本诗“以比体为赋体”(明黄文焕《陶诗析义》、清马璞《陶诗本义》等),运用了《诗经》中的“比”的传统写法,以鸟喻己,赋事也用比喻体现出来。

首章重点落于“八表”,畅写高洁而自由的心志;次章重点在云林,依然是极写性爱自然;三章落于归栖,反映出原来并不思登“天”之路;末章重点在寒条、森标,虽然清寒,但悦安无危。末尾用嘲弄的口吻进行反诘,反映了诗人确实非一味的“静穆”。

[校注]

①翼翼:形容鸟飞翔的样子,具有一种闲适从容之态。去:离开。

②之:到,往。八表:八方以外极远的地方。泛指天地之间。憩(qì):休息。云岑(cén):高耸入云的山峰。

③洽:融合,这里是“顺”的意思。翻翻:掉转翅膀。求心:追求所向往的。不:一作弗,今依曾本。

④俦:同伴。景:同“影”,身影,指归鸟。庇(bì):隐藏。清阴:指清凉树荫。

⑤怀游:眷念于远游。游:一作远,今依曾本。情依:一作飘零,今依曾本。依:依恋,留恋。

⑥颉颃(jié háng):鸟上下翻飞的样子。

⑦遐路:远去的道路,指天空。悠:远。性爱无遗:天性喜爱而不愿舍弃。

⑧驯:渐进之意。一作相,今依曾本。《周易·坤》象曰:“履霜坚冰,阴始凝也;驯致其道,至坚冰也。”

⑨反:一作及,今依曾本。

⑩昔侣:旧伴。谐:一作寒,今依曾本。这两句是说,旧居虽然已无过去的伴侣,但众鸟在一起鸣叫着,声音仍很和谐。

⑪戢(jí)羽:收敛翅膀。条:树枝。

⑫清兴:雅洁淡然的兴致。

⑬矰缴:猎取飞鸟的射具。矰:拴有细绳的短箭。缴:系在箭上的丝绳。奚施:何所施用。施:一作功,今依曾本。卷:同“倦”,收藏。已卷:一作倦已,今依李本。安劳:焉劳,何劳。这两句以归鸟的远离矰缴的伤害,比喻人的脱离世俗官场的倾轧迫害与束缚。

[汇评]

(一章)托言归而求志,下文“岂思天路”意同。(宋汤汉注《陶靖节先生诗》卷一)

《归鸟》四章，一章和风，二章接清阴句下，三章日夕气清，四章寒条，具四时意。
(元吴师道《吴礼部诗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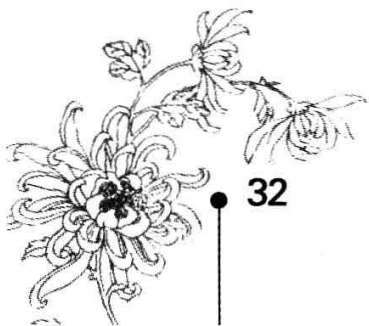
(“游不旷林”二句)谭元春曰：“不”字“则”字，虚用得挺然。(“晨风清兴，好音时交”二句)钟伯敬曰：音生于兴，妙。然是实语。

钟伯敬曰：其语言之妙，往往累言说不出处，数字回翔略尽，有一种清和婉约之气在笔墨外，使人心平累消。(明钟伯敬、谭元春评选《古诗归》卷九)

题属《归鸟》，而四首各殊。初曰去林，原属有定之棲，自蹈他往之危。八表云岑，妄生侈心，为远为近，总有不安故林之意。及遇逆风，始知祸机，风洽翻顺，心可易同，不洽而各自求归，势难相顾，怀厥异心，危且愈甚。于是翻其处逆之翻，求其必同之心，庶几可以共辅而互庇乎！二首曰见林，尚未戾止旧栖也。毋论何林，一见而情辄欲依之，求止之念，莫亟于此。三首曰驯林，则真归及旧棲矣。四首“戢羽寒条”，复曰“游不旷林”，怀游亦只宜林中，永不敢作去林之想也。去林语为最危，见林为觅安，驯林而前惊方息，后虑滋长，故曰徘徊。不旷林为最自得，故傲然曰“已卷安劳”！（明黄文焕《陶诗析义》卷一）

沃仪仲曰：总见当世无可错足，不如倦飞知远之为得。“已卷安劳”，是全篇心事。四章凭空起义，如海市蜃楼，以比体为赋体。（明黄文焕《陶诗析义》卷一引）

《归鸟》诗似为得新知而作也。初云“翩翩求心”，继云“虽无昔侣”，可见。（清蒋薰评《陶渊明诗集》卷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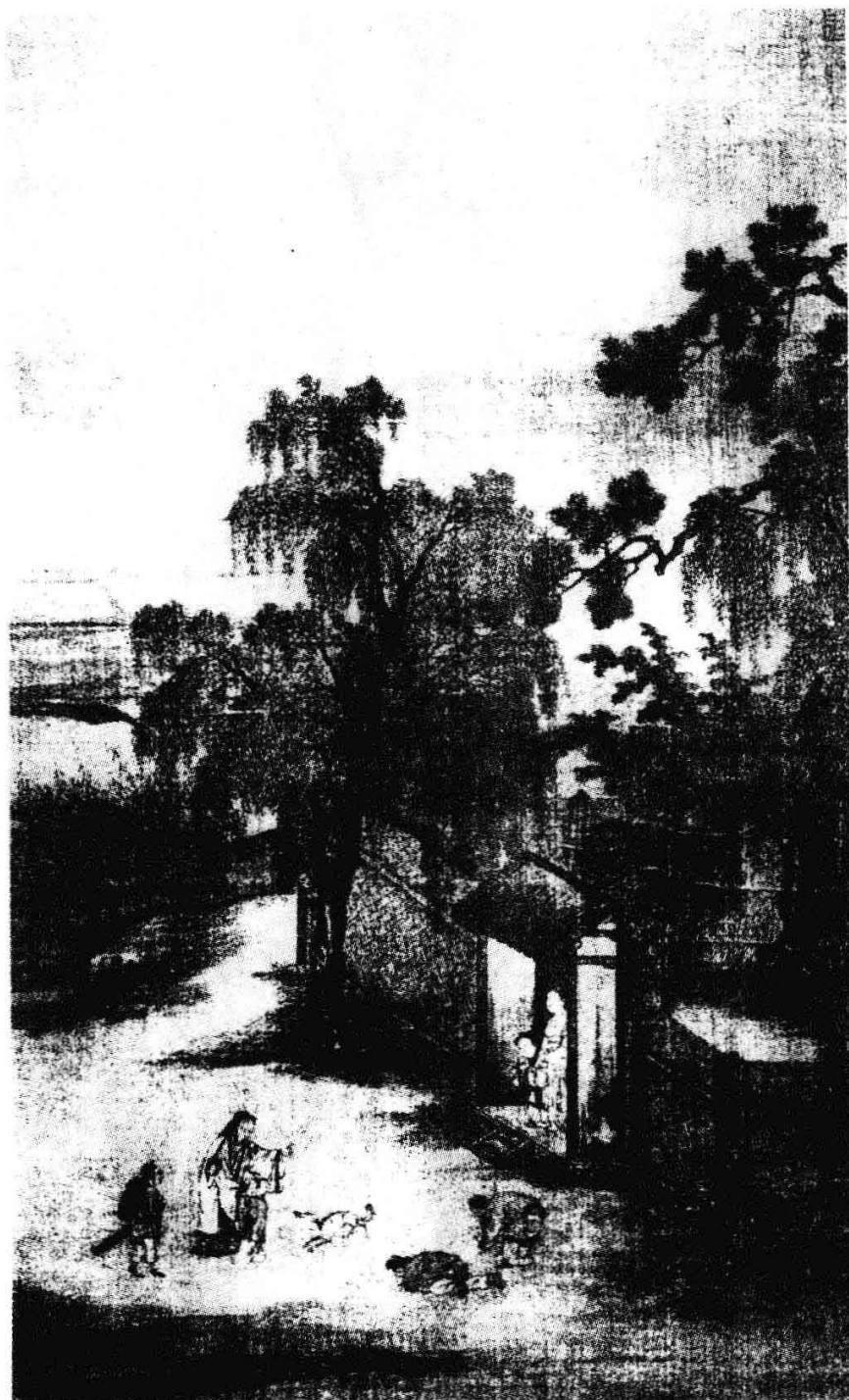


JUANER
WUYANSHI

卷二 五言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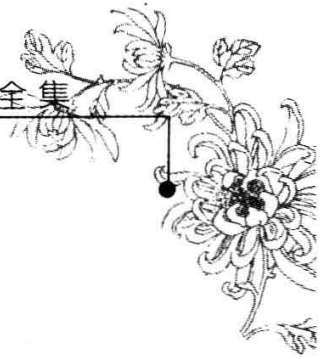
21题29首





陶渊明归去来

明代条屏 日本彦根城博物馆藏



形影神三首^①并序

[序文]

贵贱贤愚，莫不营营以惜生^②，斯甚惑焉。故极陈形影之苦言，神辨自然以释之。好事君子，共取其心焉^③。

形 赠 影

天地长不没，山川无改时^④。
草木得常理，霜露荣悴之^⑤。
谓人最灵智，独复不如兹^⑥。
适见在世中，奄去靡归期^⑦。
奚觉无一人，亲识岂相思^⑧！
但余平生物，举目情凄沍^⑨。
我无腾化术^⑩，必尔不复疑。
愿君取吾言，得酒莫苟辞。

影 答 形

存生不可言，卫生每苦拙；
诚愿游昆华^⑪，邈然兹道绝。
与子相遇来，未尝异悲悦。
憩荫若暂乖，止日终不别^⑫。
此同既难常，黯尔俱时灭。
身没名亦尽，念之五情热^⑬。

立善有遗爱^⑭，胡为不自竭^⑮？
酒云能消忧，方此詎不劣^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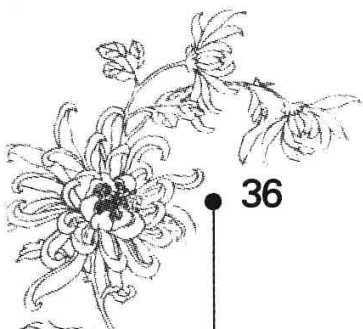
神 释^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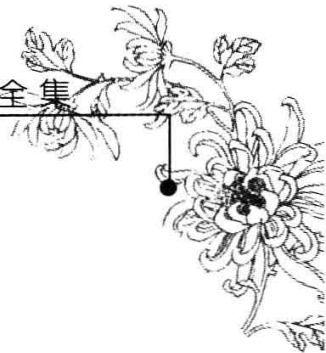
大钧无私力^⑱，万物自森著。
人为三才中^⑲，岂不以我故。
与君虽异物，生而相依附。
结托善恶同，安得不相语。
三皇大圣人^⑳，今复在何处？
彭祖寿永年^㉑，欲留不得住。
老少同一死，贤愚无复数。
日醉或能忘，将非促龄具！
立善常所欣，谁当为汝誉？
甚念伤吾生，正宜委运去^㉒。
纵浪大化中^㉓，不喜亦不惧。
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

〔题解〕

这三首是哲理性组诗，约作于晋义熙九年（413），诗人四十九岁。

名僧慧远在庐山主持东林寺，写《形尽神不灭论》、《万佛影铭》，宣扬净土宗教义。受此触动，陶渊明阐发了自己的观点。东晋末年，佛、道、玄思想泛滥。净土宗宣扬神不灭，信佛可以通过轮回获得来生的幸福；五斗米道（道教的一大派）宣扬符篆炼丹，升仙永生；玄学由无为的自然观趋于放诞，达官贵族则追求奢侈享乐，还有名教的流毒，鼓励士人沽名钓誉。这组诗针对以上种种，既反对了宗教迷信，又批评了当时妨害正常生命的谬误观点。这在那时，十分可贵。这也是研究陶氏哲学思想的核心篇章。





[校注]

- ①形:人的形体。影:人形体的影子。神:人的灵魂。
- ②营营:全力谋求与从事。惜生:对生命甚爱,以至于吝惜。
- ③有的无末二句,今依曾本。
- ④无改,一作如故。今依曾本。
- ⑤荣:一作樵,今依焦本。
- ⑥如:一作知,今依曾本。
- ⑦奄(yǎn 演):忽然。
- ⑧识:一作戚,今依曾本。岂:此处同“其”,为正面叙述的语助词。《汉书·丙吉传》:“岂宜褒显,先使入侍。”王念孙曰:“岂犹其也,言有美材如此,其宜褒显也。”
- ⑨洎(ér 而):泪流不止的样子。
- ⑩腾:上升。化:指化鹤、羽化,化为神仙。
- ⑪昆华:昆仑山与华山。传说中昆仑为西王母所居,众仙所在,华山为得道升仙之处。
- ⑫荫:一作阴,今依曾本。止日:停于日下。
- ⑬名:名声。此处应为“影”。作者连带提及名,因为名也像人的影子一样。五情:喜、怒、哀、乐、怨。热:炽烈、沸腾。
- ⑭立善:立善为立德、立功、立言的总括之词。《左传·襄公二十四年》:“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善:一作命,今依曾本。
- ⑮胡为:一作为可,今依焦本。
- ⑯方:与……比较。诘(jù 巨):岂、怎。
- ⑰释:解释说明,消除分歧。
- ⑱钧:制作陶器所用的转轮。大钧:指不断运转的天地造化。张华《答何劭诗》:“洪钧陶万类,大块稟群生。”善注:“洪钧,大钧,谓天也。”翰注:“洪钧,造化也。”私:单独赐利于某物。《仪礼·燕礼》:“寡君,君之私也。”注:“独爱恩厚也。”
- ⑲三才:谓天、地、人。陈梦雷《周易浅述》:“才者,能也。天能覆,地能载,人能参天地。”
- ⑳三皇:伏羲、神农、黄帝。此外各种说法较多。此依《史记集解》:“孔安国《尚

书·序》，皇甫谧《帝王世纪》，孙氏注《世本》，并以伏羲、神农、黄帝为三皇。”大圣人：道德、品格、能力超拔卓绝者。

②①彭祖：古代传说中的长寿者。姓篋(jiān 笈)，名铿(kēng 坑)，尧臣，封于大彭。《神仙传》说他历夏经殷至周，年七百六十七岁而不衰。《世本》说他活了八百岁。寿永年：屈原《天问》：“受寿永多，夫何久长？”王逸注：“彭祖至八百岁，犹自悔不寿，恨枕高而唾远也。”

②②运：转。作名词。本于“运钩”，言大自然似运钩转动永无止息。

②③大化：天地间四时、阴阳、生死等一切自然变化。

[汇评]

陶渊明作形影相赠与神释之诗，自谓世俗惑于惜生，故极陈形影苦，而释以神之自然。《形赠影》曰：“愿君取吾言，得酒莫苟辞。”《影赠形》曰：“立善有遗爱，胡为不自竭？”形累于养而欲饮，影役于名而求善，皆惜生之弊也。故神释之曰：“日醉或能忘，将非遐龄具！”所以辨养之累。曰：“立善当所忻，谁当为我誉？”所以解名之役。虽得之矣，然所致意者，仅在遐龄与无誉。不知饮酒而得寿，为善而皆见知，则神亦将汲汲而从之乎？似未能尽了也。是以极其知，不过“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谓之神之自然耳。此释氏所谓断常见也。此公天姿超迈，真能达生而遗世，不但诗人之辞，使其闻道而达一关，则其言岂止如斯而已乎？（宋叶梦得《玉涧杂书》）

生必有死，惟立善可以有遗爱，人胡为不自竭于为善乎？谓酒能消忧，比之此更为劣尔。观渊明此语，便是孔子朝闻道夕死，孟子修身俟命之意。与无见于道、留连光景以酒消遣者异矣。（宋陈仁子辑《文选补遗》卷三十六）

影随形，形依人，形影腐幻，神为最灵，物得其理，人立其善。三皇彭祖，寿不常在，能忘喜惧，乃返自然，应尽须尽，故是无尽。（清蒋薰评《陶渊明诗集》卷二）

此三诗甚率然，固不恒，其智有足多者。

如此理语，矫健不同宋人，公固从汉调中脱化而出，作理语必琢令健，乃不卑。（清陈祚明评选《采菽堂古诗选》卷十三）

三诗不为放达之言，祇在情理中酬答，静夜读之，百虑俱尽。东坡云靖节闻道，于此可证。（清张潮、卓尔堪、张师孔同阅《曹陶谢三家诗·陶集》卷二）



末数语真实，见道之言，与裴晋公所谓猪、鸡、鱼、蒜逢着便吃，生、老、病、死符至即行者同一达观，此君子之所以行法俟命，而寿夭不足以二之也。陶公有些卓识，其视白莲社中人胶胶于生死者，正不直一笑耳，尚安肯褰裳濡足于其间乎？（清邱嘉穗《东山草堂陶诗笺》卷二）

汪洪度曰：《形赠影》乃挥杯劝影之言，《影答形》言饮酒不如立善之为正，皆从无可奈何中各想一消遣之法，设两造以待神为之释也。瞻泰按：“委运”二字，是三篇结穴；“纵浪”四句，正写委运之妙归于自然。（清吴瞻泰辑《陶诗汇注》卷二）

九日闲居并序^①

[原文]

余闲居，爱重九之名^②。秋菊盈园，
而持醪靡由^③，空服九华^④，寄怀于言。

世短意常多^⑤，斯人乐久生。
日月依辰至^⑥，举俗爱其名^⑦。
露凄暄风息，气澈天象明。
往燕无遗影，来雁有余声。
酒能祛百虑，菊解制颓龄^⑧。
如何蓬庐士，空视时运倾^⑨。
尘爵耻虚罍^⑩，寒华徒自荣^⑪。
敛襟独闲谣^⑫，缅焉起深情^⑬。
栖迟固多娱，淹留岂无成^⑭。

[题解]

此诗作于元熙元年(419)九月，渊明五十五岁。

上年，陶曾被征为著作佐郎，不就。生活很拮据，常至“酒米乏绝”。《宋书·陶潜

传》记载：“尝九月九日无酒，出宅边菊丛中坐。久，值弘（王弘）送酒至，即便就酌，醉而后归。”诗记述了陶渊明重阳节赏菊而无酒的心绪。

开首，写出了自然给人间带来的温馨，接着写了重九日的美好气候与物候。下面点出酒与菊，有菊而无酒，依然是以诗赋深情。诗人的安贫与高雅恰到好处。“空视时运倾”、“淹留岂无成”，反映了诗人的心境并不平静。

[校注]

①此题，有的无“并序”二字，今依汤本。

②爱重九之名：重九指农历九月九日。古人认为九属阳之数，故重九又称重阳。九是“久”的同音，又是单数的最高数——满数，重九具有长久、圆满之意，所以说爱重九之名。

③靡由：无来由，此谓储酒器皿里倒不出酒来了。持醪靡由：一作时醪靡至，今依曾本。

④服：用，这里转为欣赏之意。九华：华同“花”，重九的菊花。

⑤世短意常多：此句用意出于《古诗十九首》：“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常：一作恒，从依曾本。

⑥日月依辰至：《左传·昭公七年》：“公曰：‘多语寡人辰，而莫同，何谓辰？’对曰：‘日月之会是谓辰，故以配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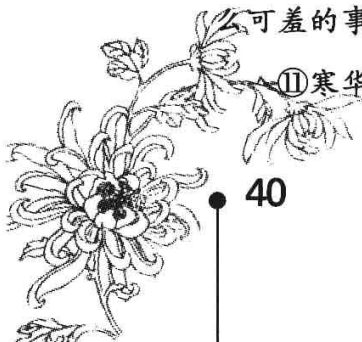
⑦举俗爱其名：逯本引汤注：“魏文帝书云：九为阳数，而日月并应，俗嘉其名，以为宜于长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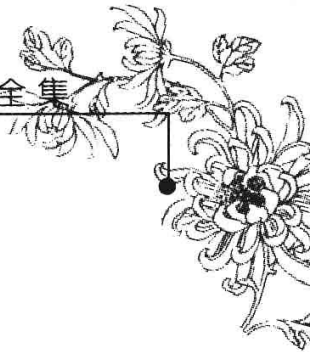
⑧解：原意为晓悟、懂得，转为可以的意思。李本、曾本、苏写本、逯本均作“为”。焦本作解，宋本作“解”。今从焦本。按：酒、菊两句相对，解与能相对，菊句为拟人化的写法。制：止，约束、节制。颓（tuí）：坠、坏。《礼记·檀弓》：“泰山其颓乎？”颓龄：衰年。

⑨倾：仄、斜，引申为转迁的意思。

⑩尘爵：积尘的酒杯。爵：酒杯。虚罍：空酒壶。罍：酒壶。此句意《诗经·小雅·蓼莪》：“瓶之罄矣，维罍之耻。”原意是说：父母饮水的瓶空了，是因为罍中无水，这是多么可羞的事。这里的意思只是说，面对着积尘的酒杯和空空的酒壶，感觉有些羞愧。

⑪寒华：指菊花。徒：徒然。荣：开花。





⑫敛襟：整一整衣襟。闲谣：悠闲作歌谣。

⑬缅焉：怀想的样子。

⑭淹留：滞留，久留。岂无成：难道就没有成就吗？

[汇评]

渊明、子美、无己，三人作《九日》诗，大概相似。子美云“竹叶子人既无分，菊花从此不须开”，渊明所谓“尘爵耻虚罍，寒华徒自容”也。无己云“人事自生今日意，寒花祇作去年香”，此渊明所谓“日月依辰至，举俗爱其名”也。（宋杨万里《诚斋诗话》）

同此日月，依辰而至，原无可爱，而俗以重九之名爱之。意之多，总由于世之短，乐趣皆从苦趣生也。细看此二语，方知首句之深，所谓意多者，爱重九之意耳。“栖迟”句，深情增感于运倾，不堪娱矣，无可成矣！忽尔结转曰“固多娱”；“岂无成”强自解免，弥觉凄然。此等结法，最耐寻味。（明黄文焕《陶诗析义》）

“栖迟固多娱，淹留岂无成”，所成何事？又“即理愧通识，所保诎乃浅”，所保何物？此老不屑屑自誉，却怡然自得。（明陆时雍《古诗镜》）

不屑词人，不肯野老。（清戴明《历代诗家》）

起意闲远，中写景写情，并清出。淹留何所成？人生固有素也。“日月”二句作意新异。九，久也，故爱之。（清陈祚明评选《采菽堂古诗选》）

“世短意常多”，即所云“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也，炼得更简更道。（清沈德潜《古诗源》）

一起寄意深远。（清张琦辑《宛邻书屋古诗录》）

首四，突就意多乐久，感慨而起，接入重九可爱，笔势耸拔，已为祛虑制龄埋根。“露凄”四句，正写重九景物。“酒能”六句，言有菊无酒，负此良辰，却以祛虑制龄，凭空双领跌落，便不平顺。末四，点清闲吟托兴，而以“栖迟”可娱，“淹留”有成，达语作收。（清张玉穀《古诗赏析》）

上面平平叙下，至末幅“领襟独闲谣，缅焉起深情”忽作一折笔以顿挫之，以下二句“栖迟固多娱，淹留岂无成”，以一意作两层收束，开后人无数法门。（清延君寿《老生常谈》）

起四句，解“九日”题义，典而新警。“露凄”四句写景，以下借酒菊引入情。收四句敷衍闲居。萧疏之气，康乐不能知。（清方东树《昭昧詹言》）

归田园居五首

[题解]

义熙二年(406),渊明四十二岁。即他辞去彭泽令返里的第二年。诗人从上京里移居园田居(怀古田舍),决心躬耕自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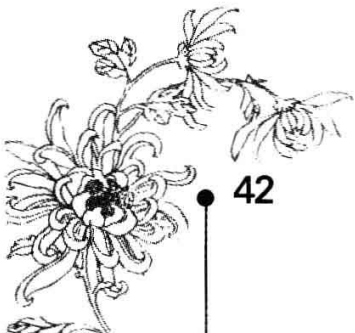
组诗首篇总写归耕之乐,次篇写交往淳朴,中篇写耕种实感,第四篇写探访遗迹,末篇写耕余之欢。组诗成为古代田园诗中的代表作之最佳篇章。第四篇,可与末篇对照看,体现了渊明的死归自然、生当欢度的豁达襟怀。在艺术特点上,也集中体现了诗人朴、真、淡、旷的风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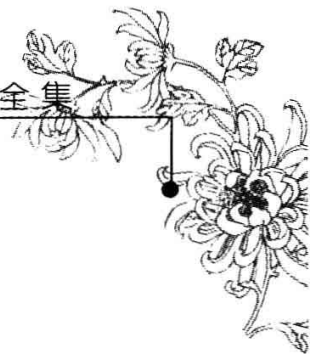
组诗对后代影响深远。清方东树《昭昧詹言》云:“此五诗衣被后来,各大家无不受其孕育者,当与《三百篇》同为经,岂徒诗人云尔哉?”

(一)

[原文]

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①。
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②。
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③。
开荒南野际,守拙归园田^④。
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⑤。
榆柳荫后檐^⑥,桃李罗堂前。
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⑦。
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⑧。
户庭无尘杂,虚室有余闲^⑨。





久在樊笼里^⑩，复得返自然。

[校注]

①适俗韵：适应世俗的气质、品性。性：禀性，本性。丘山：指大自然。韵：一作愿，今依曾本。

②尘网：世俗的罗网，比喻仕途、官场。三十年：疑当为“十三年”之误。今依曾本。渊明从二十九岁初仕江州祭酒，至辞彭泽令归田，前后恰好十三年。

③羁鸟：被束缚在笼中的鸟。羁：一作恋，今依曾本。池鱼：养在池塘中的鱼。这两句以羁鸟、池鱼比喻自己过去在仕途生活中的不自由，以旧林、故渊比喻田园。

④野：一作亩，今依曾本。守拙：保持拙朴、愚直的本性。是说自己不投机逢迎，不善做官。

⑤宅：一作泽。屋：一作舍。今皆依曾本。

⑥檐：一作园，今依焦本。

⑦暧暧：昏暗不明的样子。依依：轻柔的样子。墟里：村落。

⑧这两句化用汉乐府《鸡鸣行》“鸡鸣桑树颠，狗吠深宫中”而来，更切景切情，遂成名句。

⑨虚室：虚空闲寂之室。比喻心室纯净而无名利之念。语本《庄子·人间世》：“瞻彼闕者，虚室生白。”

⑩樊笼：关鸟兽的笼子。比喻不自由的环境。

[汇评]

渊明“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本以言郊居闲适之趣，非以咏田园，而后人咏田园之句，虽极其工巧，终莫能及。（宋张戒《岁寒堂诗话》）

钟惺云：“暧暧远人村”，五字难画。又云：此诗光景在此后一段。（明钟惺、谭元春评选《古诗归》）

暧暧四语极村朴，是田家野老景色。（明陆时雍《古诗镜》）

“误落”二语率。“暧暧”“依依”景色生动。（清陈祚明评选《采菽堂古诗选》）

“返自然”三字，道尽归田之乐，可知尘网牵率、事事俱违本性。（清查慎行《初白庵诗评》）

诗对人看,才与糊名,考较此篇,先生开口见胆,下中人依样便俗。(清戴明《历代诗家》)

按核本传,五诗应是为州祭酒解归时作。首章,叙初归时事。前八,以出山本非素志,插鸟鱼两喻,引出思归,开荒守拙,点题领起。中八,正叙村居之景。方宅四语,详其近者。暧暧四语,详其远者。后四,说到居室之乐,而以出樊笼,返自然应起作收。(清张玉穀《古诗赏析》)

此诗纵横浩荡,汪洋溢满,而元气磅礴,大含细入,精气入而粗秽除。奄有汉、魏,包孕众胜,后来惟杜公有之。韩公较之,犹觉圭角纛露,其余不足论矣。“少无适俗韵”八句,当一篇大序文,而气势浩迈,跌宕飞动,顿挫沈郁。“羁鸟”二句,于大气驰纵之中。回鞭辘轳,顾盼回旋,所谓顿挫也。“方宅”十句,不过写田园耳,而笔势蹇举,情景即目,得一幅画意。而音节铿锵,措词秀韵,均非尘世吃烟火食人语。“久在”二句,接起处,换笔另收。(清方东树《昭昧詹言》)

(二)

[原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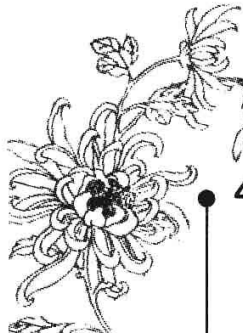
野外罕人事,穷巷寡轮鞅^①。
白日掩荆扉^②,虚室绝尘想^③。
时复墟曲中^④,披草共来往。
相见无杂言,但道桑麻长。
桑麻日已长,我土日已广。
常恐霜霰至^⑤,零落同草莽^⑥。

[校注]

①轮鞅(yāng 鞅):驾车时套在马颈上的皮带,代指车马。寡:一作解,今依曾本。

②荆扉:用灌木枝条编成的外户柴门。

③虚室:李本及诸本均作虚室,逯本作对酒。“对酒”与本首整篇内容不合,“虚





室”文意较胜,从前。

④墟曲中:逯本作墟里人,今从诸本。曲:曲折偏僻的地方。

⑤霰(xiàn 献):小雪珠。

⑥草莽:草丛。

[汇评]

直吐露真情来,无一修饰之语,而其间有无穷妙味,是陶诗之真面目也。(日本近藤元粹评订《陶渊明集》卷二)

此篇言野外事简人静,绝无尘虑,唯与邻曲往来共谈桑麻之长而已。然我之生理有成,而志愿已遂,但恐天时变革,霜霰凋伤而零落同于草莽耳。盖是时朝廷将有倾危之祸,故有是喻。然则靖节虽处田野而不忘忧国,于此可见矣。(元刘履《选诗补注》卷五)

淡永,有《十九首》风度。(清陈祚明评选《采菽堂古诗选》卷十三)

“常恐霜霰至,零落同草莽”,又“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深衷隐隐欲逗。(清杨雍建评选《诗镜》十《晋第三》)

(三)

[原文]

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①。
晨兴理荒秽^②,带月荷锄归^③。
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
衣沾不足惜^④,但使愿无违^⑤。

[校注]

①南山:指庐山。稀:稀疏,长势不好。

②兴:起。晨兴:一作侵晨,今依曾本。理:整理。荒秽:荒芜杂乱。秽:此指杂草。

③带月:一作戴月,今依曾本。荷:肩扛,背负。

④衣沾:一作衣沿,今依曾本。

⑤愿:心愿。指隐居愿望。无:一作莫,今依曾本。违:违背。

[汇评]

苏轼云:以夕露沾衣之故,而违其所愿者多矣。(明张溥《汉魏六朝百三家集·陶彭泽集》引)

钟惺云:幽厚之气有似乐府,储王田园诗妙处出此,浩然非不近陶,而似不能以此一派,曰清而微逊其朴。(明钟惺、谭元春《古诗归》)

谭元春云:“夕露沾我衣”,此境此语,非老于田亩不知。(明钟惺、谭元春《古诗归》)

此作之佳,正在空中鸟道,非以其和丽可喜也,能不为可喜之容,即颉颃《十九首》矣。(清王夫之《船山古诗评选》)

“晨兴”四句,风度依依。(清陈祚明《采菽堂古诗选》)

王储田家诗根发于此。(清查慎行《初白庵诗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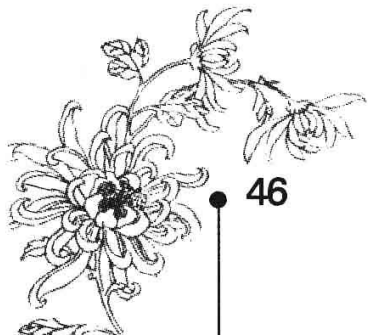
王裳云:“但使愿无违”,愿即归田园之愿也,非一结本旨不出。(清吴瞻泰《陶诗汇注》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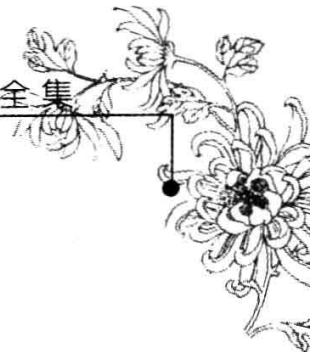
“带月”句,真而警,可谓诗中有画。(清温汝能《陶诗汇评》)

此章意最深隐,“草盛豆苗稀”,荒秽不治之概也,“道狭”二句,世路艰虞可想,惟宜归隐,庶适我愿。(清张琦《宛邻书屋古诗录》)

三章叙力田事,独就豆说,隐用杨惲拊缶歌意。前四,蒙前章恐零落句,正说治豆。后四,则顶第四句。申写力田原有力田之苦,然愿欲无违,衣沾奚惜。仍是前萦后拂。题面四字,前三章层递写来,已无余蕴。(清张玉穀《古诗赏析》)

真景真味真意,如化工元气,自然悬象著明。末二句另换意。(清方东树《昭昧詹言》)





(四)

[原文]

久去山泽游，浪莽林野娱^①。
 试携子侄辈，披榛步荒墟^②。
 徘徊丘垄间，依依昔人居^③。
 井灶有遗处，桑竹残朽株^④。
 借问采薪者，此人皆焉如^⑤？
 薪者向我言^⑥：“死歿无复余”。
 “一世异朝市”^⑦，此语真不虚！
 人生似幻化^⑧，终当归空无。

[校注]

①去：离开，放弃。山泽：山川湖沼。浪莽：荒废。娱：娱乐。

②披榛：分开杂草灌木。榛：丛生的树木。荒墟：废弃的村落。

③丘垄：坟堆。垄：一作陇，一作垅，今依汤本。依依：依稀可辨的样子。

④处：一作所，今依汤本。桑竹：一作桑麻。朽：一作狠。今皆依曾本。

⑤焉如：去了哪里？

⑥言：一作语，今依曾本。

⑦一世异朝市：当时成语。意思是相隔三十年时间，朝市的面貌就会发生很大的改变。一世：古人以三十年为一世。朝市：市井，人们聚集的地方。

⑧幻化：空幻变化。

[汇评]

五古中之精金良玉，陶公本色，于这样诗可见。（日本近藤元粹评订《陶渊明集》卷二）

塞翁羈羌十年，今寓汾州，将南还，读此颇难为情。（清蒋薰评《陶渊明诗集》卷

二)

“人生”句，率达者之言，终不以语率为累。（清陈祚明评选《采菽堂古诗选》卷十

三)

（“人生”二句）先生精于释理，但不入社耳。（清查初白著、张载华辑《初白庵诗评》卷上）

前言桑麻与豆，此则耕种之余暇，凭吊故墟，而叹其终归于尽。“人生似幻化”二句真可谓知天地之化育者，与远公白莲社人见识相去何啻霄壤！（清邱嘉穗《东山草堂诗笺》卷二）

存残生感，自具深情。（清孙人龙纂辑《陶公诗评注初学读本》卷一）

此又追叙今昔，是题中“归”字汁浆。前半叙事。“一世”四句论叹作收，此章法同一篇文字也。鲍《代东武吟》“结客少年场”皆同此境。但鲍说他人，仍客气假象，无真意动人。惟杜公《草堂》、《四松》等，乃与陶继其声耳。韩《城南聊句》中有一段亦同此境，序分三段。（清方东树《昭昧詹言》卷四）

(五)

[原文]

怅恨独策还，崎岖历榛曲^①。

山涧清且浅，遇以濯吾足^②。

漉我新熟酒，只鸡招近局^③。

日入室中暗，荆薪代明烛^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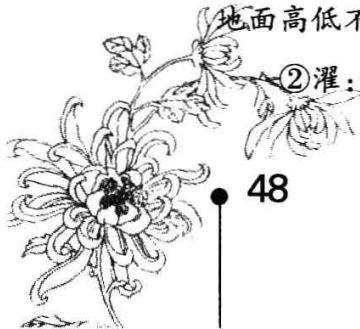
欢来苦夕短，已复至天旭^⑤。

[校注]

①怅恨：惆怅烦恼。一作恨恨，今依曾本。策：策杖，拄杖，这里用作动词。崎岖：

地面高低不平的样子。历：走过。榛曲：树木丛生的曲折小路。

②濯：洗。山涧：一作涧水，今作曾本。





③漉酒：用布过滤酒，滤掉酒糟，滤出酒。漉：一作拔，一作掇，一作挤，今皆依曾本。

④近局：招待近邻而成局。一作近属，今依曾本。

⑤日入：太阳落山。荆薪：烧火用的柴草。代明烛：代替蜡烛。代：一作继，今依曾本。苦：恨，遗憾。天旭：天亮。

[汇评]

是汉、魏歌谣，晋、宋间得之者独有陶公，而特过之。后来杜诗《无家别》、《石壕吏》之类，亦是此种风韵。（日本近藤元粹评订《陶渊明集》卷二）

欢来映洗怅恨，昔人多不存，独策所以生恨也。此身尚存，夜烛宜秉，有一念之恨生，则一念之欢来矣。“来”字下得奇。（明黄文焕《陶诗析义》卷二）

荆薪代烛，真致旷然。（清陈祚明评选《采菽堂古诗选》卷十三）

渊明田居诗：“漉我新熟酒，只鸡招近局。”又曰：“欲言无予和，挥杯劝孤影。”于醉乡日月，另辟一世界。读前二句，觉河朔西园，绝少山林气味；读后二句，觉竹林金谷，太呈名士风流。元次山曰：“坐无拘忌人，勿限醉与醒。”陶公有知，应以素心许之。（清宋长白《柳亭诗话》卷二十《近局孤影》）

前者悲死者，此首念生者，以死者不复还，而生者可共乐也。故耕种而还，濯足才罢，即以斗酒只鸡，招客为长夜饮也。（清邱嘉穗《东山草堂陶诗笺》卷二）

田家真景，令人悠然。（清孙人龙纂辑《陶公诗评注初学读本》卷一）

此首言还，不特章法完整，直是一幅画图、一篇记序。余尝言《诗》“采采芣苢”只换数字，而备成一幅画图，言外又见圣世风俗、太平欢乐之象，真非晚周以下文字所能及，而愚士妄人犹以诤语讥之，可谓不识好恶，仰面唾天矣。（清方东树《昭昧詹言》卷四）

示周续之祖企谢景夷三郎^①

（时三人比讲礼校书）

[原文]

负疴颓檐下，终日无一欣^②。

药石有时闲，念我意中人^③。
 相去不寻常，道路邈何因^④？
 周生述孔业，祖谢响然臻^⑤。
 道丧向千载，今朝复斯闻^⑥。
 马队非讲肆，校书亦已勤^⑦。
 老夫有所爱，思与尔为邻。
 愿言海诸子，从我颖水滨^⑧。

[题解]

本诗写于义熙十二年(416)，渊明五十二岁。

本年八月，刘裕北征后秦，世子义符留守建康，延请周续之馆于安乐寺讲《礼》月余，复归庐山。“（江州）刺史檀韶请续之出，与学士祖企、谢景夷三人，共在城北讲《礼》，加以讎校。所住公廨，近于马队。是故渊明示其诗。”（肖统《陶渊明传》）

但是请几个饱学之士在马队旁边校书讲《礼》，真是有些不伦不类，近于滑稽。诗人对周、祖、谢三人还是很友善的。诗中扬抑交替，最后善意相招，此诗显示了渊明继承了传统的婉讽特色。

[校注]

①此题，一作示周祖谢，一作示周橡祖谢，今依李本。周续之：字道祖，博通五经，入庐山事释慧远，与刘遗民、陶渊明号称“浔阳三隐”。祖企、谢景夷：据萧统《陶渊明传》所记，二人皆为州学士。郎：对男子的尊称。逯本此诗题作《示周续之祖企谢景夷三郎时三人共在城北讲礼校书》。应该指出，“时三人共在城北讲礼校书”语本萧统《陶渊明传》，后人引以为注，遂讹添诗题，不足信。

②疴：病。颓：倒塌，衰败。颓檐：破败的房子。欣：欢喜，一作经。今依曾本。

③药石：治病的药物和砭石。闲：间，间断。意中人：所思念的人，指周续之等三人。

④寻、常：古代计量长度的单位，八尺为寻，两寻为常。邈：遥远。何：一作无，一作所，今依曾本。这两句是说，我和你们相隔很近，但为什么道路显得那么遥远？



⑤周生:指周续之。生:旧时对读书人的称呼。述孔业:传授孔子的儒教。祖、谢:祖企、谢景夷。响然臻:响应而至。臻:至,到。

⑥道:孔子的儒家之道。向:将近。斯:这,指“道”。斯闻:闻斯的倒装。

⑦马队:养马之处。讲肆:讲堂,讲舍。校书:校对。订正书籍,即校勘《礼经》。勤:勤奋。

⑧言:语助词,无意义。诲:劝说。子:一作客,今依曾本。颖水:河名,发源于河南登封县境,入安徽省境淮水。晋时皇甫谧《高士传》记,传说尧时有位隐士叫许由,隐居于中岳的颖水之滨、箕山之下,尧召他出来做官。许由不愿听,洗耳于颖水。陶此诗意在以隐居相召。后一句,一作“但愿还渚中”,今依曾本。

[汇评]

赵泉山曰:按靖节不事观谒,惟至田舍及庐山游观,舍是无他适。续之自社主远公顺寂之后,虽隐居庐山,而州将每相招引,颇从之游,世号通隐。是以诗中引箕、颖之事微讥之。(宋李公焕《笺注陶渊明集》卷二)

语语讽刺,复闻扬之,非肆抑之,讲《礼》不如从我同隐,自抬身分。(明黄文焕《陶诗析义》卷二)

周掾续之,为浔阳三隐中人,不同祖、谢,乃应江州檀韶之命,讲《礼》城北,固有不满足于元亮者。其言从我颖水,盖招之也。(清蒋薰评《陶渊明诗集》卷二)

续之已入庐山,会刺史檀韶苦请出州,在城外讲《礼》,所住公廨近马队,故讽之,终要以颖滨。(清陈祚明评选《采菽堂古诗选》卷十三)

讥苟就也。公之学行志节见于此矣。(清李光地选《榕村诗选》卷二)

诗似有冷讥,然曰“念我意中人”,又曰“思与尔为邻”,语意真切,又不似讥讽。(清张潮、卓尔堪、张师孔同阅《曹陶谢三家诗·陶集》卷二)

鲁两生不肯起从汉高,况见此季代篡夺乎?故劝之从我为箕、颖之游也。(清何焯《义门读书记·陶靖节集》)

起手纡曲有情,“道丧”二句一扬,为下抑之张本,末结出讽刺本意,婉而多风,即起处“相去不寻常,道路邈何因”,一语便已舍讽刺之意,隐然见我自抱病固穷,而若辈何以违离于咫尺之地,得非贪荣慕利,守道不终而然耶?(清邱嘉穗《东山草堂陶诗笺》卷二)

是时三人皆讲《礼》校书，周续之已入庐山。会刺史檀韶苦请出州，在城外讲《礼》，所住公廨复近马队。故靖节姑示以己之安闲，中则抑扬其词以深规之，末用冷讽，语虽诙谐，意本肫切，古人交谊不苟，于斯可见。（清温汝能纂集《陶诗汇评》卷二）

“马队”二句，语函讽刺，读传可知。（清方宗诚《陶诗真诠》）

游斜川并序^①

[原文]

辛丑正月五日^②，天气澄和，风物闲美。与二三邻曲，同游斜川。临长流，望曾城^③。鲂鲤跃鳞于将夕，水鸥乘和以翻飞。彼南阜者^④，名实旧矣^⑤，不复乃为嗟叹；若夫曾城，傍无依接，独秀中皋^⑥；遥想灵山^⑦，有爱嘉名。欣对不足，率尔赋诗^⑧。悲日月之遂往^⑨，悼吾年之不留。各疏年纪、乡里^⑩，以记其时日^⑪。

开岁倏五日^⑫，吾生行归休^⑬。

念之动中怀，及辰为兹游^⑭。

气和天惟澄，班坐依远流^⑮。

弱湍驰文鲂，闲谷矫鸣鸥^⑯。

迴泽散游目，缅然睇曾丘^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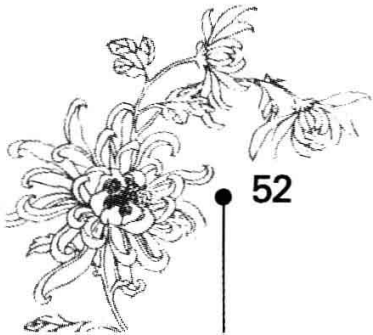
虽微九重秀^⑱，顾瞻无匹俦。

提壶接宾侣，引满更献酬^⑲。

未知从今去，当复如此否^⑳？

中觴纵遥情^㉑，忘彼千载忧。

且极今朝乐，明日非所求。



[题解]

游斜川时在辛丑,即隆安五年(401),渊明三十七岁。斜川是地名,在今江西省星子县,庐山东南。

山川的描写,往往是情有所钟,志有所托。斜川风物闲美,正应和着诗人淳朴高洁的胸怀;而曾城的独秀中皋,长流的鲂驰鸥矫,又隐隐透出渊明的豪迈风骨。诗中关于人生的吟咏,体现了渊明任化迁的态度,不耿耿于生死得失,而是尽情于自然之愉悦。

本篇序及诗,与王羲之的《兰亭集序》同属游赏诗文中的千古名篇,影响深远。

[校注]

①有的无并序二字,今依汤本。

②辛丑:一作辛酉,今依曾本。

③曾城:山名,在庐山北边。曾:一作层,今依曾本。一名江南岭,又名天子鄣。

④南阜:南山,指庐山。阜,大山。

⑤旧:与新相对,这里有熟悉的意思。这句话意思是说我已经很熟悉了。

⑥傍无依接,独秀中皋:形容曾城在山水包围之中无所依傍,孤傲地挺拔在大山太湖之间。皋:近水边高地。

⑦灵山:指昆仑山。神话传说中,昆仑为西王母及诸神仙所居,故曰灵山。《水经注》载:“昆仑之山三级:下曰樊桐,一名板桐;二曰玄圃,一名閼风;上曰层城,一名天庭,是谓太帝之居。”所以,灵山又称层城九重。这是诗人游斜川时,由眼前的曾城联想到神仙所居的昆仑曾城,故说“遥想灵山”。

⑧尔:一作共,今依曾本。

⑨日:一作十,今依曾本。

⑩疏:有条理的分条记述。

⑪以:连词,用法相当于“而”,可表示并列、偏正、条件、因果、目的、假设关系等。

⑫开岁:一年开始,指元日。倏:忽然,非常快。五日:序中所说正月五日。

⑬行归休:终将归于休止。行:将。休:停止、死亡。

⑭及辰:及时,趁着好日子。兹游:这次游赏,指斜川之游。

⑮班:挨次序排列,此处是依长幼而先后。

①⑥弱湍：水势转缓的急流。文：漂亮，花纹美丽。鲂：鳊鱼。矫：高飞。

①⑦迥：辽远，广阔。泽：水积聚处，沼泽，湖。缅然：由于远望而引起遐想的样子。

睇：凝视。曾丘：即曾城。

①⑧微：没有，不及。九重：指昆仑山的层城。

①⑨引：用酒斟满酒杯。更：更替，轮番。

②⑩复：一作得，今依曾本。

②⑪中觴：饮酒过程中，呈半醉半醒状态。觴：一作肠，今依曾本。

[汇评]

天气和者不必澄，风物美者不必闲，此兼言之，方是初春时候，不落二三月矣。元亮寓目会心，兴趣独别。

昔人以斜川比桃花源，然桃源渔人相传为黄道真，而斜川邻曲无闻焉。据骆士传，以落星寺似曾城，恐亦未确。序中南阜，旧注匡庐山，则曾城当在庐山北。（清蒋薰评《陶渊明诗集》卷二）

选字命语，自是晋人。后段清旨旷远。（清陈祚明评选《采菽堂古诗选》卷十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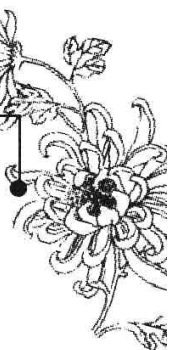
结出素位不愿外之意，与曾点暮春襟怀何以异？（清邱嘉穗《东山草堂陶诗笺》卷二）

辛丑岁正月，靖节有《游斜川》诗，时年三十七。今诗曰“开岁倏五十”，乃义熙十年甲寅。以诗语证之，序盖误矣。别本作“五日”，则与序中正月五日语意相贯，自应从谱。然细按诗意，“五日”似不如“五十”之妙，玩下句自知。“驰”、“矫”二字奇而炼。后幅凄然欲绝，感慨系之。（清温汝能纂集《陶诗汇评》卷二）

此篇年月在赴假之前。曰“忘彼千载忧”，又曰“明日非所求”，皆有慨乎言之。盖七月之赴假，亦见桓玄之将乱，不徒以不堪吏职也。又此时元显专权于内，桓玄觊觎于外，晋之危亡已兆。先生年才三十七，虽及时行乐，何遽汲汲若此？良以名臣之后，不得假手以救乱，情实有不得已者，以为作达，真不知先生者矣。（清陶必铨《莫江诗话》）

层城山在府治西五里，今谓之乌石山，晋陶潜《游斜川》诗序“临长流，望层城”，即此。（清蓝煦等修《星子县志》卷二《山川》）

此游诗正格，准平绳直，无奇妙，而清真自不可及。（清方东树《昭昧詹言》卷四）



“气和”八句，炼字自然，写景如画。收四句“中觴纵遥情，忘彼千载忧，且极今朝乐，明日非所求。”全是素位而行、不愿乎外之意，不可误会为旷达已也。（清方宗诚《陶诗真诠》）

彭泽虽承汉、魏骨法，至夫叙实情有从容深远之妙，则前后无匹俦矣！后来独有老杜学得焉，盖陶、杜情怀相似乎？

起手是陶先生独擅，晋、宋间所罕见。（日本近藤元粹评订《陶渊明集》卷二）

乞 食

〔原文〕

饥来驱我去，不知竟何之^①。
行行至斯里，叩门拙言辞。
主人解余意，遗赠岂虚来^②。
谈谐终日夕，觴至辄倾杯^③。
情欣新知欢^④，言咏遂赋诗^⑤。
感子漂母惠，愧我非韩才^⑥。
衔戢知何谢^⑦？冥报以相贻^⑧。

〔题解〕

本诗约作于晋太元十年（385），渊明二十一岁。

乞食，对中国的文人来说，这是一个多么令人难堪的字眼，但贫困的书生有时也不得不满含惭愧地伸出手去。陶渊明的隐居生活中，有“采菊东篱下”的闲适，也有“饥来驱我去”的窘迫。难得的是他那始终如一的坦然，即便是“乞食”，在他笔下，也只是以一种极为本色的面目出现。没有伤感，没有愤激，只有不知如何开口时的愧意，和对主人好心的无比真诚的感激。

因断粮而求贷，似同乞食，故以“乞食”命篇。诗意可分三层：饥而贷的窘状，礼赠而欢饮，解急后的感情波澜和深表报恩的心迹。委婉曲折，历历如绘。

感激语颇重,这是古代君子受人之惠,其报必厚之故,也显出渊明的真率。

[校注]

①之:往。作动词用。

②遗(wèi 慰):与、给。解:一作谐,今依曾本。以上三句,由“解余意”可知渊明“借”字未出口或未说明白。“岂虚来”是主人“遗赠”的设辞。主人避开“借”字而以馈赠的方式解决了对方的困难,足见主人是十分敬重渊明的。

③谈谐:李本、陶本、苏写本作谐话,曾本、焦本、逯本作谐语,从后。觴:进酒劝饮。《管子·达郁》:“管子觴桓公。”杯:一作卮,一作举,今依曾本。

④欢:一作劝,今依汤本。

⑤言咏:一作兴言,今依曾本。

⑥漂(piǎo 漂)母:漂洗衣物的老妇人。韩:指韩信。《史记·淮阴侯列传》:韩信钓于城下,诸母漂。有一母见信饥,饭信,竟漂数十日。信喜谓漂母曰:吾必有以重报母。母怒曰:大丈夫不能自食,吾哀王孙而进食,岂望报乎?汉五年正月,信为楚王,召所从食漂母,赐千金。韩才:一作贤才,今依曾本。

⑦衔戢:一作戴人,今依曾本。衔:马勒于口,勒不会掉落,意为永远不忘。戢(jí 集):收藏。合起来意思是:衔之于口,藏之于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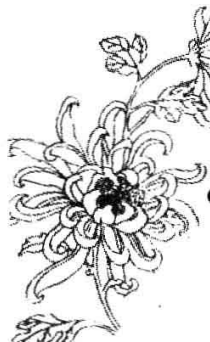
⑧冥:幽暗,死者神魂所居。冥报:意为魂报,即死后相报,这是古人表示日后重报的说法,非关迷信。

[汇评]

渊明得一食,至欲以冥谢主人,此大类丐者口颊也,哀哉哀哉!非独余哀之,举世莫不哀之也。饥寒常在生前,声名常在身后,二者不相待,此士之所以穷也。(宋苏轼《东坡题跋》卷二《书渊明乞食诗后》)

“谈谐终日夕”“情欣新知欢”,非真乞食也,盖借给园行径,以写其玩世不恭耳。右丞乃云“一惭之不忍而终身惭乎”,此与腐鼠之吓何异?然万户伤心,亦为一惭尔,侘两失之矣。(明黄廷鹄评注《诗冶》卷十一)

沃仪仲曰:“驱去”“何之”二语,是落落不治生产面孔,自嘲实自誉。(明黄文焕《陶诗析义》卷二引)





此诗寄慨遥深，著眼在“愧非韩才”一语。借漂母以起兴，故题曰“乞食”，不必真有叩门事也。志不能遂，而欲以死报，精卫填海之意见矣。

此诗与《述酒》读书诸篇，皆故国旧君之思，不但乞食非真，即安贫守道亦非诗中本义。至东坡之哀冥报，谓饥寒常在身前，功名常在身后，亦借以自发牢骚耳，岂真以乞丐类公哉！痴人前不可说梦，良然。（清陶必铨《蕙江诗话》）

余爱其“行行至斯里，叩门拙言辞”二句，觉尔时之光景可想。（清康发祥《伯山诗话·话古》）

“叩门”句，极善形容。收四句非旷达人语，正渊明之所以为贤也。（清方宗诚《陶诗真诠》）

贫士失意求人，初无定见，不似油腔一辈，算计说骗，又怨望故交，耻觅新知，其相去只在讳言乞食也。（清蒋薰评《陶渊明诗集》卷二）

其事可传，诗不容废。后四句稍拙，“韩才”字亦生。（清陈祚明评选《采菽堂古诗选》卷十三）

初为饥驱而出，心中漫无所适，及叩门，觉为谋食而来，故拙于言辞，且不屑有所请，在主人解意授餐，至饮酒赋诗，忽露本色，云“冥报以相贻”，即是拙言辞处。（清张潮、卓尔堪、张师孔同阅《曹陶谢三家诗·陶集》卷二）

诸人共游周家墓柏下^①

[原文]

今日天气佳，清吹与鸣弹^②。
感彼柏下人，安得不为欢^③？
清歌散新声，绿酒开芳颜^④。
未知明日事，余襟良已殫^⑤。

[题解]

《晋书·隐逸传》载：“（渊明）乃赋《归去来》（辞略）。顷之，征著作郎，不就。既

绝州郡觐谒，其乡亲张野及周旋人、羊松龄、庞遵等，或有酒要之，或邀之共至酒坐（略），所之唯至田舍及庐山游观而已。”征著作郎在义熙九年（412），时四十九岁，本诗可能作于是年。

诗中点明周墓，又点明柏下人，说明作者自有其深意。粗看似乎平凡，细品则诗情飘洒豪放，诗调轻盈明快，清吹与墓柏显得这般调和。无怪乎昔人评论“此诗翻尽丘墓生悲旧案”，是为卓识高见。

[校注]

①诸人：众人。周家墓：《晋书·周访传》载：陶侃微时，丁艰。将葬，家中忽失牛，遇一老父，谓曰：“前冈见一牛，眠山汙中，其地若葬，位极人臣矣。”又指一山云：“此亦其次，当出二千石。”言讫不见。侃寻牛得之，因葬其处，以所指别山与访。访父死，葬焉，果为刺史。自访以下，三世为益州四十一年，如其所言云。周、陶世姻，此所游，或即访家墓也。

②清吹：管乐器。鸣弹：弦乐器。两者泛指乐器。弹：一作蝉，今依曾本。

③感：感悟，有感于。柏下人：指葬在柏树下的墓中人。古代风俗，茔墓周围多植松柏，以兆墓下人之“松柏常青”。安得：怎能。

④清歌：清亮的歌声。散：发出。绿酒：新酒。绿：一作时，今依曾本。新酿之酒呈绿色，故称。开：启。芳颜：美好的容颜，即笑逐颜开。散：一作发，今依曾本。

⑤明日事：将来之事，包括生死之忧。襟：心怀。一作懔，今依曾本。良：甚。殫（dān）：竭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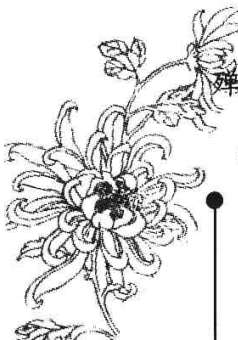
[汇评]

“未知明日事，余襟良已殫。”结得渊然。必欲知而后殫，世缘安得了时？未知已殫，以不了了之，直截爽快。（明黄文焕《陶诗析义》卷二）

通首言游乐，只第三句一点周墓，何等活动简便，若俗手，则下许多感慨语，自谓洒脱，翻成沾滞。（清蒋薰评《陶渊明诗集》卷二）

达旨简言，千秋可感。（清陈祚明评选《采菽堂古诗选》卷十三）

笔端有留势。如此篇章岂不贤于“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乎？亦赖“余襟良已殫”五字为风雅砥柱，不然，轻佻圆丽，曹邴之长伎耳。（清王夫之《古诗评选》卷四）



三、四(句)岂止承上启下,为古诗格律上乘。(清张潮、卓尔堪、张师孔同阅《曹陶谢三家诗·陶集》卷二)

此诗翻尽丘墓生悲旧案,末二句益见素位之乐,虽曾点胸襟,不过尔尔。(清邱嘉穗《东山草堂陶诗笺》卷二)

陶集中此种最高脱,后人未易学步。此首东坡缺和。(清温汝能纂集《陶诗汇评》卷二)

此虽一小诗,而可以摹习成一体格。(清方东树《昭昧詹言》卷四)

末二句“未知明日事,余襟良已殚”,得素位而行、不愿乎外之旨。(清方宗诚《陶诗真诠》)

怨诗楚调示庞主簿邓治中^①

[原文]

天道幽且远^②,鬼神茫昧然^③。
结发念善事^④,倏尔六九年^⑤。
弱冠逢世阻^⑥,始室丧其偏^⑦。
炎火屡焚如^⑧,螟蜮恣中田^⑨。
风雨纵横至,收敛不盈廛^⑩。
夏日长抱饥,寒夜无被眠^⑪。
造夕思鸡鸣,及晨愿乌迁^⑫。
在己何怨天?离忧凄目前^⑬!
吁嗟身后名,于我若浮烟^⑭。
慷慨独悲歌,钟期信为贤^⑮!

[题解]

由诗中“六九年”,知渊明时年五十四岁,知本诗作于义熙十四年(418)。

诗的关键是三、五两句。在“天命”之年，诗人回顾了自己的一生。自己惟善而行，凶灾依然频袭，眼下饥寒交迫，无法忍受。通过自己的遭遇，也反映出农村凋敝与广大农民极端贫困的现实。赤子之心，溢于言外。

[校注]

①怨诗楚调：楚调曲中有怨诗行（或叫怨歌行），此处简称怨诗。汉乐府中有相和歌辞一类，楚调属相和歌辞。庞主簿：古代官府，上自御史府，下至州县，都有主簿一官，职掌簿书。庞主簿为庞遵，字通之。《宋书·隐逸传》言陶渊明：“义熙末，征著作佐郎，不就。江州刺史王弘欲识之，不能致也。潜尝往庐山，弘令潜故人庞通之斋酒具，于半道栗里要之。”足见庞遵在家乡时与渊明过往甚密。邓治中：汉置治中从事史，为州之佐史，居中治事，主众曹文书，故名治中。邓治中其人名、事迹不详，为诗人之友。

②天道：天理。《易经·谦卦》：“天道亏盈而益谦。”

③鬼神：佛道宣扬鬼神。由于统治者的提倡，这几年浔阳一带佛道盛行。义熙十年（414）庐山东林寺主持慧远，集百二十三人结白莲社，更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茫昧然：幽暗不明貌。

④结发：束发，指十五岁。《大戴礼·保傅》：“束发而就大学。”注：“束发谓成童。”《礼记·内则》：“成童舞象。”注：“成童，十五以上。”善事：做好事。

⑤僬僬（mǐn miǎn 敏免）：勤奋努力。六九年：六九相乘得五十四，即五十四岁。《乐府诗集》作五十年。一作五十。今依曾本。

⑥弱冠：二十岁。弱：年少。《礼记·内则》：“二十而冠，始学礼。”二十处于弱龄，故称冠为弱冠。世阻：世事险阻。

⑦始室：三十岁。《礼记·曲礼》：“三十曰壮，有室。”丧其偏：偏指妻。古时死了丈夫或妻子称丧偏。

⑧炎火：联系上句解，指火灾，义熙四年（408）六月，园田居（怀古田舍）遭火灾；联系下句解，炎火指烈日。焚如：一作焚和，今依曾本。

⑨螟蜮（míng yù）：侵食禾苗的两种害虫。《吕氏春秋·任地》：“又无螟蜮。”高诱注：“食心曰螟，食叶曰蜮。”恣：恣意，放纵。中田：田中。

⑩纵横：形容狂风暴雨之猛烈。收敛：收获。不盈廛（chán）：不够交纳田税。盈：满。廛：古代一夫之田，亦指田税。孙诒让《周礼正义·遂人》：“《诗》所云‘三百廛兮’



者，自是三百家之税。”

⑪抱饥：即挨饿。寒夜：寒冷之夜，指冬夜。长抱：一作抱长，今依曾本。

⑫造夕：到了傍晚。思：盼。乌迁：太阳迁逝，即太阳落山。古代传说日中有三足乌，所以太阳为金乌。愿乌：一作愿景，今依曾本。这两句意思是说，由于饥寒交迫，度日艰难，所以一到傍晚就盼望天明；而刚至早晨又希望太阳快些落山。

⑬前一句，一作“在己何所怨”，今依曾本。离忧：遭遇忧患。离：通“罹”。凄：凄然，悲伤。

⑭吁嗟：感叹词。浮烟：飘浮的云烟，喻不值得关心的事物。

⑮慷慨：一作慨然，今依曾本。钟期：即钟子期，是古代音乐家伯牙的知音。《列子·汤问》：“伯牙鼓琴，志在高山，钟子期曰：峨峨然若泰山。志在流水，曰：洋洋然若江河。子期死，伯牙绝弦，以无知音者。”诗人在这里借钟子期指庞主簿、邓治中，表示只有他们才能理解这首悲歌的深意。信：确实。

〔汇评〕

薛易简《正音集》云：“琴之操弄约五百余名，多缘古人幽愤不得志而作也。”今引子期知音事而命篇曰《怨诗楚调》，庸非度调为辞，欲被弦歌乎？（宋李公焕《笺注陶渊明集》卷三引）

含沙之蜮，非田居害稼之虫，乃亦同恣中田。人间意外之事，何所不有？受残于物，冀获祐于天。风雨纵横，天上交困之事，复无所不有。题中“怨诗楚调”四字，写得淋漓。

“丧室”至“乌迁”，叠写苦况，无所不怨，忽截一语曰“在己何怨天”，又无一可怨。“何怨”后，复说“忧凄目前”，又无一不怨矣。“忧凄”后，提出“身后”，明所忧不在名，而归悲歌于无钟期。千怨结宿，单此一事。身分高贵，章法奇幻。

“钟期信为贤”，念知音之不可得也。既已辞名，又欲知音何哉？浮名在身后，知音在当年，当年乏知音之人，徒令后世凭吊，逝魂何由知乎？（明黄文焕《陶诗析义》卷二）

语气楚楚。只缘抛不得身后名，尽他智勇，俱受此中劳攘，渊明若能忘情，《五柳先生》一传，何以至今犹存？以此知名不可没，但无取盗名欺世耳。（明张自烈辑《笺注陶渊明集》卷二）

公年五十余作此诗，追念前此，饥寒坎坷，发为悲歌，惟庞、邓如钟期可与知己道也。身后之名，自量终不容没，然亦何救于目前哉！嗟嗟！天道悠远，鬼神茫昧，能无怨否耶？（清蒋薰评《陶渊明诗集》卷二）

古今同慨。少陵“千秋万岁名，寂寞身后事”，亦是此意。（清张潮、卓尔堪、张师孔同阅《曹陶谢三家诗·陶集》卷二）

程穆衡曰：若曰我岂怨天道之幽远，鬼神之茫昧哉，特饥寒切身若此，身后名又无益，则安得不慷慨悲歌而思钟期之知己，曰“信为贤”。彼二子者可以风矣。（清丁福保编纂《陶渊明诗笺注》卷二引）

起言“天道幽且远”，结归“在己何怨天”，虽曰《怨诗楚调》，亦可谓怨而不怒矣。又题明谓示庞主簿、邓治中，则所谓“钟期信为贤”者，即指二人而言。公意谓吾不图后世名，所赖当吾世而知我者有二君耳，是以己之慷慨悲歌自托于伯牙之善弹，而以知音望庞、邓如钟子期也。薛易简以为欲度调被弦歌，岂非隔靴搔痒乎？（清邱嘉穗《东山草堂陶诗笺》卷二）

没世而名不称，夫子疾之。人无身后名，是直与草木同腐耳。渊明不过一时感怀，发为此语，非真谓身后之名不足重也。然细按此语，非有渊明之襟期不能道。渊明安贫慕道，为晋代第一流人物，岂不知身后之名必不可没！第观其于身前困阨，虽偶形之悲歌，究其中实无所系累，况身后耶？张评以《五柳先生》一传尚存，谓其不能忘情，是亦不谅渊明甚矣。（清温汝能纂集《陶诗汇评》卷二）

五月旦作和戴主簿^①

[原文]

虚舟纵逸棹^②，回复遂无穷^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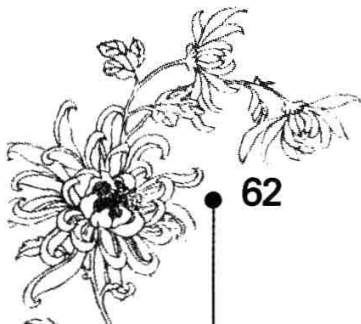
发岁始俛仰^④，星纪奄将中^⑤。

南窗罕悴物，北林荣且丰^⑥。

神萍写时雨，晨色奏景风^⑦。

既来孰不去？人理固有终^⑧。

居常待其尽，曲肱岂伤冲^⑨。



迁化或夷险，肆志无窞隆^⑩。

即事如已高，何必升华嵩^⑪！

[题解]

诗中题明“星纪”，星纪是丑年，再结合内容特点，确定本诗作于义熙九年癸丑（413），渊明四十九岁。

归田之后，生活作息于大自然之中，必然于细微处观察到时移景迁。这首和诗表现了诗人一贯的豁达态度，由此而看待人生的坎坷也就更无所挂怀了。清邱嘉穗这样赞美本诗：“虽天道有盈虚，而此心确乎不可拔，非夫知命不惑而有潜龙之德者，其孰能之！”（《东山草堂陶诗笺》）

[校注]

①五月旦：五月初一。和（hè 贺）：应和，依照别人所作诗的题材与体裁而写作。戴主簿：名字与事迹不详，乃诗人之友。

②棹（zhào 赵）：划船的工具，《释名·释船》：“在旁拨水曰擢。”“虚舟纵逸棹”全句喻写迅速流逝的时光。《庄子·列御寇》：“汎若不系之舟，虚而遨游者也。”原句写人之遨游，诗人化用之以状时间。

③回复：指一年四季的周而复始。

④发岁：始发于岁，即元旦之日。始：一作若，今依曾本。俛仰：一俯一仰之间，形容时间短暂，俛同俯。

⑤星纪：星次名，这里指癸丑年（413）。古代星岁纪年法，把周天划为十二分次，每分次有一专名，星纪即其中之一。岁星运行一个分次，就是一年。《晋书·天文志》：“自南斗十二度至须女七度为星纪，于辰在丑。”晋义熙九年即为癸丑岁。奄：忽然。将中：将到年中，指五月。

⑥南窗：一作明圆。罕悴：一作萃时，今依曾本。罕：罕见，稀少。悴：憔悴，指干枯之物。荣且丰：繁荣茂盛。

⑦神萍：雨师。一作神渊，一作萍光，今依曾本。《楚辞·天问》：“萍起雨，何以兴之？”王逸注：“萍，萍翳，雨师名也。”写：同“泻”，倾注。奏：进，奉献。景风：古代指祥和之风。《尔雅·释天》：“四时和为通正，谓之景风。”《列子·汤问》：“景风翔，庆云

浮。”也指南风或东南风,如《说文·风部》:“南方曰景风。”《史记·律书》:“景风居南方。景者言阳气道竟,故曰景风。”《淮南子·墜形训》:“东南曰景风。”

⑧来、去:指生,死。人理:人生的道理。

⑨居常待其尽:居常,一作殆常,今依曾本。此句言,安于贫困,等待命终。晋代皇甫谧《高士传》:“贫者,士之常也;死者,命之终也。居常以待终,何不乐也?”曲肱(gōng):“曲肱而枕之”的省略,即弯曲胳膊作枕头。语本《论语·述而》:“饭蔬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岂伤:哪里妨害。冲:虚,淡泊,指道的最高境界。《老子》:“道冲而用之,或不盈。”“大盈若冲,其用不穷。”

⑩迁化:指时运的变化。夷:平坦。肆志:随心任性。窞(wā)隆:谓地形洼下和隆起,引申为起伏,高下。

⑪即事:一作即似,今依曾本。就事,对眼前事物的认识。华嵩:华山和嵩山,传说为神仙所居之地。

[汇评]

(“神萍写时雨”二句)雨景微濛,上障天光,澄渊清彻,雨脚雨点,丝丝倒现,是时雨被神渊描写也。观早起之天色,足定其为何风:色晦风必恶,色清风必和,是景风凭晨色具奏也。炼字炼句之奇奥,前无汉、魏,后压三唐。(明黄文焕《陶诗析义》卷二)

人能以夷险为窞隆,便是登峰造极。(清蒋薰评《陶渊明诗集》卷二)

“即来”二句达识,语合自然。初以冲字韵不亮,置之细咏,固无嫌也。(清陈祚明评选《采菽堂古诗选》卷十三)

此诗因时节之变迁,而感及于人事存亡进退之理,虽天道有盈虚,而此心确乎其不可拔,非夫知命不惑而有潜龙之德者,其孰能之!(清邱嘉穗《东山草堂陶诗笺》卷二)

(“虚舟”二句)写景如画。(“即事”二句)结到志行高卓,语亦兀傲。(清孙人龙纂辑《陶公诗评注初学读本》卷一)

后六句总承上八句,言岁时与虚舟同一往复去来,则人生之理亦同。但人之往复有终,则不复而尽矣。尽者,贵致贤愚贫富之所同,则又何争其异,惟有居常以待其尽耳。常者何?老子云:“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可既非常,则不可亦非常,惟无可无不可之谓常。此二氏与孔、孟同源处,孔子曰:“我则异于是,无可无不可。”同源而或流为溪涧,或流为江湖而始异耳。渊明乃亦有见于此,则以其性情之真。孔子曰:

“性相近也。”则渊明之与此相近，非由学而至焉矣。……“曲肱岂伤冲”，《论语》云：“饭蔬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此“曲肱”二字该此三句，此三句即居常之事也。常则虚矣，虚则常矣。老子云：“道冲而用之，渊乎若万物之宗。”居常之道之源也，故曰：“曲肱岂伤冲。”所以畅发居常之义也。下云：“迁化或夷险，肆志无窞隆。”总承上虚舟岁时，与人理同异，而言虚舟岁时，人事之去来迁化，皆有阴阳寒暑、风雨晦明诸险夷之变易，而人理之肆志，无窞隆之民也。窞也肆志，隆亦肆志，我志不从世之窞隆变也。而即其事论之，吾不知其高卑何如，以予观之，似若已高矣，又岂必登华嵩之巅而后为高乎？观此与后《连雨独饮》之作，而渊明真不可及也。（清马璞《陶诗本义》卷二）

“既来孰不去，人理固有终，居常得其尽，曲肱岂伤冲”四句，得孟子“殀寿不貳，修身以俟之”之意。“迁化或夷险，肆志无窞隆，即事如已高，何必升华嵩”四句，得依乎中庸、无入而不自得之意。（清方宗诚《陶诗真诠》）

连雨独饮^①

[原文]

运生会归尽，终古谓之然^②。
 世问有松乔，于今定何间^③？
 故老赠余酒，乃言饮得仙^④。
 试酌百情远，重觞忽忘天^⑤。
 天岂去此哉？任真无所先^⑥。
 云鹤有奇翼，八表须臾还^⑦。
 自我抱兹独，僊俛四十年^⑧。
 形骸久已化，心在复何言^⑨！

[题解]

本诗作于晋元兴三年(404)，诗人四十岁。

此诗排除了所有苦闷,写下了连雨独饮的特有体会。生必有尽,神仙何期?饮酒忘情,任真无先。

[校注]

①连雨:连日下雨。独饮:一个人喝酒。题,一作“连夜人独饮”,今依曾本。

②运:天运,指自然界发展变化的规律。生:指生命。会:当。归尽:指死亡。终古:自古以来,往昔。这两句的意思是说,自然界的发展变化规律,是有生必有死,自古以来就是如此。

③问:一作闻,今依曾本。松:赤松子,古代传说中的仙人。《汉书·张良传》:“愿弃人间事,欲以赤松子游耳。”注:“赤松子,仙人号也,神农时为雨师。”乔:王子乔,名晋,周灵王的太子,好吹笙,作风鸣,乘白鹤仙去,事见刘向《列仙传》。定何间:究竟在何处呢?

④故老:老朋友。乃:竟,表示不相信。饮得仙:谓饮下此酒可成仙人。

⑤试酌:初饮。百情:指各种杂念。远:有忘却、断绝之意。重觞(shāng):再饮。忘天:忘记上天的存在。

⑥上句,一作“无际去此几”,今依曾本。去此:离开这里。任真:听任自然。《庄子·齐物论》郭象注:“任自然而忘是非者,其体中独任天真而已,又何所有哉!”无所先:没有比这更在先前,更重要的了。《列子》:“其在老耄,欲虑柔焉,物莫先焉。”

⑦云鹤:云中之鹤。八表:八方之外,泛指极远的地方。须臾(yú):片刻,一会儿。

⑧自:一作顾,今依曾本。独:指任真。僊僊(miǎn miǎn):勤勉,努力。

⑨形骸(hái):指人的形体。化:变化。心在:一作在心,今依曾本。指“任真”之心依然不变。复何言:还有什么可说的呢?

[汇评]

赵泉山曰:按《晋传》靖节未尝有喜愠之色,唯遇酒则饮,时或无酒,亦雅咏不辍。《饮酒》诗云:“不觉知有我,安知物为贵。”《独饮》诗云:“试酌百情远,重觞忽忘天。天岂去此哉,任真无所先。”此酒中实际理地也,岂狂药昏聩之语!(宋李公焕《笺注陶渊明集》卷二引)

(“任真”句)谭元春曰:如与天面说,旷士胸中,真不相隔。钟伯敬曰:近道之言。
(明钟伯敬、谭元春评选《古诗归》卷九)



沃仪仲曰：他作谈生死，犹是彭殤齐化之达观，独此云忘天任真，形化心在，诚有不随生存、不随死亡者。一生本领，逗泄殆尽。（明钟伯敬、谭元春评选《古诗归》卷二引）

形化心在意超。（清陈祚明评选《采菽堂古诗选》卷十三）

饮者不理此诗义理，可以无饮。（清张潮、卓尔堪、张师孔同阅《曹陶谢三家诗·陶集》卷二）

《连雨独饮》所云“连生会归尽”，致慨甚深，故无端欲学仙，无端独饮酒，皆无聊之极思，托兴于此。（清吴崧《论陶》）

安溪云，此篇真达之言。三语三换意，精。此酒中实际。末言形骸已化，独余心在，而更忘言，即结任真意。（清孙人龙纂辑《陶公诗评注初学读本》卷一）

《栗里谱》，靖节年四十，甲辰，作《连雨独饮》诗。故云“僂仰四十年”也。“忘天”二字奇甚。酒中有天，千古饮酒人惟渊明知之，亦能忘之，即刘伶辈不足以语此也。（清温汝能纂集《陶诗汇评》卷二）

不过言人生必死，世无仙人，不如饮酒，而用意用笔俱回曲深峻。天者，自然而已，任真则亦同于天。曰“忘”，曰“无所先”，皆笔之曲也。“天岂去此”，言天非远，即吾心是，但任真即天矣。云鹤，仙也，虽可羨而吾不愿顾。独抱任真自然之心，久与天忘，乃衍上文，意不必求仙也。起四句本是古人陈言，看他折洗翻用人妙。（清方东树《昭昧詹言》卷四）

“运生”八句，得知命乐天之旨趣。彼求长生者，可发一笑。“天岂去此哉，任真无所先，云鹤有奇翼，八表须臾还”四句，得“陟降厥士，日监在兹”之意。收二句，“形骸久已化，心在复何言”，得克己复礼、欲净理存之意，与老、壮之学不同。（清方宗诚《陶诗真诠》）

移居二首^①

[原文]

(一)

昔欲居南村，非为卜其宅^①；
闻多素心人，乐与数晨夕^②。

怀此颇有年，今日从兹役^③。
 弊庐何必广^④，取足蔽床席。
 邻曲时时来，抗言谈在昔^⑤；
 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⑥。

(二)

春秋多佳日，登高赋新诗。
 过门更相呼，有酒斟酌之^⑦。
 农务各自归，闲暇辄相思；
 相思则披衣^⑧，言笑无厌时。
 此理将不胜^⑨，无为忽去兹^⑩。
 衣食当须纪^⑪，力耕不吾欺^⑫。

[题解]

这二首诗作于义熙六年(410)，渊明四十六岁。

诗人将园田居迁移到南村。此诗应与《归》诗对照来读，方又深入其中奥妙。

《归》诗为景抒写，《移》诗侧重描绘农村中的交往。友情真诚，温暖与欢欣。坚定了归田力耕的信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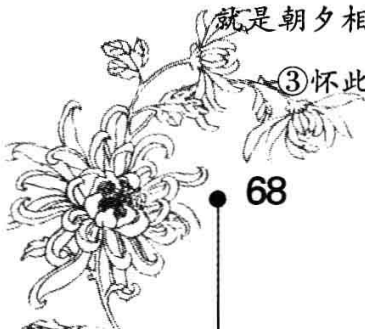
十步之内，必有芳草。诗人在农村中找到学问上的知音。“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以文会友谦逊好学。这两句诗成为后代知识者以文会友的格言。

[校注]

①非为卜其宅：《左传·昭公三年》：“谚曰：非宅是卜，唯邻是卜。”诗句化用此意。古人灼龟取兆，以问吉凶。卜宅：原为卜问造宅之吉凶，此处为卜居吉凶与否。

②素：白。素心人：心地纯朴的人。数(shǔ 暑)：计算。数晨夕：数着晨与夕，意思就是朝夕相处。

③怀此：一作怀兹，今依曾本。役：劳役，指搬家、迁居之劳累。



④弊:破旧。弊庐:亦指先人旧宅。《左传·襄公二十六年》:“犹有先人之敝庐在。”敝:通“弊”。

⑤抗言:抗,一作话,今依曾本,抗直之言。在昔:古往的人与事。

⑥奇文:奇妙文字(文章)。相与:共同。析:分析,研究。

⑦斟(zhēn 珍):勺取。酌:盛酒行觞。

⑧披:一作拂,今依曾本。

⑨此理将不胜:古直本注:“理胜盖晋人常语。”理:义蕴。将:岂。胜:强、高明。

⑩无为忽去兹:这句是对过去离开家园为官场生活所羁的反省。无为:为什么。去:离开

⑪纪:经营,一作几,今依曾本。

⑫力耕:尽力耕作。不吾欺:不欺吾。为押韵而倒置。

[汇评]

两诗作于初移居时,皆以喜得佳邻为主。(清张玉穀《古诗赏析》卷十三)

先生每及治生,不作放浪一流,此其绍长沙之勤慎,异晋士之玄虚欤?(清陶必铨《萸江诗话》)

《移居》第一首,“素心”即淡泊宁静之意。第二首“此理将来不胜,无为忽去兹”二句,有大舜若将终身之趣。收二句“衣食当须纪,力耕不吾欺”,尽人事人理,与旷达不同。(清方宗诚《陶诗真诠》)

山居析疑,与优游笑傲一辈人不同,此渊明身心最得力处。(明张自烈辑《笺注陶渊明集》卷二)

读疑义相析,知渊明非不求解,不求甚解以穿凿耳。若好奇附会,此扬子云徒自苦,便失欣赏兴趣。(清蒋薰评《陶渊明诗集》卷二)

起于未移居前,追想从前主意作冒。韩文题前多用此法。“邻曲时时来”以下,正应上“素心人”、“数晨夕”意。孔子所谓择里处仁之知,陶公有焉。(清邱嘉穗《东山草堂陶诗笺》卷二)

素心人固不易多得,“闻”字却妙,或作“间”字,便索然了。“欣赏”二字亦妙,非奇文不足共欣赏;欣之,赏之,此中大有会悟在。(清温汝能纂集《陶诗汇评》卷二)

靖节素愿易足不必充广。惟衣食当经纪者,亦必力耕以自给焉。此与世俗怀居之

士择取便安；务求完美者，不可同年语矣。（元刘履《选诗补注》卷五）

前首文心，此为农务，邻居中文质兼尽。曰相呼，又曰各归，各归之后，再说相思言笑，言笑则与农务不尽相涉矣。又再结以衣食力耕，见非荒嬉之谈也。“须纪”字、“不欺”字，仍是农务中扬摧古今文心。（明黄文焕《陶诗析义》卷二）

饮酒务农，往返无期，闲适若此，可谓不虚佳日。（清蒋薰评《陶渊明诗集》卷二）

起句韵极，靖节难到处，正在此等。（清张潮、卓尔堪、张师孔同阅《曹陶谢三家诗·陶集》卷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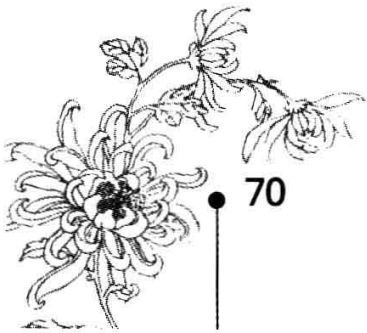
前首言方移居时，为素心人可与赏奇析疑而来。此则言既移居后，与素心人赋诗饮酒，并及经纪衣食，止在力耕。盖蒙前者，止以素心人为主，而家计则带言之，于理方足。（清邱嘉穗《东山草堂陶诗笺》卷二）

予谓熟读陶诗便有益于身心、学问。二诗极平淡，却极着实。上章移居卜邻，得友论文；下章饮酒务农，不虚佳日。人苟乐此无厌，机时狎邪之友何由而至，非僻之心无自而入。根本既固，培养自深，于此便可悟道，便可寻真乐处。（清温汝能纂集《陶诗汇评》卷二）

和刘柴桑^①

[原文]

山泽久见招，胡事乃踌躇^②？
直为亲旧故，未忍言索居^③。
良辰入奇怀，挈杖还西庐^④。
荒涂无归人，时时见废墟^⑤。
茅茨已就治，新畴复应畲^⑥。
谷风转凄薄，春醪解饥劬^⑦。
弱女虽非男^⑧，慰情良^⑨胜无。
栖栖世中事，岁月共相疏^⑩。
耕织称其用，过此奚所须^⑪。



去去百年外，身名同翳如^⑫。

[题解]

这首诗作于晋义熙五年，即戊申岁园田居火灾的次年，渊明四十五岁。

园田居失火之后，刘遗民赠诗招他同住庐山，陶便写了这首和诗答谢他。全诗分五层次，每四句一个层次。第一层，婉陈不能应招的原因；第二层，告诉刘，前不久回了一次上京旧居，物换人非；第三层，还是仍在园田居住处从农；第四层，酿酒虽薄，聊可慰情，依然过着隐耕的生活；第五层，耕织无奢求，身名置度外。

[校注]

①刘柴桑：刘程之，彭城（今江苏徐州）人，字仲思，入山以后，自谓国家遗弃之民，改名遗民。与陶渊明、周续之，时谓浔阳三隐。曾任柴桑县令，桓玄篡晋时，入庐山隐居。义熙年间，多次征辟，均辞。居山十有二年卒。逯本引唐释法琳《辨正论》七引《宣验记》：“刘遗民，彭城人。家贫，卜室庐山西林中。多病，不以妻子为心。”《隋书·经籍志》注：有柴桑令刘遗民集五卷。已佚。

②山泽：山林水泽。这里指入山隐居的生活。久见招：当时刘遗民隐居庐山，与慧远等共结白莲社，写信招请陶渊明加入，陶渊明对入社的事不感兴趣，故写诗婉言辞谢。胡事：何事。踟躇：犹豫。

③直为：只为。亲旧：亲人朋友。索居：离群独居。《礼记·檀弓》：子夏曰：“吾离群而索居亦已久矣。”

④良辰：美好时光。奇怀：脱俗的胸襟。挈杖：提杖。西庐：陶渊明的住处。挈：一作策，今依曾本。

⑤见：一作有，今依曾本。

⑥茅茨：茅屋。治：修整。新畴：新田。畲(yú)：耕植过二年的田地。

⑦谷风：东风。凄薄：凄冷迫人。春醪：春酒。春：一作嘉，今依曾本。劬(qú)：疲劳。

⑧弱女虽非男：关于这句诗，有两种解释。一种是说刘柴桑没有儿子，故出此语；另一种是说以“弱女”喻薄酒。

⑨良：一作殊，今依曾本。

⑩栖栖:忙碌的样子。疏:远。

⑪称:相当,符合。奚:何。

⑫去去:指岁月流逝。百年外:死后。同:一同。翳如:隐没,消失。

[汇评]

赵泉山曰:“谷风”四句,虽出于一时之谐谑,亦可谓巧于处穷矣。以弱女喻酒之醴薄,饥则濡枯肠,寒则若挟纩,曲尽贫士嗜酒之常态。(宋李公焕《笺注陶渊明集》卷二引)

(“弱女”二句)杯酒岂真足解饥飧哉?聊自慰耳。承上句,忽创此奇喻。(“栖栖”二句)世事之难在密,高士之癖在疎。(明黄文焕《陶诗析义》卷二)

“弱女”二句,即诗人食鱼不必河鲂之意。老氏亦云:“知止常足。”(明张自烈辑《笺注陶渊明集》卷二)

真率淋漓,以爽笔抒达旨,此陶公所为擅场,如此诗乃真汉人。(清陈祚明评选《采菽堂古诗选》卷十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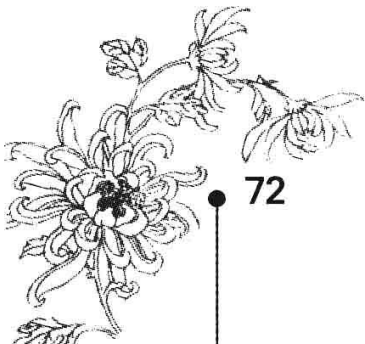
曲折顿挫。“良辰入奇怀”:五字精炼。“耕织称其用”:称其用淳厚。(清潘德舆批点《陶诗汇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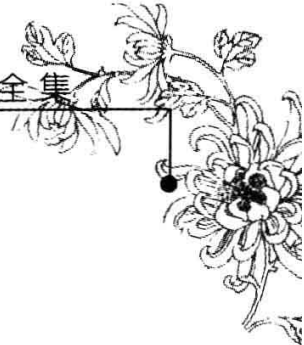
弱女非男,喻酒之薄也。(清沈德潜选《古诗源》卷八)

“耕织称其用”四句,实情至理,彼敝敝一生之力以为子孙忧者,一何不知足之甚也。(清邱嘉穗《东山草堂陶诗笺》卷二)

陶公本传,时周续之入庐山,事释慧远,彭城刘遗民亦遁迹荒山,渊明又不应徵命,谓之浔阳三隐。时遗民招渊明庐山结白莲社,渊明雅不欲预名社列,但时复往还于庐阜间,故诗中起数语云云。以下直抒胸臆,毫无粘着。陶诗真旷,其品格固高出于晋人,亦非唐人所能及也。(清温汝能纂集《陶诗汇评》卷二)

“耕织称其用,过此奚所须,去去百年外,身名同翳如”,得君子居易以俟命之义。素位而行,不愿乎外,利念名念扫除净尽,岂可以旷达目之?(清方宗诚《陶诗真诠》)





酬刘柴桑

[原文]

穷居寡人用^①，时忘四运周^②。
 阓庭多落叶^③，慨然知已秋^④。
 新葵郁北墉^⑤，嘉稂养南畴^⑥。
 今我不为乐，知有来岁不^⑦？
 命室携童弱^⑧，良日登远游^⑨。

[题解]

此诗作于晋义熙五年(409)秋，渊明四十五岁。小诗十句，内容醇厚，颇具古风味道，很有特色。在写法上，撇开与对方问答应酬，只写己方感受、怀抱及游兴，显得灵动洒脱。粗线勾勒，泼墨点染，使全诗风味。疏落淡朴，轻快，颇具唐诗明朗。

[校注]

①穷：偏僻。用：人事应酬之类。

②四运周：四时运行的周而复始。四运：四时运转。

③阓：里门，《周礼》：“五家为比，五比为阓。”一作门，一作空，一作簷，今皆依曾本。桐：为树木名，质似紫檀而色赤，性坚，见《本草纲目》。因阓为木制，乃加木旁，而误成桐，故从绍兴本作阓。阓庭：阓里内的院落。

④知己：一作已知，今依曾本。

⑤墉(yōng 拥)：高墙。一作墉，今依陶本。农家北墙较高，冬挡北风。

⑥稂(suì 岁)：通“穗”，禾实。养：一作眷，一作卷，今依曾本。

⑦不：同“否”。元兴元年(402)：庐山慧远率众弟子、居士建斋立誓，期西方，刘作《誓愿文》。刘本佛教教义，修期来世。“今我不为乐，知有来岁不”，为渊明本色语。

⑧室：内室，指妻。

⑨登远游：远游登高也。

[汇评]

曰“时忘四运”，又亟曰“已知秋”，曰“多落叶”，又亟曰“新葵郁”、“喜穠养”，曰“慨然”，又亟曰“为乐”，忘者自忘，知者已知，绪忽飞来也；悴者自悴，荣者自荣，物各殊性也。仰观天时，俯察物类，知苦趣乃益添乐趣。（明黄文焕《陶诗析义》卷二）

前和刘诗云“未忍言索居”，已辞白莲社列矣。此诗只说自己穷愁行乐，绝无酬答语，故知陶、刘相契在形迹外。（清蒋薰评《陶渊明诗集》卷二）

酬和刘柴桑二诗，情真趣适。虽寄世中，却游人外。浔阳三隐，如遗民乃知己，非续之可比也。（清蒋薰评《陶渊明诗集》卷二）

“郁”字、“养”字是晋人用字胜三唐处。（清陈祚明评选《采菽堂古诗选》卷十三）

可与《庄子》并读。（清张潮、卓尔堪、张师孔同阅《曹陶谢三家诗·陶集》卷二）

唐人诗云“山僧不解数甲子，一叶落知天下之秋”，本此。及时行乐，固是陶公素怀。（清邱嘉穗《东山草堂陶诗笺》卷二）

此诗是靖节乐天之学。“寡人用”，则与天为徒矣。天之四运周举，相忘于天也。落叶知秋，始知时序一周，正善写“忘”字。新葵嘉穗皆秋景，一结，正见及时行乐也。（清吴瞻泰辑《陶诗汇注》卷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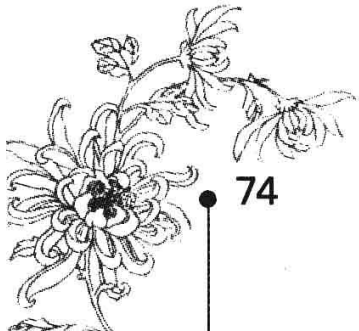
忽忘忽知，情绪婉折。耸然。（清孙人龙纂辑《陶公诗评注初学读本》卷一）

“空庭”二句神妙，诸本多作“桐庭”，或作“门庭”，“已知”多作“知己”，反欠浑脱。（清温汝能纂集《陶诗汇评》卷二）

此赋秋怀也。酬刘意虽不略及，然皆可作告刘语看。（清张玉穀《古诗赏析》卷十三）

中有不能忘世，故遇时而慨，否则但见其乐矣。此皆无可奈何之辞，言外自有寄托。（清陶必铨《莫江诗话》）

一起四句跌宕，前言刘，此言己。余今旅处亦罕人事，方知忘运之语真也。（清方东树《昭昧詹言》卷四）



和郭主簿二首^①

[原文]

(一)

蔼蔼堂前林，中夏贮清阴^②。
 凯风因时来，回飙开我襟^③。
 息交游闲业^④，卧起弄书琴。
 园蔬有余滋，旧谷犹储今。
 营己良有极^⑤，过足非所钦。
 春秫作美酒^⑥，酒熟吾自斟。
 弱子戏我侧^⑦，学语未成音。
 此事真复乐，聊用忘华簪^⑧。
 遥遥望白云，怀古一何深。

(二)

和泽周三春，清凉素秋节^⑨。
 露凝无游氛，天高肃景澈^⑩。
 陵岑耸逸峰^⑪，遥瞻皆奇绝。
 芳菊开林耀，青松冠岩列^⑫。
 怀此贞秀姿，卓为霜下杰。
 衔觞念幽人，千载抚尔诀^⑬。
 检素不获展，厌厌竟良月^⑭。

[题解]

这两首和诗作于晋元兴元年(402),渊明三十八岁。

上年冬,渊明奔母丧,从江陵辞官返回柴桑。以后几年居丧在上京里老家。

第一首写于仲夏。此时,家中尚有余资,生活起居尚可,享受天伦之乐,暂忘功名。第二首写于季秋。在天高峰逸大背景里,突出松菊贞秀之姿,以衬幽人清高品格。诗调豪放俊逸,耐人寻味。

[校注]

①题,各本无其一其二,无二首字样,今依李本。郭主簿:郭姓,任主簿官职,名、字与事迹不详。主簿是古代县府中掌管文书的官吏。和:依照别人诗歌的题材和体裁作诗。

②蔼蔼:茂盛的样子。堂:房屋居中的大间,是会客的地方。中夏:夏中。贮:储存。贮:一作夏,一作驻,一作伫,今皆依曾本。前:一作北,今依曾本。

③凯风:南风。《尔雅·释天》:“南风谓之凯风。”南风为夏季之季节风。因时:按季节。回:旋。飙:疾风,大风。回飙:回旋的大风。襟:一作心,今依曾本。

④息交:停止在官场中的交游。交:一作友,今依曾本。游:浮游,这里是心浮其间的意思。闲业:空闲时的修业,此处指看书、作文、弹琴等。

⑤营己:营造自己的生活。良:确实,实在。极:限。

⑥舂:用一种专门制作的器具捣掉谷类的壳皮。秫:粘高粱,可做烧酒。

⑦弱子:幼子。指陶佟,乳名通,是渊明最小的儿子,当时两岁。渊明共有五子。戏:玩耍,嬉戏。侧:一作前,今依曾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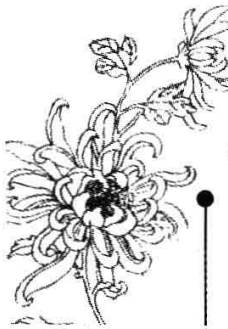
⑧华簪:簪,是古人连接发与冠的用物。华簪是华美的发簪。古时绾发用簪,戴官帽时则用簪将帽别牢在头发上。此词在这里代指做官。

⑨和泽:温和湿润。周:遍。三春:整个春天。素秋:即秋天。节:时节。

⑩露凝:露水凝结成霜。游氛:飘浮的云雾。肃景:萧瑟的秋色。肃:一作风。激:一作冽。今依何本。

⑪陵岑:山岭。逸峰:高拔峻秀的山峰。陵:一作凌,一作峻,今依曾本。

⑫芳菊开林耀:芳香的菊花在林中盛开耀眼。冠:山顶。





⑬衔觞:饮酒。觞:酒杯。幽人:隐士。抚:持,坚守。诀:法则。

⑭检素不获展:自检平生情愫。不获展:是说不得伸展。检:一作俭,今依曾本。

厌厌:没情绪的样子。竟:终。良月:十月。良:一作终,今依曾本。

[汇评]

二诗前自述,言闲业之乐;后怀人,动衔觞之思。和言不独酬答,亦有次第。(清蒋薰评《陶渊明诗集》卷二)

写景净,言情深,乃不负为幽人之作。(清王夫之《古诗评选》卷四)

盘旋于松菊之间,至于虽检缣素而不暇展,赏心之至也。(清李光地《榕村诗选》卷二)

(其一“蔼蔼堂前林”)此诗虽因和人,而直写己怀。但据见在不为过求,而目前所接莫非真乐,是则世之荣利,岂有可动其中者哉!末言遥望白云,深怀古人之高迹,其意远矣。(元刘履《选诗补注》卷五)

“春秫作美酒,酒熟吾自斟”二语,何尝不近,然妙极自然,语亦有以近为佳者。陈评所云,似未可一概而论也。要之自然便不强,便稳。陈云生而不强,则自然之谓耳。(清温汝能纂集《陶诗汇评》卷二)

首篇“营己良有极,过足非所钦”,又云:“此事真复乐,聊用忘华簪,遥遥望白云,怀古一何深!”真君子坦荡荡之襟怀也。(清方宗诚《陶诗真诠》)

霜杰永诀耳!语傲而惨。(“检素”二句)“简素”,自简其平素也。曰“不获展”,又无由诀矣。“竟”字更惨。(明黄文焕《陶诗析义》卷二)

沃仪仲曰:天高景彻,乃可遥瞻,信笔皆工于体物。(明黄文焕《陶诗析义》卷二引)

“芳菊”二句,晋调不近。“霜下杰”,岂无寄意?(清陈祚明评选《采菽堂古诗选》卷十三)

远瞻陵岑之奇绝,近怀松菊之贞秀,皆与陶公触目会心,实借以自寓其不臣于宋之高节,所谓赋而比也。结四句颇吐忠愤不怀,殆欲有为而不得者欤?前者乐,此首忧,皆有次第。(清邱嘉穗《东山草堂陶诗笺》卷二)

“衔觞”四句,盖谓千载幽人,无不抱此松菊之操,抚之而志节益坚,以今准古,亦犹是也。自检平素,有怀莫展,厌厌寡绪,其谁知之乎!(清陶澍集注《靖节先生集》卷二)

于王抚军座送客^①

[原文]

秋日凄且厉，百卉具已腓^②。
爰以履霜节，登高饯将归^③。
寒气冒山泽，游云倏无依^④。
洲渚四缅邈，风水互乖违^⑤。
瞻夕欣良宴，离言聿云悲^⑥。
晨鸟暮来还，悬车敛余辉^⑦。
逝止判殊路，旋驾怅迟迟^⑧。
目送回舟远，情随万化遗^⑨。

[题解]

此诗作于宋永初二年(421)秋，渊明五十七岁。

江州刺史王弘送庾登之还京都，谢瞻赴豫章(今南昌)太守任，饯于湓口(今江西)，渊明应邀在座。

小诗层次井然，四句一层，共分时、地、宴、别四层，提纲挈领，衔应自如，井然有序。又以一情字红线贯串。作者以处士特殊身份参与，故无世俗儿女歧路之情，以写景点染之，艺术上已有炉火纯青之妙。

[校注]

①王抚军：王弘。义熙十四年(418)，王弘以抚军将军监江州、豫州之西阳、新蔡二郡诸军事，任江州刺史。客：兼指庾登之和谢瞻。庾登之：原任西阳太守，此次征入为太子庶子、尚书左丞。谢瞻：原任相国从事中郎，此次赴任豫章太守，途经寻阳。按：谢瞻永初二年(421)为豫章太守，次年瞻死，则此诗即当作于永初二年。座：一作坐，一作



座上，今依陶本。

②卉(huì):草的总称。腓(féi):通“痲”，病也，这里指草木枯萎。

③爰:于是。履霜节:指秋九月。《诗经·幽风·七月》:“九月肃霜。”饯:以酒食送行。将归:将要离去之人，指登之、谢瞻。

④冒:覆盖。倏(shū):忽然，疾速，很快地。一作永，今依曾本。

⑤洲渚:水中陆地，大者为洲，小者为渚。《尔雅·释水》:“水中可居者，洲；小洲曰渚。”缅邈:遥远的样子。缅:一作思绵，今依李本。风水互乖违:风向和水流的方向相反。乖违:违背，有分离之意，渲染别离之情。

⑥欣:一作“欲”，今依陶本。离言:离别的话语，告别之辞。聿:句中语助词。言:一作筵，今依曾本。

⑦上句:一作“神鸟傥来归”，今依曾本。悬车:也作“县车”。古代记时的名称，指黄昏前的一段时间。《淮南子·天文训》:“日至于悲泉，爰止其女，爰息其马，是谓县车。至于虞渊，是谓黄昏。”车:一作崖，今依曾本。敛余辉:收敛了残余的光辉。

⑧逝:去逝。一作游，今依陶本。止:留。判:分开。旋驾:回车。

⑨回舟:归去之舟。远:一作往，今依曾本。万化:万物变化，宇宙自然化迁。遗:忘，消失。

[汇评]

靖节诗有《王抚军座送客》一首，句法工炼，与靖节不类，疑晋、宋诸家所为。又《五月旦作》，意虽类陶，而语不类。《饮酒》末篇，语意俱类，至“若复不快饮，空负头上巾”，又疑附会。盖葛巾漉酒，乃一时乘兴所为，非有意也。（明许学夷《诗源辩体》卷六）

苦海不脱，只为情多，与化俱徂，则情随之而遗落矣！钟情语以遣情结，最工于钟情。（明黄文焕《陶诗析义》卷二）

逝止殊路，厥志分明，于情固已欲忘矣。（清陈祚明评选《采菽堂古诗选》卷十三）

（“逝止”四句）程穆衡曰：庾入朝，谢赴郡，王还治，皆逝者也。止者斯旋驾可矣，复何怅为。虽然，于此而不动念者，非人情也。圣人必无非人情之事，此老、庄、吾道之别也。若夫舟既远而此情犹不遗，尚得为人乎？我见朱轩绣毂，帐饮饯归者，不过亦如游云晨鸟，则为万化之一耳。纵化忽及我，而我自能遗化，斯善于观化焉。（丁福保编

纂《陶渊明诗笺注》卷二引)

“游云倏无依”五字，殊得送别情况。(清温汝能纂集《陶诗汇评》卷二)

此仅于词足尽意，而綵邈清绮，一往真味，景与情俱带画意。起四句叙题，“寒气”四句地，“瞻夕”四句时，收四句情。(清方东树《昭昧詹言》卷四)

“情随万化遗”句，胸中何等活泼！所谓知者动、知者乐也。(清方宗诚《陶诗真诠》)

这老叙风景处，常有淡然不可言之妙。谢诗“颓阳照通津，夕阴暖平陆”，比此自有径庭。(日本近藤元粹评订《陶渊明集》卷三)

与殷晋安别^①并序

[原文]

殷先作晋安南府长史掾^②，因居浚阳^③，后作太尉参军^④，移家东下^⑤，作此以赠。

游好非久长^⑥，一遇尽殷勤^⑦。

信宿酬清话^⑧，益复知为亲。

去岁家南里，薄作少时邻。

负杖肆游从^⑨，淹留忘宵晨。

语默自殊势^⑩，亦知当乖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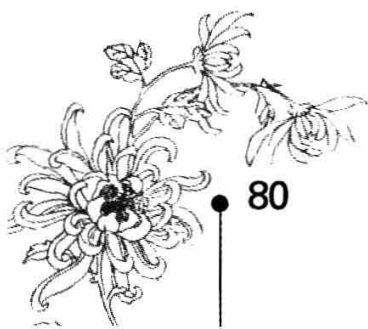
未谓事已及，兴言在兹春^⑪。

飘飘西来风，悠悠东去云^⑫。

山川千里外，言笑难为因^⑬。

良才不隐世，江湖多贱贫^⑭。

脱有经过便，念来存故人^⑮。



[题解]

这首诗作于晋义熙七年(411),渊明四十七岁。

殷景仁热衷于仕途,与渊明相去悬殊,然景仁敏有思致,遂与渊明成为邻友。渊明代友大度平易,不以自己的好恶强人之难,委实难得。

[校注]

①殷晋安:指殷景仁,名铁。殷因做过晋安郡的官,故以郡名称之,以示尊敬。

②晋安:晋安郡。《资治通鉴》元兴二年附注:“武帝太康三年,分建安立晋安郡,今泉州南安县即其地。宋白曰:东晋南渡,衣冠士族多萃此地以求安堵,因立晋安郡,隋为泉州。”南府:东晋末多以号将军者任刺史,此指军府,因在都城建康之南端,故称南府。长史掾(yuàn 院):将军、刺史下设长史,长史署的官员,称长史掾。

③因居浔阳:晋安郡地处偏僻的南端,殷景仁便把家小安置在浔阳。

④后作太尉参军:据《资治通鉴》载:义熙七年(411)三月,刘裕受太尉,任命殷景仁为行参军(行参军,是不参与军事只管行政的参军)。殷景仁的曾祖是殷融,曾任护军将军庾亮的司马。

⑤东下:由浔阳去建康,沿江向东而下。

⑥久:一作少,今依曾本。

⑦尽:一作定,今依曾本。

⑧信宿:宿,住、止的意思。一夜为宿,再宿为信。酬:一作训,今依曾本。

⑨负杖:负,凭恃。游从:同游互从。

⑩语默:说话与沉默,代指仕与隐。《易经·系辞》:“君子之道,或出或处,或默或语。”

⑪兴:起,动身。言:助词。

⑫东去:一作归东,今依曾本。

⑬难为因:难,不容易。因:由。意即不大可能再有机会。

⑭良才不隐世,江湖多贱贫:前句指殷的出仕,后句是指自己的隐居。良才:一作才华,今依曾本。

⑮脱:设,假如。念:盼望的意思。存:存问,看望。

[汇评]

谭元春云：“一遇尽殷勤”：读此知渊明接物非一概疏简。“未谓事已及”：别友实历之言，“亦知当乖分，未谓事已及”：写尽朋友聚散倏忽之故。“才华不隐世”：气色名言。（明钟惺、谭元春《古诗镜》）

结句妙，用意忠厚。（清陈祚明《采菽堂古诗选》）

参军已为宋臣矣，题仍以前朝宦名之，题目便不苟且。又云：“才华不隐世”，何等周旋。所云故者无失其为故也。即此见古人忠厚。（清沈德潜《古诗源》）

“语默自殊势”四句，情势婉转。（清查慎行《初白庵诗评》）

汪洪度云：意极严而辞极浑厚。“信宿”而知为可亲，“淹留”而知其事乖，则其人品可见。（清吴瞻泰《陶诗汇注》引）

殷出辅宋，本拂公心，而诗无讥讽，所谓亲者无失其为亲也。首四，以暂交亦复知亲，为亲旧乖离，题前反跌。“去岁”四句，点明殷来浔阳，邻居交好。“语默”四句，递落出处不同，忽然告别，笔意曲甚。“飘飘”四句，透写到路途迢递，后会难期。忽插风云两喻，势更展拓。后四，顶语点殊势来，申说或出或处，不妨各行其是。然后以故旧难忘，嘱其过存收住，周旋忠厚。（清张玉穀《古诗赏析》）

情词芊绵真挚，后惟韩、杜二公有之。“益复”顶“一遇”来，言之有序如此。“语默”二句分寸。（清方东树《昭昧詹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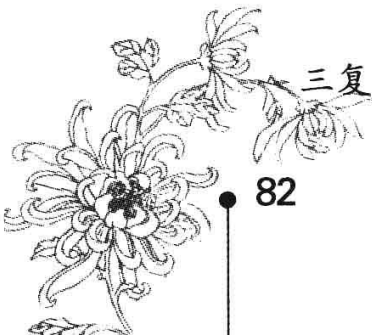
收四句情致缠绵。（清方宗诚《陶诗真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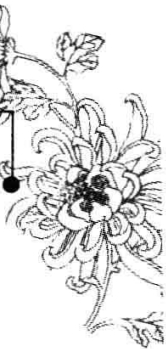
“去岁家南里，薄作少时邻”：薄字、少字皆字法。“亦知当乖分”：顿挫。“飘飘西来风，悠悠东去云”：此下情景独绝，缥缈逸宕，与云烟俱杳矣。“江湖多贱贫”：提宕文中有此等局势乃开展。又云：此刘裕参军，陶公盖深恶其人而痛绝之，而其词乃反和缓。故姚郎中以为温厚也。（吴闳生《古今诗范》）

答庞参军并序^①

[原文]

三复来贶^②，欲罢不能。自尔邻曲，冬春再交^③；款然良对，忽成旧





游^④。俗谚云：“数面成亲旧。”^⑤况情过此者乎？人事好乖，便当语离^⑥。杨公所叹^⑦，岂惟常悲^⑧？吾抱疾多年，不复为文^⑨。本既不丰，复老病继之。辄依周礼往复之义^⑩，且为别后相思之资。

相知何必旧，倾盖定前言^⑪。

有客赏我趣，每每顾林园。

谈谐无俗调，所说圣人篇。

或有数斗酒^⑫，闲饮自欢然。

我实幽居士，无复东西缘^⑬。

物新人惟旧，弱毫多所宣^⑭。

情通万里外，形迹滞江山^⑮。

君其爱体素，来会在何年^⑯？

[题解]

这首诗作于宋少帝景平二年(424)，本年八月改元，为宋文帝元嘉元年，渊明六十岁。

新春伊始，邻人新知庞君将赴江陵，任镇西将军、荆州刺史刘义隆的参军。庞有赠诗，诗人写此作答。

庞对陶之高洁志趣十分仰慕，陶对庞的长者之风视为同调，情欢意洽。诗人的淡泊襟怀、款款惜别之情，自然流出笔端。

[校注]

①此题，一无并序二字，今依汤本。庞参军：与《怨诗楚调》之庞主簿庞遵为两人。庞遵乃卫等参军。此诗庞参军为近年邻居庞姓者。陶澍考论精当，可供参考。

②三复来贶(kuàng)：再三读所赠之诗。贶：赐，指赐诗之类。

③冬春再交：冬天和春天再次相交。横跨两个年头，实际只一年多。再：第二次。

④款然：诚恳的样子。良对：愉快地交谈。对：对话、交谈。忽：形容很快。旧游：犹言“故友”。游：交游，同游。

⑤谚：一作谈。有本无此旧字，今依曾本。

⑥好(hào)：容易。这里指事与愿违之意。乖，违背。便当：即将要。语离：话别。

⑦杨公所叹：杨公，指战国初哲学家杨朱。公：一作翁，今依曾本。《淮南子·说林训》：“杨子见逵路而泣之，为其可以南，可以北。”高诱注：“道九达曰逵，悯其别也。”所叹：指所感叹离别之意，亦寓有各奔前程之意。

⑧岂惟常悲：哪里只是一般的悲哀。为：一作属，今依曾本。

⑨为文：指作诗。六朝时期，文坛共识，以有韵为文，无韵为笔。

⑩辄依：就按照。《周礼》往复之意：《礼记·曲礼》：“礼尚往塞。往而不来，非礼也；来而不往，非礼也。”礼：一作孔，今依焦本。

⑪相知：相互友好，互为知音。旧：旧交，旧友。一作早，一作且，今依曾本。倾盖：《史记·鲁仲连邹阳列传》：“谚曰：有白头如新，倾盖如故。”盖指车盖，状如伞。谚语的意思是说：有些人相互交往到老，却并不相知，如同陌路新识；有些人一见如故，即成知音。后遂以“倾盖”代指一见如故。定前言：证明以前所说的是对的。

⑫斗：一作斟，今依曾本。

⑬幽居士：隐居之人。东西：指为求仕而东西奔走。缘：缘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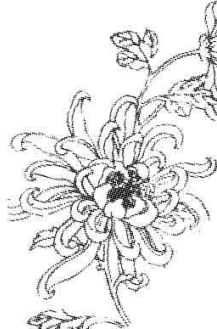
⑭物新人惟旧：《尚书·盘庚》：“迟任有言曰：‘人惟求旧，器非求旧，惟新。’”人惟旧：一作唯人旧，今依曾本。物新：事物更新，诗中寓有晋宋易代之意。人惟旧：人以旧识为可贵，谓继续保持我们的友谊。弱毫：毛笔。多所宣：多多写信。宣：表达，写信，交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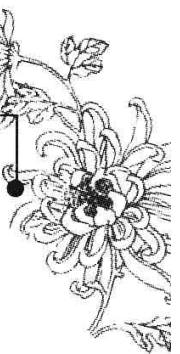
⑮这两句是说：尽管我们远隔千山万水，但可以通过书信传达情意。形迹：形体，指人身。滞江山：为江山所滞。滞，不流通，谓阻隔。滞江山：一作江山前，今依曾本。

⑯体素：即素体，犹言“玉体”，对别人身体的美称。来会：将来相会。何年：哪一年。意为后会有期。

[汇评]

本传：“江州刺史王弘欲识之，不能致。潜游庐山，弘令其故人庞通之斋酒具半道栗里邀之。”集中《答庞参军》四言五言各一首，皆叙邻曲契好，明是此人。又有《怨诗示庞主簿》者，即参军耶？半道栗里，亦可证移家之事。陈氏《书录》称吴仁杰斗南有年谱，张澹季长有辨证，俟见并考之。（元吴师道《吴礼部诗话》）





沃仪仲曰：爱体素，是情通万里真种子，江山所不能阻滞。（明黄文焕《陶诗析义》卷二引）

殊有款款之情。物新人旧，涉笔便不能忘。（清陈祚明评选《采菽堂古诗选》卷十三）

此篇足见陶公善与人交处，“谈谐”数语既敬且和，“情通万里外”数语，又期以从要不忘之谊。序中所谓依《周礼》往复之义者，岂虚语哉？（清邱嘉穗《东山草堂陶诗笺》卷二）

陶公小序，多雅令可诵。序中起数语，何等缠绵，令人神往。至其与人款接，往往于赠答之什，自有一种深挚不可忘处，此古人所以不可企也。（清温汝能纂集《陶诗汇评》卷二）

庞为公邻，历时未久，时庞欲出，以诗招公，公答此诗以谢之，且送其行也。（清张玉穀《古诗赏析》卷十三）

“谈谐无俗调，所说圣人篇。”渊明志在圣人，故每结想在黄、唐、羲、农、先师、六经，此其本领与他放达者不同。（清方宗诚《陶诗真诠》）

序文简净，自是小品佳境。

此处已言“相知何必旧”，而又言“人惟旧”，是不免为语病，后人不可效颦，古人则不拘耳。（日本近藤元粹评订《陶渊明集》卷二）

赠羊长史并序^①

[原文]

左军羊长史，衔使秦川^②，作此与之。

愚生三季后，慨然念黄虞^③。

得知千载上，正赖古人书^④。

贤圣留余迹，事事在中都^⑤。

岂忘游心目？关河不可逾^⑥。

九域甫已一，逝将理舟舆^⑦。
 闻君当先迈，负疴不获俱^⑧。
 路若经商山，为我少踟躇^⑨。
 多谢绮与角，精爽今何如^⑩？
 紫芝谁复采？深谷久应芜^⑪。
 驷马无贳患，贫贱有交娱^⑫。
 清谣结心曲^⑬，人乖运见疏^⑭。
 拥怀累代下，言尽意不舒^⑮。

〔题解〕

这首诗作于晋义熙十三年(417)，渊明五十三岁。

上年八月，刘裕亲率晋军北征后秦，十月收洛阳；次年秋攻入长安，虜后秦主姚泓。左将军、江州刺史檀韶遣羊长史松龄为代表前往关中庆贺。渊明写诗相赠。

长期分裂的山河趋于统一，渊明的欢快是可想而知的。然而刘裕以军功增篡晋之资，渊明似有所预见，故本诗呈现出兴奋中含抑制之调，品来回味悠长。

〔校注〕

①题，多本无并序二字，李本长史下有松龄二字，今依汤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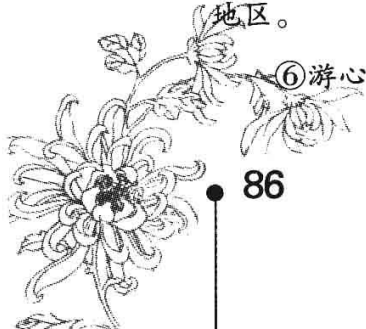
②左军：指左将军朱龄石。羊长史：指羊松龄，当时是左将军的长史。长史：官名，将军的属官，主持幕府。衔使：奉命出使。秦川：指关中一带。

③愚：自称的谦辞。三季：指夏、商、周三个朝代的末期。《汉书·叙传下》：“三季之后，厥事放纷。”颜师古注：“三季，三代之末也。”黄虞：指传说中的上古帝王黄帝和虞舜。

④千载上：指千年以前的事情。正：一作仆，一作政，一作上，今依曾本、李本。赖：依赖，依靠。

⑤余迹：遗迹。在：一作有，今依曾本。中都：中州，泛指洛阳、长安一带的中原地区。

⑥游心目：游心并游目的合称。游心：犹“涉想”，即心神向往。游目：即目光由近





及远,随意观览瞻望。逾(yú):越过。

⑦九域:九州,指全国。甫:开始。一:统一。已一:一作尔去,一作一邑,今依曾本。逝:发语词,无意义。舟舆:船和车。这两句是说:全国已经统一,我将整理车船到中原去。

⑧先迈:先行,指去关中。负疴(kē):抱病。不获俱:不能同往。不:一作弗,今依曾本。

⑨商山:在今陕西省商县东南。少:稍。踟躇:驻足。

⑩绮与角(lù):指绮里季和角里先生。他们同东园公、夏黄公为避秦时乱而隐居商山,至汉初时都已八十多岁,须眉皆白,被称为“商山四皓”。(事见晋·皇甫谧《高士传》)精爽:精神魂魄。《左传·昭公二十五年》:“心之精爽,是为魂魄。”

⑪紫芝:蕈的一种,跟灵芝相似,菌盖和菌柄皆呈黑色。传说四皓在商山隐居时常采而食之。久:一作又,今依曾本。

⑫驷(sì)马:四匹马拉的车。贳(shì):赦免,免除。患:祸患。交娱:连接不尽的欢乐。交:前后相接。《高士传》记“四皓”作歌说:“莫莫高山,深谷逶迤,晔晔紫芝,可以疗饮。唐虞世远,吾将安归?驷马高盖,其忧甚大,富贵之畏人兮,不如贫贱之肆志。”渊明以上四句,就是用此歌之意,是说四皓已亡,紫芝无人再采,深谷也久已荒芜;但富贵不能免祸,不如贫贱为乐。

⑬清谣:清新的歌谣,指《紫芝歌》。结:连结。心曲:内心深处。

⑭乖:乖离。一作乘,今依汤本。运:世运。疏:远。

⑮拥怀:积累于心。拥:一作惟,一作欢,今依曾本。累代:许多代。舒:伸展。

[汇评]

余谓渊明高风峻节,固已无愧于四皓,然犹仰慕之,尤见其好贤尚友之心也。(宋胡仔《茗溪渔隐丛话》后集卷一)

天下分崩,而中州贤圣之迹,不可得而见。今九土既一,则五帝之所连,三王之所事,宜当首访,而独多谢于商山之人,何哉?盖南北虽合,而世代将易,但当与绮、角游耳。远矣深哉!(宋汤汉注《陶靖节先生诗》卷二)

是年刘裕平关中,故羊长史松龄使秦川。越三年,裕受晋禅矣。先生念黄、虞而谢绮、角,乃致慨于晋、宋之间也。斯为“言尽意不舒”乎?(清蒋薰评《陶渊明诗集》卷二)

此宋武平关中时作。不铺张武功，不寄思三杰，而独寄怀商山，公隐遁之志早决矣。（清陈祚明评选《采菽堂古诗选》卷十三）

（“愚生”二句）托意非常。（“得知”六句）言仅以书之余迹，向者未之见也。（“九域”二句）逸兴高骞。（“拥坏”二句）始皇虽一九域，四皓逃之。此篇所以庶武罗于羿、羿之域，想王蠋于亡齐之境，聊以寄其难言之隐也。（清何焯《义门读书记·陶靖节诗》）

“紫芝”“深谷”“驷马”“贫贱”四句，皆采《四皓歌》中语。“清谣”，正指此歌也。“结心曲”，谓此歌实获我心也。乃人乖运疎，异代兴怀，意何能舒哉？盖公此时尚未隐，思以绮、角自况耳。（清吴崧《论陶》）

企念在黄、农之圣贤，自寓在商山之四皓，闻之古者如彼，见之今者如此，此心曲所由结也。起止脉络一线，慨叹淋漓。“古”“今”两字遥对。（清吴瞻泰辑《陶诗汇注》卷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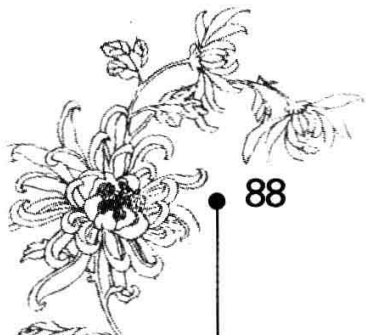
言仅以书得知余迹，但尚欲实所见耳。逸兴高骞。预忧禅篡，结出悲愁。（清孙人龙纂辑《陶公诗评注初学读本》卷一）

此诗通首只“闻君”、“路经”、“为我”三句点羊长史，余皆自述己怀，今人断不然也。（清马璞《陶诗本义》卷二）

岁暮和张常侍^①

[原文]

市朝凄旧人^②，骤骥感悲泉^③。
明旦非今日^④，岁暮余何言？
素颜敛光润，白发一已繁。
阔哉秦穆谈，旅力岂未愆^⑤。
向夕长风起，寒云没西山。
冽冽气遂严^⑥，纷纷飞鸟还。
民生鲜常在，矧伊愁苦缠^⑦。
屡阙清酤至^⑧，无以乐当年。
穷通靡攸虑^⑨，憔悴由化迁。
抚己有深怀，履运增慨然^⑩！



[题解]

这首诗作于义熙十三年(417)的除夕,渊明五十三岁。

太尉刘裕十二月率部回到建康,南北山河统一的希望破灭。作者由张常侍而思及东晋一批人,在刘裕武力下,朝不保夕。近年来,自己经济上又陷于困境。这使本诗笼罩着一种悲凉伤感的气氛。

整篇全从岁暮著笔。首两句语带双关,既紧扣伤时主线。隐涉时政,又慨叹垂老。中四句即景寓情。下面转写窘困,连解忧的酒也已告罄。尾四句依然是渊明本色,令人喟叹!

[校注]

①岁暮:由“明旦非今日”知岁暮系指除夕。张常侍:常侍,散骑常侍之简称。魏晋以来,设散骑常侍四人,掌侍皇帝左右。官三品,秩比二千石。张常侍:据《晋书·隐逸传》:“既绝州郡觐谒,其乡亲张野及周旋人、羊松龄、庞遵等,或有酒要之,或要之共至酒坐。”又据《莲社高贤传》载:张野,字莱民,居寻阳柴桑,与渊明有婚姻契。则知张常侍可能即为张野。《莲社高贤传》又载:征拜散骑常侍,不就。而渊明又称之为常侍,则推知张原为常侍,致仕而退居寻阳,以后刘裕或又征之为晋帝常侍,乃不复出矣。

②市朝:指朝廷官场。凄:悲伤。旧人:双关意,一指亡故人,一指仕晋臣僚。

③骤骥:疾奔之骏马,喻光阴。《庄子·知北游》:“人生天地之间,若白驹之过郤,忽然而已。”悲泉:日落处。见《于王抚军座送客》注⑫。

④旦:日方出时。由岁暮而知此“旦”为元旦。今日:今岁之日。日:太阳。《淮南子·天文》:“日冬至峻狼之山,日移一度,凡行百八十二度八分度之五,而夏至牛首之山,反复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而成一岁,天一元始。”本句为双关语,古以日代指帝君,诗人已预感到刘裕将代晋。

⑤旅力岂来愆:公元前628年,秦师袭郑。郑有备,灭卫国而还。班师遭晋军狙击于殽,大败。秦残军归国后,秦穆公悔过,誓告群臣。其中有云:“番番良士,旅力既愆,我尚有之。”(见《尚书·秦誓》)番番(pó婆):同“皤皤”,白发貌。旅:同“膂”。愆:衰退。整句话的意思是:头发白白的良士,臂力已衰退了,但我还有的是。

⑥冽冽:寒冷貌。李本、逯本作厉厉,焦本、陶本作冽冽,从后。

⑦矧(shěn 审):况且。伊:句中助词。

⑧阙:同“缺”。酤(gū 姑):买酒。

⑨攸:一作欣,今依曾本。

⑩抚己:检点自己。履:脚踏到,转意为逢到。运:(时节的)运转。履运指逢年过节。增:增加。慨然:感慨貌。

[汇评]

老去增感,达人不免,况愁苦憔悴耶!明知化迁,又复慨然,然表里之言,故自无欺。(清蒋薰评《陶渊明诗集》卷二)

“素颜”四句,语并古。

以“市朝悽旧人”起,以“抚己有深怀”终,其亦有所慨乎?(清陈祚明评选《采菽堂古诗选》卷十三)

首末隐衷,耿耿可见,乃不相为枉,不激为愤,而寄之沉冥,自适所为,处乱世而不争者矣。(清杨雍建评选《诗镜》十《晋第三》)

此等衷曲,恒见于言,而力不逮,志不遂,付之长叹而已。(清张潮、卓尔堪、张师孔同阅《曹陶谢三家诗·陶集》卷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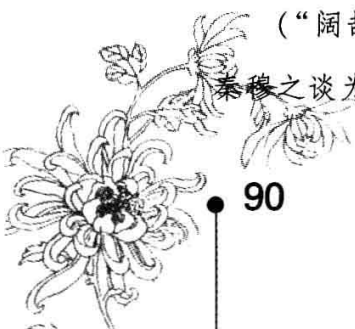
(“穷通”四句)民生多以愁苦自贼,若自以年至气衰,穷通不一,关其虑久矣。然亦有抚己慨然者,则冉冉老至,修名不立也。(清何焯《义门读书记·陶靖节诗》)

“岁暮”二字便有意,因时起兴,易代之悲不言自喻矣。前后皆极悲愤,而中以关酒为不乐,以化迁为靡意,正以掩其悲愤之迹。(清吴菴《论陶》)

起结明说易代。前曰“悽”,曰“感”,曰“愁苦”,曰“无以乐”,穷通之虑深矣!忽又曰“靡攸虑”,故作一折,以归于“迁化”。结又曰“增慨然”,自悲自解,已复自悲。“市朝旧人”,声声唤奈何矣!“民生鲜常在”,翻用《诗》语,感愤之极。(清吴瞻泰辑《陶诗汇注》卷二)

此篇音节悲古,起结尤感叹欲绝。盖人生境遇无常,抚己慨然,正非渊明所独。惟渊明当日之怀有难以告人者,故其触景增慨,比他人为独深也。(清温汝能纂集《陶诗汇评》卷二)

(“阔哉”二句)澍按:《秦誓》言“番番黄发,旅力既愆,我尚有之”。此反其语,故以秦穆之谈为阔,言老无能为。(清陶澍集注《靖节先生集》卷二)



和胡西曹示顾贼曹^①

[原文]

蕤宾五月中^②，清朝起南飏^③。
 不驶亦不迟，飘飘吹我衣。
 重云蔽白日^④，闲雨纷微微。
 流目视西园，熠熠荣紫葵^⑤。
 于今甚可爱，奈何当复衰^⑥？
 感物愿及时，每恨靡所挥^⑦。
 悠悠待秋稼，寥落将赊迟^⑧。
 逸想不可淹，猖狂独长悲^⑨！

[题解]

此诗作于晋元兴三年(404)，诗人四十岁。

前八句为一段，写仲夏佳景与时感。后八句为一段，感慨壮年易逝、躬耕自立的艰辛。

稼穡体味，悲慨油然，读来别有一番滋味。

[校注]

①和(hè 贺)：应和，依照别人所作诗的题材和体裁而作，这是诗歌创作中的一种特定方式。示：给(某人)看。胡、顾：名字与事迹不详。西曹：州郡主管吏事及选举的官。贼曹：较西曹低一等级的官，主管惩办盗贼一类的公事。曹：职官治事所分的科别。《宋书·百官志》：“晋成帝咸康中，江州又有别驾祭酒，居僚职之上……别驾、西曹主吏及选举事……西曹，即汉之功曹书佐也。祭酒分掌诸曹兵、贼、仓、户、水、铠之属。”

②蕤(ruí)宾：十二乐律之一。古代音乐分五音、十二律。五音是宫、商、角、徵(zhǐ)

纸)、羽。十二律是:黄钟、大吕、太簇、夹钟、姑洗、仲吕、蕤宾,林钟、夷则、南吕、无射、应钟。律管以竹制成,黄钟长九寸,依比例递减,至应钟为四寸七分四厘,十二律管便吹出十二阶的标准音。古人又认为自然界二十四节气、十二个月存在十二阶声音,这十二阶声音是天地间的气、风造成的。《吕氏春秋·音律》:“大圣至理之世,天地之气,合而生风。日至则月钟其风,以生十二律:仲冬日短至,则生黄钟;季冬生大吕;孟春生太簇;仲春生夹钟;季春生姑洗;孟夏生仲吕;仲夏日长至,则生蕤宾;季夏生林钟;孟秋生夷则;仲秋生南吕;季秋生无射;孟冬生应钟。天地之风气正,则十二律定矣。”蕤宾为仲夏所生,也可说蕤宾与仲夏五月相应,它是五月的乐律。

③朝(zhāo 招):早晨。飏(sī 思):凉风。南:一作威,今依曾本。

④重云:一作重寒,今依曾本。

⑤西园:渊明不大可能有几个园,此或谓园之西。烨烨(yè 液):光耀灿烂。苏写本作奕奕,今依曾本。荣:旺盛,指花开得很盛。

⑥奈何当:曾本一作奈何后,苏写本作奈何行,焦本云此句“当乐行复衰”。今皆依曾本。

⑦挥:举杯而饮。这两句落实到酒上面,连带着也有感叹壮年易逝而自己却碌碌无为的意思。

⑧寥落:稀疏。赊(shē 奢):缓。

⑨逸想:一作逸相,今依曾本。猖狂:恣意纵情。《庄子·山木》:“猖狂妄行,乃蹈乎大方。”

[汇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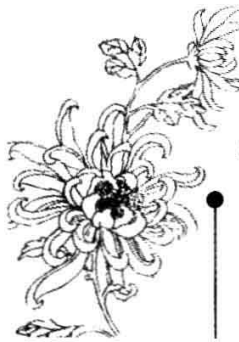
广大深密,学陶者何尝见其涯涘。(清王夫之《古诗评选》卷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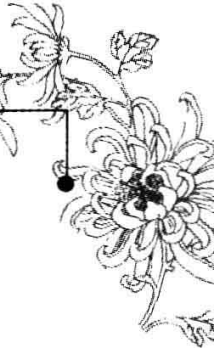
盛年难得,盛时难再,写得酸楚。(清张潮、卓尔堪、张师孔同阅《曹陶谢三家诗·陶集》卷二)

此诗赋而比也。盖晋既亡于宋,如重云蔽日而阴雨纷纷,独公一片赤心如紫葵向日,甚为可爱,而又老至,不能及时收获,渐当复衰,此公之所以感物而独长悲也。(清邱嘉穗《东山草堂陶诗笺》卷二)

忽发悲慨。(清孙人龙纂辑《陶公诗评注初学读本》卷一)

此篇在集中为平淡之作,诸选本亦罕及此。(清温汝能纂集《陶诗汇评》卷二)





悲从弟仲德^①

[原文]

衔哀过旧宅，悲泪应心零^②。
 借问为谁悲？怀人在九冥^③！
 礼服名群从，恩爱若同生^④。
 门前执手时，何意尔先倾^⑤。
 在数竟未免，为山不及成^⑥。
 慈母沉哀疾，二胤才数龄^⑦。
 双位委空馆^⑧，朝夕无哭声。
 流尘集虚坐，宿草旅前庭^⑨。
 阶除旷游迹^⑩，园林独余情。
 翳然乘化去，终天不复形^⑪。
 迟迟将回步，恻恻悲襟盈^⑫！

[题解]

此诗作于晋义熙八年(412)，渊明四十八岁。

这年渊明全家离开南村，回到阔别六年的上京里老家。上京里物迁人非，诗人极感惻怆。他凭吊了从弟仲德旧宅，寡奶遗孀，虚座生尘，触动悲情。

诗分五层，委婉道来，心中流出，毫不雕饰。清陈祚明认为“特多弱句”（《采菽堂古诗选》），非也。此诗随心道来，体现任真，极具渊明风格也！

[校注]

①从弟：同祖父的弟弟，俗称堂弟。仲德：苏本写作“敬德”。按：渊明另一位从弟名“敬远”，敬德当是敬远之弟，故用“仲”。其生平事迹不详。

②衔哀：满怀哀伤。衔：含。过：访，探望。这里有凭吊之意。旧宅：指柴桑仲德的旧居。应：随着。零：落下。

③怀人:所怀念的人。九冥:犹“九泉”,阴间。

④礼服:指五服亲疏关系。古代按血统的亲疏关系,把服丧的礼服分为五个等级,叫五服。群:众。从:指堂房亲属。如堂兄弟称从兄弟,堂伯叔称从伯叔。同生:同胞。一作平生,今依曾本。

⑤执手:握手告别。何意:哪里料到。尔:你。倾:指死。

⑥在数:由于无数。一作在毁,一作在不,皆依曾本。数:指自然的定数。竟未免:终未免于死。为山:指建立功业。《论语·子罕》:“譬如为山,未成一簣。”簣(kuì):盛土的筐子。

⑦疚(jiù):内心痛苦。二胤(yìn):两个孩子。胤:子嗣,后代。

⑧双位:夫妻灵位,指仲德与其妻之灵位。位:一作泣,今依李本。委:置。

⑨流尘:指灰尘。集:聚,落满。虚坐:空虚。坐:通“座”。宿草:隔年的草。《礼记·檀弓》:“朋友之墓,有宿草而不哭焉。”孔颖达疏:“宿草,陈根也,草经一年则根陈也。朋友相为哭一期,草根陈乃不哭也。”后用为悼念亡友之辞。旅:寄生。

⑩阶:旁室台阶。除:登室台阶。旷:空缺。游迹:行走踪迹。

⑪终天:终古,永久。形:形体。

⑫迟迟:迟缓,不忍离开。恻恻:悲痛貌。悲襟盈:一作矜涕盈,今依曾本。

[汇评]

(“迟迟”二句)“恻恻”从将回步言之,转身挥涕,不堪久立。将回步又从“迟迟”言之,凝眸筋软,不能遽行。情状交规,至情哀结。(明黄文焕《陶诗析义》卷二)

其情颇真切,特多弱句,如“悲泪应心零”、“何意尔先倾”、“园林独余情”之类,皆不健。公诗真率,每嫌体弱。是时诸家皆务矜琢,琢则远自然,然自成其古;率则近自然,然每流于弱。(清陈祚明评选《采菽堂古诗选》卷十四)

倒呼起便不直致,以下顺应首四句,语更悲恻。(清邱嘉穗《东山草堂陶诗笺》卷二)

至情语。愈质愈惨。结有余情。(清孙人龙纂辑《陶公诗评注初学读本》卷一)

陶诗类多古朴,臻于自然,若此篇与上《和胡西曹》二作中,如“不驶亦不驰”、“每恨靡所挥”、“在数竟未免,为山不及成”等句,似属急猝成章,不甚经意;即按之体格,亦属集中别调,非陶本色。陈评摘其一二率语,谓近于弱,似也。要之,论古人诗,须于性情品格中求之。徒于字句间或一二篇什指瑕摘疵,则古人真面目未为得也。而况以论陶诗哉?(清温汝能纂集《陶诗汇评》卷二)

JUANSAN
WUYANSHI

卷三 五言诗

17题38首



種豆南山下
艸盛豆苗稀
晨興理荒穢
帶月荷鋤歸
道狹草木長
夕露沾我衣
衣沾不足惜
但使願無違

夷水王時敏書

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①

[原文]

弱龄寄事外^②,委怀在琴书。
 被褐欣自得^③,屡空常晏如^④。
 时来苟冥会^⑤,宛讵憩通衢^⑥。
 投策命晨装,暂与园田疏^⑦。
 眇眇孤舟逝^⑧,绵绵归思纡。
 我行岂不遥?登降千里余^⑨。
 目倦川途异,心念山泽居。
 望云惭高鸟,临水愧游鱼。
 真想初在襟,谁谓形迹拘^⑩?
 聊且凭化迁,终返班生庐^⑪。

[题解]

此诗作于晋元兴三年(404),渊明四十岁。

上年十二月楚王桓玄篡晋即皇帝位,改元永始。本年二月刘裕被众臣推为盟主,率部于京口起事。三月攻入建康,被推举为使持节、八州军事都督、徐州刺史。这期间,刘裕行镇军将军(战乱中,无诏书任命,“行”是暂用之意),军府设在京口。这首诗是渊明被征辟为镇军军府的参军,在赴京口任职途中经曲阿所作。

本诗反映了出仕与复归的矛盾心理。渊明以高节自励,却又将卷入政治之旋涡。诗人始感违反初衷,继表愧作,终将返归园田。心情曲折,行文有致。

[校注]

①镇军参军,镇军将军府的参军。镇军是镇军将军的简称。曲阿:今江苏丹阳。

②弱龄:二十岁。《礼记·曲礼》:“人生十岁曰幼,学。二十曰弱,冠。三十曰壮,有室。”事:世俗之事,指入仕等。

③被:身穿。褐(hè 贺):粗布衣。

④屡空:常常食用空乏。《论语·先进》:子曰:“回也其庶乎,屡空。”(孔子说:“颜回的道德学问真是差不多了,但他常常缺吃少用。”)常:一作恒,今依曾本。晏如:安之若素的样子。晏:安。如:形容词词尾。

⑤时:时机。苟:暂且,姑且。冥:默。一作宜,一作且,皆依曾本。

⑥宛辔:李本、曾本、苏写本、焦本作婉嬖,逯本作宛辔,陶本作宛辔,今从陶本。宛:屈也,放松的意思。辔(pèi 配):驾驭马的嚼子和缰绳。憩(qì 器):休息。衢(qú 渠):大路。本句喻暂时入官场。

⑦投:弃,搁下。策:杖。装:一作旅,今依曾本。园田:一作田园,今依曾本。

⑧眇眇(miǎo 秒):遥远的样子。《九章·哀郢》:“心婵媛而伤怀兮,眇不知其所蹠。”

⑨登降:或上或下,跋山涉水的意思。李本及诸本作登陟,陶本、逯本作登降,今从后者。

⑩真想:真朴之想。《淮南子·本经》:“质真而素朴。”初:当初、早年。迹:一作迹,今依汤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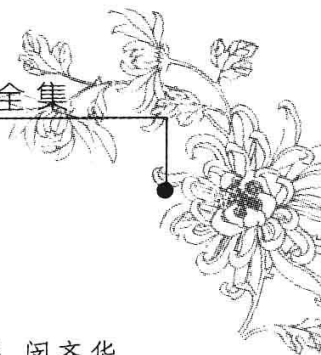
⑪凭:任凭,听任。化迁:自然造化的变迁。班生庐:指仁者隐居之处。班生:指东汉史学家、文学家班固。他在《幽通赋》里说“里上仁之所庐”,意谓要择仁者草庐居住。《论语》:“里仁为美。”庐:房屋。

[汇评]

士岂能长守山林,长亲蓑笠,但居士朝轩冕时,要使山林蓑笠之念不忘,乃为胜耳。渊明《赴镇军参军》诗曰:“望云惭高鸟,临水愧游鱼;真想初在襟,谁谓形迹拘。”似此胸襟,岂为外荣所点染哉?(宋罗大经《鹤林玉露》卷五)

《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被褐欣自得,屡空常晏如。”《五柳先生传》:“短褐穿结,箠瓢屡空。”自何晏注《论语》,以空为“虚无”,意本《庄子》,前儒多从之。朱子以回、赐屡空、货殖对言,故以空匿释之。今此以“被褐”对“屡空”。又《饮酒》第十二首:“颜生称为仁,荣公言有道,屡空不获年,长饥至于老。”以“屡空”对“长饥”,朱子之意正与之





合。(元吴师道《吴礼部诗话》)

王元美曰:此诗以见潜之出非本心。(明徐师曾纂《诗体明辨》卷一引)

(“弱龄”四句)评曰:俱是真实语,绝无粉饰,有冲然之味。(明孙月峰评、闵齐华注《文选论注》卷十三)

“冥会”,不求自至之意。参军虽闲曹,终不似鱼鸟之乐,非先生不能作此语。(清蒋薰评《陶渊明诗集》卷三)

公蓄意若斯,纵履平运,亦应长往,“望云”“临水”之思,此非可饰,诚真想也。(清陈祚明评选《采菽堂古诗选》卷十三)

(“我行”至末)筮仕伊始,即思归宿之地。(清查慎行著、张载华辑《初白庵诗评》卷上)

自道脱本怀。言偶出耳,即作归思。读此四语,其胸次岂为外荣所染者哉?即“冥会”意。(清孙人龙纂辑《陶公诗评注初学读本》卷二)

孔明初出茅庐,便有归耕南阳之想;渊明始作参军,便有终返故庐之志,其胸怀一而已。至于一返一不返,时势不同,所遭各异也。

参军本属闲曹,然已不如鱼鸟之乐,始知望云临水,渊明诚欲自保其真也。结语冲淡入微,非渊明亦不能道。(清温汝能纂集《陶诗汇评》卷三)

诗有悔出之意。前八言自少本甘隐趣,不意时来冥会,得遂出仕。暂别田园,违心之举不长……处之触起旧思。(清张玉穀《古诗赏析》卷十三)

赵曦明曰:按本集此题著“始作”二字,则在为建武参军之前矣。下篇从都还诗著“庚子岁”,则此为隆安之年己亥矣。镇军虽莫考为何人,然此年刘裕方参刘牢之军事,至元兴二年始行镇军将军事,题注非也。(清梁章钜《文选旁证》卷二十三引)

庚子岁五月中从都还阻风于规林^①二首

[题解]

此诗写于隆安四年(400),渊明三十六岁。

上年,桓玄自任江州刺史。次年,渊明复出任仕职。桓玄因参与王恭为首的反司马道子、王国宝斗争而坐大。王国宝被赐死后,司马元显(道子之子)灭了王恭。司马

道子笼络桓玄，桓玄转而于隆安三年十二月攻灭了原来的盟友荆州刺史殷仲堪。隆安四年春，诏进桓玄督八州及扬、豫八郡诸军事，领荆州、江州刺史。这时期，司马元显暴敛而富逾帝室。孙恩起义于浙江。晋国事日非。

本诗写奉命使都后，归途因受风阻而急于见到慈母及家人的心情，及对园林的怀念。上篇侧重思家，下篇侧重思隐。两相对照，心迹昭然。

(一)

[原文]

行行循归路，计日望旧居^②。
 一欣侍温颜，再喜见友于^③。
 鼓棹路崎曲，指景限西隅^④！
 江山岂不险？归子念前途^⑤。
 凯风负我心，戢柁守穷湖^⑥。
 高莽眇无界，夏木独森疏^⑦。
 谁言客舟远？近瞻百里余^⑧。
 延目识南岭^⑨，空叹将焉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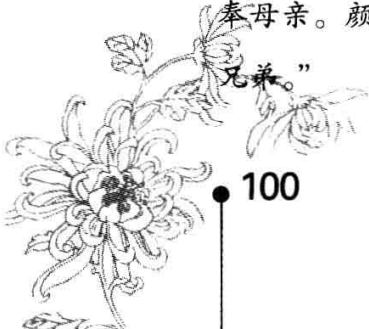
[校注]

①规林：地名，今地不详。据诗中“识南岭”句可知距浔阳不远。这首诗写盼望归家的急切而又喜悦的心情，但由于被风所阻而产生怅惘之情。这两种情绪交织在一起，就更深刻地抒发出对家乡的热爱和对路途多险的担忧。

②行行：走着不停。《古诗十九首》：“行行重行行，与君生别离。”循：沿着，顺着。计日：算计着日子，即数着天数，表示急切的心情。旧居：指老家。

③一欣：首先感到欢欣的是。温颜：温和慈祥的容颜。这里指母亲。侍温颜：即侍奉母亲。颜：一作清，今依曾本。友于：代指兄弟。《尚书·君陈》：“孝乎惟孝，友于

兄弟。”





④鼓棹(zhào):划船。棹:摇船的工具。崎岖:同“崎岖”。本指地面高低不平的样子,这里用以比喻处境困难。《史记·燕召公世家》:“燕北迫蛮貉,内措齐晋,崎岖强国之间。”指:顾。景:日光,指太阳。限西隅(yú):悬在西边天际,指太阳即将落山。限:停止。隅:边远的地方。西:一作四,今依曾本。

⑤归子:回家的人,作者自指。念:担忧。前途:前路,指回家的路程。涂:同“途”。

⑥凯风:南风。《尔雅·释天》:“南风谓之凯风。”负我心:违背我的心愿。戢(jí):收藏,收敛。枻(yì):短桨。一作世,非,今依曾本。穷:谓偏远。

⑦高莽:高深茂密的草丛。眇:通“渺”,辽远。无界:无边。独:特别,此处有挺拔的意思。森疏:繁茂扶疏。

⑧瞻:望。百里余:指离家的距离。

⑨延目:放眼远望。南岭:指庐山。诗人家在庐山脚下。识:一作诚,今依汤本。将:当。焉如:何往。

(二)

[原文]

自古叹行役^①,我今始知之。
山川一何旷,巽坎难与期^②。
崩浪聒天响^③,长风无息时。
久游恋所生,如何淹在兹^④?
静念园林好,人间良可辞^⑤。
当年诎有几?纵心复何疑^⑥。

[校注]

①行役:公差在外跋涉。《诗经·魏风·陟岵》:“父曰:嗟!予子行役,夙夜无已。”

②巽(xùn 逊):《易经》中八个基本卦(八卦)之一,符号是☴,卦象为风。坎(kǎn

砍):八卦之一,符号是☵,卦象为水。与:符合。期:愿望,预定算计。

③崩浪:滔天大浪。聒(guō 蝥):扰耳响声。

④游:游宦,在外做官。所生:所从生之人及地,指慈母及故乡。淹:滞留。兹:此,这。

⑤人间:指官场。良:很。

⑥当:适逢。当年:正当华年。诂(jù):曾,才。潘岳《悼亡诗》:“尔祭诂几时。”纵心:放纵情怀,不受约束。

[汇评]

二首专写归省,恨处急处,足催唤世间游子。(明黄文焕《陶诗析义》卷三)

(其一“行行循归路”)崎曲怨地,限隅怨日,凯负怨风,森疎怨木,层层添苦。路直则归速,日长则行倍,地不可缩,日不可击,此无可如何者也。风若顺而何忧路曲,何忧日短,木不森则无所蔽。远望可以当归,路曲尚藉目直,日短难抑心长,乃两受阻焉,此偏添相挠者也。写怨幻奥。(明黄文焕《陶诗析义》卷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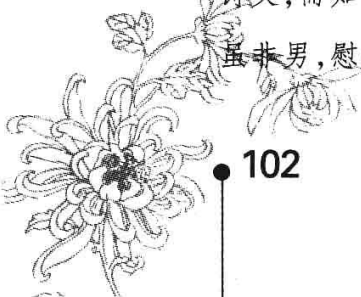
“计日望旧居”,写尽客子情态。前四句皆志喜,后皆叹也。路曲景限,江山又险,已为可叹。乃风又负我。又穷我,远则高莽悬邈,近则夏木蔽亏。百里非遥,瞻望弗及,与前“计日”殊相左矣,能不永叹!(清吴崧《论陶》)

瞻泰按:“年谱”(指《吴谱》——笔者)隆安五年辛丑冬,公丁外艰,是岁父尚在,此诗为归省而作。一片游子思归真情,急于到家,偏为风阻,触目生怨,觉路为之曲,日为之限,夏木为之蔽,使千载而下,犹觉至情流露。曰“计日望旧居”,曰“延目识南岭”,近见乡关,首尾遥对。(清吴瞻泰辑《陶诗汇注》卷三)

观渊明此诗及《孟府君传》,所用《凯风》皆指母言。可知古训《凯风》,非母不安其室之诗也。如《凯风》为母不安其室而作,渊明岂敢引用,以况己之母哉!(清方宗诚《陶诗真注》)

“指景”句琢,非琢词,乃琢意耳。结四语有作意。通首俱尖仍,惟笔老故不佻。(清陈祚明评选《采菽堂古诗选》卷十三)

余读“一欣侍温颜,再喜见友于”,及“久游恋所生”,与夫《悲从弟》、《祭程氏妹》诸诗文,而知公之真孝友;读《责子》、《告俨等疏》,及“弱子戏我侧,学语未成音”、“弱女虽非男,慰情良胜无”等句,而知公之真慈爱。自古未有居家不尽孝弟慈三者而能为国



之忠臣者也。(清邱嘉穗《东山草堂陶诗笺》卷三)

杜少陵诗中字法多脱胎于此。(清温汝能纂集《陶诗汇评》卷三)

“戢柅”、“崩浪”等句,写阻风警动。“谁言”、“久游”等句,叙归省意切。(清温汝能纂集《陶诗汇评》卷三)

(其二“自古叹行役”)朱子尝书此诗与一士子云:能参得此一诗透,则今日所谓举业,与夫他日所谓功名富贵者,皆不必经心可也。(明何孟春注《陶靖简集》卷三)

(“静念”二句)不决辞人间,则他日又将复出矣!誓得妙,园林何尝非人间,然较之朝市,则天上也,非人间也。(明黄文焕《陶诗析义》卷三)

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塗口^①

[原文]

闲居三十载^②,遂与尘事冥^③。
诗书敦宿好^④,林园无世情^⑤。
如何舍此去,遥遥至南荆^⑥?
叩柅新秋月^⑦,临流别友生^⑧。
凉风起将夕,夜景湛虚明^⑨。
昭昭天宇阔^⑩,皛皛川上平^⑪。
怀役不遑寐^⑫,中宵尚孤征^⑬。
商歌非吾事^⑭,依依在耦耕。
投冠旋旧墟^⑮,不为好爵萦^⑯。
养真衡茅下,庶以善自名。

[题解]

此诗作于隆安五年(401),渊明三十七岁。

隆安四年春，桓玄克荆、雍后，督八州及八郡军事，领荆州、江州刺史。渊明可能先在江州州府任职，后移任荆州（治所在江陵）从事。本诗是回家乡探亲假满，再赴江陵任所，于途中感怀而作。

诗分三段，首段写三十载本志，次段写旅途孤情，末段写决心返归。诗中自责甚明，最后以“善”自励，说明渊明的述怀并不是没有政治上的考虑的。

[校注]

①赴假：赴准假之所，意即销假返任。朱自清《陶渊明年谱中之诸问题》对此辨释甚详。他说：“《自新篇》云：‘陆机赴假还洛，輜重甚盛。’此宁类‘急假’耶？抑机吴人，若云假还，何得向洛耶？足知‘赴假’当即今言销假意。渊明正是销假赴官，故有‘投冠’、‘养真’等语耳。”此说甚是。按，《晋书·陆机传》载：“初，机有骏犬，名曰黄耳，甚爱之。既而羁寓京师（洛阳），久无家问，笑语犬曰：我家绝无书信，汝能赍书取消息不？犬摇尾作声。机乃为书，以竹筒盛之，而系其颈。犬寻路南走，遂至其家（在吴郡），得报还洛。”足证“陆机赴假还洛”，确为陆机销假还洛，赴假属销假之变词也。行：经过。塗口：今名金口，在湖北武昌之南。李本及诸本均作塗中，逯本据《昭明文选》、《艺文类聚》作塗口，从逯本。《舆地纪胜》：“鄂州塗口。”注：“在江夏南，水路五十里，一名金口，陶潜有塗口诗。”

②闲居：闲散居家。三十载：三十年。这是个成数、约数。渊明本年三十七岁，除去幼稚时期六年（《礼记·内则》：“六年，教之数与方名。”）、州祭酒少日、桓玄州府二年，约为二十八年，故云闲居三十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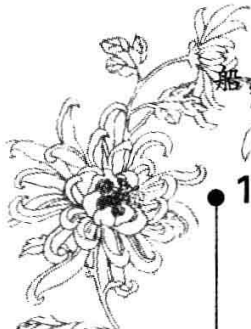
③遂：一作远，今依曾本。

④敦：厚。宿：宿昔，平素。好（hào 浩）：爱。

⑤林园：李本、逯本作林园，陶本作园林。从前。世情：世俗情态。李本及诸本作俗情，陶本、逯本作世情，从后。

⑥遥遥：寻阳距江陵约一千二百里水路，自寻阳至塗口已行约五百里，尚有约七百里，故云遥遥。南荆：荆州治所在湖北江陵，江陵古属南方楚国之地，故西晋称荆州为南荆，东晋沿用此习称。一作西荆，今依《文选》。

⑦叩：击。新秋：秋季是七、八、九月，七月属孟秋，也称新秋。新秋月：一作亲月，今依曾本。





⑧友生：朋友，生是对年轻读书人的称呼。《诗经·小雅·棠棣》：“虽有兄弟，不如友生。”别：一作引，今依曾本。

⑨夕：暮也。将夕：暮之将临。景(yǐng 颖)：同“影”。《周礼·地官·大司徒》：“以土圭之法，测土深，正日景。”夜景：指月影，谓月光也。湛(zhàn 站)：清澄。

⑩昭昭：光明的样子。

⑪皛皛(xiǎo 晓)：明亮的样子。一作晶晶，误，今依曾本。川上：此指江面。

⑫遑：暇。

⑬宵：夜。尚：犹、且、还要。征：远行。尚孤：一作向南，今依曾本。

⑭商歌：商这个地方音调的歌。按：宁戚乃春秋时卫人，卫国初都朝歌，在今河南省淇县东北；商代初都亳，在今河南省商丘县西南，至殷迁都朝歌。因宁戚是卫人，卫地古属商，故宁戚所唱商歌之“商”以地名解为宜。因宁戚这个典故，商歌也成了自荐求仕的代名词。《吕氏春秋·举难篇》、《淮南子·道应》、《史记·鲁仲连邹阳列传》集解等均载之。《离骚》：“宁戚之讴歌兮，齐桓闻以该辅。”洪兴祖补注：“《淮南子》云：宁戚欲干齐桓公，困穷无以自达。于是为商旅，将任车以商于齐，暮宿于郭门之外，饭牛车下，望见桓公，乃击牛角而商歌。桓公闻之曰：异哉，歌者非常人也。命后车载之。《三齐记》载其歌曰：南山矸，白石烂，生不遭尧与舜禅，短布单衣适至骭，从昏饭牛薄夜半，长夜漫漫何时旦？桓公召与语，悦之，以为大夫。矸与岸同。一作南山粲。”也有用五音之“商”来解释的，商音悲，商歌为悲凉音调的歌。

⑮墟，一作庐，今依曾本。

⑯好爵：美善的官位。南齐孔稚珪《北山移文》：“虽假容于江皋，乃缨情于好爵。”萦(yíng 营)：缠绕。一作荣，误，今依曾本。

[汇评]

“怀役”二句，诚知宦游之困，思去轩冕若浼，性之耶？语殊古。“叩枻”六句，景色生动。（清陈祚明评选《采菽堂古诗选》卷十三）

安贫乐道，绝无勉强，方能建此言。诗意安闲可爱。（清张潮、卓尔堪、张师孔同阅《曹陶谢三家诗·陶集》卷三）

此与上《经曲阿》、《阻风》二诗，皆作客思归之意。公自谓性爱闲静，不慕荣利，于此诗起结数语，尤可想见。（清邱嘉穗《东山草堂陶诗笺》卷三）

旧注谓渊明诗，在晋作者，皆题年号，入宋所作，但题甲子，不知其题甲子，亦非无因。如此诗题上著“辛丑岁”者，盖言自晋简文帝咸安元年之辛未，至今年辛丑之七月，闲居已三十载矣。“尘事冥”，乃三十年闲居所得者。“诗书”一句，正写一“冥”字。“遂与”者，已得之词，亦难得之词，谓以三十年所得，而舍于一旦，深为可惜耳。“如何”二句，是赴假江陵。“叩枻”至“中宵”句，是夜行塗口。“商歌”至末，是作诗之意，与前相应，言必自此挂冠而去，养真衡茅，则斯永与尘事冥矣。不然，三十年之善养，竟尔弃去，岂不惜哉！（清吴淇《六朝诗选定论》卷十一）

即前诗“寄事外”意，不肯事霸朝也，傲岸。（清孙人龙纂辑《陶公诗评注初学读本》卷二）

《栗里谱》是岁渊明年三十七，当是故岁五月还浔阳，今岁七月适江陵，其留浔阳逾年，当是予告在乡，至是往赴，故有是诗。诗云“闲居三十载”，盖自未参军镇军以前，得三十六年，当是不堪劳役，遂起归思。（清温汝能纂集《陶诗汇评》卷三）

此告假还家，假满赴荆之作，亦有思隐意。（清张玉穀《古诗赏析》卷十三）

此与前《作镇军参军》、后《与弟敬远》诗合诵，公之仕味如此，全量可知矣。此在五月游斜川后，直书胸臆与即目，而清腴有穆如清风之味。（清方东树《昭昧詹言》卷四）

“诗书敦宿好，园林无俗情”、“养真衡茅下，庶以善自名”，渊明念念不忘《诗》、《书》，不忘善，与庄、列之学不同。（清方宗诚《陶诗真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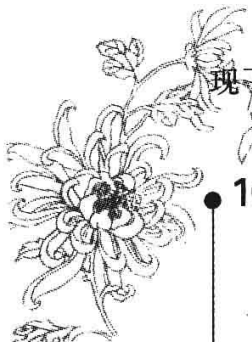
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二首^①

[题解]

此诗作于元兴二年(403)，渊明三十九岁。

隆安四年，渊明三十六岁，入桓玄所辖州府任职。隆安五年冬，母丧返归，自此退职。次年(元兴元年)，进占荆州的桓玄又进一步攻陷京师，称太尉，总揽朝政。国事无望，使陶渊明坚定了躬耕自资的决心，并付诸实际行动。

这两首诗便是元兴二年亲自参加春耕之后的作品。将南亩田舍取名为“怀古”，体现了追慕古贤而亲耕的意思。第一首写返耕而陶冶于自然的愉悦，折射出原先官场的





不洁与自己的不畅。第二首写农事与交往的欢欣，由转志长勤委婉道出忧道不忧贫的本心。

本诗受到历代佳评。清王夫之称云：“通首好诗，气和理匀。”诗中不少佳句得到后人的高度赞誉，如“鸟哢欢新节，冷风送余善”，“平畴交远风，良亩亦怀新”等，体物精细而韵味悠长，唯亲耕者能得之。

(一)

[原文]

在昔闻南亩，当年竟未践^②。
 屡空既有人^③，春兴岂自免^④？
 夙晨装吾驾^⑤，启塗情已缅^⑥。
 鸟哢欢新节，冷风送余善^⑦。
 寒草被荒蹊^⑧，地为罕人远^⑨。
 是以植杖翁^⑩，悠然不复返。
 即理愧通识^⑪，所保诎乃浅^⑫？

[校注]

①各本无其一、其二字，今依李本。

②践：履而行之，即到这里来耕作。

③屡空：食用常缺。《论语·先进》：“子曰：‘回也其庶乎，屡空。’”（庶：庶几，指道德学业都差不多了）既有人：指颜回。

④兴：起、动作。春兴：春耕。

⑤夙(sù 肃)：早而日来出。

⑥缅：藐远。

⑦哢(lòng 弄)：鸟鸣。晋左思《蜀都赋》：“云飞水宿，哢吭清渠。”哢：一作弄。此两句，一作“鸟弄新节冷（一作令），风送余寒善”，今皆依汤本。

⑧草：李本及诸本作竹，苏写本、逯本作草，从后。蹊(xī 犀)：小路。

⑨罕人：很少人迹。

⑩植：竖置。植杖翁：指孔子及弟子遇见的一位隐耕老人。《论语·微子》：“子路从而后，遇丈人，以杖荷蓑。子路问曰：‘子见夫子乎？’丈人曰：‘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孰为夫子？’植其杖而芸。”

⑪即理：依照具体的事理去做。通识：融通而有高识。孔子在听了子路关于植杖翁的述说后，表示了自己的看法：“不仕无义。长幼之节，不可废也；君臣之义，如之何其废之？欲洁其身，而乱大伦。君子之仕也，行其义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见《论语·微子》，文中“子曰”误作“子路曰”）“即理愧通识”这句话是退一步说，引出后面的一句话，实际上渊明是赞同植杖翁的。这两句话，说明渊明的朴素思想与儒家的某些教义有矛盾，同时反映了诗人坚持正确做法的刚正品格。

⑫保：保全。所保，指名节。《后汉书·逸民传》：后汉末，“庞公者，南郡襄阳人也。……荆州刺史刘表数延请，不能屈，乃就候之。谓曰：夫保全一身，孰若保全天下乎？庞公笑曰：鸿鹄巢于高林之上，暮而得所栖，鼯鼯穴于深渊之下，夕而得所宿。夫趣舍行止，亦人之巢穴也。各得其栖宿而已。天下非所保也，因释耕垄上，而妻子耘于前。”乃浅：一作成浅，今依曾本。

[汇评]

钟惺云：幽生于朴，清出于老，高本于厚，逸原于细，此陶诗也。读此等作，当自得之。“即理愧通识”：胸中无此本末，旷放不来。（明钟惺、谭元春《古诗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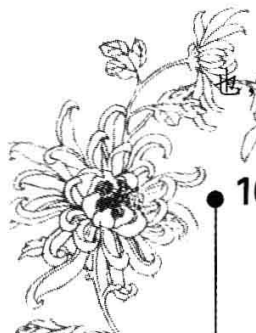
谭元春云：“春兴岂自免”：免字如此用，妙。“冷风追余善”余字追冷风之魂。“即理愧通识”：用意深。（明钟惺、谭元春《古诗归》）

“屡空既有人，春兴岂自免。”无心标置，意境自舍。“冷风送余善”，冷风何善？此非轻裘重带语，即是凭流弄月胸次通乎寒暑而如一者也。（明陆时雍《古诗镜》）

躬耕之内，节义身名，皆可以自全，纵不能为颜子，不失为文人。“保”字总括通首，旨趣悠长。说“保”先说“愧”，自谦自负，两映生姿。（明黄文焕《陶诗析义》）

通首好诗气和理匀，亦靖节之仅遘也。“鸟弄欢新节，冷风送余善”，自然佳句。（清王夫之《船山古诗评选》）

题曰怀古田舍，故二首俱是怀古之论。前首荷蓑丈人，次首沮溺，皆田舍之可怀者也。古来唯孔颜安贫乐道不屑耕稼，然而邈不可追，则不如实践陇亩之能保其真矣。篇



中隐寓四古人，各相反照，悠然意远，不唯章法低昂起伏，并可知古人铸题之妙。（清吴瞻泰《陶诗汇注》）

此罢官归田之诗，而所以归田，却从苦贫翻入，取径特新。前四，追悔舍耕从仕，至于屡空，始怀田舍，二章总挈。中四，即归途写始春之景，琢句鲜妍。后六，叙到后事，地纵荒寒，所保不浅，引丈人以为通识之证，曲甚。（清张玉穀《古诗赏析》）

（二）

〔原文〕

先师有遗训^①，忧道不忧贫^②。
 瞻望邈难逮^③，转欲志长勤^④。
 秉耒欢时务^⑤，解颜劝农人^⑥。
 平畴交远风^⑦，良苗亦怀新^⑧。
 虽未量岁功^⑨，即事多所欣^⑩。
 耕种有时息^⑪，行者无问津^⑫。
 日入相与归^⑬，壶浆劳近邻。
 长吟掩柴门，聊为陇亩民^⑭。

〔校注〕

①先师：指孔子。遗训：一作成语，今依曾本。

②忧道不忧贫：《论语·卫灵公》：“子曰：君子谋道不谋食。耕也，馁在其中矣；学也，禄在其中矣。君子忧道不忧贫。”孔子说的前后两句话是原则，当中两句是具体现象。

③逮（dài 待）：相及。瞻望：一作仰望，今依曾本。

④志长勤：李本作志长勤。曾本、焦本、和陶本、逯本均作患长勤。按诗的起首，渊明即表示了接受“忧道不忧贫”的遗训，而对于“耕也，馁在其中矣”的告诫，则是知难而进；且唯志长勤，才有下面的乐耕之语。故从李本。长勤：长年劳作。《楚辞·远游》：“惟天地之无穷兮，哀人生之长勤。”

⑤秉:握。耒:耜之柄。耜为耒,翻土所用。时务:按时节应做的农活。欢:一作力,今依曾本。

⑥劝农人:农人或有怨,或因苛政而怠,皆劝勉力耕。

⑦畴:美田。

⑧新:指万象更新。

⑨岁功:一岁的收成。

⑩即:就也。事:指农事。即事:做农活。

⑪种:一作者,今依曾本。

⑫津:渡口。问津:问摆渡口,泛意为问路。语本《论语·微子》:“长沮,桀溺耦而耕,孔子过之,使子路问津焉。”

⑬日入:一作田入,今依曾本。

⑭聊:聊且,姑且。陇:同“垄”,田垄。民:一作人,今依曾本。

[汇评]

“平畴交远风,良苗亦怀新”非古之耦耕植杖者,不能道此语;非余之世农,亦不能识此语之妙也。(宋苏轼《东坡题跋》)

谭元春云:“解颜劝农人”:非老农督课,不知解颜之实。“平畴交远风,良苗亦怀新”:语天时物理,灵通异常,宜昔人以为佳。交字可知而不可注,良苗怀新,语有分寸,妙在“良”字。(明钟惺、谭元春《古诗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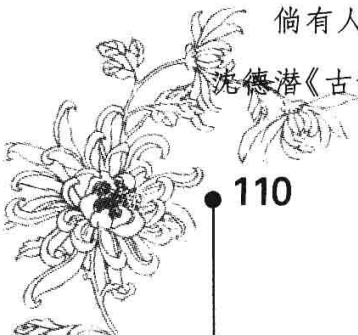
钟惺云:“即事多所欣”:即事妙。“长吟掩柴门”:上语蔼然,此语洒然。(明钟惺、谭元春《古诗归》)

“平畴交远风,良苗亦怀新”:似欣然有望长吟柴门。“聊为陇亩民”:忘情语,实似未忘情语。(明陆时雍《古诗镜》)

沃仪仲云:寄托原不在农,借此以保吾真。“聊为陇亩民”,即简兮万午之意,所谓醉翁意不在酒也。(清吴瞻泰辑《陶诗汇注》引)

起便一折,佳。公致志高念,转下亦不近也。又云:“平畴”二语写景,神到之句,写物者摭实,写气者蹈虚,便已生动;若写神,谁能及之。(清陈祚明《采菽堂古诗选》)

倘有人问陶公何句最佳,愚答云:“平畴交远风,良苗亦怀新”亦一时兴到也。(清沈德潜《古诗源》)



前四,遥顶屡空,从“忧道不忧贫”语,高一层翻出,救贫惟在常勤,引动穡事。中六,叙怀田正面,写景语,寻味无穷。良苗苗字,当指麦苗,如作稻苗,则与题中始春二字不合。后六,结出一往不返意。行者无烦问津,暗搬忧道,诗酒长安陇亩,反缴忧贫。(清张玉穀《古诗赏析》)

起四句,纵横飞动。第三句折转,言不能不忧,故劝农,而以“先师”高一层起。“秉耒”八句,就顺入田舍,又以“问津”倒煞。“平畴”二句,本色自然,如吮出,而奇丽千古,他人雕肝琢肾不能到。凡陶之腴,皆此类。收四句,再四咏羨之。(清方东树《昭昧詹言》)

癸卯岁十二月中作与从弟敬远^①

[原文]

寝迹衡门下,邈与世相绝。
顾眄莫谁知^②,荆扉昼常闭^③。
凄凄岁暮风^④,翳翳经日雪^⑤。
倾耳无希声^⑥,在目皓已洁^⑦。
劲气侵襟袖,箠瓢谢屡设^⑧。
萧索空宇中,了无一可悦!
历览千载书,时时见遗烈^⑨。
高操非所攀,谬得固穷节^⑩。
平津苟不由^⑪,栖迟讵为拙^⑫!
寄意一言外^⑬,兹契谁能别^⑭?

[题解]

此诗作于晋元兴二年(403),渊明三十九岁。

这年春天,诗人开始到怀古田舍躬耕。一年的劳动,收成甚微。寒冷与贫乏,预示着躬耕自资的极端艰辛。一向恬淡的诗人终于道出了“了无一可悦”的慨叹。但诗人

仍表示决心躬耕固穷节,颇具松柏劲直之气。本年十二月初,桓玄称帝,改元永始。晋朝的形势,也许使渊明感到清明政治的到来已截然无望,故有此节操吟咏。

“倾耳无希声,在目皓已洁”,甚得旷天雪原精神,为咏雪名句。

[校注]

①敬远:与渊明“父则同生,母则从母”,血缘关系至近。两人自幼亲密,成人后相处甚洽。农活忙时,总是前来相助渊明。见《祭从弟敬远文》。

②眴(miǎn 面):斜视;顾眴,左顾右盼的意思。李本、曾本作眴,陶本、逯本作盼。从前者。

③闭:李本及诸本作闲,焦本、逯本作闭。辞书中有闲字,《玉篇》云此为闲(闭)俗字,疑用为闲之误字。今从焦本、逯本。

④凄凄:一作惨惨,今依曾本。

⑤经日雪:下了一天的雪。日:一作夕,今依曾本。

⑥希:少。这里是“隐”之意。

⑦皓已洁:已皓洁。副词“已”插入两个形容词之间,是一种修辞方式。皓:白、明。一作浩,一作结,今皆依汤本。

⑧簞(dān 单):竹编的盛饭容器。瓢:葫芦一剖为二而成瓢,用以舀水。簞瓢:簞食瓢饮。《论语·雍也》:“子曰:‘贤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谢:辞绝。屡:经常。设:陈放。

⑨烈:刚正的言论与事迹。

⑩谬(miù):误,谦词。李本、曾本、苏写本作深,宋本、焦本、逯本作谬。今从后。固穷:固守贫穷。语出《论语·卫灵公》,“子曰: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后句意为:若是小人遇到穷困,便什么坏事都会去做了。

⑪平:坦。津:原为渡口、水道,此处转为道路之意。平津:喻仕途。由:一作甲,今依曾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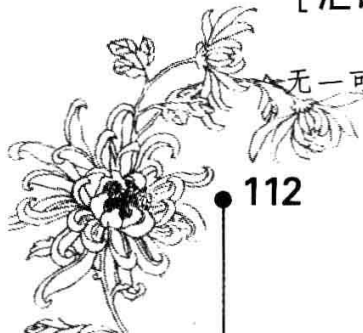
⑫栖迟:栖息而缓行,喻隐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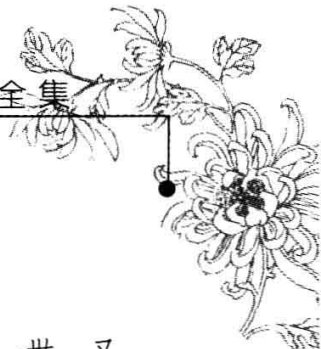
⑬一言:指上面四句话。外:意思是除四句话外还有很多的未尽之意。

⑭契:合,指志同道合。别:识别。

[汇评]

无一可悦,俯首自叹;时见遗烈,昂首自命。非所攀,又俯首自逊;苟不由,又昂首





自尊。章法如层波叠浪。（明黄文焕《陶诗析义》）

映雪读书，是柴桑豪致。（清戴明《历代诗家》）

“倾耳”二句，写风雪得神，而寓旷之怀超脱如睹。又云：起四句便已傲睨一世。又云：起四句，一句一意，一意一转，曲折尽致。（清陈祚明《采菽堂古诗选》）

渊明咏雪，未尝不刻划，却不似后人粘滞。（清沈德潜《古诗源》）

“劲气侵襟袖，箠瓢谢屡设”结得沉着有力量。又云“高操非所攀，深得固穷节。平津苟不由，栖迟诎为拙”，想见作者之磊落光明。（清延君寿《老生常谈》）

此诗皆述固穷，与弟意只末一点。前四，以闭门谢世领起，“莫谁知”三字，反对与弟，“凄凄”四句，切十二月写寒景，以风陪雪，就雪申写二句，声销质洁，隐以自况，不徒咏物之工。“劲气”四句，顶寒递饥，而以空字无悦，顿足穷况。“历览”六句，突接读书见烈，两用曲笔，跌醒深得固穷。栖迟非拙，是所以处穷之方。末二，方以寄意谁别，拍合与弟，言同心难得，惟我与尔也，契谁别，直与篇首“莫谁知”，紧相呼应。（清张玉穀《古诗赏析》）

善用虚字，最雅令清则，无软弱率易之病，如“箠瓢”等句可爱。“平津苟不由”，此设揣之词，于枯木寒岩无暖气中，求出强自宽来，即屈子《卜居》意。“苟”字“诎”字，开合相应。一直叙去，而时时顿挫开合，笔势起跌，无平直病。（清方东树《昭昧詹言》）

潘德舆云：写雪字之魂魄，陶诗“倾耳”二字写雪，为千古独步。乃知胸有化境，随笔所之，都如化工肖物。（清潘德舆批点《陶诗汇注》）

“平津”二句，言苟不慕公孙宏之丞相封侯，则栖迟山林亦未为拙也，不由谓不由其道也。（清曾国藩《古诗钞》引）

乙巳岁三月为建威参军使都经钱溪^①

[原文]

我不践斯境，岁月好已积^②。

晨夕看山川，事事悉如昔^③。

微雨洗高林，清飙矫云翮^④。

眷彼品物存^⑤，义风都未隔^⑥。

伊余何为者^⑦，勉励从兹役？
一形似有制，素襟不可易！
园田日梦想^⑧，安得久离析^⑨？
终怀在壑舟^⑩，凉哉宜霜柏^⑪。

〔题解〕

本诗作于义熙元年(405)，诗人四十一岁。

上年六月赴京口，任刘裕的镇军将军府参军。岁暮归家，即改任建威将军、江州刺史刘敬宣的参军。上年五月桓玄被杀，本年三月，晋安帝由江陵迎归建康。被宰臣与众藩镇搅乱的政局，表面上似乎又恢复了正常秩序。

诗写于奉命使都途中。由“事事悉如昔”、“义风都未隔”来看，政局给诗人情怀的影响是明显的。击灭篡夺朝廷政权的桓玄，普遍认为是正义之举。诗的情绪是舒畅的。但朝政并未根本改观，危机仍伏，以渊明的高洁不可能卷入权势争斗的旋涡，所以诗的结尾也只能依然梦归田园。

〔校注〕

①建威参军：建威将军参军。建成将军为刘敬宣，时任江州刺史。先时随其父镇北将军刘牢之暗结桓玄。玄得志后，杀司马元显，封牢之为征东将军。随后，刘牢之、敬宣反叛桓玄。牢之死，敬宣奔鲜卑。刘裕平京口后，手书召敬宣。敬宣南还，封辅国将军。敬宣心服刘裕，破桓歆役中，颇立战功，乃迁建威将军、江州刺史。钱溪：在今安徽贵池县之东，亦名梅根河。江船至此可停泊。并知寻阳去建康已行半程。

②好已积：已好积。好：甚。积：多也。

③事事悉如昔：据《资治通鉴》载：义熙元年三月，“甲午，帝至建康。乙未，百官诣阙请罪，诏令复职”。庚子，封有功之臣。至此桓玄篡乱平复，故有此句。

④飊(biāo 彪)：暴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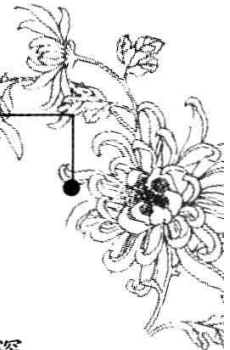
⑤眷：爱顾。品物：万类庶物。《易经·乾卦·象》：“云行雨施，品物流形。”

⑥义：宜也。义风：使各物适宜之风。一作在义，今依曾本。本句含双关意，一指

义风披吹实地景物，一指道义遍及社稷上下。

⑦伊余：一作余亦，今依曾本。





⑧梦想：一作想梦，今依曾本。

⑨析：一作折，今依曾本。

⑩壑：李本及诸本作归，曾本、苏写本一作壑，逯本作壑。从逯本、何本。壑舟：深谷激流中的小舟，喻流逝不停的时间。

⑪谅：诚。哉：句中语气助词。谅哉：确实如此的意思。宜：应该做（那）。一作负，今依曾本。

[汇评]

赵泉山曰：此诗大旨庆遇安帝光复大业，不失旧物也。（宋李公焕《笺注陶渊明集》卷三引）

“如昔”是旧况，曰“洗高林”，又恰值此日新况矣。雨助林光，飏助鸟力，品物各能受山川之助，而人顾自弃于义风之外。说得可羞可惜。（明黄文焕《陶诗析义》卷三）

沃仪仲曰：林无求于雨，翮无求于飏，偶然相遭，任其自得，是为义风。作参军者一形有制，遂愧不如矣！（明黄文焕《陶诗析义》卷三引）

“一形”二句，真素语。公仕时，晋祚已微，故辄怀远引也。（清陈祚明评选《采菽堂古诗选》卷十三）

此诗亦与前《经曲阿》、《从都还阻风》、《还江陵夜行》三诗同旨，皆不乐奔走于外，而思归隐之意。盖此四五年间，公虽为镇军建威参军，已自灼见时事之不可为，特以为贫而仕，不得已耳。故是年秋为彭泽令，不及三月即赋《归去来辞》，皆以自遂其本志也。又按，元初牟巖（字献之）著《陵阳集》，有《九日诗》序云：陶公再为建威参军，刘裕幕府也。忽弃去为彭泽令，未几又弃去。裕是时已有异志。刘穆之宁死不与九锡，王弘自江北来，首以此议讽朝廷，裕遂移晋祚，而弘为吏部尚书，为江州刺史，遂被心腹之寄。既来江州，柴桑近在境内，于陶公时惓惓焉，岂非内怀前媿，欲附高人胜士，以自湔祓耶！陶公未易致，则使人中路具酒食，候其出，醉而要之，庶几一见，斯已甚迫，则亦可以见我胸怀本趣固有在，岂端为一王弘哉。适乘篮舆，足以自返，其视华轩为何物，而弘欲以此荣其归，此又可一笑也。（清邱嘉穗《东山草堂陶诗笺》卷三）

王棠曰：“义风”二字说高林云翮，奇。“义风”从品物上看出，品物即指高林云翮也。触景感物，到自己身上。老杜《北征》诗“或红如丹砂，或黑如点漆，雨露之所濡，甘苦齐结实。”因叹以自己，亦同此法。“一形”二语，言身为物役，心却有主宰。（清吴瞻

泰辑《陶诗汇注》卷三)

(“微雨”句)奋迅出尘,傲岸。……结忽用比,自新而矫。(清孙人龙纂辑《陶公诗评注初学读本》卷二)

《栗里谱》:乙巳为义熙元年,公年四十一,有《三月为建威参军使都经钱溪》诗,当是故岁自都还里即吉。庚子始事镇军,继事建威,中经罹忧,至是得六年,复衔命至都,其家尚未归柴桑也。赵评不过就使都论当日克复时事。其实宋业隆而晋祚衰,公将引退,不久于仕,篇内无甚庆遇意。(清温汝能纂集《陶诗汇评》卷三)

还 旧 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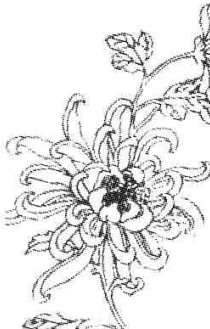
[原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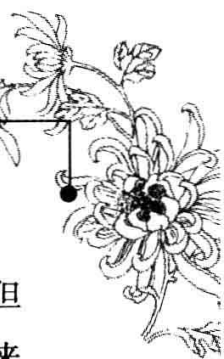
畴昔家上京^①,六载去还归^②。
今日始复来,恻怆多所悲^③。
阡陌不移旧^④,邑屋或时非^⑤。
履历周故居,邻老罕复遗。
步步寻往迹,有处特依依^⑥。
流幻百年中,寒暑日相推^⑦。
常恐大化尽,气力不及衰^⑧。
拨置且莫念^⑨,一觴聊可挥。

[题解]

本诗写于义熙八年(412),渊明四十八岁。

渊明四十二岁那年,离开上京里故庐,去园田居(后移南村)务农,不觉整整六年,今日复归故庐。六年躬耕,使渊明历尽艰难困苦;而今体力渐衰,迫使渊明不得不回到老家。眼前破落的故里,又增添了诗人的恻怆之情。寻阳为京都建康与西境重镇江陵之枢纽。近十年,桓玄篡乱,卢循起义,寻阳地区及左近都有激战。社会动荡与战乱,





使寻阳日益凋敝。

年近五十,诗人想到自己的一生。这首诗表面上似乎是专因环境、体衰而悲慨,但联系“忆我少壮时,无乐自欣豫。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杂诗十二首》之五)来看,会令人感到陶渊明可能有更多而未明言的悲哀。诗末两句“拨置且莫念,一觴聊可挥”,便透露了这一消息。

[校注]

①畴:发语助词。昔:以往。家:一作居。上京:柴桑一里名。一作上荆,非,今依曾本。李本注:“《南康志》:近城五里,地名上京,亦渊明故居。”

②六:各本均作六。曾本云,一作十。焦本云,一作十。非,从各本。

③惻怆(chuàng 创):伤痛。

④阡(qiān 千)陌:本田间小道,此处指邑中街道。南北为阡,东西为陌。

⑤邑:县城。上京里:在柴桑城外近镇内,故称民屋为邑屋。

⑥有:或也,此处转为“某”的意思。《尚书·多士》:“朕不敢有后。”有处:意为某些地方。特:一作时,今依曾本。

⑦推:一作追,今依曾本。

⑧衰:《礼记·王制》“五十始衰”,古时以五十岁为入衰之年。

⑨拨:拂开,一作废。且:一作旦。今皆依曾本。

[汇评]

韩子苍云:渊明自庚子始作建威参军,由参军为彭泽,遂弃官归,是岁乙巳,故云六载。

赵泉山曰:自乙未佐镇军幕,迄今六载,韩说盖误。(宋李公焕《笺注陶渊明集》卷三引)

(“常恐”二句)由壮而衰,由衰而老,此化尽之恒也。中年物化,则衰将不及,可畏哉!勿曰气力尚壮,足以恃也。(明黄文焕《陶诗析义》卷三)

六载之中,邑屋非而邻老亡,不惟悲人,能无念我?一觴可挥,万事尽慵矣!(清蒋薰评《陶渊明诗集》卷三)

“大化”二语,名言。人所虑者衰,孰知有不及衰者,造感更深一层,是以异语患不

能异耳。作理语而平平，便卑矣。（清陈祚明评选《采菽堂古诗选》卷十三）

陶公诸感遇诗，都说到极穷迫处，方以一句拨转，此所以为安命守义之君子也，而章法特妙。（清邱嘉穗《东山草堂陶诗笺》卷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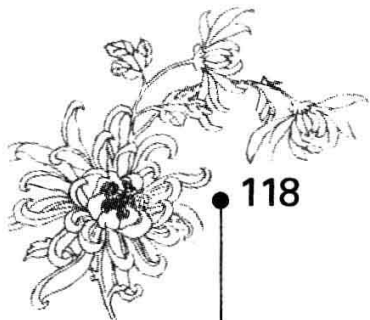
南康志：“近城五里，地名上京，亦有渊明故居。”又按年谱云“畴昔家上京，六载去还归”，想是往来时经乡间，不能常留，稍成疏阔，故云“阡陌不移旧，邑屋或时非，履历周故居，邻老罕复遗”也。至是始定居，断他适。是年九月，家留柴桑，身往彭泽，十一月作《归去来辞》。是岁刘将军录尚书，篇中言客人久归来，情事逼真。结四语，令不及衰者，视衰者为可虑，更觉警异十分。（清温汝能纂集《陶诗汇评》卷三）

“拨置且莫念，一觴聊可挥”二句，非放旷之词，正是用力克己去私之意。凡为此类之词，皆当作如是观。与“出北门”诗意同。（清方宗诚《陶诗真诠》）

戊申岁六月中遇火^①

[原文]

草庐寄穷巷，甘以辞华轩^②。
正夏长风急^③，林室顿烧燔^④。
一宅无遗宇，舫舟荫门前^⑤。
迢迢新秋夕^⑥，亭亭月将圆^⑦。
果菜始复生^⑧，惊鸟尚来还。
中宵伫遥念^⑨，一盼周九天^⑩。
总发抱孤介^⑪，奄出四十年^⑫。
形迹凭化往，灵府长独闲^⑬。
贞刚自有质^⑭，玉石乃非坚。
仰想东户时^⑮，余粮宿中田^⑯。
鼓腹无所思^⑰，朝起暮归眠。
既已不遇兹，且遂灌我园。



[题解]

此诗作于义熙四年(408),渊明四十四岁。

移居园田居的第三年夏季,一场大火将居室焚烧殆尽。诗人全家不得不暂栖船上。新秋,料理始完,诗人命笔成此诗。

本诗可作为遇火的纪实诗来看。诗人以隐耕为主线,景中寓情,襟怀婉转明述,使诗臻于完美。长夜观天,表现了极度困迫;遥想东户,实际是抨击时乱;灌园之语,语婉而志坚。对渊明遇火而表现出来的襟怀,历代均有高度评价。

[校注]

①申:一作午,非,今依汤本。

②轩:大夫以上乘坐的制作考究的车子。

③急:一作生,一作至,今皆依曾本。

④燔(fán 烦):烧、炙。

⑤舫(fǎng 纺):两船并在一起。《尔雅·释言》注:“竝两船。”

⑥迢迢(tiáo 条):漫长。新秋:农历七月。又下句“月将圆”,本诗当作于遇火的次月十二三日。

⑦亭亭:高远貌。

⑧菜:一作蕊,一作药,今皆依曾本。

⑨遥念:念,常思;遥念,追想很远的往事。“总发”以下即遥念之事也。

⑩一:句首助词,无意义。盼:顾盼,凝视及环视。周:遍及。九天:习作九重之天,此处作九方之天,中央及四正四隅之天。

⑪总发:即总角。见《荣木》注①。介:抱一定操守的特立之行。李本、曾本作念,陶本、逯本作介,今从后者。

⑫奄:忽,很快地。出:超过。四:一作门,今依曾本。

⑬灵府:心神之府。《庄子·德充符》:“不可入于灵囿。”唐成玄英疏:“灵府者,精神之宅,所谓心也。”

⑭有:一作在,非,今依曾本。

⑮东户:东户季子,传说中远古太平时代之君主。见《淮南子·缪称》:“昔东户季

子之世，道路不拾遗，耒耜余粮，宿诸亩首。”

⑩宿：安放。

⑪鼓腹：有两种解释：一为饱食，《庄子·马蹄》：“夫赫胥氏之时，民不知所为，行不知所之，含哺而熙，鼓腹而游。”一为击腹成节拍而歌。《淮南子·俶真》：“含哺而游，鼓腹而熙（注：戏也）。”《史记·范睢列传》：“伍子胥鼓腹吹篪，乞食于吴市。”本处取前一种。无所思：一作且无虑，今依曾本。

[汇评]

靖节旧宅居于柴桑县之柴桑里，至是属回禄之变。越后年，徙居于南里之南村。（宋李公焕《笺注陶渊明集》卷三）

（“仰想”四句）余粮宿于亩首，鼓腹而歌，此上古丰亨治况。遇火忽寓此，古今升降之想，题外意中，参差断续，咀嚼多端。（明黄文焕《陶诗析义》卷三）

他人遇此变，都作牢骚愁苦语，先生不着一笔，末仅仰想东户，意在言外，此真能灵府独闲者。（清蒋薰评《陶渊明诗集》卷三）

“形迹凭化往，灵府长独闲”，即形骸已化，心在忘言之意，而加警策。（清李光地《榕村诗选》卷二）

处之恬然，不以祸患挠于衷者。（清张潮、卓尔堪、张师孔同阅《曹陶谢三家诗·陶集》卷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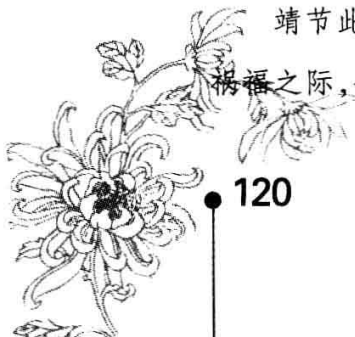
形骸犹外，而况华轩。所以遗字都尽，而孤介一念，炯炯独存，之死靡它也。（清何焯《义门读书记·陶靖节诗》）

甘辞华轩是公本志，触着便言，以见不宜遇火意，振起下文，最得逆起之势。

六月中遇火，而此诗乃作于七月中浣之间，故曰“新秋”“月将圆”也。“惊鸟尚未还”，谓前日遇火时，鸟惊而散，至今尚未还也。“总角抱孤念”六句，是守义之言；“仰想东户时”六句，是安命之言；惟其守义，是以能安命也。末与上篇结句皆于急流中转棹，何等笔力，陶公最熟此云。（清邱嘉穗《东山草堂陶诗笺》卷三）

“形迹凭化往，灵府长独闲”，得“所过者化、所存者神”之意；“贞刚自有质，玉石乃非坚”，有不流不倚、不磷不缁之概。（清方宗诚《陶诗真诠》）

靖节此诗当与《挽歌》三首同读，才晓得靖节一生学识精力有大过人处。其于死生祸福之际，平日看得雪亮，临时方能处之泰然，与强自排解、貌为旷达者，不啻有霄壤之



隔。大凡躁者处常如变,无恶而怒,无忧而戚;静者处变如常,有恶而安,有忧而解。盖以心有主宰,故不为物所牵,此无他,分定故也。较之《贺失火书》(指柳宗元《贺进士王参元失火书》——笔者),更为超脱矣!(清钟秀编《陶靖节纪事诗品》卷二《宁静》)

己酉岁九月九日

[原文]

靡靡秋已夕^①,凄凄风露交。
 蔓草不复荣,园林空自凋^②。
 清气澄余滓^③,杳然天界高^④。
 哀蝉无留响^⑤,丛雁鸣云霄^⑥。
 万化相寻绎^⑦,人生岂不劳?
 从古皆有没,念之中心焦^⑧。
 何以称我情?浊酒且自陶^⑨。
 千载非所知,聊以永今朝^⑩。

[题解]

此诗作于晋义熙五年(409),渊明四十五岁。

渊明归园田居躬耕已四年余。去岁六月遇火,如今“茅茨已就治”,重新恢复了乡间常规生活。又是重九暮秋,伤时悲逝,油然而生。退出纷争的官场,归耕于寂静的田村,时感的强烈是自然之事。母孟氏、程氏妹的先后下世,渊明十分哀伤,常触发人生短促之慨。既然不信奉庄周的一死生、齐彭殤,他只能悲慨而以酒自遣。

本诗章法平简,前八句写景,后八句抒情。由于诗人的高超朴真,全诗浑然一体,自然洒脱。渊明写秋,可谓一绝。清温汝能纂集《陶诗汇评》云:“清气二语(注:其实也应包括哀蝉二语),道尽高秋爽色。”细品秋日神韵,确实余味无穷。

[校注]

①靡靡:步行迟缓的样子。《诗经·王风·黍离》:“行迈靡靡。”

②园林,一作园木,今依曾本。

③气:一作光,今依曾本。滓(zǐ紫):渣子,指尘埃。

④杳(yǎo 咬)然:辽阔高远的样子。一作遥,今依曾本。

⑤留:李本、苏写本作归,焦本、陶本、逯本作留,今从后者。

⑥丛雁:聚飞之雁也。丛:聚也。李本、陶本、逯本作丛,《岁时杂咏》作征,从前。

⑦寻:次第相递。绎:连续不断。李本、逯本作绎,《岁时杂咏》、陶本作异,从前。

⑧中,一作令,今依曾本。

⑨且:姑且。一作思,今依曾本。陶:畅愉。谢灵运《酬从弟惠连》:“恍若果归言,共陶暮春时。”

⑩永:同“咏”,释为延长,本诗是借用。永今朝:《诗经·小雅·白驹》:“縶之维之,以永今朝。”意思是拴住白驹以留住佳宾。

[汇评]

唯立志义于千载者,翻言千古非所知。(清陈祚明《采菽堂古诗选》卷十三)

此诗亦赋而兴也,以草木凋落,蝉去雁来,引起人生皆有没意,似说得甚可悲。末四句忽以素位不愿外意掉转,大有神力。章法之妙,与《咏贫士》次首同。(清邱嘉穗《东山草堂陶诗笺》卷三)

王棠曰:“往燕无遗影”,妙在“遗”字。“哀蝉无留响”,妙在“留”字。皆静察物理之言。(清吴瞻泰辑《陶诗汇注》卷三引)

何燕泉曰:即《诗》“且以永日”意。此八句(指“万化”以下八句——编者)从上八句生出。言此秋之时,乃万化相寻所至,非无因而来也。如春必寻夏,夏必寻秋者,化之所为。天地尚如此,何况人乎!则人事之喜、怒、哀、乐,富、贫、贱,亦日相寻于一世之中,岂不劳哉!劳而至死,自古皆然,不足异也,而念之在怀,中心亦不能不焦也。何以稍能称我之情,惟有且以浊酒自陶而已;千载相寻之事,非我所知,亦聊以使君所历之一日尚可长耳,非此即不可长也。(清马璞《陶诗本义》卷三)

“清气”二语,道尽高秋爽色。“留响”,有作“归响”者,究不及“留”字之妙也。(清温汝能纂集《陶诗汇评》卷三)



“拨置且莫念，一觴聊可挥”，“既已不遇茲，且遂灌我園”，“何以稱我情，濁酒且自陶，千載非所知，聊以永今朝”，“天命苟如此，且盡杯中物”，可知淵明非無心于世者也，只是素位而行，無人而不自得耳。（清方宗誠《陶詩真詮》）

此詩純是靜字意境，而程子詩有句云：“春深書永帘垂地，庭院無風花自飛。”唐子西有句云：“山靜惟太古，日長如小年。”亦道得靜字，意境亦脫化。明王陽明《龍潭獨坐》有句云：“幽人月出每孤往，棲鳥山空時一鳴。”亦非靜者不能見得靜中境界。然此猶皆空摹靜字意境，乃是既靜之後，自然流露而出，究不若靖節之靜察物理，似尤為靠實也。（清鍾秀編《陶靖節紀事詩品》卷二《寧靜》）

庚戌歲九月中于西田獲早稻^①

[原文]

人生歸有道^②，衣食固其端^③。
孰是都不營^④，而以求自安？
開春理常業^⑤，歲功聊可觀^⑥。
晨出肆微勤^⑦，日入負禾還^⑧。
山中饒霜露^⑨，風氣亦先寒。
田家豈不苦？弗獲辭此難^⑩！
四體誠乃疲^⑪，庶無異患干^⑫。
盥濯息檐下^⑬，斗酒散襟顏^⑭。
遙遙沮溺心^⑮，千載乃相關。
但愿長如此，躬耕非所嘆。

[题解]

本詩作于義熙六年(410)，淵明四十六歲。

詩人參加了種植早稻的全過程，秋收後，愉悅地寫下了本詩。詩從對務農的認識開篇，再總提歲功，點出秋獲，接着寫農作辛苦，轉寫避祿就耕的樂之所在，最後表示志耕不渝。淵明的躬耕思想與實踐，以本篇反映得最為全面而典型。

全篇无一“喜”字，但字里行间喜气洋溢，耐人寻味。在技法上，以转势避平直，“孰是”一转，“田家”又一转，“庶无”再转，“非所叹”反转作结，回味悠长。

[校注]

①西田：指园田居西边的田地。这块田可能是渊明在山中新开辟的，即《和刘柴桑》中所述“新畴复应畲”的“新畴”。早：一作旱，今依诸本。

②道：正道，常理。一作事，今依曾本。这里的“道”与老、庄的“道”无涉。

③其：一作无，今依曾本。端：首。

④是：此，指衣食。孰：一作执，今依曾本。

⑤开春：一作春事，今依曾本。业：指农事。

⑥功：用力之结果，收成。

⑦微勤：很少的体力劳作。这是从天地不欺人的角度讲的。人只要花费很少的劳力，天地就会给人一份不少的收获。

⑧禾：李本、陶本作来，曾本、逯本作禾，今从后者。

⑨饶：多。

⑩难(nán 南)：艰辛、困难、困苦、辛苦。

⑪四体：四肢。《论语·微子篇》：“子路问曰：子见夫子乎？丈人曰：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孰为夫子？植其杖而芸。”乃：一作已，今依曾本。

⑫庶：庶几、大体上。干：侵犯。患干：一作我患，今依曾本。

⑬盥(guàn 灌)：洗手。濯：洗，指濯足。一作灌，今依曾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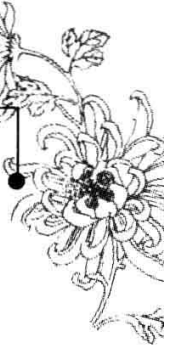
⑭斗：酒器，斗酒即杯酒。《诗经·大雅·行苇》：“酌以大斗，以祈黄耇。”黄耇(gǒu 苟)，发黄背佝，系长寿老者。慄：寒颤貌。李本、苏写本、和陶本、焦本作襟；曾本、逯本作慄；曾本并云，一作劬，又作矜，又作襟。从曾、逯本。

⑮沮溺：长沮、桀溺。见《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第二首注⑪。

[汇评]

思悦曰：观此诗知靖节既休居，惟躬耕自资，故萧德施曰：“安道苦节，不以躬耕为耻。”（宋李公焕《笺注陶渊明集》卷三引）

（“人生”二句）衣食从有道说起，善为观获占地步，会心不远，无一非道也。（“四体”二句）看破世界之言，非阅世忧患后，不知此语之确。耕即有患馁而已，无意外之异



也。（“遥遥”二句）屡言沮、溺以自况，所处之时运同也。感叹晋衰，胸中有故。（“但愿”句）怆然有易运之悲。（明黄文焕《陶诗析义》卷三）

农圃乃小人事，须知沮、溺耦耕，亦非得已。先生西田之作，语意自见，不同田家乐也。（清蒋薰评《陶渊明诗集》卷三）

不以躬耕为耻，自不以仕进为荣矣。（清张潮、卓尔堪、张师孔同阅《曹陶谢三家诗·陶集》卷三）

（“遥遥”二句）本非沮、溺之徒，而生乎晋、宋之交，避世之心，乃若与之符也。（清何焯《义门读书记·陶靖节诗》）

《移居》诗曰“衣食终须纪，力耕不吾欺”，此云“人生归有道，衣食固其端”，又云“贫居依稼穡”，自勉勉人，每在耕稼，陶公异于晋人如此。（清沈德潜选《古诗源》卷九）

陶公诗多转势，或数句一转，或一句一转，所以为佳。余最爱“田家岂不苦”四句，逐句作转，其他推类求之，靡篇不有，此萧统所谓“抑扬爽朗，莫之与京”也。他人不知文字之妙全在曲折，而顾为平铺直叙之章，非赘则复矣。（清邱嘉穗《东山草堂陶诗笺》卷三）

起说有道，为获稻占地步。语意婉折，深于阅世语。（清孙人龙纂辑《陶公诗评注初学读本》卷二）

是年六月，宋武受黄钺。当于言外会其微意。（清陶必铨《莫江诗话》）

丙辰岁八月中于下溪田舍获^①

[原文]

贫居依稼穡^②，戮力东林隈^③。

不言春作苦，常恐负所怀^④。

司田眷有秋^⑤，寄声与我谐^⑥。

饥者欢初饱^⑦，束带候鸣鸡^⑧。

扬楫越平湖^⑨，泛随清壑回^⑩。

郁郁荒山里^⑪，猿声闲且哀^⑫。

悲风爱静夜^⑬，林鸟喜晨开。

曰余作此来^⑭，三四星火颓^⑮。

姿年逝已老，其事未云乖。

遥谢荷蓀翁^⑯，聊得从君栖^⑰。

[题解]

本诗作于义熙十二年(416)，陶渊明五十二岁。

渊明从义熙元年正式归耕，作《归去来兮辞》，至今已十二年，并且又在回到上京里旧居后参加了秋收，写下这篇纪念性的庆收获小诗。诗有三个特点：一、与以往的立志归耕不同，隐耕已是定局，所以起句为“贫居依稼穡”，末句云：“聊得从君栖。”二、渊明躬耕之志的坚定是非常感人的。“饥者欢初饱”，反映了以往多少挨饿窘况？后面表示对躬耕之志未曾乖违的庆幸，这种庆幸，渊明付出多大代价？三、中间写去下溪田途中的景物栩栩如生（韵人最欣赏“悲风”“林鸟”两句的炼字），非躬耕者不能获此，非超迈者不能吟此。

[校注]

①下溪(xùn 训)：地名，据第二句，地点当在东林附近。田舍：靠近耕地的简易房屋，遇有农事时居住。依稼穡：一作事耕稼，今依曾本。

②稼：耕种。穡：收割庄稼。稼穡也可连在一起解释为农事。

③戮力：尽力，全力。东林：地名。隈(wēi 隈)：山水弯曲处。

④常：一作当，今依曾本。

⑤司田：主管田事的官。眷：关顾。有秋：谓秋季收获。《尚书·盘庚》：“若农服田力穡，乃亦有秋。”

⑥寄声：捎口信。谐：戏言，如借粮之类的笑话。

⑦饥者：指自己及家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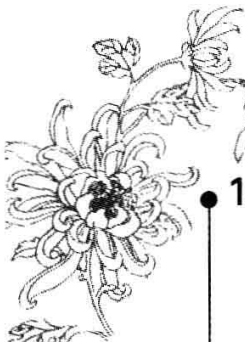
⑧候：一作俟，今依曾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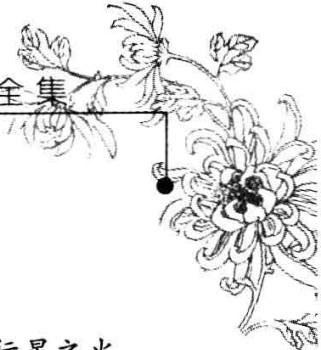
⑨扬楫：划动船桨。屈原《哀郢》：“楫齐扬以容与兮。”

⑩壑(hè 鹤)：山沟，干者、积水者皆曰壑。此处为有水者。回：迂回。

⑪郁郁：李本及诸本为郁郁；曾本云，一作皤皤，逯本作皤皤。今从李本及诸本。

⑫闲：此处取闲眠之意，无物使之惊恐也。贾谊《鹏鸟赋》：“貌甚闲暇。”





⑬静夜：一作夜静，今依曾本。

⑭此：指从事农耕。

⑮三四：三乘四，即十二（次）。星火颓：星火指大火，简称“火”（非五大行星之火星）。古时将周天划分为十二次（次是止、舍的意思），将二十八宿与之相配。氐、房、心之次为大火，心宿二为主要标志。大火为夏至昏之中星。《尚书·尧典》：“日永星火，以正仲夏。”此后在晚间同一时间，大火便逐渐向西偏移低迁，至八月中大火已坠至地平线附近，而玄枵次的女、虚、危在中天成为秋天的标志，因为女、虚、危在黄道 330° ，氐、房、心在 240° ，相差正巧 90° 。

⑯谢：敬告。

⑰聊：姑且，谦词。君：隐居者。栖：止息，隐耕。

[汇评]

秦、汉以前，字书未备，既多假借，而音无反切，平仄皆通用。自齐、梁后，既拘以四声，又限以音韵，故大率以偶俪声病为工，文气安得不卑弱？惟渊明、韩退之时时摆脱世俗拘忌，故“栖”字与“乖”字，皆取其傍韵用，盖笔力自足以胜之。（宋蔡启《蔡宽夫诗话》）

谭元春曰：无一字不怡然自得，生涯性情，矫作不来。

（“司田”二句）钟伯敬曰：田野昵昵，想见井田亲睦之风。（“饥者”句）钟伯敬曰：非惯穷不知此趣，老杜“我饥岂无涯”，与此同妙。（“扬楫”二句）钟伯敬曰：游览妙语。（“悲风”句）钟伯敬曰：爱字妙，无悲字不妙。谭元春曰：何爱之有，所以妙。（“林鸟”句）钟伯敬曰：此句之妙又不在喜字，而在开字。

钟伯敬曰：陶公山水朋友诗文之乐，即从壘耕凿中一段忧勤讨出，不别作一副旷达之语，所以为真旷达也。又曰：储光羲、王维田家诗，情事真朴，从陶公壘等诗中出。《偶然作》意言高远，从《饮酒》诸诗中出。古人虽无抗议，然性习所近，渊源不远。（明钟惺、谭元春评选《古诗归》卷九）

世所爱陶诗，乃自《归田园居》至此十数首耳，徒以中有景物可玩，意又甚明，遂以为佳。他若《饮酒》、《贫士》等诗，便已不解。《拟古》、《杂诗》，意更难测，忽而莫知。顾此十许首，何足见陶公哉！（清陈祚明评选《采菽堂古诗选》卷十三）

及时力田，田竣事游，襟期开朗，作诗自然高洁。（清张潮、卓尔堪、张师孔同阅《曹

陶谢三家诗·陶集》卷三)

(“姿年”二句)似此老而好学,故有年逝未乖之喜。(清何焯《义门读书记·陶靖节诗》)

不苦春作,恐负本怀,故早起泛湖而获,愿从丈人终老也。(清邱嘉穗《东山草堂陶诗笺》卷三)

蔡氏此条论韵甚浅(指《蔡宽夫诗话》论“栖”字与“乖”字——笔者),四声起于沈约,渊明时尚未有。古人工拙,正不在是。(清陶澍集注《靖节先生集》卷三)

饮酒二十首并序

[题解]

这一组诗约作于晋义熙十二年(416),陶渊明五十二岁。

诗人居住在上京里,大约在入秋以后,直至冬季,陆续写成这一组诗。刘裕以太尉、相国总揽朝政,封宋公,备九锡,情景如同十三年前桓玄篡晋一般。乱政时期,附者为用,正直的陶渊明是不可能为社稷建功的。本组诗虽是酒兴之作,但时局之影、平生历程、清操与鄙猥之分,绰然可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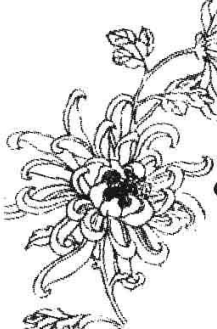
序中诗人自云“辞无詮次”,而随意中章法自见。首章大处落笔讲衰荣,次章述善恶,以下辘轳而转,意情自生,末章复归道义,并以“醉”收题。

前人很珍视这套多方面反映陶渊明思想、生活、情操与志趣的组诗,认为它所达到的率真自然的境界是后代诗人难以企及的。最是第五首,成为千古交誉的诗中佳品。

诗题各本无其一至其二十等字,今依李本。

[序文]

余闲居寡欢,兼秋夜已长^①,偶有名酒,无夕不饮^②。顾影独尽,忽焉复醉。既醉之后,辄题数句自娱^③,纸墨遂多。辞无詮次^④,聊命故人书之,以为欢笑尔。



[校注]

①秋:时令。一作此,一作比,今依曾本。夜已长:太阳在春分点与秋分点,昼夜长度相同。夏至,夜短昼长到最大限度;冬至,昼短夜长到最大限度。夜长的感觉一般从寒露(农历九月初)开始。

②饮,本作倾,今依曾本。

③辄(zhé 哲):便。一作与,今依曾本。题:写。

④詮(quán 权):依理具陈。次:有顺序地排列。詮次:井然有序的意思。

(一)①

[原文]

衰荣无定在^②,彼此更共之^③。

邵生瓜田中,宁似东陵时^④。

寒暑有代谢^⑤,人道每如兹。

达人解其会^⑥,逝将不复疑。

忽与一觴酒^⑦,日夕欢相持^⑧。

[校注]

①首章讲衰荣,举出邵生典故,是隐以曾祖陶侃家世入题,叙自己身世也似自然代谢一般。

②衰荣:指门第的败落与兴旺、人的贫贱与富贵等。在:一作所,今依曾本。

③彼此:彼与此,意思是每个门第与个人。更:替代变化。共:相同。

④邵:通召(shào 绍)。邵生:指召平。《史记·萧相国世家》:“召平者,故秦东陵侯。秦破,为布衣,贫,种瓜于长安城东。瓜美,故世俗谓之东陵瓜。”宁:何、怎么。

⑤代,一作换,今依曾本。

⑥会:要理。一作趣,今依曾本。《易经·系辞》:“圣人有以见天下之动,而观其会

通。”朱熹《本义》：“会谓理之所聚。”

⑦忽：速。觴：一作樽，今依曾本。

⑧相持：一作相迟，又作自持，今皆依曾本。

(二)^①

[原文]

积善云有报^②，夷叔在西山^③。

善恶苟不应，何事空立言^④？

九十行带索^⑤，饥寒况当年^⑥。

不赖固穷节，百世当谁传^⑦？

[校注]

①本章叙善恶报应是不存在的，但自己仍坚持固穷节，因为世道赖此而立。

②报：报应。渊明此诗，既受《史记·伯夷列传》之启迪，又与庐山名僧慧远宣扬因果报应有一定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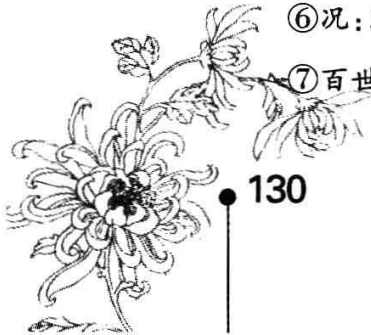
③夷：伯夷。叔：叔齐。《史记·伯夷列传》：夷、叔为诸侯国孤竹君之二子。兄弟让国，逃至周。闻武王伐殷，叩马而谏。殷灭后，耻食周粟，隐于首阳山。采薇食，将饿死，歌曰：“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遂饿死于首阳山。在：一作饥，今依曾本。西山：即首阳山。首阳山凡五处，或说在山西永济，或说在河南偃师，等等，已难考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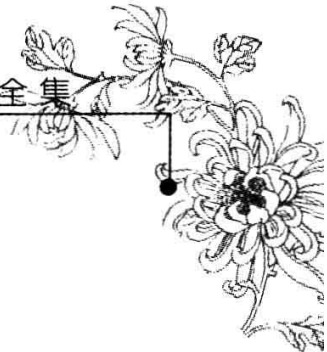
④何事空立言：此句源自《史记·伯夷列传》：“或曰：天道无亲，常与善人。若伯夷叔齐，可谓善人者非耶？积仁絮行如此而饿死！”立言也包括佛教的秘法。如业报，即由身、口、意三业的善恶，必将得到相应的报应，等等。空立言：一作应空言，今依曾本。

⑤九十行带索：指春秋时隐士荣启期。索：粗绳。《列子·天瑞第》：“孔子游于泰山，见荣启期行乎郕之野，鹿裘带索，鼓琴而歌。”

⑥况：比况，推想。一作抱，今依曾本。当年：指壮年。

⑦百世：指一代又一代的道义传统。



(三)^①

[原文]

道丧向千载^②,人人惜其情^③。
 有酒不肯饮,但顾世间名^④。
 所以贵我身^⑤,岂不在一生。
 一生复能几?倏如流电惊。
 鼎鼎百年内^⑥,持此欲何成?

[校注]

①本章叙不少人只顾爱身而追逐名利,但百年过后又留下什么呢?

②丧:一作衰,今依曾本。向:将近。

③惜其情:爱其情之所钟。意思是只顾私欲,不顾礼义。

④但:一作惟。顾:一作愿。今皆依曾本。

⑤贵:珍爱保养。

⑥鼎鼎:形体怠缓的样子。一作订订,今依曾本。《礼记·檀弓》:“(办丧事或吉事)鼎鼎尔,则小人。”注:“鼎鼎而太舒,则小人之为矣。”此处隐指当时的达官贵人。

(四)^①

[原文]

栖栖失群鸟^②,日暮犹独飞。
 徘徊无定止^③,夜夜声转悲。
 厉响思清晨^④,远去何所依^⑤?
 因值孤生松^⑥,敛翮遥来归^⑦。

劲风无荣木^⑧，此荫独不衰。
托身已得所^⑨，千载不相违^⑩。

[校注]

①本章以失群鸟与孤松作喻，表示坚贞不渝，隐耕以保持高洁。

②栖栖：神不安的样子。《论语·宪问》：“微生亩谓孔子曰：‘丘何为是栖栖者与？无乃为佞乎？’”

③徘徊：一作裴回，今依汤本。

④厉：激越。晨：李本、曾本、苏写本、陶本作远，焦本、逯本作晨，今从后。

⑤远去何所依：李本、曾本、苏写本、和陶本作“去来何依依”，焦本、逯本作“远去何所依”，今从后。

⑥因：李本作自，陶本、逯本作因，今从后。

⑦遥：一作更，一作终，今依曾本。

⑧荣：枝叶茂盛。

⑨已：既。

⑩不：一作莫，今依曾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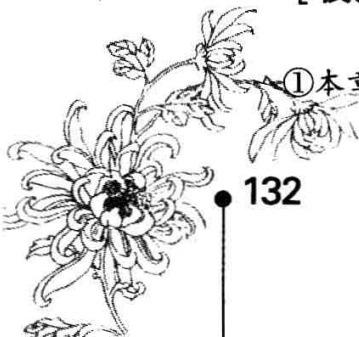
(五)^①

[原文]

结庐在人境^②，而无车马喧。
问君何能尔^③？心远地自偏。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④。
山气日夕佳^⑤，飞鸟相与还。
此中有真意^⑥，欲辨已忘言^⑦。

[校注]

①本章叙写隐耕以后所享受到的无穷的自然乐趣。





②结庐:构屋建房。这里是“把家屋设在……”的意思。

③君:诗人自指。能:一作为,今依曾本。

④悠然:悠闲淡远的样子。一作时时,今依曾本。见:李本及诸本均作见,《文选》、《艺文类聚》作望,今从前者。《东坡题跋》云:改作“望南山”,则此一篇神气都索然矣。此说甚是。

⑤山气:山间云雾之气。日:太阳。夕:傍晚。《诗经·王风·君子于役》:“日之夕矣,羊牛下来。”

⑥中:李本、焦本、陶本作中;苏写本作中,注云,一作还,逯本作还。今从前者。真:自然本旨。《庄子·渔父》:“真者,所以受于天也,自然不可易也。”

⑦忘言:此意出于《庄子·外物》:“荃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荃;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声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荃:荃之借字,鱼筍。蹄:兔耳。已:一作忽,今依曾本。

(六)^①

[原文]

行止千万端^②,谁知非与是^③?
是非苟相形^④,雷同共誉毁^⑤。
三季多此事^⑥,达士似不尔^⑦。
咄咄俗中愚^⑧,且当从黄绮^⑨。

[校注]

①本章叙自己受到的非议。可能指以往任官时受到诋毁(《感士不遇赋》:“坦至公而无猜,卒蒙耻以受谤。”),也可能指隐耕以后,某些人当时的不理解。

②行止:举止行为。端:绪、条、种。

③谁知非与是:因是非标准殊异,故出此句。

④是非:此处指以世俗标准观是非。苟:随便。相形:相比较。

⑤雷同:人云亦云,随声附和。《礼记·曲礼》:“毋雷同。”注:“闻人之言而附和

之,谓之雷同,如雷之发声而物同应之也。”《楚辞·九辩》:“世雷同而炫曜兮,何毁誉之昧昧!”毁:诋毁。

⑥三季:夏、商、周三代的末世。

⑦达士:一作达人,今依曾本。

⑧咄咄:惊怪之声。愚:李本、苏写本、和陶本作恶,陶本、逯本作愚,今从后。

⑨黄绮:夏黄公与绮里季。见《赠羊长史》注⑭。

(七)^①

[原文]

秋菊有佳色,裛露掇其英^②。
汎此忘忧物^③,远我遗世情^④。
一觴虽独进^⑤,杯尽壶自倾^⑥。
日入群动息^⑦,归鸟趋林鸣。
啸傲东轩下,聊复得此生^⑧。

[校注]

①本章以秋菊为自己的高洁品格的象征,叙弃仕归真,饮酒赏菊,快享平生。

②秋:一作霜,今依曾本。裛(yì译):濡湿。掇(duō多):采摘。《诗经·周南·芣苢》:“薄言掇之。”英:花。

③汎:浮,意即以菊花泡酒,泡时菊浮。李本作况,各本作汎,从各本。忘忧物:指酒,可令人忘记忧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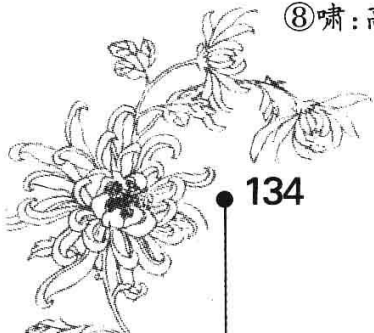
④遗:弃。一作达,一作违,今皆依曾本。世:指末世的乱政与愚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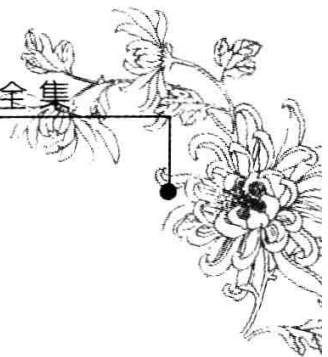
⑤虽:一作聊,今依曾本。

⑥自:由。壶自倾:言再由壶而倾注也。

⑦群动:各种活动着的物类。

⑧啸:高歌。傲:倨傲,意谓毫无拘束。轩:窗。得此生:得到人生真意。



(八)^①

[原文]

青松在东园^②，众草没其姿^③。
凝霜殄异类^④，卓然见高枝。
连林人不觉^⑤，独树众乃奇。
提壶抚寒柯^⑥，远望时复为^⑦，
吾生梦幻间，何事继尘羁^⑧。

[校注]

①本章颂青松，并叙相倚为伴，饮酒闲眺，陶怡其间。

②东园：园之东。

③其：李本作奇，陶本、逯本作其，今从后。

④凝：一作晨，今依曾本。殄(tiǎn 舔)：灭尽。

⑤连：一作丛，一作知，今皆依曾本。

⑥抚：李本、焦本、和陶本作挂，曾本作桂，逯本作抚，今从逯本。柯：树枝。

⑦为：此指远眺的动作。

⑧继(xiè 械)：绳索，拴。尘：尘世、俗世。羁：马络头，束缚。一作羈，今依陶本。

(九)^①

[原文]

清晨闻叩门，倒裳往自开^②。
问子为谁欤？田父有好怀。
壶浆远见候^③，疑我与时乖。
“褰褌茅檐下^④，未足为高栖。
一世皆尚同^⑤，愿君汨其泥^⑥。”

“深感父老言，稟气寡所谐^⑦。

纡辔诚可学^⑧，违已讵非迷？

且共欢此饮，吾驾不可回^⑨。”

[校注]

①本章写有田父劝说改道，自己婉言拒之，再次表明作者隐耕志向的坚定。

②倒裳：裳，下衣，把下衣当作上衣穿了。《诗经·齐风·东方未明》：“东方未明，颠倒衣裳。”

③浆：酒。见：受到。候：问候。

④褴褛(lán lǚ 蓝履)：衣衫破烂不堪。

⑤一：一作举，今依曾本。尚：崇尚、看重。同：与世俗相同。

⑥汨(gǔ 古)：流。汨其泥：与混浊泥水齐流。《庄子·达生》：“与汨偕出。”此句与上句取《楚辞·渔父》意：“世人皆浊，何不泥(gǔ)其泥而扬其波？”

⑦寡：一作少，今依曾本。

⑧纡：曲、放松。辔(pèi 配)：驾驭马的缰绳。纡辔缓行，喻做官。

⑨吾驾不可回：语本《晋书·隐逸传》：“顷之，征著作郎，不就。”

(十)^①

[原文]

在昔曾远游^②，直至东海隅^③。

道路迥且长^④，风波阻中塗^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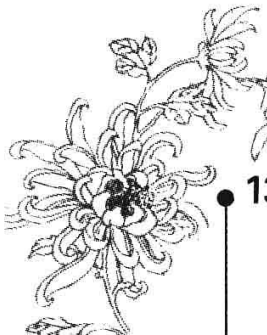
此行谁使然？似为饥所驱。

倾身营一饱，少许便有余。

恐此非名计^⑥，息驾归闲居^⑦。

[校注]

①本章叙写以往也曾为生活而入仕途，仕途风波已历；既不合功名道义，自当





归耕。

②远游：游宦于远地。诗人三十五六岁时曾去江陵任官，四十岁赴京口任镇军参军。

③东海隅：东海边地，指京口。

④迥(jiǒng 窘)：远。

⑤阻：一作起，今依曾本。涂：同“涂”。诗人三十六岁时由江陵使都，返途遇大风，事见《庚子岁五月中从都还阻风于规林》。

⑥名：指功名。儒家教义是为社稷求功名，既为饥所驱，即不合正途，故云非名计。

⑦息驾：停止车驾，喻弃官。

(十一)^①

[原文]

颜生称为仁^②，荣公言有道^③。
屡空不获年^④，长饥至于老^⑤。
虽留身后名，一生亦枯槁。
死去何所知？称心固为好。
客养千金躯^⑥。临化消其宝^⑦。
裸葬何必恶^⑧，人当解意表^⑨。

[校注]

①本章叙为仁为道，不免空乏，但称心最为可贵。死对于千金之躯者是同样的，故无可羨。

②颜生：颜回，字子渊，孔子最器重的贤弟子。《论语·雍也》：“回也，其心三月不违仁，其余则日月至焉而已矣。”《孔子家语》：“孔子曰：‘自吾有回，门人日益亲。’回之德行著名，孔子称其仁焉。”

③荣公：见本组诗第二首注④。《列子·天瑞篇》：“孔子问(荣启期)曰：先生所以乐，何也？对曰：吾乐甚多：天生万物，唯人为贵，吾得为人，一乐也；男女之别，男尊女

卑，故男为贵，吾得为男矣，是二乐也；人生有不见日月，不免襁褓者，吾既已行年九十矣，是三乐也。贫者，士之常也；死者，人之终也。处常得终，当何忧哉？”道：至理。

④这句针对颜回讲。屡空：时常空乏。《论语·先进》：“子曰：‘回也其庶乎？屡空。’”不获年：不得寿。《史记·仲尼弟子列传》：“回年二十九，发尽白。蚤（早）死。”据《孔子家语》，颜回卒时年仅三十一岁。

⑤这句针对荣公讲。于：一作茆，今依曾本。

⑥客：尊之如上宾。一作容，一作各，今皆依曾本。

⑦化：大化，死。此句，一作“临死镇真宝”、“临死一作幻”，今皆依曾本。

⑧裸：光着身体。恶（wù 悟）：厌恨。侈靡葬风，以贵族大官为甚，先秦、两汉、魏晋延续不绝。

⑨意：李本、和陶本作其，陶本、逯本作意。今从后。意表：此意之所表，此意指裸葬之意。表：明示。明示者，复归化于自然也。

（十二）^①

〔原文〕

长公曾一仕^②，壮节忽失时^③。
杜门不复出^④，终身与世辞。
仲理归大泽^⑤，高风始在兹^⑥。
一往便当已，何为复狐疑^⑦？
去去当奚道^⑧，世俗久相欺。
摆落悠悠谈，请从余所之^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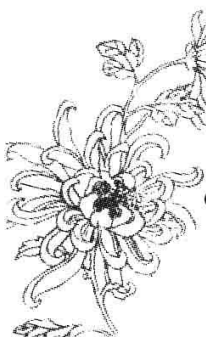
〔校注〕

①本章以张、杨二人归隐例，再一次叙说勿以俗见为怀，坚定地走隐耕之路。

②长公：西汉张挚。《史记·张释之列传》：“其子曰张挚，字长公。官至大夫，免。

以不能取容当世，故终身不仕。”

③壮节：高壮的节操。忽：一下子。失时：失去时世之运。





④杜：一作松，今依曾本。

⑤仲理归大泽：指东汉杨伦。《后汉书·儒林列传》：“杨伦，字仲理，为郡文学掾。志乖于时，遂去职，讲授于大泽中，弟子至千余人。”

⑥高风：高尚风范。始：本。在：一作如，今依曾本。

⑦狐疑：狐性多疑，故以狐疑谓犹豫。本句仍指杨伦。元初中，礼请，不就。后特征博士，为清河王傅，复出。因直谏遭罪，归田里。阳嘉二年，征拜太中大夫，再次出。谏诤不合，出补常山王傅，病不之官。前后凡三征三归。

⑧去去：指归隐。奚：何。道：议论、指责。

⑨悠悠：同悠谬。悠悠谈：妄议是非的胡说。从：同纵，任凭。之：往，指隐耕。

(十三)^①

[原文]

有客常同止^②，趣舍邈异境^③。
一士长独醉，一夫终年醒。
醒醉还相笑^④，发言各不领^⑤。
规规一何愚^⑥，兀傲差若颖^⑦。
寄言酣中客，日没烛当秉^⑧。

[校注]

①本章以醉士醒夫设譬，对二者作出比较评价，寄言当尽享自然生命之乐。

②止：止息、居住。

③趣：趋也。舍：止息。以趋代取，以止息代舍弃，趣舍为取舍之意。趣舍：李本作趋拾，曾本、苏写本、焦本作取拾，逯本作趣舍，今从逯本。

④相笑：醒者笑醉，醉者笑醒。还：一作遽，今从曾本。

⑤领：领会，理解。

⑥规规：自失貌。一作项项，今依曾本。本句指醒夫，用《庄子·秋水》坎井之蛙寓。蛙告东海之鳖，坎井之至乐，鳖述东海之大乐，于是坎井之蛙“适适然惊，规规然自

失”。

⑦兀(wù 务):高突。差:略、较。差若:一作嗟无,今依曾本。本句指醉士。

⑧秉:明以。李本、逵本作炳,陶本作秉。从后者。《文选·魏文帝与吴质书》:“古人思炳烛夜游,良有以也。”渊明此句言,生命有限,当尽享自然乐趣。

(十四)^①

[原文]

故人赏我趣,挈壶相与至。
 班荆坐松下^②,数斟已复醉^③。
 父老杂乱言,觴酌失行次。
 不觉知有我,安知物为贵?
 悠悠迷所留^④,酒中有深味^⑤!

[校注]

①本章叙饮酒的无穷乐趣,从外在的不拘礼数,到内在的忘我忘物。

②班:分、列。荆:落叶灌木,枝条可编筐篮。

③复:句中语助词,无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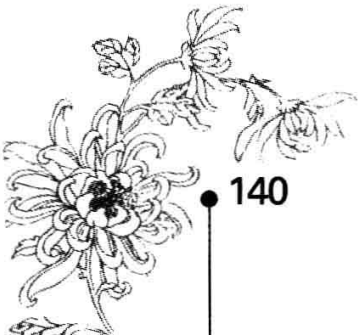
④悠悠:指趋名逐利之徒。一作咄咄。留:一作之,今皆依曾本。《列子·杨朱篇》:“悠悠者趋名不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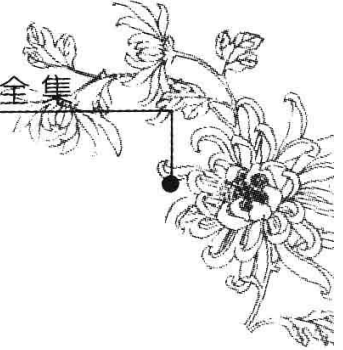
⑤有深:一作固多,今依曾本。

(十五)^①

[原文]

贫居乏人工,灌木荒余宅^②。
 班班有翔鸟^③,寂寂无行迹。





宇宙一何悠？人生少至百。
 岁月相催逼^④，鬓边早已白。
 若不委穷达，素抱深可惜^⑤！

〔校注〕

①本章叙自己贫而趋老，如穷而不通达，有负素怀，委实可惜。

②灌：一作卉，今依曾本。灌木：低矮的丛枝蔓条植物。

③班班：显明的样子。

④催逼：一作从过，今依曾本。

⑤委：一任。穷达：穷困与显达。抱：一作怀，今依曾本。

(十六)^①

〔原文〕

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经^②。
 行行向不惑^③，淹留遂无成^④。
 竟抱固穷节^⑤，饥寒饱所更。
 弊庐交悲风，荒草没前庭。
 披褐守长夜^⑥，晨鸡不肯鸣。
 孟公不在兹^⑦，终以翳吾情。

〔校注〕

①本章叙生平志趣本原及经历，为坚持操守而饱尝饥寒，最悲哀的还是缺少知音，委实可叹。

②游好：神游笃好。六经：六部儒家经典著作。《庄子·天运》：“孔子谓老聃曰：丘治《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汉初将五经列于学官，五经为《诗》、《书》、《礼》、《易》、《春秋》。或谓《乐》已亡佚于秦。

③不惑：代指四十岁。《论语·为政》：“四十而不惑。”四十岁为人生有无成就的关键年岁，故有此下两句。《论语·子罕》：“子曰：后生可畏，焉知来者之不如今也？四十、五十而无闻焉，斯亦不足畏也已。”

④淹留：久留，指隐退。《楚辞·九辩》：“蹇淹留而无成”。遂无成：这是就功名事业上说的。

⑤竟：始终。固穷：一作穷苦，今依曾本。

⑥披：一作被，今依汤本。褐：粗布衣。

⑦孟公：东汉刘龚，字孟公，刘歆兄子。扶风马援、班彪并器重之。（见《后汉书·苏竟传》）。《高士传》：张仲蔚，平陵人。好诗赋，常居贫素，所处蓬蒿没人。时人莫识，惟刘龚知之。

(十七)^①

[原文]

幽兰生前庭^②，含薰待清风^③。
清风脱然至^④，见别萧艾中^⑤。
行行失故路^⑥，任道或能通^⑦。
觉悟当念还，鸟尽废良弓^⑧！

[校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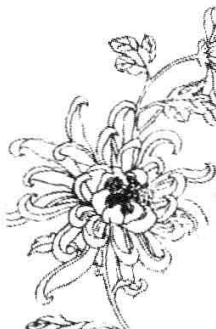
①本章以庭、兰自喻门第及本身品格，道出为何归耕的根由。

②幽兰：兰花，此诗人自喻。庭：喻陶族门第。《晋书·谢玄传》载：东晋谢安有一次问子侄们：你们还没有任事，为什么总希望你们好呢？侄谢玄回答道：“譬如芝兰玉树，欲使其生于庭阶耳。”

③薰：花草香气。

④脱然：轻快貌。然：一作若，今依曾本。

⑤见别：看清看见区别。萧：艾蒿也。艾：菊科植物。萧艾：此处代指杂草。屈原《离骚》：“何昔日之芳草兮，今直为此萧艾也。”



⑥故路：老路，指古代圣贤所指引的路，指隐居守节。

⑦任道：顺应自然之道，指隐耕。此句，一作“前道还能穷”，今依曾本。

⑧鸟尽废良弓：《史记·淮阴侯列传》：韩信被缚，曰：“果若人言，狡兔死，良狗亨（烹）；高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天下已定，我固当烹。”

(十八)^①

[原文]

子云性嗜酒^②，家贫无由得。
时赖好事人^③，载醪祛所惑^④。
觞来为之尽，是谿无不塞^⑤。
有时不肯言，岂不在伐国^⑥？
仁者用其心，何尝失显默^⑦！

[校注]

①渊明因陷贫困，不免接受友人的赠酒馈物，本章以扬雄受酒典作喻解，以柳下惠典述收受的原则，何尝失幽默。

②子云：扬雄，字子云，西汉人，作《甘泉赋》、《长杨赋》，著《太玄》、《法言》等。

③好(hào 浩)：爱。好事人：原意是爱多事的人，此处作勤学而又热心肠的人。

④祛(qū 趋)：除去。《汉书·扬雄传》：“家素贫，耆(嗜)酒，人希至其门。时有好事者载酒肴从游学。”

⑤谿(zī 姿)：询问。一作语，今依曾本。塞：充实。

⑥伐国：上句及此句用鲁公问柳下惠典。《汉书·董仲舒传》：“闻昔者鲁公问柳下惠，吾欲伐齐，如何？柳下惠曰：不可。归而有忧色，曰：吾闻伐国不问仁人，此言何为至于我哉！”

⑦何尝失显默：无论出仕或隐退都不可有缺失。

(十九)^①

[原文]

畴昔苦长饥^②,投耒去学仕^③。
将养不得节^④,冻馁固缠己^⑤。
是时向立年^⑥,志意多所耻。
遂尽介然分^⑦,终死归田里^⑧。
冉冉星气流^⑨,亭亭复一纪^⑩。
世路廓悠悠^⑪,杨朱所以止^⑫。
虽无挥金事,浊酒聊可恃^⑬。

[校注]

①本章专叙生平出仕而终归的过程,其间可分向立年的初归、四十一岁的终归、归后至今已越一纪这三个阶段,也结合讲了隐耕的艰苦。

②畴昔:往昔、以往。畴:发声词。

③投:搁下。耒:本义为起土农具之柄,代指农具。

④将养:供给养活。不得节:不得法。节:适应、适合。

⑤固:一作故,今依曾本。

⑥向立年:将近三十岁。渊明二十九岁始仕为江州祭酒。《论语·为政》:“三十而立。”

⑦遂:终。尽:完全。介:耿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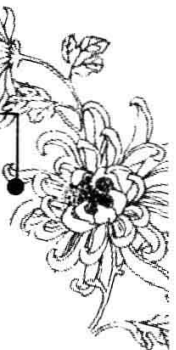
⑧终死:一作拂衣,今依曾本。

⑨星气:星辰与节气。

⑩亭亭:远貌。司马相如《长门赋》:“澹偃蹇而待曙兮,荒亭亭而复明。”一纪:十二年。《国语·晋论》:“蓄力一纪,可以远矣。”韦昭注:“十二年岁星一周为一纪。”岁星即木星,绕黄道附近一周天需时十二年(今测为11.8622年)。

⑪廓:空旷。悠悠:邈远貌。

⑫杨朱:字子居,战国时卫人。其书不传。其言行事迹略见于《列子》、《孟子》、



《淮南子》诸书。本句用杨朱悲歧路典：“大道以多歧亡羊，学者以多方丧生。”此句，一作“扬歧何以止”。又，朱一作“生”，所一作“疎”，今皆依曾本。

⑬挥：散。汉宣帝时，疏广为太子太傅，侄疏受为少傅，任五年而告老，赐赠黄金颇丰。“广既归乡里，日令家共（供）具设酒食，请族人故旧宾客，与相娱乐。数问其家金余尚有几所（多少），趣卖以共具。”（见《汉书·疏广传》）恃：依靠，凭借，这里有慰藉意。

（二十）^①

〔原文〕

羲农去我久^②，举世少复真^③。
汲汲鲁中叟^④，弥缝使其淳^⑤。
凤鸟虽不至^⑥，礼乐暂得新^⑦。
洙泗辍微响^⑧，漂流逮狂秦^⑨。
诗书复何罪？一朝成灰尘^⑩！
区区诸老翁，为事诚殷勤^⑪。
如何绝世下，六籍无一亲^⑫。
终日驰车走^⑬，不见所问津^⑭。
若复不快饮，空负头上巾^⑮！
但恨多谬误^⑯，君当恕醉人。

〔校注〕

①本章着眼于历史的全过程，叙道义传统至当代而破败，归结到醉酒的根本原因。

②羲农：伏羲氏、神农氏，传说中的上古帝王。

③真：淳朴自然。

④汲汲：急切而不停息的样子。一作波波，今依曾本。鲁：鲁国。叟：老者。此指孔子。

⑤弥:补、合。缝:裂隙。

⑥凤鸟:凤凰。古人认为凤凰是神鸟,是祥瑞吉兆,如果凤凰飞临,便预示将出现太平盛世。《论语·子罕》:“子曰:‘凤鸟不至,河图不出,吾已矣夫!’”

⑦礼乐暂得新:春秋末叶,礼乐废,诗书缺。孔子序《书》、《易》,整理《礼》、《诗》,正《乐》,作《春秋》。孔子在世时,礼乐自此可得而述。孔子以诗书礼乐教(见《史记·孔子世家》)。得:一作时,今依曾本。

⑧洙泗:洙水与泗水,泗水流经曲阜城北,洙水为泗水支流。孔子曾讲学于曲阜,后乃以二水代指其处。《礼记·檀弓》:曾子与子夏曰:“吾与女(汝)事夫子于洙泗之间。”微响:微。《汉书·艺文志》:“昔仲尼没而微言绝。”颜师古注:“精微要妙之言。”响:水声,喻孔子讲学的声音。

⑨漂:漂动。漂流:取《尚书·武成》“血流漂杵”之意,言春秋战国战事不绝,大批庶民流血死亡。逮:一作待,今依曾本。

⑩诗书复何罪,一朝成灰尘:指秦始皇焚书事。《史记·秦始皇本纪》:丞相李斯奏书:“臣请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

⑪区区:小、少。诸老翁:指汉初传授六经的饱学长者,如治《尚书》的伏生,故为秦博士,孝文时,年已九十余;治《诗》的中公,武帝时已八十余。(见《汉书·儒林传》)为事:指搜集六经古书、佚篇及传授六经。殷勤:不顾年事已高,全力以赴。如伏生,老不能行,于是诏太常,使掌故朝错,往受之。伏生老,不能正言,言不可晓也,使其女传言教错。齐人语多与颍川异,错所不知者凡十二三,略以其意属读而已。(见《汉书·儒林传》及颜师古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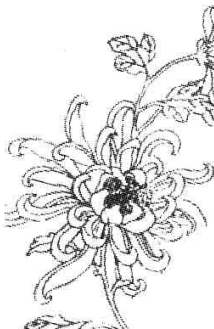
⑫绝世:断绝饕餮,此指汉末、魏晋末。六籍:即六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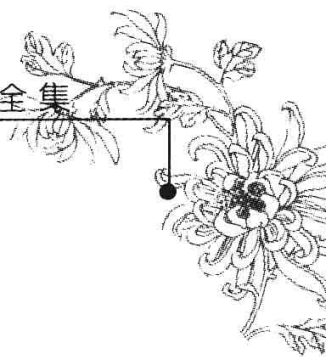
⑬终日驰车走:此指趋炎附势、追逐名利之徒。逯本注:《晋书·王雅传》:“以雅为太子少傅。时王珣儿婚,宾客车骑甚众。会闻雅拜少傅,回诣雅者过半。时风俗颓弊,无复廉耻。”陶所见类此。

⑭问:一作凭,今依曾本。

⑮空负头上巾:指以葛巾漉酒事。《宋书·隐逸传》:渊明“值其酒熟,取头上葛巾漉酒,毕,还复著之。”

⑯但:一作所,今依曾本。





[汇评]

谭元春云：妙在题是饮酒，只当感遇诗、杂诗，所以为远。

钟惺云：饮酒诗如此寄托，如此含吐，酒岂易饮，饮酒岂易作诗。（明钟惺、谭元春《古诗归》）

陶诗凡数首相连者，章法必深于布置。《饮酒》二十首尤为淋漓变幻，义多对竖，意则环应。（明黄文焕《陶诗析义》）

陶公附晋诗之终，而实居宋代，《饮酒》、《田家》诸篇，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真有“绛云在霄，卷舒自如”之致，敖陶孙之评，可谓知言。（清王士禛《师友诗传录》）

据序亦是杂诗，直书胸臆，直书即事，借饮酒为题耳，非咏饮酒也。阮公《咏怀》、杜公《秦川杂诗》、退之《秋怀》，皆同此例，即所谓遣兴也。人有兴物生感，而言以遣之，是必有名理名言，奇情奇怀奇句。而后同于著书。不拘一事，不拘一物、一时、一地、一人，悲愉辛苦，杂然而陈，而各有性情，各有本色，各有天怀学识才力，要必各自有其千古，而后为至者也。（清方东树《昭昧詹言》）

晋人多言饮酒，有至沉醉者，此未必意真在酒。盖时方艰难，人各懼祸，惟托于醉，可以粗远世故。（宋叶梦得《石林诗话》卷下）

靖节退归之后，世变日甚，故每每得酒，饮必尽醉，赋诗以自娱。此昌黎韩氏所谓“有托而逃焉”者也。（元刘履《选诗补注》卷五）

此二十首，当是晋、宋易代之际，借饮酒以寓言。骤读之不觉，深求其意，莫不中有寄托。（清陶必铨《莫江诗话》）

《饮酒》诗，昌黎谓其有托而逃，盖靖节退归之后，世变日甚，故得酒必尽醉。其卒章曰：“但恨多谬误，君当恕醉人。”观此二语，则以醉而逃世网，洵可知也。（清康发祥《伯山诗话》卷一《话古》）

山谷云：渊明此诗，乃知阮嗣宗当敛衽，何况鲍、谢诸子耶。诗中不见斧斤，而磊落清壮，惟陶能之。（宋何谿汶《竹庄诗话》卷四）

索解大悟之后，乃可以饮酒，说出酒人大来历。胸中有疑，酒不许下咽矣！“忽”字、“将”字、“不复”字、“相持”字皆别有光景。（明黄文焕《陶诗析义》卷三）

《伯夷传》大旨已尽于此。末二句马迁所云亦各从其志也。（清沈德潜选《古诗源》卷九）

此诗前四句作势反起，后四句收转本意，一翻一覆如时文之故作波澜，而后乃正解之也。（清邱嘉穗《东山草堂陶诗笺》卷三）

“积善云有报，夷叔在西山”，作一开，言天道若不可问。“善恶苟不应”二句，作一阖，又深于自信，故结言固穷百世可传。夷、叔即在西山，亦复何碍？天之报施，正不爽也；翻用太史公意。（清吴崧《论陶》）

“百世当谁传”者，固穷节也。“百年不可顾”者，世间名也。百世、百年紧对，正见安身立命，莫如固穷，固穷所贵，莫如饮酒，原不为成名也。（清吴瞻泰辑《陶诗汇注》卷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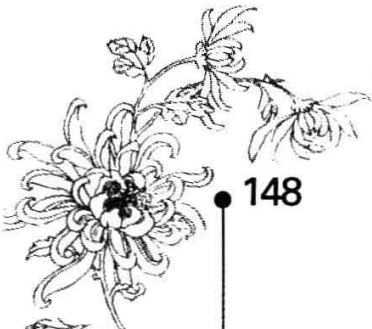
陶公昔为晋参军、将令，今则退而闲居、饮酒，故以邵平事自比。（清邱嘉穗《东山草堂陶诗笺》卷三）

汪洪度曰：二十首总冒，却从达观说起，可见非胸次豁达，不得轻言饮酒也。（清吴瞻泰辑《陶诗汇注》卷三引）

止 酒^①

[原文]

居止次城邑，逍遥自闲止^②。
坐止高荫下，步止茝门里^③。
好味止园葵，大欢止稚子^④。
平生不止酒，止酒情无喜^⑤。
暮止不安寝，晨止不能起。
日日欲止之，营卫止不理^⑥。
徒知止不乐，未信止利己。
始觉止为善，今朝真止矣。
从此一止去，将止扶桑涘^⑦。
清颜止宿容，奚止千万祀^⑧！





[题解]

此诗作于元兴元年(402),诗人三十八岁。

本诗充满了家庭情趣。全诗每句均有一“止”字。回环谐趣,仿佛亲人屡劝频频,渊明则屡答频频。首六句叙淡朴生活及天伦之乐,令人倾慕。次六句叙酒不可止,诙谐风趣。后四句为一劝一答;末四句止酒利身,直至成仙,寓庄于谐,读来令人捧腹。

[校注]

①止酒:停止饮酒,即今所谓戒酒。

②居止:居住。次:居住之处。闲止:闲居,家居无事。

③萑(bì)门:犹柴门,用荆条或竹子编成的篱笆或其他遮拦物。萑:同“萑”。步:一作行,今依曾本。这两句是说,坐歇在高树荫下,步行限于柴门之内。

④止园葵:只有园中的葵菜。大欢:最大的欢快、乐趣。大:一作天,今依曾本。止稚子:莫过于和幼儿在一起。

⑤情:一作懼,今依曾本。

⑥营卫:气血经脉与御病机能。营:指由饮食中吸收的营养物质,有生化血液,营养周身的的作用。卫:指人体抗御病邪侵入的机能。止:止酒。不理:不调理,不调顺。

⑦将止:将到。扶桑溪(sì):指神仙所居之处。扶桑:古人认为是日出之处。溪:水边。

⑧清颜止宿容:谓停到清癯的仙颜代替旧日的容貌。奚止:何止。祀(sì):年。

[汇评]

《止酒》诗云:“坐止高荫下。步止萑门里,好味止园葵,大欢止稚子。”余当反复味之,然后知渊明之用意非独止酒,而于此四者皆欲止之。故坐止于树荫之下,则广厦华居吾何羨焉;步止于萑门之里,则朝市声利我何趋焉;好味止于噉园葵,则五鼎方丈我何欲焉;大欢止于戏稚子,则燕歌赵舞我何乐焉。在彼者难求,而在此者易为也。渊明固穷守道,安于丘园,畴肯以此易彼乎!(宋胡仔《茗溪渔隐丛话》后集卷三)

陶渊明《止酒》诗,盖不得已而欲止于酒。“止”,犹“制蛮黄鸟,止于丘隅”之止,非禁止之止也。居止城邑,坐止高荫,步止萑门,味止园葵,欢止稚子,皆止其所止也。而

平生乃不能止于酒焉。暮止，则寝不安，晨止，则起不能，日日欲止之，则管卫不理，是岂溷世全身之道哉！今觉止酒为善，虽止扶桑浹可也。又何独止扶桑浹哉？虽千万祀亦可也。其旨如此。东坡追和乃云：“微疴坐杯酌，止酒则瘳矣，从今东坡室，不立杜康祀。”是果渊明之意耶？（宋俞德邻《佩韦斋辑闻》卷二）

渊明《止酒》诗：“居止次城邑，逍遥自闲止。坐止高荫下，步止萼门里。好味止园葵，大欢止稚子。”胡仔曰：“渊明用意，非独止酒，于此四者，皆欲止之。在彼者难求，而在此者易为也。”春按，渊明诗正言若此者，止于此久矣。所未止者酒耳，故历数此四止，而继之以平生不止酒之语。胡乃云然，抑何见之晚乎！（明何孟春《余冬录》卷五十三《论诗》）

错落二十个“止”字，有奇致。然渊明会心在“止”字，如人私有所嗜，言之津津不置口也。“平生不止酒”一句尤奇，无往不止，所不止者独酒耳。不止之止，寓意更恬，此当于言外得之。（明张自烈辑《笺注陶渊明集》卷三）

《止酒》诗是陶公戏笔，句句牵扯一止字，未免入于纤瘦一派，后人不必效也。昌黎《落齿》诗，似仿此。（清邱嘉穗《东山草堂陶诗笺》卷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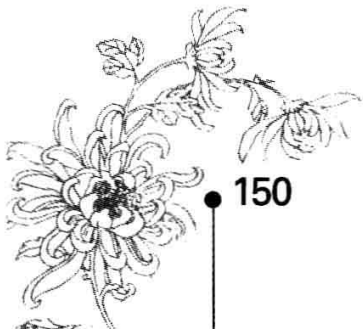
王棠曰：一句一“止”字，创调。瞻泰按：以上六“止”字，陪下“止酒”十二“止”字，只以“平生不止酒”一句为主，末二“止”字又开一径，出奇无穷。（清吴瞻泰辑《陶诗汇注》卷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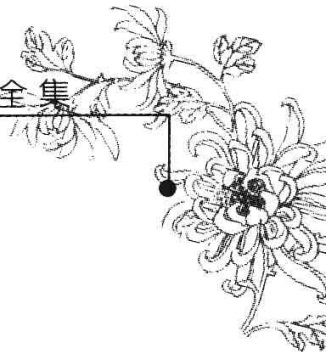
“止”之为义甚大，人能随遇而安，即得所止。渊明能饮能止，非役于物，非知道者不能也。丹厓谓其乏酒，作游戏言，其视渊明固浅。陈祚明竟谓其故作创体，不足为法，则尤苛论古人。不思渊明诗品纯乎天趣，此等诗非渊明不能作，亦惟渊明始可作。后之学陶者，固不必学，亦不能学。区区以成法律古人，去之远矣。（清温汝能纂集《陶诗汇评》卷三）

迷 酒

[原文]

仪邈造，杜康润色之。^①





重离照南陆^②,鸣鸟声相闻^③。
 秋草虽未黄,融风久已分^④。
 素砾皛修渚^⑤,南岳无余云^⑥。
 豫章抗高门,重华固灵坟^⑦。
 流泪抱中叹,倾耳听司晨^⑧。
 神州献嘉粟,西灵为我驯^⑨。
 诸梁董师旅,芊胜丧其身^⑩。
 山阳归下国,成名犹不勤^⑪。
 卜生善斯牧^⑫,安乐不为君。
 平王去旧京,峡中纳遗薰^⑬。
 双阳甫云育^⑭,三趾显奇文^⑮。
 王子爱清吹,日中翔河汾^⑯。
 朱公练九齿,闲居离世纷^⑰。
 峨峨西岭内,偃息常所亲^⑱。
 天容自永固,彭殤非等伦^⑲。

[题解]

此诗作于宋永初二年(421),渊明五十七岁。

全诗四句为一层次,共七层;收尾首六句,依次为:东晋运祚,由盛趋衰;逆篡不断,至于桓、刘;诗人感慨,宋代晋瑞;刘灭桓玄,恭帝遭害;除异务尽,逃也不免;简文应讖,晋祚告尽;我亲夷齐,天容当固。

这是一首史诗,是我国史诗绝唱之一。

[校注]

①逯本于题下有“仪狄造,杜康润色之”八字,并注云:“上八字宋本云旧注。曾本、苏写本此下又注,宋本云,此篇与题非本意,诸本如此,误。”今依逯本。

②重离照南陆:寓言东晋之初,如日丽大,得以中兴。重离:代指太阳。离为周易八卦之一,象征火。重卦(离下离上)后又为六十四卦之一,卦名仍称离。《周易·说

卦》：“离为火、为日。”故“重离”代指太阳。又暗喻司马氏。《晋书·宣帝纪》谓司马氏“其先出自帝高阳之子重黎，为夏官祝融”，是说晋代皇帝司马氏是重黎的后代。而“重离”与“重黎”谐音。南陆：《周易·说卦》：“离也者，明也，万物皆相见，南方之卦也。”所以诗人说“重离照南陆”。南陆又暗指东晋所统治的南部中国。

③鸣鸟声相闻：比喻东晋之初人才济济，名臣荟萃。鸣鸟：指鸣叫的凤凰。凤凰喻贤才，凤凰鸣喻贤才逢时。《诗经·大雅·卷阿》：“凤皇于飞，翔翔(huì,鸟飞声)其羽；亦集爰止，蔼蔼王多吉士。”(第七章)“凤皇鸣矣，于彼高冈；梧桐生矣，于彼朝阳。”(第九章)

④融风：立春后的东北风。《说文·风部》：“东北曰融风。”段玉裁注：“调风、条风、融风，一也。”《淮南子·天文训》：“距日冬至四个五日条风至。”按《太平御览》卷九引《易纬》：“立春条风至。”融又暗指司马氏。融为火，火神即祝融。相传祝融为帝喾时的火官，后人尊为火神。而祝融实即司马氏先人重黎。《史记·楚世家》：“重黎为帝喾高辛居火正，甚有功，能光融天下，帝喾命曰祝融。”又见注②所引《晋书·宣帝纪》。所以融风又代指司马帝风。分：分散消失。这两句说，秋草虽然没有完全衰黄，但春风久已消失。同时暗喻东晋王室运祚已经逐渐衰弱。

⑤素砾(lì)磊(xiǎo,又读jiǎo)修渚：暗喻奸邪得势。素砾：白石。古人常用砾与玉并举，砾指奸邪，玉比忠贤。磊：皎洁，明亮。砾磊：一作襟辉，今依曾本。修渚：长洲。这里是以江陵九十九洲代指渚宫江陵。汤汉注：“修渚，疑指江陵。”桓玄自称荆州刺史后，曾增填九十九洲为一百，为他称帝制造祥瑞。素砾显于江清，则喻奸邪得势，同时也暗指桓玄盘踞江陵阴谋篡权。

⑥南岳无余云：暗喻司马氏政权气数已尽。南岳：即衡山，五岳之一，在湖南。晋元帝即位诏中曾说“遂登坛南岳”，而且零陵就在南岳附近。所以“南岳”代指江左司马氏政权。云：指紫云，即古代数术家所谓王气。

⑦豫章：郡名，在今江西南昌。《晋书·桓玄传》载，太尉桓玄讽朝廷以“平元显功封豫章公”。又《晋书》义熙二年(406)，“尚书论建义功，奏封刘裕豫章郡公”。抗：对抗，抗衡。高门：即皋门，天子之门。《诗经·大雅·绵》：“乃立皋门，皋门有伉。”毛传：“王之郭门曰皋门。”伉，通“闹”，高貌。孔疏：“皋高通用。”又《礼记·明堂位》：“天子皋门。”郑注：“皋之为言高也。”重华固灵坟：暗指晋恭帝已死，只剩坟墓而已。

重华：虞舜名。这里代指晋恭帝。晋恭帝被废为零陵王，而舜墓即在零陵的九嶷山。固，但，只。固灵坟：只剩一座灵坟。灵：一作虚，今依曾本。这两句意思是说，刘裕继





桓玄之后与晋王室相抗衡,晋恭帝只有死路一条。

⑧抱中叹:内心叹息。抱:指怀抱、内心。司晨:指报晓的雄鸡。这两句是说,内心忧伤而叹息,彻夜难眠,侧耳听着雄鸡报晓,等待天明。

⑨神州:战国时邹衍称中国为“赤县神州”,后来用“神州”作中国的代称。这里指国内。献嘉粟:嘉粟又称嘉禾,生长得特别茁壮的禾稻,古人认为是吉瑞的象征。晋义熙十二年(417),巩县人得粟九穗,刘裕把它献给帝,帝又归于刘裕。西灵:西当为“四”之误。《礼记》:“麟、凤、龟、龙,谓之四灵。”灵:一作云,一作零,今依曾本。义熙十三年,进封刘裕为宋王,诏书中曾说:“自公大号初发,爰暨告成,灵祥炳焕,不可胜纪。岂伊素雉远至,嘉禾近归已哉!”又晋恭帝《禅位诏》中也说“四灵效瑞”。为我驯:为我所驯服,即归属于我。我:代指刘裕。这两句是说:刘裕假托祥瑞之兆,图谋篡位。

⑩诸梁:即沈诸梁,战国时楚人,封叶公。董:治理,统率。师旅:军队。芊(qiān)胜:楚太子的儿子,居于吴国,为白公。《史记·楚世家》载:白公杀楚令尹子西,赶走楚惠王,而自立为楚王。月余,叶公率众攻之,白公自杀,惠王复位。按:桓玄篡晋建立楚国,刘裕籍彭城,也为楚人。所以这两句以叶公、白公征战主事,影射桓玄篡晋后又为刘裕率众部所灭。

⑪山阳:指汉献帝刘协。东汉建安二十五年(220),魏王曹丕称帝,废献帝为山阳公。山阳公十四年后寿终,年五十四。下国:即指逊位后归山阳(在今河南怀州)。成名犹不勤:指零陵王被杀。《周书·谥法解》:“不勤成名曰灵。”古代帝王不善终者,即追谥为“灵”。不勤:不劳,不安慰。成名:指受到追谥。这两句的含义是,零陵王虽然被迫禅位,但仍不免被杀害,死后也得不到安慰,他的命运还不如山阳公的善终。

⑫卜生:指卜式。

⑬平王去旧京:指东周的开国君主周平王,于公元前770年东迁雒邑(今河南省洛阳市)之事。王:一作生,今依汤本。去:离开。旧京:旧都镐,在今陕西省西安市。这里是借平王东迁事,指晋元帝建基江左。峡中纳遗薰:峡同“郊”,指郟鄏(jiá rǔ),即今洛阳。薰:薰育,亦作严犹、猗犹、葷粥、獯鬻、葷允等,我国古代北方民族名。殷周之际,主要分布在今陕西、甘肃北境及内蒙古自治区西部,春秋时被人称作戎、狄,后亦称为匈奴。刘聪为匈奴遗族,曾攻陷洛阳,晋元帝因此东迁。这两句是说,晋元帝离开旧都东迁江左之后,洛阳一带中原地区就被匈奴占领了。

⑭双阳:重日,寓言“昌”字。指晋孝武帝司马昌明。甫云育:开始有了后嗣。《晋书·孝武帝纪》载:“初,简文帝见谶云:‘晋祚尽昌明。’”待其于孝武帝降生,无意中竟

取名为“昌明”。于是流涕悲叹，以为晋祚已尽。但孝武帝死后，子安帝又嗣位，晋朝并未尽于“昌明”。这句是说，孝武帝既已有了后嗣，便可延长晋朝江山。

⑮三趾：三足，即三足鸟。晋初曾用它作为代魏的祥瑞。《晋诸公赞》：“世祖时，西域献三足鸟。遂累有赤乌来集此昌陵后县。案昌为重日，乌者，日中之鸟，有托体阳精，应期曜质，以显至德者也。”显奇文：是说讖纬之言，本为晋代魏之祥瑞，而今又成为宋代晋之祥瑞，故曰“奇”。《宋书·武帝纪》：晋帝禅位于王，诏曰：“故四灵效瑞，川岳启图，瞻乌爰止，允集明哲，夫岂延康有归；咸熙告谢而已哉！”这句意思是，三足鸟又成了刘宋代晋的祥瑞征兆。

⑯王子：即王子晋。《列仙传》载，周灵王太子名晋，好吹笙，年十七，乘白鹤，白日升仙而去。清吹：即指吹笙。此句以王子晋托言东晋，谓已亡去。日中：即正午，有典午之意。典：主其事，即“司”。午：属马，典午托言司马，暗指晋。日：一作星，今依曾本。翔：遨游。河汾：晋国地名。遨游河汾：暗指禅代之事。《梁书·武帝纪》载禅位策说：“一驾河汾，便有窅然之志；暂适箕岭，即动让王之心。”又《庄子·逍遥游》：“尧往见四子于汾水之阴，窅然丧其天下焉。”这两句是以王子晋年十七而仙逝喻晋朝在刘裕的控制下十七年而亡，司马政权以禅代而告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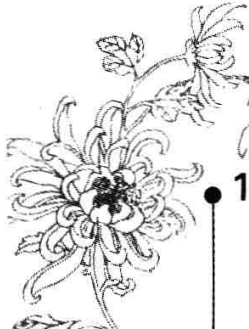
⑰朱公：指战国时范蠡。范蠡佐越破吴后，变姓名游于江湖，至陶（地名），号陶朱公。这里是以朱公隐“陶”字，是陶渊明自称。练九齿：修炼长生之术。九：与“久”谐音，义同。齿：年龄。九齿：即长寿。世纷：世间的纷乱。这两句说，我要修炼长生之术，退隐闲居，离开纷乱的世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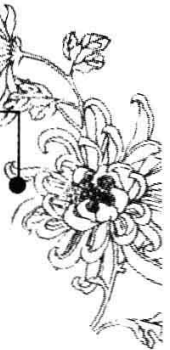
⑱峨峨：高大的样子。西岭：即西山，指伯夷、叔齐隐居之地，不食周粟，采薇充饥，终于饿死。西岭：一作四顾，非，今依曾本。偃息：安卧。《诗经·小雅·北山》：“或偃息在床，或不已于行。”常：一作得，今依曾本。亲：这里有钦慕、敬仰的意思。这两句是说：那高高的西山之中，安卧着我所仰慕的伯夷、叔齐两位高人。

⑲天容：天人之容，即出众人物的形象，指伯夷、叔齐。容：一作客，今依曾本。永固：永久保持。彭：古代传说中的长寿者彭祖。殇（shāng）：指夭折的儿童。等伦：同等，一样。这两句是说，伯夷、叔齐那出众的节操将会永久存在，正如长寿的彭祖同夭折的儿童不能等量齐观。

[汇评]

韩子苍曰：余反覆之，见“山阳归下国”之句，盖用山阳公事，疑是义熙以后有所感





而作也。故有“流泪抱中叹，平王去旧京”之语，渊明忠义如此。今人或谓渊明所题甲子，不必皆义熙后，此岂足论渊明哉！惟其高举远蹈，不受世纷，而至于躬耕乞食，其忠义亦足见矣。

赵泉山曰：此晋恭帝元熙二年也。六月十一日宋王裕迫席禅位，既而废帝为零陵王。明年九月，慝行弑逆，故靖节诗中引用汉献事。今推子苍意，考其退休后所作诗，类多悼国伤时感讽之语；然不欲显斥，故命篇云《杂诗》，或托以《述酒》、《饮酒》、《拟古》，惟《述酒》间寓以他语，使漫奥不可指摘。今于各篇姑见其一二句警要者，余章自可意逆也。如“豫章抗高门，重华固灵坟”，此岂述酒语耶？“三季多此事”“慷慨争此场”“忽值山河改”，其微旨端有在矣。类之风雅无愧。谏称靖节“道必怀邦”，刘良注“怀邦者不忘于国”。故无为子曰：诗家视渊明，犹孔门视伯夷也。（宋李公焕《笺注陶渊明集》卷三引）

按，晋元熙二年六月，刘裕废恭帝为零陵王。明年以毒酒一罍授张祗，使鸩王，祗自饮而卒。继又令兵人逾垣进药，王不肯饮，遂掩杀之。此诗所为作，故以《述酒》名篇也。诗辞尽隐语，故观者弗省，独韩子苍以“山阳下国”一语疑是义熙后有感而赋。予反复详考，而后知决为零陵哀诗也。因疏其可晓者，以发此老未白之忠愤。昔苏子瞻《述史》九章曰“去之五百岁，吾犹见其人”也，岂虚言哉！

此篇虽黄山谷谓中多不可解，然题名《述酒》，是以饮酒时述往事以寄慨，偶略言酒也。其中山阳、平王等语，信如韩子苍所云，感义熙以后事。若王子、朱公，乃渊明流泪抱叹，恐年命不永，欲固天容而跻彭铿，不以殇子为寿耳。（清蒋薰评《陶渊明诗集》卷三）

“安乐不为君”，恐用刘禅封安乐公事，亦与山阳事同，皆指零陵王也。（清邱嘉穗《东山草堂陶诗笺》卷三）

《述酒》起六句，乃感时物之变，托以起兴，《三百篇》多此法。（清吴崧《论陶》）

题名《述酒》而绝不言酒，盖古人借以寄慨，不欲明言，故诗句与题义两不相蒙者往往有之。陈祚明谓作《离骚》、《天问》读，不必着解，得之矣。蒋丹崖谓是饮酒时述往事，故以《述酒》名篇，亦属过泥。（清温汝能纂集《陶诗汇评》卷三）

《述酒》诗为晋恭帝而作，其说略本韩子苍，而毕胜诸梁，黄山谷亦尝解之，非创于东涧也，特此注加详耳。零陵王以九月终，与诗所云“秋草虽未黄，融风久已分”者正合。靖节时当禅代，虽同五世相韩之义，但不敢直言，而借度辞以抒忠愤，向非诸公表微阐幽，乌能白其未白之志哉！（清黄丕烈《士礼居藏书题跋记》卷五）

责子^①

[原文]

白发被两鬓，肌肤不复实。
虽有五男儿，总不好纸笔。
阿舒已二八^②，懒惰故无匹^③。
阿宣行志学^④，而不爱文术^⑤。
雍端年十三，不识六与七。
通子垂九龄^⑥，但觅梨与栗^⑦。
天运苟如此，且进杯中物^⑧。

[题解]

该诗作于晋义熙四年(408)，渊明四十四岁。

为孩子陶公写过不少诗文，在感到五个儿子与自己期望值相差甚远时，就提笔写了这首小诗，骨肉之情深厚率真。

从责备的内容上，反映了作者对儿子的希望：勤快、爱文术、懂事上进，与渊明躬耕于农村有关，慈父形象，跃然纸上，弦外之音，细辨动听。

[校注]

①李本、曾本、苏写本在篇名下有注云：“舒俨、宣俟、雍份、端佚、通佟，凡五人。舒、宣、雍、端、通，皆小名也。”

②二八：十六岁。

③故：通“固”，本来、一直的意思。惰：一作放。故：一作固。今皆依曾本。

④行：将。志学：十五岁为志学之年。语本《论语·为政》：“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

⑤文：指读、写诗文。术：艺也，指写字、算术一类。《周礼》载“六艺”：礼、乐、射、

御、书、数。

⑥垂：即将到。九：一作六，今依曾本。

⑦梨与栗(lì例)：均秋熟果实。覓：一作念，今依曾本。

⑧杯中物：指酒。

[汇评]

观渊明之诗，想见其人岂弟慈祥，戏谑可观也。俗人便谓渊明诸子皆不肖，而渊明愁叹见于诗，可谓痴人前不得说梦也。（宋黄庭坚《豫章黄先生文集》卷二十六《书渊明责子诗后》）

渊明有《命子》、《责子》诸作，盖自示训诲意也。其责之略云：“虽有五男儿，总不好纸笔。”末云：“天运苟如此，且尽杯中物。”可谓能不弃其子，而且顺乎天矣。人之贤父兄固自如此。子美乃嘲之，云：“有子贤与愚，何其挂怀抱！”岂直欲置之度外，若秦之视越人之肥瘠，漠然不以为意欤？顾复自誉其子曰：“骥子好男儿。”何亦不免于可嘲也！大抵子美借此见渊明怀抱，举天下物无一系累，其不能忘者，只此天性之爱耳。（明游潜《梦蕉诗话》）

以《责子》诗合之《命子》诗燕诒之道，实备乎此，如杜子美嘲先生云“有子贤与愚，何其挂怀抱”，此直笑谑耳。士虽达观，仅可忘情俗累，未有置天性之爱于膜外，如萍梗之适值者。愚按渊明诸篇，托兴写怀，主于自娱，然其怀亲爱君教子笃友之意，恳恳勤勤，读之蔼然可想，世徒以诗歌风雅取之，失渊明多矣。（明张自烈辑《笺注陶渊明集》卷三）

竹林七贤，惟伶子无闻，余窃以为恨。先生五男儿，皆不好学，天也。岂嗜酒失训哉？黄山谷谓是渊明戏谑言，非诸子真不肖。乃懒惰不识六七人，我弗能为父讳子也。（清蒋薰评《陶渊明诗集》卷三）

老夫耄矣，子又凡劣，北山愚公，竟何人哉？此《责子》所为作也。（“总不”句）人不学，安知忠孝为何事？陶士行后人遂为原伯鲁之子，此公所以俯仰家国，而感叹于天运如此也。（“天运”句）国亡主灭，何暇复恤子孙，为门户计，故归之天运也。（清何焯《义门读书记·陶靖节诗》）

《命子》诗既明勉以世德，《与俨等疏》临终告以和好，此则方其少时，都未成人，而直责之当在最先。陶公教诲式穀之道至矣。若其子之果终于不肖与否，则天也。杜子

美嘲公此诗云：“有子贤与愚，何其挂怀抱！”然必有父作子述，而后文王无忧。子之贤与愚，虽圣人亦不得不挂怀抱也。公《命子》诗云：“厉夜生子，遽而求火；凡百有心，奚特于我！既见其生，实欲其可。人亦有言，斯情无假。”以此言之，虽挂怀抱，何病焉。况其结语优游任运，亦未尝沾沾挂怀抱也。萧统序之曰：“论怀抱，则旷而且真。”岂虚语哉！（清邱嘉穗《东山草堂陶诗笺》卷三）

有会而作并序^①

[原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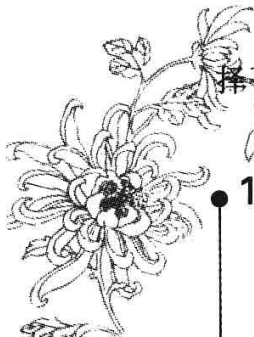
旧谷既没，新谷未登^②。颇为老农^③，而值年灾。日月尚悠，为患未已。登岁之功^④，既不可希。朝夕所资，烟火裁通。旬日已来，始念饥乏。岁云夕矣^⑤，慨然永怀。今我不述，后生何闻哉！

弱年逢家乏，老至更长饥。
菽麦实所羨，孰敢慕甘肥！
怒如亚九饭^⑥，当暑厌寒衣。
岁月将欲暮，如何辛苦悲！
常善粥者心^⑦，深念蒙袂非^⑧。
嗟来何足吝^⑨？徒没空自遗^⑩。
斯滥岂彼志^⑪？固穷夙所归^⑫。
馁也已矣夫，在昔余多师^⑬！

[题解]

本诗作于南朝宋元嘉三年(426)，渊明六十二岁。

从序文看，遇到灾难，青黄不接，是丧志而食“嗟来”，还是学古贤而固穷？诗人选择了后者。本诗虽述饥乏，主题却是穷正见志。





本诗四句为一层次,结构严谨,句法错落有致,纵收反正,势如矫龙。第二层述及何以卒岁,以之引到第三层对不食“嗟来”的非议,然后是经过深思的正面判定:斯滥为反,固穷为正。疑团冰释,主题豁然高明。

[校注]

①萧统《陶渊明传》:“江州刺史檀道济往候之,偃卧瘠馁有日矣。道济谓曰:‘贤者处世,天下无道则隐,有道则至。今子生文明之世,奈何自苦如此?’对曰:‘潜也何敢望圣贤,志不及也。’道济馈以粱肉,麾而去之。”《南史·隐逸传》也有相同的记载。檀道济于元嘉三年五月任江州刺史(见《资治通鉴》),故此诗暂系于该年。

②登:登场。未登:尚未收获。

③颇为:可以称得上。

④登:成、进、达到。岁之功:一年农事应有的收获。

⑤夕:一作日,一作始,今依曾本。

⑥怒(nì逆)如:饥愁貌。如:词尾助词。《诗·周南·汝坟》:“怒如调(注:通“朝”——笔者注,晨也)饥。”亚:次子。九饭:一个月只能吃上九餐,指子思。《说苑·立节》:“子思居于卫,缊袍无表,三旬而九食。”亚九饭:言为子思之亚,则比一月仅九餐的子思略好些。按少餐居前,亚则居后。

⑦善:称许。粥者:施粥者,指齐人黔敖。《礼记·檀弓》:“齐大饥。黔敖为食于路,以待饿者而食(sì,给人吃)之。有饿者蒙袂辑屣,贸贸然来。黔敖左奉食,右执饮,曰:‘嗟!来食。’(饿者)扬其目而视之,曰:‘予唯不食嗟来之食,以至于斯也!’从而谢焉,终不食而死。曾子闻之,曰:‘微与!其嗟也可去,其谢也可食。’”

⑧念:李本及诸本作恨,何校宣和本、逯本作念,今从后。蒙袂(mèi妹):以袖遮脸,指饥者。

⑨嗟:悯而嗟之声。吝:厌恨。

⑩没:死。遗:与、给与。自遗:指自己给自己留下悲戚。

⑪斯滥:无所约束,指做出超越礼义的行为。《论语·卫灵公》:“在陈绝粮,从者病,莫能兴。子路愠见曰:‘君子亦有穷乎?’子曰:‘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彼:李本及诸本作彼,何校宣和本作攸,逯本作牧,从前者。按,故或释“所”,或为语助词。“所”不宜置于名词“志”之前;如作语助词,则本句显得含糊,故攸不妥。

⑫夙：平素、以往。此处上下两句是转为对蒙袂饥者的肯定。篇名正由此而来。

⑬余多师：我有很多的老师，指伯夷、叔齐、子思，也包括这位蒙袂饥者等。

[汇评]

赵泉山曰：此篇述其艰食之惊，尤为酸楚。“老至更长饥”，是终身未尝足食也。（宋李公焕《笺注陶渊明集》卷三引）

钟伯敬曰：妙在有会而作，命题旷远，而序与诗，句句是饥寒衣食之言，真旷远在此。（明钟伯敬、谭元春评选《古诗归》卷九）

弱年至老，当逢饥之，陶公定有几番穷时，到此而有会者，能师固穷也。（清蒋薰评《陶渊明诗集》卷三）

平居以恨蒙袂之子，以为太激，然彼固有志也。昔人类然，不轻求饱，已矣，复何所悔。

琢句于拙中到老，借书证句句用意转宕，故曲而不直，无浅率之诮。（清陈祚明评选《采菽堂古诗选》卷十三）

后半言蒙袂扬目者诚过，然斯滥可戒，当以固穷为师也。（清何焯《义门读书记·陶靖节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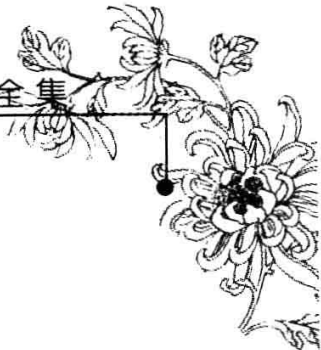
沃仪仲曰：“深憾蒙袂非”，愤语也。世不但无蒙袂者，并黔敖亦不可得，安得不固穷乎？（清吴瞻泰辑《陶诗汇注》卷三引）

“常善粥者心”二句，提笔作翻案，谓不食嗟来似亦太过。“斯滥”二句，又归正意，谓固穷之志不容假借，则昔人不食嗟来，真余师也。一开一阖，抑扬顿挫，如闻愁叹之声。（清吴瞻泰辑《陶诗汇注》卷三）

汤文清云：“渊明诗中言本志少，说固穷多，夫惟忍饥寒之苦而后能存节义之闲，西山之所以有饥夫也。世事贪荣禄、慕豪侈，而高谈名义，自方于古之人，余未之信也。”观斯言，始知渊明一生，得力全在“固穷”二字。固则为君子，滥则为小人。固与滥，舜、跖之分也。呜呼！可不慎哉！可不戒哉！（清温汝能纂集《陶诗汇评》卷三）

正言菽粟不足，卻以甘肥为楮，则意深而曲，有味矣。“常善”四句与谢公“平生疑若人”四句同本。言已慕此人，卻反言以非之，则局势曲而变化矣。“斯滥”二句解上文，言彼宁死不能滥，则余今日亦止有固穷甘馁而死，正以师昔人也。读此乃见公用笔之变，用意之深曲，文法妙不测。后人学陶，意腐语直，势平笔钝，安能梦见！（清方东





树《昭昧詹言》卷四)

蜡 日^①

[原文]

风雪送余运,无妨时已和^②。
梅柳夹门植,一条有佳花^③。
我唱尔言得,酒中适何多^④!
未能明多少^⑤,章山有奇歌^⑥。

[题解]

该诗写于南朝宋永初三年(422),渊明五十八岁。

节日即兴赋小诗,预兆来年春景佳。两人酌唱,情趣盎然。想象如对之章山,逸兴奇特。

[校注]

①蜡(zhà 乍,又读 chà):周代十二月祭百神之称。《礼记·郊特性》:“蜡也者,索也者,索也,岁十二月,合聚万物而索飧之也。”

②余运:一年内剩下的时运,即岁暮。时已和:时节已渐和暖。

③夹门植:种植在门两旁。佳花:指梅花。花:一作葩,今依曾本。

④唱:指咏诗。尔:你,指上句的佳花。言得:称赏之意。适:适意,惬意。这两句表现饮酒赏梅的沉醉之态。

⑤未能明多少:难以明了到底有多少,意谓极多。指“酒中适”。能:一作知,今依曾本。

⑥章山:即鄣山,又称天子鄣。《水经注》:“庐山之北,有石门水,其下入江南岭,即彭蠡泽西天子鄣也。”晋庐山诸道人《游石门诗序》:“石门在精舍南十余里,一名鄣山。基连大岭,体绝众阜,此虽庐山之一隅,实斯地之奇观。”有奇歌:有奇妙之诗,可能指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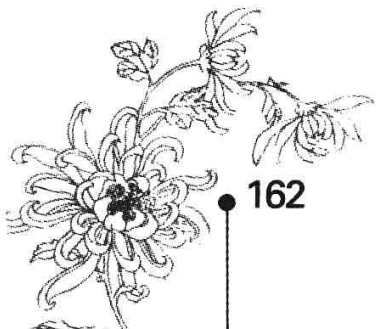
日游斜川诸咏诗。《游斜川·序》：“彼南阜者，名实旧矣，不复乃为嗟叹。若夫曾城（指天子鄣），傍无依接，独秀中皋，遥想灵山（指昆仑），有爱嘉名。欣对不足，率共赋诗。”

[汇评]

风雪与时和，固不相妨。不遂艷媛，无妨歌饮为乐。（清陈祚明评选《采菽堂古诗选》卷十三）

陶靖节诗，大率和平冲淡，无艰深难读者，惟《述酒》一篇，从来多不得其解。或疑有舛伪。至宋韩子苍，始决为哀零陵王而作，以时不可显言，故多为廋辞隐语以乱之。汤文清汉复推究而细释之，陶公之隐衷，始晓然表白于世。其《蜡日》诗旧亦编次《述酒》之后，而文清未注。予细读之，盖犹之乎《述酒》意也。爰为补释于左，俟考古者论定焉。“风雪送余运，无妨时已和。”此感蜡为岁之终，喻典午运已告讫，而宋祚方隆，臣民已多附从，不必更滋防忌，故曰无妨也。“梅柳夹门植，一条有佳花。”梅喻君子，柳比小人。夹门植谓参错朝宁。君子不能厉冰霜之操，小人则但知趋炎附时，望风而靡。“一条有佳花”，有者犹言无有乎尔。“我唱尔言得，酒中适何多！”裕以毒酒一甃命张祚鸩帝，祚自饮之而卒；又命兵进药而害之。下句言酒中之阴计何多耶。“我唱尔言得”，谓裕倡其谋，而附奸党恶者众也。“未能明多少，章山有奇歌。”《山海经》：“鲜山又东三十里，有章山。”《地理志》章山在江夏竟陵县东北，古文以为内方山。按竟陵、零陵皆楚地，故假竟陵之山以寓意，犹《述酒》诗之用舜冢事也。渊明为桓公曾孙，昔侃镇荆楚，屡平寇难，勋在社稷。“未能明多少”，谓若曹勿谓阴计之多，以时无英雄耳，使我祖若在，岂遂致神州陆沈乎？“有奇歌”，盖欲效采薇之意也。（清吴騞《拜经楼诗话》卷三）

“一条”句亦佳，与秋菊色另一佳致。（清温汝能纂集《陶诗汇评》卷三）



JUANSI
WUYANSHI

卷四 五言诗

9题44首





司九月菊花花神陶渊明

录自《吴友如画宝》

拟古九首

[题解]

组诗作于南朝宋永初二年(421),陶渊明五十七岁。

拟,比拟,仿照的意思。拟古就是摹仿古诗的意境与形式,以此来抒发自己的思想感情。从这几首,可看到《古诗十九首》、汉乐府、汉魏晋五言诗的痕迹,像第一首的简洁叙事方式、第二首的一问一答、第三首的以气象作兴比及物候作比,以及清浅的词语,叠词等等。诗人所以用拟古作题,主要是时当晋宋易代,很多的感触及激荡的情绪,都可以通过较隐晦的方式表达出来。

九首诗内容之间并无严密的逻辑关系,而不松散依稀可感:一、斥负义,二、尚节义,三、眷故晋,四、傲新贵,五、志贫洁,六、觅友生,七、叹迟暮,八、忆壮志,九、亡之憾。

第七首颇佳,被选入《文选》及《玉台新咏》。

(一)

[原文]

荣荣窗下兰^①,密密堂前柳^②。
初与君别时^③,不谓行当久^④。
出门万里客^⑤,中道逢嘉友^⑥。
未言心相醉^⑦,不在接杯酒^⑧。
兰枯柳亦衰^⑨,遂令此言负^⑩!
多谢诸少年^⑪,相知不忠厚^⑫。
意气倾人命,离隔复何有^⑬?

[校注]

①窗下:一作后窗,今依曾本。兰:喻双方均以君子之德交往。

②柳：依依柳，喻别情之深。

③君：对人尊称，指这位友人，即出门游子。

④不谓：不料。当：宜，转为“成”的意思。

⑤客：指“君”。

⑥中道：中途。嘉友：佳友。古诗婉微，常无谑词。所谓嘉友，是与这位友人沆瀣一气的挚友。

⑦未言心相醉：“君”与新友已相交欢。清邱嘉穗《东山草堂陶诗笺》卷四：“此必当时有与公同约偕隐，已而背去附宋者。”

⑧不在接杯酒：不在杯酒之相交接也。曲言先时与我倾心为伪。

⑨兰枯柳亦衰：喻“君”与我德交息，友情断。枯：一作空。此句，一作“时没身还朽”，今皆依曾本。

⑩此言：指“与君别时”所说的话。

⑪多谢：多多告诫。《古诗为焦仲卿妻作》：“多谢后世人，戒之慎勿忘！”

⑫忠：李本、焦本作忠，逯本作中。今从前者。忠厚：忠诚、老实厚道。

⑬意气：情谊，恩义。倾人命：送性命。离隔：分离，离弃。这两句的意思是说，你为情谊可以不惜献出一切，可当那位不忠厚的朋友弃你而去之后，又有什么情谊存在呢？

(二)

[原文]

辞家夙严驾^①，当往志无终^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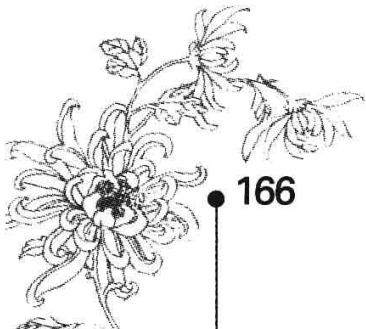
问君今何行？非商复非戎^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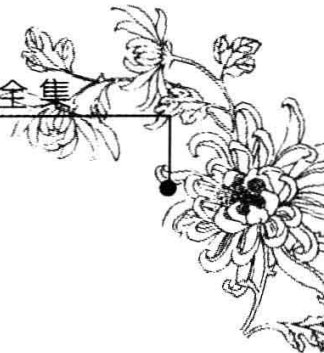
闻有田子泰^④，节义为士雄！

斯人久已死，乡里习其风。

生有高世名，既没传无穷！

不学狂驰子^⑤，直在百年中^⑥。





[校注]

①夙:早晨。严:整饬。驾:马车。此句说,辞别家人准备出行。

②志:向往。志:李本、逯本为志,苏写本、陶本作至。今从前者。无终:古县名,在今河北省蓟县。

③商:经商。戎:从军。

④田子泰:田畴,字子泰。东汉末右北平无终人。献帝被董卓逼迁长安,幽州牧刘虞欲致臣节。时乱,田畴轻骑问道而往,得见献帝。诏拜骑都尉,辞不受。驰还,刘虞已被公孙瓒害死。谒墓,陈携回之帝表,泣而去。入徐无山,百姓归之,率耕食,至五千余家。后袁绍授将军印,不受。乌丸常扰北边,曹操征伐,助之而胜。数次爵封,均辞。逯本按:“此诗是回忆元兴三年东下参与刘裕起义兵事写的。”泰:一作春,非,今依汤本。

⑤狂驰子:指趋炎附势之徒。狂:一作驱,今依曾本。

⑥直:只。百年中:指人一生活在世上时间。

(三)

[原文]

仲春遘时雨^①,始雷发东隅^②。
 众蛰各潜骇,草木从横舒^③。
 翩翩新来燕,双双入我庐。
 先巢故尚在^④,相将还旧居^⑤。
 “自从分别来,门庭日荒芜^⑥!”
 “我心固匪石^⑦,君情定何如^⑧?”

[校注]

①仲春:夏历二月。遘(gòu 构):遇。时雨:时节之雨。

②始雷:始作之春雷。《礼记·月令》:仲春之月“雷乃发声,始电,蛰虫咸动,启户始出”。隅:角。东隅:指东方。

③从:同“纵”。横:一作比,一作是,今皆依曾本。

④先巢:旧巢。故:依然。

⑤相将:相与、一起。

⑥这两句是主人对燕说的话。君:指燕。

⑦此句及下句是燕对主人的回答。匪:同“非”。《诗经·邶风·柏舟》:“我心匪石,不可转也。”意思是:吾心不是磐石,磐石可以转动,吾心却不能转动。此句用《柏舟》句意,包括未说出的一句:“不可转也。”

⑧定:决、留止。清邱嘉穗《东山草堂陶诗笺》卷四:“自刘裕篡晋,天下靡然从之,如众蛰草木之赴雷雨,而陶公独惓惓晋室,如新燕之恋旧巢,虽门庭荒芜,而此心不可转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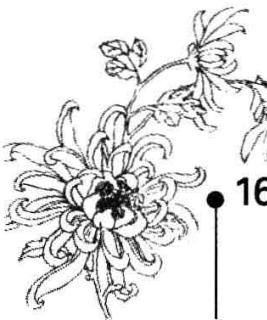
(四)

[原文]

迢迢百尺楼^①,分明望四荒。
暮作归云宅,朝为飞鸟堂。
山河满目中,平原独茫茫^②!
古时功名士,慷慨争此场。
一旦百岁后,相与还北邙^③。
松柏为人伐,高坟互低昂^④。
颓基无遗主^⑤,游魂在何方?
荣华诚足贵,亦复可怜伤^⑥!

[校注]

①迢迢(tiáo 条):遥远貌。此指楼在极远处。百尺楼:百尺,极言楼高,很高很高



的楼。《古诗十九首》之五：“西北有高楼，上与浮云齐。”

②独：一作转，今依曾本。

③北邙(máng 忙)：山名，在今河南省洛阳市北。东汉、魏、西晋王侯公卿多葬于此。西晋张载《七哀诗》：“北邙何垒垒，高陵有四五。”

④互底昂：坟堆高低不齐。昂：高。

⑤遗主：留在人世的墓主，指死者后代。

⑥亦复可怜伤：清陶澍集注《靖节先生集》卷四：“慷慨而争，同归于尽，后之视今将亦犹今之视昔耳。哀司马即是哀刘裕。”

(五)

[原文]

东方有一士，被服常不完^①。
三旬九遇食^②，十年著一冠。
辛勤无此比^③，常有好容颜^④。
我欲观其人，晨去越河关^⑤。
青松夹路生，白云宿檐端^⑥。
知我故来意^⑦，取琴为我弹。
上弦惊别鹤^⑧，下弦操孤鸾^⑨。
“愿留就君住^⑩，从今至岁寒^⑪”。

[校注]

①被服：所穿衣服。被：同披。

②三旬九遇食：用子思故事，子思在卫穷得一个月仅吃九餐。见《有会而作》注^⑫。
遇：一作过，非，今依曾本。

③辛勤：一作辛苦，今依曾本。

④好容颜：愉悦的面容。《论语·雍也》：“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

回也!”

⑤河关:河流与关隘。

⑥檐(yán 颜)端:屋顶伸出的边沿。

⑦故:特、专。故来意:特地来之意。

⑧上:先。弦:以弦代指琴。惊:使听者惊叹。别鹤:《别鹤操》,古琴曲名。原曲意是叹夫妻分离,此处是借用,以别鹤喻退隐高蹈。

⑨下:后。操:弹奏。孤鸾(luán 鸾):《双凤离鸾》,古琴曲名。原曲意是叹凤凰失偶,此处借用,以孤鸾喻孤高自洁。

⑩此句与下句是诗人对想象中的东方一士说的话。表示愿到你那里去一起住。

⑪从今至岁寒:这是一种古朴的说法,并不是至岁寒为止,而是岁寒也不在乎,可以永远留住下去。《论语·子罕》:“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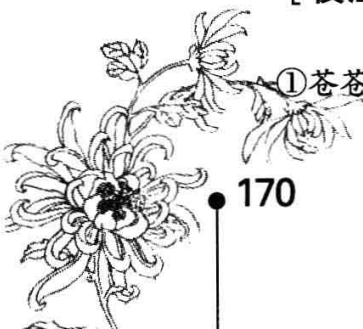
(六)

[原文]

苍苍谷中树^①,冬夏常如兹。
年年见霜雪,谁谓不知时?
厌闻世上语^②,结友到临淄^③。
稷下多谈士^④,指彼决吾疑^⑤。
装束既有日,已与家人辞。
行行停出门,还坐更自思。
不怨道里长^⑥,但畏人我欺^⑦!
万一不合意,永为世笑嗤?
伊怀难具道^⑧,为君作此诗^⑨。

[校注]

①苍苍谷中树:指松,自喻。起首四句是兴而比的写法。《古诗十九首》之九:“庭



中有奇树，绿叶发华滋。”

②世上语：指顺风而转的世人俗论。

③结友：一作结交，今依曾本。临淄：春秋战国时齐国京都，在今山东省淄博。

④稷(jì迹)下：齐国临淄稷门附近地区，为当时讲学、著述、学士交游集聚处。《史记·田敬仲完世家》：“齐宣王时，稷下学士复盛。”集解引刘向《别录》：“齐有稷门，城门也。谈说之士，期会于稷下也”。本句当指白莲社高僧及诸时贤。慧远法师在庐山东林寺集高僧骚名儒刘遗民、宗炳、周续之等共一百二十三人建白莲社，同修净业。据《莲社高贤传》载：“时远法师与堵贤结白莲社，以书招渊明。渊明日：若许饮，则往。许之，遂造焉。忽攒眉而去。”

⑤彼：一作往，一作孤，非，今皆依曾本。

⑥怨：一作畏，今依曾本。

⑦人我欺：人欺我。欺：愚弄。

⑧伊怀：此怀。

⑨君：可能是指约结去白莲社的友人。清邱嘉穗《东山草堂陶诗笺》卷四：宋汤汉认为稷下谈士是指东林诸名人，“欲就决疑而中止，其终不肯入社，甚且已到寺门，闻钟攒眉而回车远避，即此诗意也。”

(七)

[原文]

日暮天无云，春风扇微和。

佳人美清夜^①，达曙酣且歌^②。

歌竟长叹息^③，持此感人多^④！

皎皎云间月^⑤，灼灼叶中华^⑥。

岂无一时好^⑦，不久当如何^⑧？

[校注]

①美：赞，喜爱。清夜：良夜。

②曙：天明。酣(hān 蚶)：饮酒长乐而不止息。

③竟：终、罢，喝完。

④持：握、凭，转为“念”的意思。此：指上述事情。

⑤皎皎：洁白明亮貌。《古诗十九首》之二：“盈盈楼上女，皎皎当窗牖。”

⑥灼灼(zhuó 卓)：鲜明美丽貌。华(huā 花)：同“花”。

⑦一时好：暂时美好。

⑧不久：不长久。屈原《离骚》：“日月忽其不淹兮，春与秋其代序。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

(八)

[原文]

少时壮且厉^①，抚剑独行游^②。

谁言行游近，张掖至幽州^③。

饥食首阳薇，渴饮易水流^④！

不见相知人，惟见古时丘^⑤。

路边两高坟，伯牙与庄周^⑥。

此士难再得^⑦，吾行欲何求^⑧？

[校注]

①厉：指性情刚烈。

②游：一作道，今依曾本。

③张掖：郡名，在今甘肃省永昌县西北。幽州：指河北省东北及辽宁省部分地区，晋治在涿（在今河北省涿县）。这是诗人想象纵横边疆的说法。逯本注：以远游言出仕谋取功名之切。一指有志立边功，为国申威。一指本人有幽州田子泰之行。

④首阳薇：本句用夷、齐故事。商亡，孤竹君二子伯夷、叔齐隐于首阳山，采薇而食，饿死。见《饮酒》其二注②。易水：在今河北省中部，源出易县。燕太子丹使荆轲刺



秦王，至易水上，高渐离击筑，荆轲和而歌。为变徵之声：“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

⑤惟见：一作纯是，今依曾本。

⑥伯牙：伯牙善鼓琴，钟子期知琴意，故称知音。伯牙、钟子期事见《怨涛楚调示庞主簿邓治中》注⑪。庄周：即庄子，先秦时期哲学家，道家学派主要代表之一。《庄子·徐无鬼》：庄子送葬，过惠子（名施）之墓，对从人讲了匠石斫鼻的故事（郢人恶其鼻端若蝇翼，使匠石斫之。匠石运斤斧成风，听而斫之，尽垤而鼻不伤，郢人立不失容），然后说：“自夫子之死也，吾无以为质（议论对手）矣，吾无与言之矣。”

⑦此士：这类高士。由伯牙墓想到钟子期，由庄周墓想到惠施，喻自己无这一类知音与学问切磋者。本诗主旨实在于发壮志未酬之愤慨，所谓乏知音，意谓无用我之人也。

⑧吾：一作君，今依曾本。

（九）

〔原文〕

种桑长江边^①，三年望当采^②。

枝条始欲茂，忽值山河改^③。

柯叶自摧折，根株浮沧海^④。

春蚕既无食，寒衣欲谁待？

本不植高原，今日复何悔^⑤！

〔校注〕

①种桑长江边：晋阮籍《咏怀》：“湛湛长江水，上有枫树林。”桑为晋国运之祥瑞。清郑文焯批、日本桥川时雄校补《陶集郑批录》：“傅咸《桑树赋·序》云：‘世祖昔为中垒将军，于直庐种桑株，迄今三十余年，其茂盛不衰。’陆机《桑赋》、潘尼《桑树赋》，但咏皇晋兴起之端。陶公此作，寓意典据，自然分明，盖溯想皇晋建国之初兆，而俯仰古今，而发桑田碧海之叹耳。”

②三年望当采：明黄文煊《陶诗析义》卷四：“刘裕以戊午年十二月弑晋主于东堂，立琅琊王德文，是为恭帝。己未为恭帝元熙元年，庚申二年而裕逼禅矣。”“望当采者，既经三年，或可以自修内治奏成绩世。”

③山河改：喻刘裕宋朝更替司马氏晋朝。河：一作川，今依曾本。

④此两句喻忠晋之臣、晋王室及恭帝本人尽被刘裕翦灭。逯本引程传：“柯叶枝条，盖指司马休之事。休之拒守荆州，而道赐发宣城，楚之据长社。迨刘裕克江陵，奔亡相继，而晋祚始斩。”

⑤此两句是以比喻的方式总结司马氏晋朝覆亡的原因，并寄寓憾恨。“本不植高原”，指东晋始终偏安，故终被篡夺。明黄文煊《陶诗析义》卷四：“然后推寻祸基曰：‘本不植高原。’误国之人，误国之政，所由来已久，所初行实谬，咎岂在今哉？”

[汇评]

凡靖节退休之后，类多悼国伤时托讽之词，然不欲显斥，故以《拟古》、《杂诗》名其篇。又云：“君”谓晋君，心醉即前诗“迷所留”之意，语出《列子》。“倾人命”，犹言倾倒肺腑也。（元刘履《选诗补注》）

谭元春云：“相知不忠厚”：五字道尽末世。“意气倾人命”：意气二字，从来不知其非，渊明洞鉴乃尔。（明钟惺、谭元春《古诗归》）

少年意气之交，能令人醉心，即能令人倾命，世之罹此患者多矣，不必渊明乃知悔，然非渊明不能言也。（清汪薇《诗伦》）

劈空故欲飞去，平而远，淡而深，似此亦何嫌于平淡。（清王夫之《船山古诗评选》）

故国禾黍之痛，盖公之素抱，欲起义兵而不能也。兰柳柔弱之质，以比晋主及忠于晋室诸人。“诸少年”则附宋者，初与兰柳别，谓出仕外郡。“嘉友”指宋公，“多谢”二句，正意。末二句代诸少年作答词也。言宋公相厚，视去晋如脱屣耳。（清吴汝纶《汉魏六朝百三家集·陶彭泽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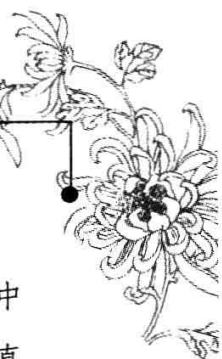
君国之思，缠绵回曲。（清张琦《宛邻书屋古诗录》）

月满则缺，叶荣则谢，人生世间，拿作如是观，正歌声感人处，此诗为古作之变体。

（清方伯海《文选集评》）

略借引喻，而实写己怀，绝无摹拟之迹，非其识见超越，才力有余，不克至此。（明





许学夷《诗源辩体》)

此拟出门结客,怀家而不得归之诗。前四,以兰荣柳密,兴起别时原约不久。中六,述己之远方恋友,至于负约,醉不关酒,以撇笔为补笔,兜应兰柳,亦密甚。后四,直以负约之咎,归之友人,再透过一层,以倾命跌醒离隔,措辞敏妙。(清张玉穀《古诗赏析》)

诗意即所谓贵贱同归土一邱也,然独悲怆淋漓,令人不忍卒读。(清温汝能《陶诗汇评》)

陶诗多幽微澹远,此独极雄骏苍凉。(吴闾生《古今体诗约选》)

“归云”、“飞鸟”便是无恒,一旦百年,汉家何属,可解者都独以是耳。然“山河满目”二语何其悲,泪为之下矣。句法全似《十九首》。(清陈祚明《采菽堂古诗选》)

悲壮苍凉,长歌当哭。古人所以争此者,百岁之后都归零落。荣华何在,但益怜伤。所以开悟奸雄,消其觊觎。功名士即指宋武言之,曰古时者,故隐其指。(清张琦《宛邻书屋古诗录》)

端委纡夷,五十字耳,而有万言之势,“日暮天无云,春风扇微和”。摘出作景语,自是佳胜,然此又非景语,雅人胸中胜概天地山川无不自我而成其荣观。故知诗非行墨埋头人所办也。(清王夫之《船山古诗评选》)

这些诗都是从深痛幽怨发出来,一个个字带着泪痕;和《祭妹文》一样的情操。顾亭林批评他道:“淡然若忘于世,而感愤之怀,有时不能自止而微见其情者,真也。”这话真能道出渊明真际了。(梁启超《饮冰室合集·陶渊明》)

杂诗十二首

[题解]

组诗均写于晋义熙十年(414),陶渊明五十岁。

前八首主题为隐耕咏生命。九、十两首写羁役苦况;“我行”一首是喻政局形势;末首很可能是看到幼子想到生命不息,以乔松赞之,寄希望于后代。

(一)^①

[原文]

人生无根蒂，飘如陌上尘^②。
分散逐风转，此已非常身^③。
落地为兄弟^④，何必骨肉亲！
得欢当作乐，斗酒聚比邻^⑤。
盛年不重来^⑥，一日难再晨。
及时当勉励，岁月不待人^⑦！

[校注]

①这首诗慨叹光阴易逝、人生无常，所以告诫人们，在短暂的人生中，应相亲相善、及时行乐、努力做人。

②蒂(dì)：花或瓜果跟枝茎相连的部分。一作蒂，今依曾本。陌(mò)：田间小路，东西为陌。这里泛指道路。

③常：永恒不变。

④落地：降生，一生下来。为兄弟：语本《论语·颜渊》：“四海之内，皆兄弟也。”落地为：一作流落为，今从曾本。

⑤聚：招集。比邻：近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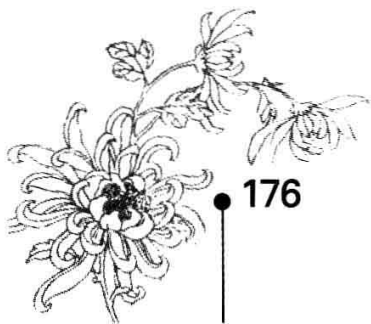
⑥盛年：壮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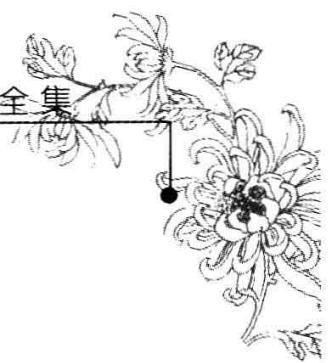
⑦待：等待。

(二)^①

[原文]

白日沦西河^②，素月出东岭^③。
遥遥万里辉，荡荡空中景^④。
风来入房户，夜中枕席冷。





气变悟时易，不眠知夕永^⑤。
欲言无予和^⑥，挥杯劝孤影。
日月掷人去^⑦，有志不获骋^⑧。
念此怀悲凄，终晓不能静^⑨！

[校注]

①此诗写于白露、秋分、寒露之间。骅骝高才，虚度半百，皓皓秋月，能不兴叹？诗出肺腑之痛，十分感人。“日月掷人去，有志不获骋”是本诗中心句。

②沦：落。河：李本、逯本作河，何校宣和本、陶本作阿。今从前者。

③素月出东岭：黄昏时月出规律：十五到十七，满月；月出方向，夏至出自东偏南，秋分出自东，冬至出自东偏北。东岭：指庐山。

④荡荡：一作迢迢，今依曾本。

⑤时易：时节变更，意即由初秋进入仲秋。易：一作异，今依曾本。永：长。夕：一作夜，今依曾本。

⑥无予和(hè 贺)：无和予。和：应和。予：余、我。

⑦掷：一作掇，一作扫，皆非，今依曾本。

⑧骋(chěng 逞)：奔跑，转为施展之意。

⑨终晓：夜终至晓。终：一作中，今依汤本。

(三)^①

[原文]

荣华难久居，盛衰不可量^②。
昔为三春蕖，今作秋莲房^③。
严霜结野草，枯悴未遽央^④。
日月有环周，我去不再阳^⑤。
眷眷往昔时，忆此断人肠^⑥！

[校注]

①这首诗写人生易逝的悲哀。草木枯萎可以再生，日月没去可以转还，人死之后却不会再生，因此诗人深深地眷恋着青春时代的美好时光。

②荣华：植物的花。屈原《离骚》：“及荣华之未落兮，相下女之可诒。”居：停留。量：估量。

③三春：春季三个月。蕖(qú)：芙蕖，即荷花。莲房：莲蓬。

④严霜：浓霜。结：凝结。枯悴：枯萎憔悴。遽(jù)：立刻，马上。央：尽，指枯死。

⑤有环周：有循环往复。周：一作复，今依焦本。不再阳：不再生。《庄子·齐物论》：“近死之心，不可复阳也。”《经典释文》：“阳，谓生也。”

⑥眷眷：依恋不舍的样子。断人肠：形容极度痛苦。

(四)^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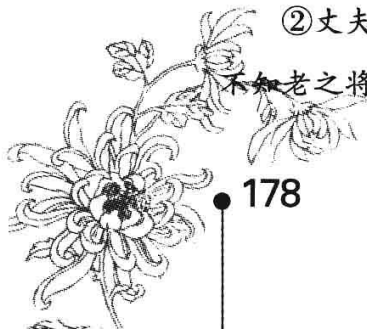
[原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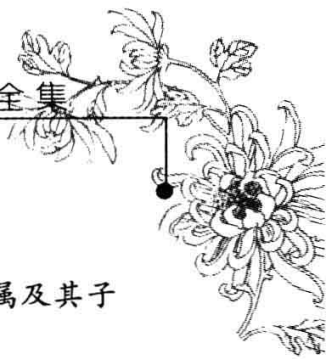
丈夫志四海，我愿不知老^②。
 亲戚共一处，子孙还相保^③。
 觞弦肆朝日，樽中酒不燥。
 缓带尽欢娱^④，起晚眠常早。
 孰若当世士，冰炭满怀抱^⑤？
 百年归丘垄^⑥，用此空名道^⑦！

[校注]

①东晋末世官场中，正直者遭殃，所以陶渊明坚决退仕归耕，这首诗鲜明地用对比手法肯定了这个抉择。

②丈夫志四海：这句话的弦外音是，本当如此，但当今时世却不能做到。不知老：不知老之将至。源自《论语·述而篇》：“其为人也，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





云尔。”

③子孙还相保：东晋末世，杀伐无道，敌手间常为斩草除根，灭绝对方亲属及其子孙，故有此句。

④缓带：宽松衣带。《晋书·隐逸传》：陶为彭泽令，“郡遣督邮至县，吏白应束带见之”，而渊明辞归，因以缓带为愿。

⑤冰炭：冰炭为性质两不相容之物，犹水火不相容，此喻利害冲突。满怀抱：激荡于胸中。

⑥丘垄：指坟墓。归：一作扫，一作扫垄。非。今皆依曾本。

⑦用：行。空名：虚名。指浮烟一时之名，如司马道子父子、桓玄及其属官之辈。作者并不对“名”一概否定。道：同导，引导。

(五)^①

[原文]

忆我少壮时，无乐自欣豫^②。
 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③！
 荏苒岁月颓，此心稍已去^④。
 值欢无复娱，每每多忧虑^⑤。
 气力渐衰损，转觉日不如^⑥！
 壑舟无须臾，引我不得住^⑦。
 前涂当几许？未知止泊处^⑧。
 古人惜寸阴，念此使人惧^⑨！

[校注]

①这首诗首先回忆自己少壮之时的宏伟志向和乐观情绪，充满勃勃的生机。但是随着时光的流逝，诗人感到不仅气力渐衰、日觉不如，而且昔日的猛志已经减退，内心充满许多忧虑。眼见光阴荏苒，却又一事无成，更使诗人忧惧无限。

②忆我：一作忆为，一作忆昔，今皆依曾本。无乐自欣豫：没有遇到值得高兴的事情，内心也自然欢喜。欣豫：欣喜，愉快。

③猛志：谓雄心壮志。逸：奔驰，超越。鸢翻(qiān hé)：高高地展翅。骞：高举，飞起。一作轻，今依曾本。翻：指鸟的翅膀。远翥(zhù)：远飞。翥：飞举。

④荏苒(rěn rǎn)：时光渐渐过去。岁月颓：时光消逝。此心：指“无乐自欣豫”和“猛志逸四海”。

⑤值欢无复娱：与“无乐自欣豫”相对应，是说遇到值得高兴的事情，内心也不感到愉快。每每：经常。

⑥日不如：一天不如一天。

⑦壑(hè)舟：《庄子·大宗师》：“夫藏舟于壑，藏山于泽，谓之固矣；然而夜半，有力者负之而走，昧者不知也。”比喻事物在不断变化，不可以固守。陶诗借用此典故，是比喻不断流逝的时间。须臾：片刻。住：停留。

⑧涂：同“途”。几许：几多，多少。止泊处：停船的地方，这里指人生的归宿。泊：一作宿，今依曾本。

⑨惜寸阴：珍惜短暂的时间。《淮南子·原道训》：“故圣人不贵尺之璧，而重寸之阴，时难得而易失也。”阴：指日影，光阴。惧：害怕。

(六)^①

[原文]

昔闻长老言^②，掩耳每不喜^③。

奈何五十年^④？忽已亲此事！

求我盛年欢，一毫无复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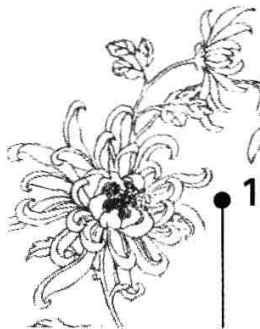
去去转欲远，此生岂再值^⑤？

倾家持作乐^⑥，竟此岁月驶。

有子不留金^⑦，何用身后置^⑧？

[校注]

①此诗言岁月无多，当及时欢饮，表现了诗人的旷达态度。





②老：李本及诸本作者，曾本、苏写本注，一作老，逯本作老。从后。丁注：“陆机《叹逝赋·序》：昔每闻长老，追计平生同时亲故，或凋落已尽，或仅有存者。”长老言似此一类。

③每：一作常，今依曾本。

④年：一作时，今依曾本。

⑤远：一作速，今依曾本。岂：一作难，今依曾本。值：遇到。清邱嘉穗《东山草堂陶诗笺》卷四：“其曰‘此生不再值’，曰‘何用身后置’，皆破白莲社中前生后生、轮回净土之说。”

⑥倾家：倾，尽也。倾家：有两解，一解耗尽家财，一解全家人。因后有“有子不留金”句，故以前解为宜。持：指持酒也。李本及诸本作时，曾本云，又作持，逯本作持。今从后。

⑦有子不留金：引疏广语意。《汉书·疏广传》：“广曰‘吾岂老悖不念子孙哉！顾自有旧田庐，令子孙勤力其中，足以共衣食，与凡人齐。今复增益之以为赢余，但教子孙怠堕耳。贤而多财，则损其志；愚而多财，则益其过。且夫富者，众人之怨也；吾既亡以教化子孙，不欲益其过而生怨。’”

⑧何用身后置：清邱嘉穗《东山草堂陶诗笺》卷四：“意当时东林寺，缁素入社者，已有百余人，而众多信徒不惜捐金钱作佛事以为身后计者，更十百倍。”

(七)①

[原文]

日月不肯迟，四时相催迫②。

寒风拂枯条，落叶掩长陌③。

弱质与运颓，玄鬓早已白④。

素标插人头，前涂渐就窄⑤！

家为逆旅舍，我如当去客⑥。

去去欲何之？南山有旧宅⑦！

[校注]

①这首诗自叹衰老。行将就木,然而诗人却能以视死如归的态度对待人生,表现出其“不喜亦不惧”的达观精神。

②迟:缓行,放慢速度。四时:四季。

③掩:遮盖,铺满。长陌(mò):田间小路,东西为陌。掩:一作满,今依曾本。

④弱质:虚弱的体质,作者自指。与运颓:同时运一道在减损、消耗。玄:黑。与:一作兴,一作颓龄,非,今皆依曾本。

⑤素标:白色的标记,指白发。涂:同“途”。就:趋,归。人:一作君,今依曾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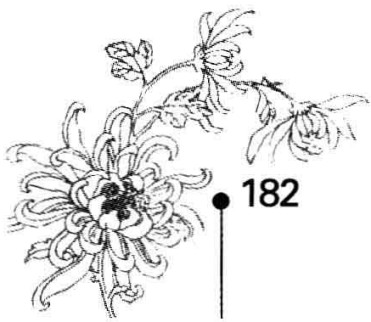
⑥逆旅舍:接待客人的旅店。逆:迎。《列子·仲尼篇》:“处吾之家,如逆旅之舍。”《古诗十九首》之三:“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文选》卷二九李善注:“老莱子曰:‘人生于天地之间,寄也。寄者固归。’列子曰:‘死人为归人,则生人为行人矣。’《韩诗外传》曰:‘枯鱼衔索,几何不蠹?二亲之寿,忽如过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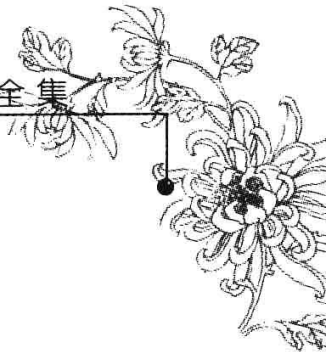
⑦之:往。南山:庐山。旧宅:陶氏墓地。作者在《自祭文》中说:“陶子将辞逆旅之馆,永归于本宅。”

(八)^①

[原文]

代耕本非望^②,所业在田桑。
躬亲来曾替,寒馁常糟糠!
岂期过满腹,但愿饱粳粮^③。
御冬足大布^④,粗絺以应阳^⑤。
正尔不能得^⑥,哀哉亦可伤!
人皆尽获宜,拙生失其方^⑦。
理也可奈何?且为陶一觞^⑧!





[校注]

①退耕已是无路可走的结果,但力作却难以糊口,公理在何处?只有一饮而不思。诗人的悲愤要远远越出诗中婉微的词语。

②代耕:古时下层官吏俸禄的代称。《孟子·万章》:“下士与庶人在官者同禄,禄足以代其耕也。”

③过:一作遇,今依曾本。粳(jīng 晶):同“秔”,稻之不黏者。《玉篇》:“秔稻也。”即大米。

④大布:粗布。

⑤絺(chī 痴):葛布。葛茎长二三丈,纤维可织布。阳:炎夏。

⑥正:即使,纵使。一作政,今依曾本。尔:这,这些,即粗布、大米。

⑦拙:笨。方:法。人:一作君,今依曾本。

⑧理:天理、公理。且:一作足,今依曾本。陶:乐。

(九)^①

[原文]

遥遥从羈役,一心处两端^②。
 掩泪泛东逝,顺流追时迁^③。
 日没星与昴^④,势翳西山巅^⑤。
 萧条隔天涯,惆怅念常餐。
 慷慨思南归,路遐无由缘^⑥!
 关梁难亏替,绝音寄斯篇^⑦。

[校注]

①此首写从仕羈役之苦、时迁思家之情。

②羈:束缚、留住。役:差使、供职,给上司差遣。羈役:指在外地任官吏。端:头。

两端：身在途而心在家。或云，一指官府，一指家。

③泛东逝：乘船向东行。逝：李本作游，他本作逝，今从后。

④星与昴(mǎo 卯)：二十八宿之二宿，星宿与昴宿。星宿在黄道 150°附近，于春夜见于中天。《礼记·月令》：“季春之月。”“昏，七星中。”昴宿在黄道 60°处，于冬夜见于中天。《尚书·尧典》：“日短星昴，以正仲冬。”本句泛写宵征，不专指哪一季哪一天。

⑤西山：西面的山，庐山。如向东行，人在东则见庐山在西。

⑥慷慨：慷慨有两解，一为意气激昂，一为悲叹。此处取后意。南归：寻阳位于长江之南，返家旅人处于稍北者，均可称南归。缘：循。

⑦梁：津梁、桥。亏：替、平除。绝音：音讯断绝。寄：寓、托。

(十)^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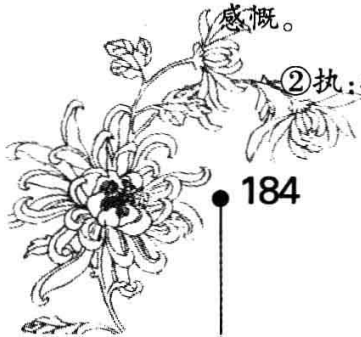
[原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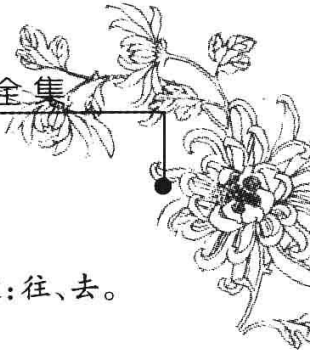
闲居执荡志，时驶不可稽^②。
驱役无停息^③，轩裳逝东崖^④。
沉阴拟薰麝，寒气激我怀^⑤。
岁月有常御，我来淹已弥^⑥。
慷慨忆绸缪，此情久已离^⑦！
荏苒经十载，暂为人所羁^⑧。
庭宇翳余木，倏忽日月亏^⑨！

[校注]

①这首诗仍表现“一心处两端”的痛苦心境。出仕行役，为人所羁，身不由己，岂如闲居时那般放任不羁、自由自在，所以诗人身在仕途，心早归还，其中寄寓着深沉的感慨。

②执：持有，指稟性。荡志：放任不羁的心志。时驶：时光逝去。稽：留。





③停：一作休，一作逝，一作游，今皆依曾本。

④轩裳：即车。轩：古代一种供大夫以上乘坐的轻便车。裳：指车帷。逝：往、去。
东崖：地名，诗人此行所去之处。

⑤沉阴拟薰麝(shè)：逯本作“泛舟拟董司”，诸本皆作“沉阴拟薰麝”，今从后者。
拟：似，像是。薰麝：薰燃麝香。这句是说，天气阴沉，像是薰染麝香般浓烟弥漫。寒
气：一作悲风，今依曾本。

⑥御：驾驶车马，这里比喻时间的流逝。淹：淹留，长期居留，指出仕为宦。弥：
期满。

⑦绸缪(chóu móu)：犹缠绵，情意深厚的样子。久：一作少，今依曾本。

⑧荏苒：时间不知不觉地过去。十载：陶渊明从二十九岁开始出仕为江州祭酒，到
写此诗的时间为十年。

⑨庭宇：庭院和屋檐。翳：遮盖。余木：很多树木。倏忽：忽忽，转眼之间。日月：
代指时光。亏：损耗，消磨。

(十一)^①

[原文]

我行未云远，回顾惨风凉^②。
春燕应节起^③，高飞拂尘梁。
边雁悲无所^④，代谢归北乡^⑤。
离鸱鸣清池^⑥，涉暑经秋霜^⑦。
愁人难为辞，遥遥春夜长^⑧！

[校注]

①此诗是一首隐喻诗。诗人用形象性的语言比况了眼前的政局形势及几类人物。

②惨风：凄寒的风。或喻时局。义熙八年(412)，刘裕攻灭荆州刺史刘毅，杀兖州
刺史刘藩、尚书左仆射谢混。义熙九年，杀豫州刺史诸葛长民。

③燕：或喻附刘裕诸臣，殷景仁也恐系诗人所指此类人物，见《与殷晋安别》。节：

时节，喻当时刘裕跋扈张大之形势。

④边，一作鳧，今依曾本。雁：鸿雁。或喻晋室旧臣，如张常侍，见《岁暮和张常侍》。悲：一作照，今依曾本。

⑤归北乡：雁为冬候鸟。春天即飞返北方沼泽水草之地。疑喻晋室旧臣被陆续遣散。

⑥鷗：鷗鸡。《楚辞·辨》：“鷗鸡啁晰而悲鸣。”洪兴祖补注：“鷗鸡似鹤，黄白色。”或疑鷗喻不阿依刘裕政权而赋闲在家的士人。

⑦署：一作暮，今依曾本。

⑧愁人：诗人自指。春：一作喜，今依曾本。

(十二)^①

[原文]

嫋嫋松标崖，婉娈柔童子^②。

年始三五间，乔柯何可倚^③？

养色含津气，粲然有心理^④！

[校注]

①这首诗借咏幼松以喻童子，幼松培育得当，便可成材，童子也是如此，寓有把希望寄托于新生后辈之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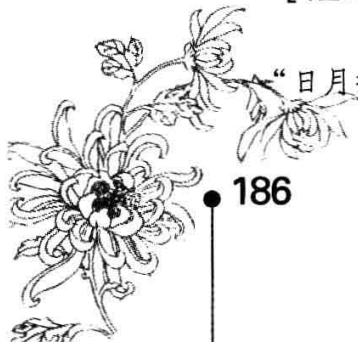
②嫋嫋(niāo)：摇曳，纤长柔美的样子。标：树梢。崖：逯本作雀，各本均作崖，今从后者。婉娈(luán)：年少而美好的样子。柔：柔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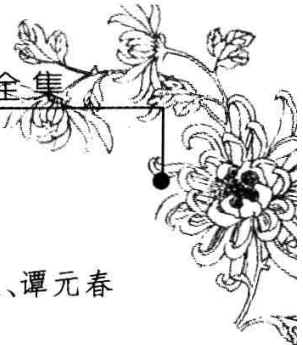
③三五：指十五岁。乔柯：高大的树枝。乔柯句，一作柯条何淠淠，又作华柯真可寄，今皆依曾本。

④色：神色，精神。津气：津液精气。《素问·调经论》：“人有精气津液。”粲然：鲜明的样子。心理：神理，神气。

[汇评]

“日月掷人去，有志不获骋”。陶翁之志非他，忠愤而已。“念此还悲凄，终晓不能





静。”此与《述酒》篇“流泪抱中叹”意同。（元吴师道《吴礼部诗话》）

钟惺云：“夜中枕席冷”：韦苏州辈止领得此五字派头，陶诗尽大。（明钟惺、谭元春《古诗归》）

“荡荡空中景”句，空中何处着景？月将出而明暗丰杂，既出而芒采遍动，景斯生矣。“终晓不能静”句，触绪牢骚，“不静”字善状。（明黄文焕《陶诗析义》）

绝不淫放。又云：“挥杯劝孤影”是此老霸气语，才有霸气即入流俗，无怪乎流俗之亟赏也。（清王夫之《船山古诗评选》）

《杂诗》诸篇，亦《拟古》余绪，味其声调，稍近张孟阳兄弟一流。（清陈祚明《采菽堂古诗选》）

叹学行之无成也。（清李光地《榕村诗选》）

妙在“欲”字、“劝”字，于寂寞无聊之况，得此闲趣。“日月掷人去”，“掷”字亦新亦妙。（清温汝能《陶诗汇评》）

曰“白日沦”、曰“时易明”，指易代之事，志不获骋，徒抱孤忠。（清张琦《宛邻书屋古诗录》）

“风来入房户”肃穆，“挥杯劝孤影”兀傲。“日月掷人去，有志不获骋”造句。（清潘德舆批点《陶诗汇注》）

何燕泉云：此与《述酒》篇“流泪倾耳”同意。（清吴瞻秦辑《陶诗汇注》引）

白描情景，空明澄澈，气韵清高，非庸俗摹习所及。（清方东树《昭昧詹言》）

咏贫士七首

〔题解〕

这组诗约作于宋永初元年（420），渊明五十六岁。

从四十一岁归耕以来，贫困饥乏不断折磨着渊明及其家人。其中苦况屡见于诗篇。到这时，诗人已明确认识到：耕则贫，自己已在贫士之列。

组诗第一首咏自己归耕之因由，第二首咏自己寒饥实况。以下均咏他人。第三首咏不苟得。第四首咏慕仁义，第五首咏至德清节，第六首咏乏知音，第七首咏饥寒累及妻子儿女。全诗以前贤慰勉为基调，虽云困贫，而志在高标，故乐道忘忧。组诗章法严

谨而变化有致,诗句挥写自如而情文并茂,及咏贫之佳构,叹穷之绝章。

(一)

[原文]

万族各有托^①,孤云独无依^②。
暖暖空中灭,何时见余晖^③?
朝霞开宿雾^④,众鸟相与飞^⑤。
迟迟出林翮^⑥,未夕复来归^⑦。
量力守故辙^⑧,岂不寒与饥?
知音苟不存^⑨,已矣何所悲^⑩!

[校注]

①族:品类、物类。托:倚托、依靠。

②孤云:自喻。

③余晖:留下的光辉。此两句喻写生命消逝。

④朝霞开宿雾:喻刘裕代晋称帝,建立新宋。

⑤众鸟相与飞:喻众多士人依附刘裕新立朝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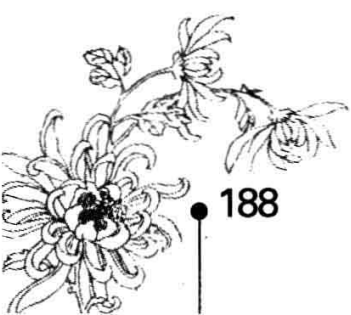
⑥迟迟:行动缓慢的样子。翮:鸟翅,代指鸟,自喻。此句喻指自己勉强出仕。

⑦未夕:未到傍晚。此句喻辞彭泽令归家。夕:一作久。此句,一作未夕已复归,今皆依曾本。

⑧量力:衡量自己的能力。渊明辞归有众多原因,主要是不愿同流合污。辙:车辙,车迹。守故辙:喻回归田园,躬耕自资。

⑨苟:如果。

⑩已矣:算了吧。



(二)

[原文]

凄厉岁云暮^①,拥褐曝前轩^②。
 南圃无遗秀^③,枯条盈北园。
 倾壶绝余沥^④,窥灶不见烟!
 诗书塞座外,日昃不遑研^⑤。
 闲居非陈厄^⑥,窃有愠见言^⑦。
 何以慰吾怀? 赖古多此贤^⑧!

[校注]

①凄厉:凄凉酷寒。厉:一作戾,今依曾本。云:句中助词。

②拥:围裹。一作短,今依曾本。曝:晒。轩:室。前轩:指廊。

③圃(pǔ 浦):种植蔬菜瓜果的园子。秀:指青枝绿叶。

④壶:指酒壶。绝:一作弛,今依曾本。沥:滴沥。

⑤昃(zè 仄):太阳过午在西。遑:顾不上。

⑥厄:困苦、危难。陈厄:指孔子困于陈蔡之间事。孔子周游列国,在陈蔡之间。此时,吴伐陈,楚救陈。楚使人聘孔子,陈蔡大夫恐孔子言不利于陈蔡,便发徒役围孔子于野。不得行,绝粮。从者病,不能起身。(见《史记·孔子世家》)

⑦窃:私下。愠:怨。愠见言:怨而见于言。《史记·孔子世家》:孔子与众徒饥乏,“子路愠见曰:‘君子亦有穷乎?’”

⑧怀:内心。贤:贤士,指安贫乐道的古代贫士。

(三)

[原文]

荣叟老带索^①,欣然方弹琴^②。
 原生纳决履^③,清歌畅商音^④。

重华去我久^⑤，贫士世相寻^⑥。
 弊襟不掩肘^⑦，藜羹常乏斟^⑧！
 岂忘裘轻裘^⑨？苟得非所钦^⑩。
 赐也徒能辩^⑪，乃不见吾心^⑫！

[校注]

①叟：老者。荣叟：指荣启期，春秋时隐士。见《饮酒》第二首注④。带：腰系，此处作动词。一作萦，今依曾本。索：绳子。

②方弹琴：孔子游于太山，遇荣启期于郕之野，荣方鼓琴而歌。

③原生：原宪，字子思。郑玄云鲁人，《家语》云宋人。孔子弟子。因春秋世乱无道，自孔子卒，便隐居于草泽中。纳：穿。决履：坏裂的鞋子。《韩诗外传》：“原宪居鲁，子贡往见之。原宪应门，振襟则肘见，纳履则踵决。”履：一作屨，今依曾本。

④商：李本作高，陶本、逯本作商，从后。商音：指《诗经》中的《商颂》，意思是仰慕夏商周三代的世风高淳。此句出自《韩诗外传》，原宪说了反讥子贡的话后，“子贡惭，不辞而去。宪乃徐步曳杖，歌商颂而返。声沦于天地，如出金石”。

⑤重华：虞舜之名。尧舜为古代理想化的君主。此句，一作去我重华久，今依曾本。

⑥寻：相继、不断。

⑦弊：破。襟：上衣前襟，代指衣。肘：手臂中间关节外凸处。

⑧藜：一年生草本植物，叶及嫩茎可食。斟：糲(shēn)的借用字，音近而借，以米和羹。《荀子·宥坐》：“七日不火食，藜羹不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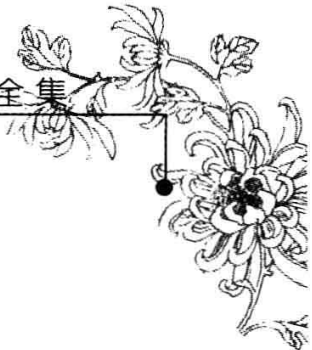
⑨裘：衣上加衣，即穿、披。轻裘：轻暖的毛皮衣。

⑩苟得：不义而得，非正道的获取。《论语·述而》：“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钦：慕。

⑪赐：端木赐，字子贡，赐是名，卫人，孔子弟子。徒：只。能辩：善于辩辞。《史记·仲尼弟子列传》：“子贡利口巧辩，孔子常黜其辩。”

⑫乃不见吾心：《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载：子贡做了卫国的相，顺路探望原宪，“宪摄敝衣冠见子贡。子贡耻之，曰：‘夫子岂病乎？’原宪曰：‘吾闻之，无财者谓之贫，学道而不能行者谓之病。若宪，贫也，非病也。’子贡惭，不怩而去”。





(四)

[原文]

安贫守贱者，自古有黔娄^①。
 好爵吾不荣^②，厚馈吾不酬^③！
 一旦寿命尽^④，弊覆仍不周^⑤。
 岂不知其极？非道故无忧^⑥！
 从来将千载^⑦，未复见斯俦^⑧。
 朝与仁义生，夕死复何求^⑨？

[校注]

①黔(姓,读 qín)娄:春秋时鲁国人。此据刘向《列女传》。皇甫谧《高士传》说他是齐国人,修身清节,安贫乐道。

②好爵:好的爵位,指高官。不荣:不以之为荣耀,即辞而不就的意思。《高士传》:“鲁恭公闻其贤,遣使致礼,赐粟三千钟,欲以为相,辞不受。齐王又礼之以黄金百斤,聘为卿,又不就。”

③馈:赠送。酬:报答,此处转为“接受”的意思。此句指鲁恭公赐粟三千钟,齐王赠黄金百斤,均不受。馈,一作愧,今依曾本。

④寿命尽:《高士传》:“以寿终。”指黔娄。

⑤弊覆:指盖破被子。《列女传·黔娄妻》:“曾子吊之。上堂。见先生之尸在牖下,枕塹席稿,缊袍不表。覆以布被,首足不尽敛,覆头则足见,覆足则头见。曾子曰:‘邪引其被,则敛矣。’妻曰:‘邪而有余,不如正而不足以。先生以不邪之,故能至于此。’”

⑥非道:贫非道之所虑。此句化用“君子忧道不忧贫”(《论语·卫灵公》)意。

⑦从来:从那以来。将:近。

⑧斯俦:像黔娄那样的高尚贫士。

⑨“朝与”两句:化用《论语·里仁》“朝闻道,夕死可矣”意。

(五)

[原文]

袁安困积雪^①,邈然不可干^②。
阮公见钱入^③,即日弃其官。
刍藁有常温^④,采芣足朝餐^⑤。
岂不实辛苦?所惧非饥寒!
贫富常交战,道胜无戚颜^⑥。
至德冠邦闾^⑦,清节映西关^⑧。

[校注]

①袁安:字邵公,汝南(郡)汝阳(今河南商水县西北)人。西汉明帝时人。为官严正,官至司徒。年轻时,清正之名闻于州里,有困雪故事。《汉书》本传引《汝南先贤传》:“时大雪积地丈余,洛阳令身出案行,见人家皆除雪出,有乞食者。至袁安门,无有行路。谓安已死,令人除雪入户,见安僵卧。问何以不出。安曰:‘大雪,人皆饿,不宜干人。’令以为贤,举为孝廉”。困:一作门,今依曾本。

②邈(miǎo 秒)然:形容品德高远的样子。干: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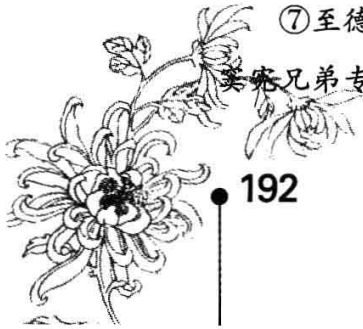
③阮公:其人其事未详。按诗句意,阮公本为官,当有人向他行贿时,他当天就辞去了官职。

④刍(chú 除):喂牲畜的草。藁(gǎo 搞):同“稿”,谷类植物的茎秆。刍藁,一作苽蒿,今依曾本。温:体温。此句说睡在禾草上。

⑤芣:稻(lǚ 吕)之借用字,形近而借。稻:自生稻。《后汉书·献帝纪》:“尚书郎以下自出采稻”。采芣:一作采之,今依曾本。

⑥戚:忧愁。

⑦至德冠邦闾:此句评写袁安。邦:国。闾:乡里。袁安审冤狱,得出者四百余家。其弟专横,豪夺受贿,安奏劾,贬秩免官者四十余人。《汉书》赞曰:“袁公持重,诚



单所奉。惟德不忘，延世承宠。”

⑧此句似评写阮公。映：照。西关：地名，或系阮公所居乡里一带。

(六)

[原文]

仲蔚爱穷居^①，绕宅生蒿蓬。
翳然绝交游，赋诗颇能工。
举世无知者^②，止有一刘龚^③。
此士胡独然^④？实由罕所同！
介焉安其业^⑤，所乐非穷通^⑥。
人事固以拙^⑦，聊得长相从^⑧！

[校注]

①仲蔚：张仲蔚，东汉平陵（今陕西咸阳西北）人。《高士传》说他：“隐身不仕。明天官博物，善属文，好诗赋。常居穷素，所处蓬蒿没人。闭门养性，不慕荣名。时人莫识，唯刘龚知之。”

②知：知音。者：一作音，一作正，今依曾本。

③刘龚：字孟公，长安（今陕西西安）人，东汉经学家、天文历学家刘歆之侄。班彪与京兆丞郭季通书：“刘孟公藏器于身，用心笃固，实瑚璉之器。宗庙之宝也。”（见《后汉书·苏竟传》及其注）

④此士：指张仲蔚。胡：何。独：孤独。

⑤介：耿特。业：指耕稼。此句，一作“弃本安其业”，今依曾本。

⑥穷：不通。通：顺畅。穷则贫，通则富。《庄子·让王》：“古之得道者，穷亦乐，通亦乐，所乐非穷通也。”

⑦人事：指官场利害关系的往来应酬。以：一作已，今依曾本。拙：笨。

⑧聊：且。相从：追随张仲蔚的人生道路。末两句说自己。

(七)

[原文]

昔在黄子廉^①，弹冠佐名州^②。
一朝辞吏归，清贫略难俦^③。
年饥感仁妻^④，泣涕向我流^⑤：
“丈夫虽有志，固为儿女忧^⑥！”
惠孙一晤叹，腆赠竟莫酬^⑦。
谁云固穷难？邈哉此前修！

[校注]

①在：一作有，今依曾本。黄子廉：其人不详。《三国志·黄盖传》注引《吴书》云：“黄盖乃故南阳太守黄子廉之后也。”王应麟《困学纪闻》引《风俗通》云：“颍水黄子廉每饮马，辄投钱于水，其清可见矣。”不知此两处所云黄子廉是否与济中所云者同为一人。

②弹冠：弹去官帽上的灰尘，指上任为官。佐：辅治。

③略：几乎全部，指很多人。俦：比并。

④感：感激。仁妻：一作人事，今依曾本。

⑤泣涕向我流：此句写黄妻对黄子廉泣。我：代黄子廉自称。

⑥女：一作孙，今依曾本。

⑦惠孙：人名，其事未详，当与黄子廉为同时人。晤：会面，相遇。腆(tiǎn)：丰厚。莫酬：不理睬，不接受。

⑧邈：远。前修：前代的贤士。

[汇评]

诗以言志，君子固穷，七篇皆自道也。（清何焯《义门读书记·陶靖节诗》）

《咏贫士》第一首写明正意。第二首极写饥寒，结言何以致此，未免有愠，作一开，





赖有前贤，以慰吾怀，作一阖；又以古贤起下诸人。末首结句作一大结，与第二首结句对照；邈哉前修，赖古多此贤也，谁云固穷难足以慰吾怀矣。七首一气。（清吴菴《论陶》）

七篇中，下五章俱引用古人，却于第二章末句以“赖古多此贤”绾合起下章，此陶诗章法不苟处。（清温汝能纂集《陶诗汇评》卷四）

《贫士诗》本七章，寻其义理，首章总冒，次章自咏，下五章皆咏古来贫士以为证也。（清张玉穀《古诗赏析》卷十四）

（其一“万族各有托”）孤云倦翮以兴，举世皆依乘风云而已。独无攀缘飞翻之志，宁忍饥寒以守志节，纵无知此意者，亦不足悲也。（宋汤汉注《陶靖节先生诗》卷四）

且所谓朝霞开雾，喻朝廷之更新；众鸟群飞，比诸臣之趋附。而迟迟出林，未夕来归者，则又自况其审时出处与众异趣也。（元刘履《选诗补注》卷五）

（“万族”二句）谭元春曰：以贫士为孤云，声价高矣。钟伯敬曰：“孤云独无依”，妙矣。老杜又曰“孤云亦群游”，古人妙想无穷如此。然“独”字“群”字，语若相翻，而机实相引。（“朝霞”二句）钟伯敬曰：两句连看才有景。（“量力”句）谭元春曰：五字有品。（明钟伯敬、谭元春评选《古诗归》卷九）

沃仪仲曰：迟出早归，即从鸟上写出量力意，既似孤云之无依，当学飞鸟之自审。此真安贫法。（明黄文焕《陶诗析义》卷四引）

孤云自比其高洁。下六篇皆言圣贤惟能固穷，所以辉曜千载，回立于万族之表，不可如世人之但见目前也。（清何焯《义门读书记·陶靖节诗》）

起陡然醒快，说得贫士地位高旷绝伦，喻众人。又一喻见贫士有品如此。前借云鸟起兴，归于自守，后结出正意，顿挫沉郁。（清孙人龙纂辑《陶公诗评注初学读本》卷二）

孙月峰评曰：淡然无尘。起两句却来得陡然醒快。（清于光华《文选集评》卷七引）

以孤云自比，身分绝高，惟其为孤云，随时散见，所以不事依托，此渊明之真色相也。下以鸟言，不过因众鸟飞翻，而自言其倦飞知还之意尔。（清温汝能纂集《陶诗汇评》卷四）

（其三“荣叟老带索”）《庄子》：曾子居卫，捉衿肘见，纳履踵决，曳纵而歌，声满天地。原宪居鲁，子贡曰：“先生何病？”曰：“仁义之愚，舆马之饰，宪不忍为也。”此诗决履清歌，俱以为原，盖因二人之事偶合用耳。（明何孟春注《陶靖节集》卷四）

读“苟得非所欤”，乃知渊明《乞食》有深意在，非诚计无复之，与俗人同寥落耳。东坡代哀之，何其浅也。（明张自烈辑《笺注陶渊明集》卷四）

“苟得非所欤”，情见乎词。

非独远于人情，生不逢尧与舜禅，则宜以荣期、原思自居，求无愧于仲尼而已。如子贡所以告二子者，姑舍是可也。（清何焯《义门读书记·陶靖节诗》）

死生不改其操。

（“非道”句）贫贱不以道得者不去，陶公诚造次颠沛，必于是者矣。（清何焯《义门读书记·陶靖节诗》）

六句古人，“岂不”以下入己之论赞。（清方东树《昭昧詹言》卷四）

（其五“袁安门积雪”）饥寒之不惧，且固何惧。（清陈祚明评选《采菽堂古诗选》卷十四）

苟求富乐，则身败名辱，有甚于饥寒者，故不戚戚于贫贱，但恐修名之不立也。（清何焯《义门读书记·陶靖节诗》）

亦是代他设想，推出此一段至理，岂必袁、阮有此故实。（清邱嘉穗《东山草堂陶诗笺》卷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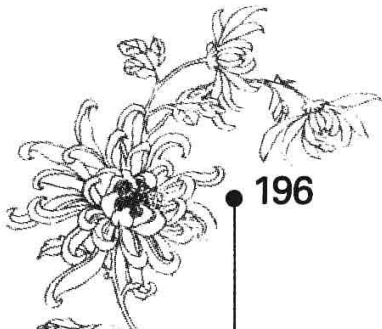
“所惧非饥寒”、“所乐非穷通”二语，可书座右。（清沈德潜选《古诗源》卷九）

（其七“昔在黄子廉”）儿女之忧，非不动念，然志固不可夺，前修可师。（清陈祚明评选《采菽堂古诗选》卷十四）

此借古人以自况其彭泽归来与妻孥安贫守道之意。本传称其妻翟氏亦能安勤苦，与公同志，年饥感仁妻”数语，似为此而发。（清邱嘉穗《东山草堂陶诗笺》卷四）

真语，妙，老实说，此正公诗高处。断不改节复出矣。（清孙人龙纂辑《陶公诗评注初学读本》卷二）

末二句总结后五首，又应第二首结句“赖古多此贤”意。前二首自咏，后五首承“赖古多此贤”句，以见贫者世世相寻之意，而渊明亦自在其内也。（清马璞《陶诗本义》卷四）



咏 二 疏

[原文]

大象转四时^①，功成者自去^②。
 借问衰周来^③，几人得其趣^④？
 游目^⑤汉廷中，二疏复此举。
 高啸返旧居，长揖储君傅^⑥。
 钱送倾皇朝^⑦，华轩盈道路。
 离别情所悲，余荣何足顾？
 事胜感行人^⑧，贤哉岂常誉^⑨？
 厌厌闾里欢^⑩，所营非近务^⑪。
 促席延故老，挥觞道平素。
 问金终寄心^⑫，清言晓未悟^⑬。
 放意乐余年，遑恤身后虑^⑭。
 谁云其人亡^⑮？久而道弥著^⑯！

[题解]

陶集中三首历史人物题咏诗《咏二疏》、《咏三良》、《咏荆轲》，当作于同时，当在晋义熙十年(414)，与《杂诗》十二首写作时间相近，渊明五十岁。

二疏：疏广与疏受。汉宣帝时兰陵(在今山东枣庄市东南)人。广字仲翁，博学，明《春秋》，任太子太傅；侄名受，字公子，任太子少傅。任职五年，太子年十二，通《论语》、《孝经》，乃上疏乞归。归后以赐金与亲友共享，不置留与子孙。(事见《汉书·疏广传》)

本诗四句为一层，共分六层，讴歌了二疏立功不居，功成退归、有金不私的事迹。

[校注]

①大象:天。《老子》:“大象无形”。转:运行。

②功成者自去:“功”指天对自然界万物施加作用。天有四时:春夏秋冬,春作功成即离去,代之以夏;以下夏、秋、冬均同。

③衰周:东周末季。衰:一作商,今依曾本。此句由前面的天道转入人事。

④趣:旨趣,道理。

⑤游目:随心观看。

⑥长揖(yī 壹):拱手而一躬到底,是古代一种辞谢、辞别的礼仪方式。储君:太子。

⑦饯送倾皇朝:《汉书·疏广传》:“公卿大夫故人邑子设祖道、供张东都门外,送者车数百两,辞决而去。”祖:送行之祭。祖道:饯行。

⑧胜:高大,美妙。

⑨贤哉岂常誉:《汉书·疏广传》:“及道路观者皆曰:‘贤哉二大夫!’或叹息为之下泣。”

⑩厌厌:安乐的样子。《诗经·小雅·湛露》:“厌厌夜饮。”毛传:“厌厌,安也。”

⑪近务:指买田造房。近:一作正,今依曾本。

⑫问金:二疏退归时,朝廷加赐黄金二十斤,皇太子赠以五十斤。疏广归乡里后,日令家设酒食,与亲友共娱。一年后,子孙托人对疏广说:尚有余金,宜买田宅留给子孙。金:一作尔,今依曾本。寄心:所寓藏的内心想法。

⑬清言:指疏广对子孙委托的人所回答的话。晓:晓谕,使之明白。未悟:不明白的人。

⑭遑:暇。《诗经》中已成否定反诘语词,作“何遑”用,以后沿用之。恤:顾及。《诗经·邶风·谷风》:“遑恤我后”。

⑮其人:二疏。

⑯道:为人之道。弥:更加。著:显著。

[汇评]

此渊明咏二疏也。渊明未尝出,二疏既出而知返,其志一也。或以谓既出而返,如从病得愈,其味胜于初不病,此惑者颠倒见耳。(宋苏轼《东坡题跋》卷二《题渊明二疏



诗》)

二疏取其归,三良与主同死,荆卿为主报仇,皆托古以自见云。(宋汤汉注《陶靖节先生诗》卷四)

宦成归里,不过是知足知止,若散金置酒不为子孙立产,趣字从此看出。“问金”二句初不易解,按或劝广以金遗子孙,广曰:“贤而多财,则损其志;愚而多财,则益其过。”诗意盖谓问金终是寄心于金,广以清言晓故老之未悟也。(清蒋薰评《陶渊明诗集》卷四)

此下三诗,皆有次第。咏二疏去位,所以自况其辞彭泽而归田也。咏三良从死,所以自伤其不得从晋恭帝而死也。咏荆轲刺秦,所以自伤其不得讨刘裕篡弑之罪也。东坡《读述史九章》,而曰:“去之五百余载,吾犹识其意也。”余于是三诗亦云。按此三诗亦是述古体,只如《春秋》书法,据事直书,而寄托之意自见,又与前《咏贫士》诗用代笔生议论者不同,盖恐事迹或涉时忌而不敢深为之说故也,亦是述古一法。但细玩三篇结句,正复无限深情,不待议论而其意已彰彰矣。渊明仕彭泽而归,亦与二疏同,故托以见意。东坡谓其未尝出,非也。(清邱嘉穗《东山草堂陶诗笺》卷四)

“趣”字最宜领会。功成而不归去,不得趣者也。古今得其趣者,曾有几入?惟二疏知足知止,所以得趣,惟其得趣,所以散金置酒,不以多财遗子孙也。“趣”字实贯彻前后。(清温汝能纂集《陶诗汇评》卷四)

《咏二疏》、《咏三良》、《咏荆轲》,观此三时,渊明之忠义慷慨,直欲追踪古人,特生无道之世,又无知己用之耳。故常曰“君子死知己”,又曰“知音苟不存,死矣何所悲”。但以渊明为隐逸人,旷远人,失之远矣!渊明盖志希圣贤,学期用世,而遭时不偶,遂以乐天安命终其世耳!(清方宗诚《陶诗真诠》)

其托音也遥深,而其取材也精确,可见其忧国悯时、牢骚无聊之志。(日本近藤元粹评订《陶渊明集》卷四)

咏 三 良

[原文]

弹冠乘通津^①,但惧时我遗。

服勤尽岁月,常恐功愈微^②。

忠情谬获露^③，遂为君所私。
 出则陪文舆^④，入必侍丹帟^⑤。
 箴规向已从^⑥，计议初无亏^⑦。
 一朝长逝后，愿言同此归^⑧。
 厚恩固难忘^⑨，君命安可违^⑩？
 临穴罔惟疑^⑪，投义志攸希^⑫。
 荆棘笼高坟，黄鸟声正悲^⑬！
 良人不可赎^⑭，泫然沾我衣^⑮！

〔题解〕

本诗与《咏二疏》写于同年。

“三良”是指春秋时秦国子车氏的三个儿子，他们都是杰出的人才，是秦穆公的宠臣。穆公死，遵遗嘱三人从殉。《左传·文公六年》：“秦伯任好卒，以子车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鍼虎为殉，皆秦之良也。国人哀之，为之赋《黄鸟》。”

宋苏轼《和陶咏三良》：“仕宦岂不荣，有时缠忧悲。所以靖节翁，服此黔娄衣。”最得本诗主旨。本诗每四句为一层，前面三层描述了三良怎样由贪仕而一步一步走向誓愿追随君主于地下的。第四层赞颂了三良赴死的高义，这与渊明的“士为知己者死”的节义观有关。第五层，诗人表示了与《黄鸟》同样的悲悯。从整体上看，陶渊明是从仕途可畏这个角度来吟咏三良的。清陶澍认为：“渊明云：厚恩固难忘，投义志攸希。此悼张祗之不忍进毒（鸩恭帝）而自饮先死也。”（《靖节先生集》卷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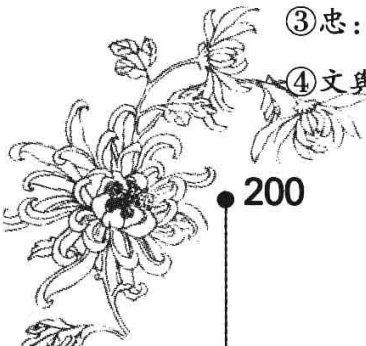
〔校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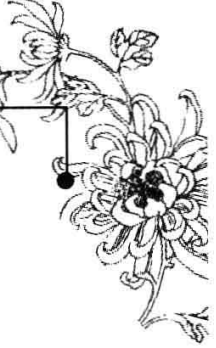
①弹冠：弹除帽上的灰尘，即整洁衣冠，表示入仕的意思。《汉书·王吉传》：吉与贡禹为友，时称：“王阳在位，贡禹弹冠。”王吉，字子阳，略去“子”字而称王阳。乘：升、居。通津：通道要津，指显要地位。

②愈：益、更加。

③忠：一作中，今依曾本。谬(miù 缪)：错误。这是作为臣子的谦辞。

④文舆：装饰华美的车子。





⑤丹:红色。帟(wéi 唯):高堂内部挡风的障围布。

⑥箴(zhēn 珍):劝告。

⑦初无亏:一作物无非,今依曾本。

⑧言:句中助词。归:指死。《史记·秦本纪》之《正义》引应劭云:“秦穆公与群臣饮酒酣,公曰:‘生共此乐,死共此哀’。于是奄息、仲行、鍼虎许诺。及公薨,皆从死。”

⑨固:一作心,今依曾本。

⑩君命安可违:秦穆公死,康公立,遵照穆公的遗嘱,杀了一百七十四人殉葬,子车氏三子亦从殉,共“一百七十七人”。(事见《史记·秦本纪》)君:一作顾,今依曾本。

⑪穴:墓塘。罔(wǎng 往):无。惟:语中助词。《诗经·秦风·黄鸟》:“临其穴,惴惴其栗。”

⑫攸:所。希:愿。

⑬黄鸟声正悲:《诗经·黄鸟》以黄鸟作兴比开首:“交交黄鸟,止于棘。”“交交黄鸟,止于桑。”“交交黄鸟,止于楚。”交交:悲鸣声。楚:荆条。

⑭良人不可赎:意自《黄鸟》:“彼苍天者,歼我良人!如可赎兮,人百其身。”

⑮泫(xuàn 眩)然:泪珠落貌。

[汇评]

秦穆公以三良殉葬,诗人刺之,则穆公信有罪矣。虽然臣之事君,犹子之事父也。以陈尊己、魏颗之事观之,则三良亦不容无讥焉。昔之咏三良者,有王仲宣、曹子建、陶渊明、柳子厚。或曰“心亦有所施”,或曰“杀身诚独难”,或曰“君命安可违”,或曰“死没宁分张”,曾无一语辨其非是者,惟东坡和陶云:“杀身故有道,大节要不亏,君为社稷死,我则同其归。顾命有治乱,臣子得从违,魏颗真孝爱,三良安足希。”审如是,则三良不能无罪。东坡一篇,冠绝于古今。(宋严有翼《艺苑雌黄》)

将写遇合之情,起四句先作两折,以见结主知之难。用意深曲如此,孰谓陶诗为近?(清陈祚明评选《采菽堂古诗选》卷十三)

惜而哀之,不以为非。(清张潮、卓尔堪、张师孔同阅《曹陶谢三家诗·陶集》卷四)

(“箴规”句)舍下“厚恩”。(“临穴”句)惟,思也。(清何焯《义门读书记·陶靖节诗》)

穆公之命，三良之殉，虽不无可议，然《春秋》责备贤者，合诸说观之，康公之不及魏颗远甚。穆公乱命，三良枉死，皆康公一人有以两成其过。以魏颗律康公，其陷父陷良，显然可见，而康公之罪定矣。柳论严正，臣子用乱命者，当以为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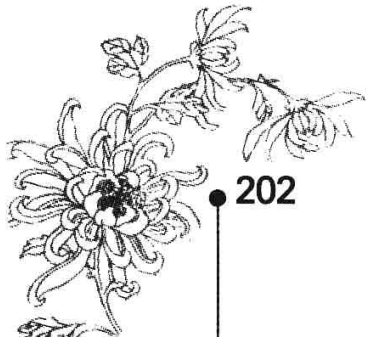
起六语愈折愈深，愈深愈危，一结主知，不得不以身殉，《黄鸟》之诗，所以哀且怨也。（清温汝能纂集《陶诗汇评》卷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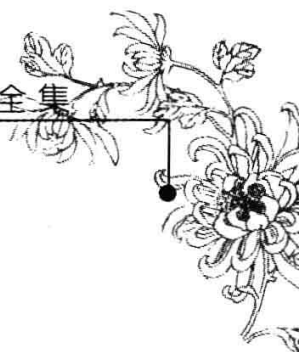
古人咏史，皆是咏怀，未有泛作史论者。曹子建《咏三良》曰：“功名不可为，忠义我所安。”此慨魏文之凉薄，而欲效秦公子上书，顾葬骊山之足者也。渊明云：“厚恩固难忘，投义志攸希。”此悼张祗之不忍进毒，而自饮先死也。况二疏明进退之节，荆轲寓报雠之志，皆是咏怀，无关论古，而诸家纷纷论三良之当死不当死，去时意何啻千里。（清陶澍集注《靖节先生集》卷四）

咏荆轲

[原文]

燕丹善养士^①，志在报强嬴^②。
招集百夫良^③，岁暮得荆卿^④。
君子死知己^⑤，提剑出燕京。
素骥鸣广陌^⑥，慷慨送我行。
雄发指危冠^⑦，猛气冲长缨^⑧！
饮饯易水上^⑨，四座列群英。
渐离击悲筑^⑩，宋意唱高声^⑪。
萧萧哀风逝，淡淡寒波生^⑫。
商音更流涕，羽奏壮士惊^⑬！
心知去不归^⑭，且有后世名^⑮。
登车何时顾^⑯？飞盖入秦庭^⑰！
凌厉越万里^⑱，逶迤过千城^⑲。
图穷事自至^⑳，豪主正怔营^㉑。





惜哉剑术疏^②,奇功遂不成。
其人虽已没,千载有余情^③!

[题解]

这首诗与《咏二疏》、《咏三良》写于同年。

荆轲刺秦王事见于《史记·刺客列传》。荆轲,卫国人,深沉好书,爱击剑。游于燕国,与高渐离为知友。时秦东伐,将至燕。燕太子丹以诸侯国之危,恳请刺杀秦王嬴政(即后来的秦始皇),荆轲允行。荆轲带着督亢图及樊於期(秦将,得罪秦王。秦王购之以金千斤)的头奉献秦王。图穷匕现,追刺秦王。未成,被杀。

诗人歌颂了荆轲刺强嬴。详略得当特点十分明显。大部分篇幅(从“君子死知己”到“逶迤过千城”)都用来写荆轲之行,以此着力渲染荆轲不畏强暴、义无反顾的慷慨豪壮之举。刺秦王过程只以“图穷”以下四句简要叙述。诗末两句,体现了诗人惋惜真情。

[校注]

①燕丹:燕太子丹。姓与国同,姓燕名丹。周封召公奭(shì)于燕,以国为氏,故姓燕。士:战国时期,士有多类,有文士、策士、侠士等。

②志在报强嬴(yíng 盈):秦王姓嬴,这里指嬴政,即以后统一六国后称始皇帝的秦始皇。《史记》载:燕太子丹曾质于赵,嬴政生于赵,交往甚欢。后丹质于秦,秦王嬴政待之不善,丹怨而逃归。后,秦蚕食诸侯国,将至燕,燕君臣俱恐。故有此句。

③百:成数,泛指。意即许许多多武士中的杰出者。

④荆卿:荆轲祖上是齐人,本姓庆,至卫而改姓荆。燕人称他荆卿,卿相当于子,即有名望者,是尊称。

⑤君:一作子,非。今依曾本。

⑥素骥:白色良马。广陌:宽阔干道。《史记·刺客列传》:“太子及宾客知其事者,皆白衣冠以送之。”白色是丧服色,白衣白马是表示同与秦王决一死,以壮荆轲行。

⑦雄发:悲壮之气使头发竖起。危冠:高冠。

⑧纓(yīng 英):绳,此处指系(jì)冠帽的丝绳。

⑨饮饯:饮酒送别。易水:在今河北省易县附近。

⑩渐离：高渐离，燕国人。与荆轲交善，擅长击筑。《史记·刺客列传》：“荆轲嗜酒，日与狗屠及高渐离饮于燕市，酒酣以往，高渐离击筑，荆轲和而歌于市中，相乐也，已而相泣，旁若无人者。”筑：《史记·索隐》：“筑似琴，有弦，用竹击之，取以为名。”

⑪宋意：太子丹所养之士。《淮南子·泰族》：“荆轲西刺秦王，高渐离、宋意为击筑而歌于易水之上。闻者莫不瞋目裂眦，发植穿冠。”

⑫两诗句由《易水歌》的第一句化出。《易水歌》：“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逝：一作起，今依曾本。

⑬商、羽：均属五音。古代音乐的基本音调有五，称五音，即宫、商、角、徵(zhǐ)、羽。商音凄凉，羽音悲壮。《史记·刺客列传》：“至易水之上，既祖，取道，高渐离击筑，荆轲和而歌，为变徵之声，士皆垂泪涕泣。又前而为歌曰：‘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复为羽声忼慨，士皆瞋目，发尽上指冠。”

⑭心：一作会，今依汤本。

⑮后：一作百，今依汤本。

⑯登车何时顾：反诘句，是一上车就不回头的意思。《史记·刺客列传》：“于是荆轲就车而去，终已不顾。”

⑰盖：车盖，代指车乘。

⑱凌厉：气势迅猛。言豪壮之气始终未泄半分。凌：一作陵，今依曾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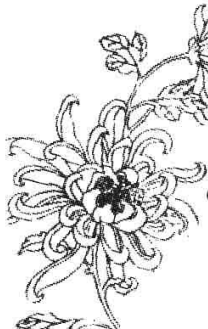
⑲逶迤：形容路途弯曲而遥远。

⑳图穷：图，燕督亢之地图。《史记正义》：“督亢坡在幽州范阳县东南十里。”刘向《别录》：“督亢，膏腴之地”。图穷：图展开而至尽头。《史记·刺客列传》：“荆轲取图奏之，秦王发图，图穷而匕首见。”事自至：行刺之事跟着发生。荆轲以匕首搯秦王，秦王惊，自引而起，袖绝。荆轲逐秦王，秦王环柱走。秦王拔剑击荆轲，断其左股。荆轲坐地，以匕首掷秦王，不中。秦王复击轲，左右趋杀轲。详见《史记·刺客列传》。

㉑豪主：豪强之君主，指秦王。怔营：惊慌失神的样子。《史记》载：秦王拔剑，“时惶急，剑坚，故不可立拔。”“环柱走，卒惶急，不知所为。”左右曰：“王负剑！”方拔出以击荆轲。荆轲被杀后，“秦王不怡者良久”。

㉒疏：粗疏、不精。此句化引鲁句践的话。《史记·刺客列传》：“鲁句践已闻荆轲之刺秦王，私曰：‘嗟乎，惜哉其不讲于刺剑之术也！’”

㉓末二句，一作“斯人久已没，千载有深情”。今依曾本。



[汇评]

此靖节愤宋武弑夺之变,思欲为晋求得如荆轲者往报焉,故为是咏。观其首尾句意可见。(元刘履《选诗补注》卷五)

魏阮瑀有《咏二疏》、《三良》、《荆轲》诗。渊明拟之,厥意固有在矣。(明何孟春注《陶靖节集》卷四)

汪右子曰:朱晦翁云:“渊明诗,人皆谓平淡,看他自豪放得来,今观其露出本相者,是《咏荆轲》一篇。平淡人如何说得这样言语出来。”识此方能得陶诗之神。(明徐师曾《诗体明辨》卷二引)

摹写荆轲出燕入秦,悲壮淋漓,知浔阳之隐,未尝无意奇功,奈不逢会耳,先生心事逼露如此。(清蒋薰评《陶渊明诗集》卷四)

写壮士,须眉如画;状易水,萧森之气凄然。当时之士,轻死好名,言不及讥,盖有意焉。(清张潮、卓尔堪、张师孔同阅《曹陶谢三家诗·陶集》卷四)

上二诗皆有序,此诗独无序,岂以荆轲报秦之事,不待序而后明?抑公尝抱诛刘裕之志,而荆轲事迹太险,不便明言以自拟也欤?(清邱嘉穗《东山草堂陶诗笺》卷四)

渊明《咏二疏》、《三良》、《荆轲》皆有意。二疏辞官,与宗族乡党饮酒宴乐,以没余年,是渊明之所深与;三良则以殉君者对照弑君;荆轲则以报秦者感怀报宋:故其辞多慷慨。(清马璞《陶诗本义》卷四)

荆卿刺秦不中,千古恨事。先生目击禅代,时具满腔热血,观此篇可以知其志矣。人只知先生终隐柴桑,安贫乐道,岂知却别有心事在。贤者固不可测,英雄豪杰中人,安知不即学道中人耶!(清温汝能纂集《陶诗汇评》卷四)

次叙高简,托意深微,而章法明整。起四句言丹;“君子”六句言轲;“饮饯”八句叙事;“心知”二句顿挫,以离为章法;“登车”六句续接叙事;“惜哉”四句入己托意作收。(清方东树《昭昧詹言》卷四)

其中殿柱,犹之中副车也。太白于张子房,则曰“报韩虽不成,天地皆震动”。独不可曰报燕虽不成,风云为之变色乎?靖节《咏荆卿》云:“君子死知己,提剑出燕京。”“其人虽已殁,千载有余情。”则意固有在,而于荆卿毫无憾词也。(清康发祥《伯山诗话》卷一《话古》)

翁同苏曰:晋室既亡,自伤不能从死报仇,此《三良》、《荆轲》诗之所以作也。(清

姚培谦《陶谢诗集》卷四眉批)

读《山海经》十三首

[题解]

本组诗当作于晋义熙四年(408)孟夏,渊明四十四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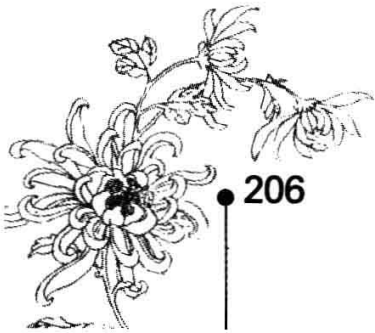
《山海经》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记载地理山川、神话传说、珍怪博物的奇书。渊明这时居于田园,耕种之余便以琴书自娱。这期间读了《山海经》及另一些神话、历史书如《穆天子传》之类。

首篇序诗,之后十二首是从《山海经》、《穆天子传》中撷取题材而成的。前七首从王母起首,写玄圃、丹木、三青鸟、扶木、灵凤神鸾、赤泉员丘,结合了本人神游奇想;后五首写夸父、精卫、臣危、鸛鹅、共鯨,结合诗人的思想与对君主朝政的看法。组诗脉络分明,主次轻重有序。它也可被看作是渊明壮年时期思想状态的映照。

(一)^①

[原文]

孟夏草木长,绕屋树扶疏^②。
众鸟欣有托,吾亦爱吾庐!
既耕亦已种^③,时还读我书^④。
穷巷隔深辙^⑤,颇回故人车。
欢言酌春酒^⑥,摘我园中蔬。
微雨从东来,好风与之俱。
泛览周王传^⑦,流观山海图^⑧。
俯仰终宇宙^⑨,不乐复何如^⑩?



[校注]

①本首序诗,写耕余读书之乐,而《山海经》一类书将自己引入无限廓大的宇宙中遨游,更是乐趣无穷。

②扶疏:枝叶繁茂的样子。

③亦:一作且,今依曾本。

④时还:有时回来。

⑤隔:隔开,也就是“没有”的意思。辙:轮迹。深辙:车大辙深,指责人之车。

⑥欢言:多本作欢然,今依《文选》。

⑦周王:指周穆王。周王传:指《穆天子传》。据说晋人从魏襄王墓中得此书。书中记述周穆王观四荒,西游作宾于西王母的故事。传:一作典,今依曾本。

⑧山海图:指《山海经图》。《山海经》有古图及汉所传图。晋郭璞为《山海经》作注,有图及赞。渊明所见,恐为该本。后原图均失,今所见图为清人补画。

⑨俯仰:一俯一仰之间,即在很短时间内。俯:一作俛,今依曾本。终:尽。

⑩复:一作将,今依曾本。

(二)^①

[原文]

玉台凌霞秀^②,王母怡妙颜^③。

天地共俱生,不知几何年^④?

灵化无穷已,馆宇非一山^⑤。

高酣发新谣^⑥,宁效俗中言!

[校注]

①咏西王母。本诗描述了西王母美丽而长年、高雅而平易的形象。

②玉台:玉山上的瑶台,西王母居处。《山海经·西山经》:“又西三百五十里,曰玉

山,是西王母所居也。”瑶台:瑶玉建成的台。《离骚》:“望瑶台之偃蹇兮。”台:一作堂,今依曾本。凌:越出。

③怡:和悦。一作积,今依曾本。妙颜:《山海经·西山经》:“其状如人,豹尾虎齿而善啸,蓬发戴胜。”《汉武帝内传》:“头上大华结,戴太真晨婴之冠,履玄璫凤文之舄,眇之年可卅,修短得中,天姿苍靄,云颜绝世。”西王母故事汉以后已在民间盛传,渊明所吟当本后书。

④不知几何年:意思是西王母长生不老。晋张华《博物志》:西王母乘紫云车至殿西。以五枚桃与汉武帝,“帝食桃,辄以核著膝前。母曰:‘取此核将何为?’帝曰:‘此桃甘美,欲种之。’母笑曰:‘此桃三千年一生实。’……时东方朔窃从殿南厢朱鸟牖中窥母。母顾之谓帝曰:‘此窥牖小儿,尝三来盗吾此桃。’……由此世人谓方朔神仙也。”诗句盖取传说中西王母寿桃之意。

⑤馆宇非一山:《山海经》之《西山经》说西王母住玉山,《海内北经》说在昆仑墟北,《大荒西经》说在昆仑之丘,《穆天子传》说在弇(yǎn)山,西汉东方朔《十洲记》说在昆仑之墟城。

⑥高:高会,盛大宴会。谣:不合乐而歌,即口吟。《穆天子传》:“乙丑,天子觴西王母于瑶池之上,西王母为天子谣。谣云:‘白云在天,山陵自出。道里悠远,山川间之。将子无死,尚能复来。’”

(三)^①

[原文]

迢递槐江岭^②,是谓玄圃丘^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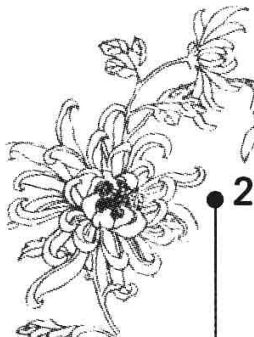
西南望昆墟^④,光气难与俦。

亭亭明玕照^⑤,落落清瑶流^⑥。

恨不及周穆,托乘一来游^⑦!

[校注]

①吟玄圃。玄圃是天帝的园圃,是光明、美妙、宜人而又神洁的地方,诗人写出了





其神游向往之情。

②迢递：路遥远隐约的样子。槐江岭：《山海经·西山经》：“槐江之山，多藏琅玕、黄金、玉，实惟帝之平圃。爰有溜水，其清洛洛。”槐：一作榑，今依曾本。

③玄圃(pǔ 浦)：《山海经·西山经》：“平圃。”郭璞注：“即玄圃也。”又作县圃。《离骚》：“朝发轫于苍梧兮，夕余至乎县圃。”

④墟：邱，即山岭。《山海经·西山经》：“南望昆仑，其光熊熊，其气魂魂。”郭璞注：“皆光气炎盛相焜耀之貌。”墟：一作崦，今依曾本。

⑤亭亭：耸立貌。玕(gān 干)：琅玕树。《山海经·海内西经》：“琅玕树”，郝懿行注：“《五篇》引庄子云：‘积石为树，名曰琼枝，其高一百二十仞，大三十围，以琅玕为之实。’是琅玕即琼枝之子似珠者也。”

⑥落落：同“洛洛”，水畅流貌。瑶：同“遥”，瑶水。郭璞注：“遥，音遥也。”

⑦乘：车驾。传说周穆王驾八骏西游，造父为之御。《穆天子传》：“天子之骏：亦骥、盗骊、白义、踰轮、山子、渠黄、华骝、绿耳。”托乘：即今搭车。

(四)①

[原文]

丹木生何许？乃在崦山阳②。

黄花复朱实，食之寿命长。

白玉凝素液，瑾瑜发奇光③！

岂伊君子宝④？见重我轩皇⑤。

[校注]

①吟丹木。丹木之实，食之可以不饥；钟山之瑾瑜，佩之可以御不祥。这正是普天下读书人需要的。

②崦(mì 密)：李本、焦本作崦，逯本作密，从前者。《山海经·西山经》：“崦山，其上多丹木，员叶而赤茎，黄华而赤实，其味如飴，食之不饥。丹水出焉，西流注于稷泽，其中多白玉，是有玉膏，其原沸沸汤汤，黄帝是食是飧。是生玄玉。玉膏所出，以灌丹

木。丹木五岁，五色乃清，五味乃馨。黄帝乃取崑山之玉荣，而投之钟山之阳。瑾瑜之玉为良，坚粟精密，浊泽而有光。五色发作，以和柔刚。天地鬼神，是食是飧；君子服之，以御不祥。”

③奇光：一作其光，今依曾本。

④伊：彼。君子宝：既有道德又有学问的人所最需要的宝物。

⑤见重：被看重。轩皇：黄帝。《史记·五帝本纪》：“黄帝者，少典之子，姓公孙，名曰轩辕。”皇：一作黄，今依陶本。

(五)^①

[原文]

翩翩三青鸟^②，毛色奇可怜^③。
朝为王母使^④，暮归三危山^⑤。
我欲因此鸟，具向王母言^⑥：
“在世无所须，唯酒与长年^⑦！”

[校注]

①咏青鸟，希望青鸟为自己传言，请王母赐予酒与长寿。

②翩翩：轻快飞翔的样子。三青鸟：《山海经·大荒西经》：“有三青鸟赤首黑目，一名大鷖，一名少鷖，一名青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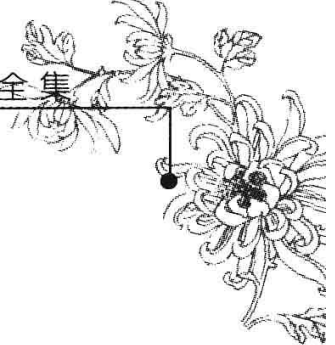
③奇：一作甚，今依曾本。

④王母使：《山海经·海内北经》：“西王母，梯几而戴胜杖，其南有三青鸟，为西王母取食，在昆仑虚北。”《汉武故事》：“七月七日，忽有青鸟，飞集殿前。东方朔曰：‘此西王母欲来。’有顷，王母至，三青鸟夹侍王母旁。”

⑤三危山：《山海经·西山经》：“三危山，三青鸟居之。”郭璞注：“三青鸟主为西王母取食者，别自栖息于此山也。”

⑥具：同“俱”。一作且，一作期，今皆依曾本。

⑦须：通“需”，需要。一作愿，今依曾本。唯：同“惟”，独，只有。长年：长寿。

(六)^①

[原文]

逍遥芜皋上^②,杳然望扶木^③。

洪柯百万寻^④,森散覆旻谷^⑤。

灵人侍丹池^⑥,朝朝为日浴^⑦。

神景一登天,何幽不见烛^⑧!

[校注]

①吟扶木、旻谷。诗人歌颂了太阳,最后一句包含了希望太阳照遍人间一切黑暗角落的意思。

②逍遥:优游自得的样子。这是想象中的拟辞。芜皋:即无皋。《山海经·东山经》:“无皋之山,南望幼海,东望搏木。”芜:一作无,今依陶本。

③杳然:遥远的样子。扶木:即搏木。《山海经·大荒东经》:“汤谷上有扶木,一日方至,一日方出,皆载于乌。”

④寻:八尺。

⑤旻(yáng 阳)谷:同“汤(yáng)谷”,见注③。《淮南子·天文》:“日出于旻谷,浴于咸池,拂于扶桑,是谓晨明。”

⑥灵人:羲和,神话中太阳的母亲。《山海经·大荒南经》:“羲和者,帝俊之妻,生十日。”丹池:即甘渊。《大荒南经》:“东南之外,甘水之间,有羲和之国。有女子名曰羲和,方(为)日浴于甘渊。”侍:一作待,今依曾本。

⑦为日浴:为太阳洗澡,洗去太阳身上的尘埃。

⑧神景:指太阳。景:日光。何幽不见烛:什么阴暗的地方不被照到!幽:阴暗。烛:照亮。

(七)^①

[原文]

粲粲三株树^②,寄生赤水阴^③。
亭亭凌风桂,八千共成林^④。
灵风抚云舞^⑤,神鸾调玉音。
虽非世上宝,爰得王母心^⑥!

[校注]

①咏灵风神鸾。鸾歌风舞见于《大荒南经》“载民之国”,那里的升平景象使诗人十分神往。

②三株树:又作三珠树。《山海经·海外南经》:“三珠树,在厌火北,生赤水上。其为树如柏,叶皆为珠。”

③赤水阴:赤水的南岸。水之南为阴。

④八千:八棵树。《山海经·海内南经》:“桂林八树,在番禺东。”郭璞注:“八树而成林,言其大也。”桂林:渊明理解为桂树,而非地名之桂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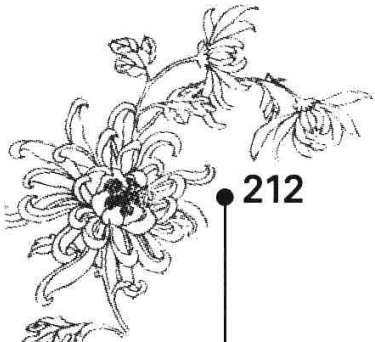
⑤灵风抚云舞:《山海经·大荒南经》:“有载(zhì 至)民之国。帝舜生无淫,降戡处,是谓巫戡民。巫戡民盼(bān 班)姓,食谷。不绩不经。服也;不稼不穡,食也。爰有歌舞之鸟,鸾鸟自歌,凤鸟自舞。爰有百兽,相群爰处。百谷所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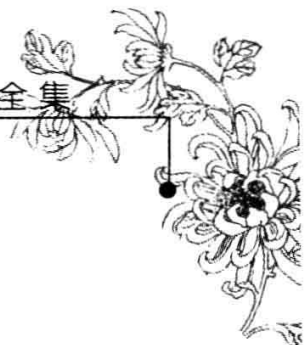
⑥非世上宝、得王母心:是指民有食有衣、和睦相处。爰:语助词,无意义。母:一作子,今依曾本。

(八)^①

[原文]

自古皆有没,何人得灵长^②?
不死复不老^③,万岁如平常!





赤泉给我饮，员丘足我粮^④。
方与三辰游^⑤，寿考岂渠央^⑥？

〔校注〕

①咏赤泉、员丘。这不老泉、不死树，使诗人产生了不老不死、长与三辰游的幻想。

②灵长：与神灵一般的长久。何人得：一作河氏独，今依曾本。

③复：一作亦，今依曾本。

④赤泉、员丘：《山海经·海外南经》：“不死民在其东，其为人黑色，寿，不死。”郭璞注：“有员丘山，上有不死树，食之乃寿；亦有赤泉，饮之不老。”

⑤方：当。三辰：指日、月、星。

⑥考：一作老，今依曾本。渠：同“遽”，忽然，短暂。央：尽。

(九)^①

〔原文〕

夸父诞宏志^②，乃与日竞走^③。
俱至虞渊下^④，似若无胜负。
神力既殊妙，倾河焉足有^⑤？
余迹寄邓林^⑥，功竟在身后！

〔校注〕

①咏夸父，歌颂其追日壮举和非凡毅力，称道其造福于后代，精神永垂后世。

②夸父：神人名。诞：夸诞。

③乃与日竞走：《山海经·海外北经》：“夸父与日逐走，入日。渴欲得饮，饮于河渭。河渭不足，北饮大泽。未至，道渴而死。弃其杖，化为邓林。”邓林：即桃林。入日：日将入。

④虞渊：即“禺渊”、“禺谷”，神话传说中日落处。《山海经·大荒北经》：“夸父不

量力，欲追日景，逮之于禺谷。将饮河而不足也，将走大泽，未至，死于此。”郭璞注：“禺渊，日所入也，今作虞。”渊：一作泉，今依曾本。

⑤倾河：倒尽黄河之水。有：够。

⑥余迹寄邓林：指手杖化成桃林。见注③。“邓林”毕沅注：“邓林即桃林也，邓、桃音相近。”“其地则楚之北境也。”《列子·汤问》：“邓林弥广数千里。”

(十)^①

[原文]

精卫衔微木^②，将以填沧海。
刑天舞干戚^③，猛志固常在^④。
同物既无虑^⑤，化去不复悔^⑥！
徒设在昔心^⑦，良晨讵可待^⑧？

[校注]

①吟精卫、刑天。本诗以渊明集中少有的高亢的诗调，歌颂了刑天与精卫一往无前、宁死不屈、志填沧海的斗争精神；想到自己，也要奋起努力。

②精卫：神话中的鸟名。《山海经·北山经》：“发鸠之山，其上多柘木。有鸟焉，其状如鸟，文首、白喙、赤足，名曰精卫，其鸣自詒。是炎帝之少女名曰女娃，女娃游于东海，溺而不返，故为精卫，常衔西山之木石，以堙于东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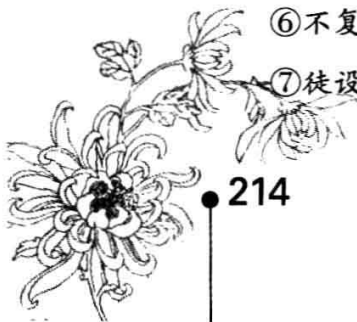
③刑天舞干戚：一作“形夭无千岁”，非。今依曾本。刑天：神名。干：盾。戚：长柄斧，武器。《山海经·海外西经》：“刑天与帝至此争神，帝断其首，葬之常羊之山。乃以乳为目，以脐为口，操干戚以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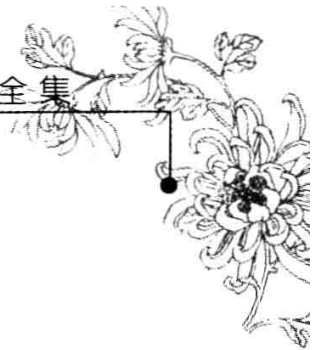
④固：陶本作固，李本、逯本作故，今从陶本。

⑤同物：同于其他的物类，即为万物之一（女娃成精卫鸟，刑天有首成无首）。《庄子·齐物论》：“劳神明为一而不知其同也。”

⑥不复：一作何复，今依曾本。

⑦徒设：空摆着。设：一作役，一作使，今依曾本。在昔心：早年就有的雄心。





⑧良晨：喻人的大有可为的岁月。诤：岂。

(十一)^①

[原文]

巨猾肆威暴^②，钦驱违帝旨^③。

窳窳强能变^④，祖江遂独死^⑤。

明明上天鉴^⑥，为恶不可履。

长桡固已剧^⑦，鵩鸮岂足恃^⑧！

[校注]

①吟臣危、钦鸱。诗人诅咒作恶的凶邪，相信这类人一定会受到应得的惩罚。

②巨猾：李本及诸本作巨猾；和陶本云，一作目危，逯本作臣危。从李本及诸本。《山海经·海内西经》：“貳负之臣曰危，危与貳负杀窳窳。帝乃桎之疏属之山，桎其右足，反缚两手与发，系之山上木。”（貳负，神名——笔者注）

③钦驱(pī披)：神怪名。钟山神之子名鼓，与其合谋杀葆江。《山海经·西山经》：“钟山，其子曰鼓，其状如人面而龙身，是与钦驱杀葆江于昆仑之阳，帝乃戮之钟山之东曰幡崖，钦驱化为大鵩……鼓亦化为鵩鸟。”

④窳(yà亚)窳(yǔ语)：神怪名。《山海经·北山经》：“少咸之山，无草木，多青碧。有兽焉，其状如牛，而赤身、人面、马足，名曰窳窳”。郭璞注：“軋愈二音。”《山海经·海内南经》：“窳窳龙首，居弱水中。”郭璞注：“窳窳，本蛇身人面，为貳负所杀，复化而成此物也。”强：尚、还能。

⑤祖江：即葆江，见注③，郭璞注：“葆或作祖。”

⑥鉴：镜。此处用作动词，明察之意。

⑦长桡：永远干渴，指臣危被罚系于疏属山上木。桡：一作枯，今依丁本。剧：痛苦。

⑧鵩(jùn峻)：一作鸡。鵩：一作鸮，今皆依汤本。恃：凭仗。

(十二)^①

[原文]

鵩鵩见城邑^②，其国有放士^③。

念彼怀王世^④，当时数来止^⑤。

青丘有奇鸟^⑥，自言独见尔^⑦。

本为迷者生，不以喻君子^⑧！

[校注]

①吟鵩鵩、青丘鸟。由这两则经文，想到屈原流放与楚亡的悲痛历史教训，罪责完全归结到听信谗言、执迷不悟的楚怀王身上，颇有见地。

②鵩(zhōu 舟)鵩。李本及诸本均作鵩鵩，李本、汤本、焦本注云：当作鸛鵩。是知鵩鵩系指鸛(chī 痴)鵩(zhū 朱)。今依李本及诸本。《山海经·南山经》：“柜山……有鸟焉，其状如鸛而人手，其音如痺，其名曰鸛，其名自号也，见则其县多放士。”见：出现。

③放士：被放逐的贤士。

④怀王：指楚怀王。战国后期楚国君主，屡受秦蒙欺。后会盟于武关，秦扣留之以求割巫黔中地。不允而逃归，追及之，卒于秦。怀王世：公元前299年，怀王子顷襄王接位，前278年秦攻陷楚都郢。“怀王世”以代指这段时间。彼：一作昔。世：一作母。今皆依曾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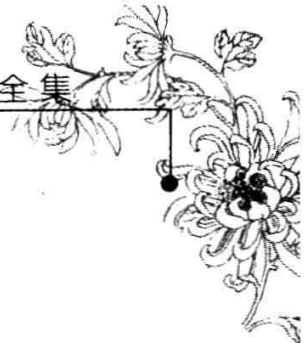
⑤当时：一作亦得，今依曾本。数来止：数次飞来栖息，意思是指屈原数次被疏被放。屈原曾任楚国左徒，出使过齐国，后任三闾大夫。屈原数次谏怀王而不听，怀王听信谗言，反而将他疏放出去。顷襄王时，忠于祖国的屈原又遭放逐。后见楚国无望，屈原乃自沉于汨罗。（事见《史记·屈原列传》）

⑥青丘：传说中的山名。《山海经·南山经》：“青丘之山……有鸟焉，其状如鸛，其音若呵，名曰灌灌，佩之不惑。”

⑦自：指灌灌鸟。尔：句末助词。一作理，今依曾本。

⑧喻：晓示。君子：指明达之人。



(十三)^①

[原文]

岩岩显朝市^②,帝者慎用才^③。
何以废共鯀^④?重华为之来^⑤!
仲父献诚言^⑥,姜公乃见猜^⑦。
临没告饥渴,当复何及哉^⑧?

[校注]

①吟废共工、鯀。斥退奸邪,贤者才能进用;反之,君主就会遭灾殃,齐桓公的惨死便是教训。所以,慎于用人是国君的头等大事。

②岩岩:山石堆积的样子,借来形容地位显赫的大臣。一作悠悠,今依曾本。《诗经·小雅·节南山》:“节彼南山,维石岩岩。赫赫师尹,民具尔瞻。”师尹:指周朝太师尹氏。显朝市:显赫于朝廷及一国之中。

③慎:一作善,今依曾本。

④共鯀(gǔn 滚):共工和鯀,鯀是夏禹的父亲,尧因年老而让舜试执政,这期间舜处罚了“四凶”;尧死,舜正式登帝位。《尚书·舜典》:“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窜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二十有八载,帝乃殂落,……月正元日,舜格于文祖。”罪:处罚。帝:指尧。格于文祖:到祖庙祭祀。《山海经·海内经》:“祝融降处于江水,生共工。”《大荒北经》:“共工臣名曰相鯀……其所歇所尼,即为源泽……禹湮洪水,杀相鯀。”歇:呕吐。尼:止。《海内经》:“洪水滔天,鯀窃帝之息壤以堙洪水,不待帝命。帝令祝融杀鯀于羽郊。鯀往生禹。帝乃命禹卒布土以定九州。”郭璞注引《开筮》:“鯀死三岁不腐,剖之以吴刀,化为黄龙。”

⑤重华:舜之名。《山海经》中的共工与鯀属神话传说,其间也没有舜。诗人是看了《山海经》而结合运用《尚书》中记载尧、舜与四凶的材料写成这上下两句的。

⑥仲父:指管仲,春秋时齐国政治家。齐桓公用为卿,齐国大治,成为五霸之一。桓公尊称他为仲父。献诚言:管仲病重,齐桓公问国政,管仲诚其斥退易牙、开方、竖刁

三人。事见《史记·齐太公世家》。父：一作文，今依曾本。

⑦姜公：指齐桓公。周武王伐纣而王天下，封太公望于齐，太公望姓姜。桓公是太公望的后裔。猜：疑，即不相信的意思。《史记·齐太公世家》：“管仲死，而桓公不用管仲言，卒近用三子，三子专权。”

⑧临没告饥渴：齐桓公病重，被易牙、竖刁闭于寝宫，不给饮食。《史记·齐太公世家》：“五公子皆求立。冬十月乙亥，齐桓公卒。易牙入，与竖刁因内宠杀群吏，而立公子无诡为君，太子昭奔宋。桓公病，五公子各树党争立，及桓公卒，遂相攻，以故宫中空，莫敢棺。桓公尸在床上六十七日，尸虫出于户。”内宠：桓公诸妾。开方也参与了齐五公子争位之乱：“开方杀孝公子而立潘，是为昭公。昭公，桓公子也。”（无诡被国人杀，太子昭立，是为孝公。孝公卒，其子被开方杀）末句意为：又怎么来得及呢？即谓后悔莫及。

[汇评]

此发端一篇，特以写幽居自得之趣耳。观其“众鸟有托”、“吾爱吾庐”等语，隐然有万物各得其所之妙。（元刘履《选诗补注》）

“众鸟欣有托，吾亦爱吾庐”，觉物我大小俱得。（明陆时雍《古诗镜》）

咏歌再三，可想陶然之趣。（明陈仲醇《八代诗菁华录》引）

孙矿云：就浅景写得入妙，大约皆以倘来得趣。（清方伯海《文选集评》）

按篇中读书只三见，余俱从不写处写，弥见神味悠然，处处切孟夏。先生胸无宿物，故到处皆见受用。（清方伯海《文选集评》）

颇类屈子《天问》，词虽幽异离奇，似无深旨耳。（明张自烈《笺注陶渊明集》）

此篇之佳在尺幅平远，故托体大。如托体小者，虽有佳致，亦山人诗尔。“少无适俗韵”、“结庐在人境”、“万族各有托”不满余意者以此。又云：“微雨从东来”二句，不但兴会佳绝，安顿尤好。若系之“吾亦爱吾庐”之下，正作两分两搭，局量狭小，虽佳亦不足存。（清王夫之《船山古诗评选》）

“孟夏”二句，好读书之时。“众鸟”二句，好读书之所。“既耕”二句，生务将毕，正好读书。“穷巷”二句，人客不到，正好读书。“微雨”二句，好读书之景。“流览”二句，好读书之法。“孟夏”至“回车”是定境，“微雨”二句是倘景，适然凑趣，此二句又作诗之缘起。（清吴淇《六朝选诗定论》）





借荒唐之语，吐垒涌之情，相为神怪，可以意逆。又云：发端六句是首章，起法选语安雅。“穷巷”二句意悲。屈子曰：“国无人莫我知兮”，尚友古人以此。“微雨”十字，此境萧萧，以自然为佳，高于唐而不及汉。结语浩大，胸罗千古，调亦似《十九首》。（清陈祚明《采菽堂古诗选》）

“众鸟欣有托，吾亦爱吾庐。既耕亦已种，时还读我书”：随口道出，百摹不到。又云：分乐天孔颜真境如是。又云：“微雨从东来，好风与之俱”：笔意化工。又云：“泛览周王传”：是不求甚解读法。又云：陶公高尚其事，遗弃尘土，故假《山海经》为放诞幽旷之词，所以轻世而肆志也。认作真咏《山海经》岂不大谬。（清潘德舆批点《陶诗汇注》）

初写良辰，次写好友，以陪起异书。试想处此景界，其乐何如。结出一“乐”字，是一首眼目。（清吴崧《论陶》）

大约诗之妙以自然为造极。陶诗率近自然，而此首更令人不可思议，神妙极矣。（清温汝能《陶诗汇评》）

言在八荒之表，而情甚亲切，尤诗之深致也。（清刘熙载《艺概》）

有了一句，便写一句。水流花放，妙造自然。音节亦不亚于《十九首》。（王文濡《古诗评注读本》）

拟挽歌辞三首^①

[题解]

这挽歌辞写于南朝宋元嘉四年（427），渊明六十三岁。这年的十一月，诗人逝世。

挽歌，丧歌。秦汉时，《薤露》、《蒿里》，就是丧歌。魏晋年间，“挽歌辞”是一种诗体，多有人写作，《文选》中有缪袭《挽歌诗》一首、陆机《挽歌诗》三首，所写的是泛拟的丧歌。渊明这三首具有明显的自挽特征，很有个性。

“人生实难，死如之何。”（《自祭文》）渊明的生死观是求实的、豁达的。这三首拟挽歌辞，历代评价很高。祁宽将它与孔子曳杖歌（“泰山其颓乎”）、曾子易簧言（“吾得正而毙焉斯已矣”）相媲美。首章写死，次章写奠而殡，三章写葬，章法井然。不忘乎酒，亲悲人歌，世情淋漓，回味无穷。

(一)

[原文]

有生必有死，早终非命促^②！
昨暮同为人，今旦在鬼录^③。
魂气散何之^④？枯形寄空木^⑤。
娇儿索父啼，良友抚我哭。
得失不复知，是非安能觉？
千秋万岁后，谁知荣与辱？
但恨在世时，饮酒不得足^⑥！

[校注]

①拟挽歌辞：李本、逯本作拟挽歌辞；《文选》选引第三首，作挽歌诗，陶本同。今从李本、逯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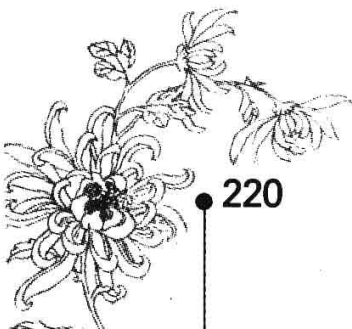
②命：生命。促：短促。此句说，生命并无长短之分。

③鬼录：死者名籍。魏文帝《与吴质书》：“昔年疾疫，亲故多离其灾……观其姓名，已为鬼录。”在：一作作，今依曾本。

④魂气：指人的精神意识。《左传·昭公七年》疏：“附形之灵为魄，附气之神为魂。”气：一作魄，今依曾本。

⑤空木：古时棺葬，此指棺。

⑥不得足：一作常不足，今依曾本。



(二)

[原文]

在昔无酒饮，今但湛空觞^①。
 春醪生浮蚁^②，何时更能尝？
 肴案盈我前^③，亲朋哭我傍^④。
 欲语口无音，欲视眼无光。
 昔在高堂寝，今宿荒草乡。
 荒草无人眠，极视正茫茫^⑤。
 一朝出门去^⑥，归来夜未央^⑦。

[校注]

①湛空觞：空湛觞，修饰词“湛”提置“空”前。湛：澄，深，引申为满。但：一作旦，今依曾本。

②浮蚁：酒熟，糟浮于酒面上而似蚁。

③肴案：案上肴。案：供桌。肴：(熟)鱼肉之类。

④朋：故旧，指友人。一作旧，今依汤本。

⑤荒草无人眠，极视正茫茫：李本无此两句，但云。一本有“荒草无人眠，极视正茫茫”二句。逯本据《乐府诗集》校加此两句，从逯本。

⑥一朝(zhāo 招)：一日，哪一天。出：一作易，今依曾本。

⑦夜：李本、焦本作夜，曾本、苏写本、逯本作良。今从前者。未央：未尽。鬼魂夜归，这是依从民俗的说法。从上下文看，渊明并不相信有鬼魂。

(三)

[原文]

荒草何茫茫？白杨亦萧萧^①。

严霜九月中^②，送我出远郊^③。
 四面无人居，高坟正嵯峨^④。
 马为仰天鸣，风为自萧条^⑤。
 幽室一已闭，千年不复朝^⑥！
 千年不复朝，贤达无奈何^⑦？
 向来相送人，各自还其家^⑧。
 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⑨！
 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⑩！

[校注]

①萧萧：风吹树木声。

②严：峻烈，霜杀百草，故云严。《吕氏春秋·顺民》：季秋之月“草木黄落”。九月中：季秋之月中，节气在“霜降”。

③送我出远郊：此设想之辞。《淮南子·天文》：帝（天帝）张四维，运之以斗。月徙一辰，复反其所。按，九月地支为戌。戌者，灭也。律受无射。无射，入无厌也。”入无厌，意思是接受沉落没有满足的时候。季秋，草木凋零，所以诗人将自己的死设想在九月。出：一作来，今依曾本。

④嵯峨(jiāo 焦)峨(yáo 尧)：高而耸出的样子。

⑤马：此指拉棺柩的丧车的马。陆机《挽歌诗》之三：“素骖伫轡(轡 ér, 丧年)轩，玄驷鸞飞盖。哀鸣兴殡宫，回迟悲野外。”此两句，一作“鸟为动哀鸣，林为结风飏”，今依曾本。

⑥幽室：指墓穴。朝(zhāo)：早晨，天亮。

⑦贤达：古时指有道德学问的人。无奈何：无可奈何，没有办法。指皆不免此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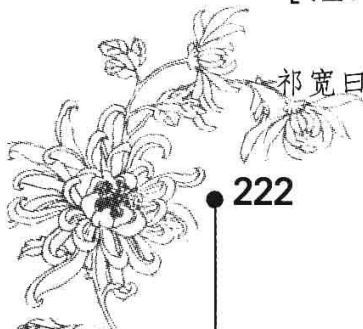
⑧向：先时，刚才。自还：《文选》等多本作已归，今从逯本。

⑨已歌：已经在欢快地歌唱了。是说人们早已忘了死者，不再有悲哀。

⑩何所道：还有什么可说的呢？托体：寄身。山阿(ē)：山陵。

[汇评]

祁宽曰：昔人自作祭文挽诗者多矣，或寓意骋辞，成于暇日。宽考次靖节诗文，乃





绝笔于祭挽三篇，盖出于属纆之际者，辞情俱达，尤为精丽，其于昼夜之道，了然如此。古之圣贤，唯孔子、曾子能之，见于曳杖之歌，易箦之言。嗟哉！斯人没七百年，未闻有称赞及此者。因表而出之，附于卷末。

赵泉山曰：“严霜九月中，送我出远郊”，与《自祭文》“律中无射”之月相符，知挽辞乃将逝之夕作，是以梁昭明采此辞入《选》，止题曰《陶渊明挽歌》。而编次本集者不悟，乃题云《拟挽歌辞》。

曾端伯曰：奉少游将亡，效渊明自作哀挽。王平甫亦云：“九月清霜送陶令。”此则挽辞决非拟作，从可知己。又曰：晋桓伊善挽歌，庾希亦喜为挽歌，每自摇大铃为唱，使左右齐和。袁山松遇出游，则好令左右作挽歌。类皆一时名流达士习尚如此，非如今之人例外为悼亡之语而恶言之也。（宋李公焕《笺注陶渊明集》卷四引）

只是浅语，但以自挽为奇耳。说得自自在在，不落哀境，是达死生语，如此方合自挽歌。（无名氏批注《选诗补注》卷五）

晋人慕清虚，尚旷达，诸所为《挽歌辞》，皆一时习尚使然。然撰于闲暇宴游，相率而为放诞之举。若如靖节于属纆时，犹能作此达语，非生平有定力定识，乌能得此？宜祁氏许其于昼夜之道了然，继孔、曾之后而始有斯人也。

三篇中末篇尤调高响绝，千百世下如闻其声，如见其情也。孙氏乃云只是浅语，但以自挽为奇。岂知以浅语写深思，更耐人咀嚼不尽尔。且叠句每易流于轻剽，看其“千年不复朝，贤达将奈何”二语，幽悽俯仰欲绝。周青翰谓其叠语一句更惨，良然。孙氏反取其自在，又云“不落哀境”，其矣，说时之杂也。（清温汝能纂集《陶诗汇评》卷四）

呜呼！死生之变亦大矣！而先生从容闲暇如何，平生所养，从可知矣。（清钟秀编《陶靖节纪事诗品》卷一《洒落》）

（其一“有生必有死”）是非得失之在当身者，荣辱之在后世者，一死则俱不知。而耿耿独明，长留缺饮之恨，生在上，死在地下，总无别恋，自悲凄凉，自负清楚。（明黄文焕《陶诗析义》卷四）

言理极尽，故言哀极深。末故以放语引令远，可知一息尚存，得失是非不泯泯也。（清陈祚明评选《采菽堂古诗选》卷十四）

起二句只是眼前道理，俗从见不到，偏说不出。末数语，唤醒世人，如梦初觉。（清温汝能纂集《陶诗汇评》卷四）

一起凝结，言死一耳，但早终非有短促之殊，旷怡妙养空古今。“魂气”八句叙足，结句收转，倒具奇趣。（清方东树《昭昧詹言》卷四）

《易》曰：“原始反终。”故知死生之说。陶公曰：“有生必有死，早终非命促。”“死去何足道，托体同山阿。”惟在生为善一事，是为本分职业，不可不惜寸阴而为之。陶公真有道之士哉！（清方宗诚《陶诗真诠》）

（其二“在昔无饮酒”）起即承上章下作致，“春醪”句佳。“欲语”二句奇语，自古无此言者。（清陈祚明评选《采菽堂古诗选》卷十四）

此章起句即顶上章“饮酒”说，下章起句又连此章“荒草”说，此三首承接章法也。（清邱嘉穗《东山草堂陶诗笺》卷四）

《十九首》云：“胡马依北风，越鸟巢南枝”，属对虽切，亦自古老。六朝惟渊明得之，若“荒草何茫茫，白杨亦萧萧”是也。（明谢榛《四溟诗话》）

“马为仰天鸣，风为自萧条”：两为字有情，自字尤妙。“向来相送人，各自返其家”：说到此处，真是死心踏地。“千年不复朝”：叠句，其节愈促。“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或余妙，亦已妙。“托体同山阿”：归入无情是大结穴。（清潘德舆批点《陶诗汇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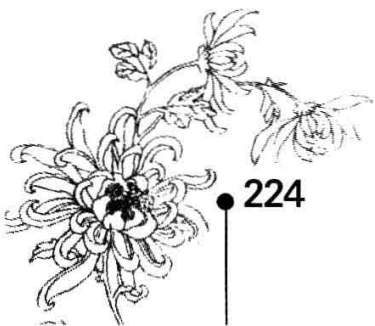
且叙且写，有画意。“幽室”八句，入议论，真情真理，另收缓结。此诗气格笔势，横恣游行自在，与《三百篇》同旷，而又全具兴、观、群、怨，杜公且逊之。（清方东树《昭昧詹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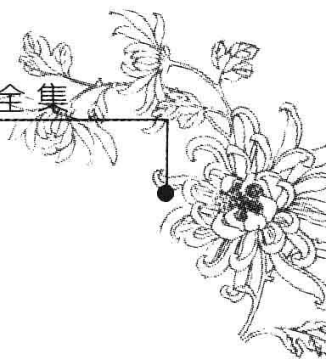
古来忠臣烈士慷慨就死时几句简单的绝命诗词，虽然常有。若文学家临死留下很有理趣的作品，除陶渊明外，像没有第二位。（梁启超《饮冰室合集·陶渊明》）

联句

[原文]

鸣雁乘风飞，去去当何极^①？
念彼穷居士^②，如何不叹息！（渊明）
虽欲腾九万^③，扶摇竟何力^④？
远招王子乔^⑤，云驾庶可饬^⑥！（愔之）
顾侣正徘徊^⑦，离离翔天侧^⑧。
霜露岂不切^⑨？务从忘爱翼^⑩。（循之）





高柯擢条干^⑪,远眺同天色。

思绝庆未看^⑫,徒使生迷惑^⑬!(渊明)

[题解]

此联句作于南朝宋景平二年(424),是年陶渊明六十岁。

联句是作诗的方式之一。确定了某个诗题,二人以上,联句而咏。古诗体要求每句字数相同,句意连贯,基本押韵。刘勰《文心雕龙·明诗》:“联句共韵,则柏梁余制。”相传汉武帝与群臣在柏梁台联句而咏,称《柏梁台诗》。所以,后来这种联句的形式被称为柏梁体。

此诗很可能是渊明、愔(yīn)之、循之三人在园中见天边鸿雁飞过,于是联句而咏。渊明起四句是以雁兴悲;愔之四句是思与王乔遐飞;循之四句是以雁在霜露中力飞喻隐耕之艰辛;渊明再咏四句,补写人在园中观天,结束幻想。虽为三人之作,但因渊明善于起合,故全诗浑然可诵。

[校注]

①当:宜。极:止,栖息下来。

②念:思。彼:那,指上句问话。居士:有道德学问的处士。

③虽欲腾九万:九万里,指天之极高处。《庄子·逍遥游》:“鹏之徙于南冥也,水击三千里,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此句是看到雁飞也想腾举的意思。

④扶摇:盘旋而向上高飞。

⑤王子乔:名晋,周灵王太子。乔:一作晋,今依曾本。

⑥云驾:云中车,传说仙人所乘。庶:庶几、差不多。飭(chì 赤):整治,整治车子,意即驾行。《诗经·小雅·六月》:“戎车既飭。”

⑦顾侣正徘徊:此句词组倒置,实为正徘徊顾侣。顾侣:旁顾自己的飞侣。徘徊:回环不前进的样子。一作离离,一作争飞,今皆依曾本。本句及以下三句是以雁比况他们自己。

⑧离离:行列整齐的样子。《方言》:“罗谓之离,离谓之罗。”“皆行列物也。”此句,一作“附羽天池侧”,今依曾本。

⑨霜露岂不切:露霜降在秋季。切:切肤,指寒气侵袭。《淮南子·时则》:仲秋之

月、季秋之月，“候雁来”。高诱注：“候时之雁从北漠中来，过周雒(luò)，南至彭蠡电。”

⑩务从忘爱翼：李本、曾本、苏写本、陶本均作“务从忘爱翼”，曾本云一作“徒爱双飞翼”。今从李本及诸本。务从：定必相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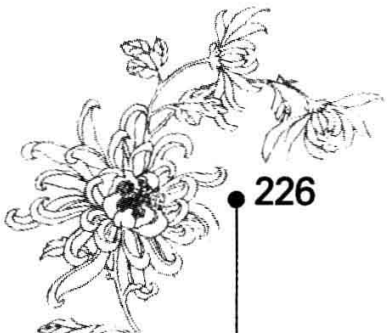
⑪高柯：高树，此指松。擢(zhuó卓)：特出，挺出。

⑫看：视。庆未看：庆幸未曾见到，指王子乔、云驾等事情。

⑬此为与上句相反的假设之辞，意思是假如看见，那末就迷惑不安了。

[汇评]

诸本附于卷四之末，并注渊明与愔之、循循同作。后两人诸书不见，不知何许人也？无从查考。细读此联句，意颇晦涩，气韵不类渊明，但无实据定其真伪，故笔者姑从诸本暂系于此。



JUANWU
FUCI

卷五 赋 辞

3篇



靜節徵士誄

宋金紫光祿大夫贈特進顏延年撰

夫璇璣之致美不為池陸之寶柱椒信芳而
小園林之實宜其樂深而好遠哉蓋云殊
性而一故無足而至者物之藉也隨踵
立音人之薄也若乃巢由之抗行夷皓之
峻節故一作已父老堯禹錙銖周漢而綿世
浚遠光靈不屬至使菁華隱沒芳流歇絕
不亦惜乎雖今之作者人自為量而首際
同塵輟塗殊軌者多矣豈所以照一作昭末
景汎餘波乎有晉徵士潯陽陶淵明南嶽
之幽居者也弱不好弄長實素心學非擬
師文取旨達一作達在衆不失一作處言愈
一作見其嘿少而貧苦居無僕妾升
日弗任慕菽不給母老子幼就一作勤墮遠
惟田生致一作承一一作肥悟毛子捧
檄之懷初辭州府三命後為彭澤令道不
偶物棄官從好遂乃解體世紛結志一作下
定迹深棲於是乎遂一作崔

感士不遇赋并序

[原文]

昔董仲舒作《士不遇赋》^①，司马子长又为之^②。余尝以三余之日^③，讲习之暇^④，读其文，慨然惆怅。夫履信思顺^⑤，生人之善行；抱朴守静，君子之笃素^⑥。自真风告逝，大伪斯兴^⑦，闾阎懈廉退之节，市朝驱易进之心^⑧。怀正志道之士，或潜玉于当年；洁己清操之人，或没世以徒勤^⑨。故夷、皓有“安归”之叹，三闾发“已矣”之哀^⑩。悲夫！寓形百年，且瞬息已尽；立行之难，而一城莫赏^⑪。此古人所以染翰慷慨^⑫，屡伸而不能已者也。夫导达意气，其惟文乎？抚卷踌躇，遂感而赋之^⑬。

咨大块之受气，何斯人之独灵^⑭！禀神智以藏照，秉三五而垂名^⑮。或击壤以自欢^⑯，或大济于苍生^⑰；靡潜跃之非分^⑱，常傲然以称情。

世流浪而遂徂，物群分以相形^⑲。密网裁而鱼骇，宏罗制而鸟惊^⑳；彼达人之善觉，乃逃禄而归耕。山嶷嶷而怀影，川汪汪而藏声^㉑；望轩唐而永叹^㉒，甘贫贱以辞荣。

淳源汨以长分，美恶作以异途^㉓。原百行之攸贵，莫为善之可娱^㉔。奉上天之成命^㉕，师圣人之遗书，发忠孝于君亲，生信义于乡闾。推诚心而获显，不矫然而祈誉。嗟乎！雷同毁异，物恶其上，妙算者谓迷^㉖，直道者云妄。坦至公而无猜，卒蒙耻以受谤^㉗。虽怀琼而握兰，徒芳洁而谁亮^㉘？哀哉！士之不遇，已不在炎帝帝魁之世^㉙。

独祗修以自勤，岂三省之或废^㉚；庶进德以及时，时既至而不惠。无爰生之晤言^㉛，念张季之终蔽^㉜；愍冯叟于郎署^㉝，赖魏守以纳计^㉞。虽仅然于必知，亦苦心而旷岁^㉟。审夫市之无虎，眩三夫之献说^㊱。悼贾傅之秀朗^㊲，紆远轡于促界^㊳；悲董相之渊致，屡乘危而幸济^㊴。感哲人之无偶^㊵，泪淋浪以洒袂。

承前王之清诲^①，曰天道之无亲^②；澄得一以作鉴^③，恒辅善而佑仁。夷投老以长饥，回早夭而又贫^④；伤请车以备椁^⑤，悲茹薇而殒身^⑥。虽好学与行义，何死生之苦辛！

疑报德之若兹，惧斯言之虚陈。何旷世之无才，罕无路之不涩；伊古人之慷慨，病奇名之不立^⑦。广结发以从政，不愧赏于万邑^⑧，屈雄志于戚竖，竟尺土之莫及^⑨！留诚信于身后，动众人之悲泣^⑩。商尽规以拯弊，言始顺而患入^⑪。奚良辰之易倾，胡害胜其乃急^⑫！

苍旻遐缅，人事无已；有感有味^⑬，畴测其理？宁固穷以济意，不委曲而累己。既轩冕之非荣^⑭，岂缁袍之为耻^⑮？诚谬会以取拙^⑯，且欣然而归止^⑰。拥孤襟以毕岁，谢良价于朝市^⑱。

〔题解〕

本赋作于晋义熙十二年(416)，渊明五十二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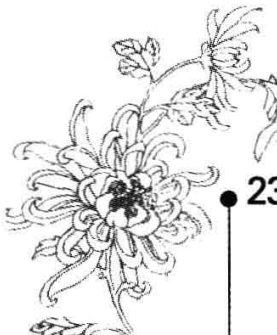
士，这一阶层，在古代社会有它特定的浮沉规律。渊明结合自己的遭遇，写下了这一名篇。

赋文叙述了创作原因。士陷两难：或忠而遭殃，或“瞬息已尽”。赋文分六层：一、“咨大块之受气”到“常傲然而称情”，借托古代理想社会叙士的欢畅；二、“世流浪而遂徂”到“甘贫贱以辞荣”，叙后代网罗施設，出现了逃禄归耕；三、“淳源汨以长分”到“已不在炎帝帝魁之世”，叙士（也包含自己）忠信直道而反蒙耻受谤；四、“独祗修以自勤”到“泪淋漓以酒袂”，由士之不平而历数前代贤士各种坎坷遭遇；五、“承前王之清诲”到“胡害胜其乃急”，悲士不幸之两类：一如夷齐、颜回贫困而死，一如李广、王商人仕遭忌而死；结尾“苍旻遐缅”到“谢良价于朝市”，叙仕途难测，只得固守穷困以称心意，决不沽价于朝市。

本赋控诉了古代社会正直之士常陷于进退两难的处境。写法上，理情并茂，有很强的说服力和感染力。语言流畅，用典精当，朗朗上口，掩卷余香。

〔校注〕

①董仲舒：西汉广川人，经学家，景帝时为博士，武帝时屡对策问。著有《春秋繁



露》、《董子文集》。赋:文体的一种,它句式整齐,以铺叙为主,是介于诗文之间的样式。刘勰《文心雕龙·诠赋》:“赋者,铺也,铺采摘文,体物写志也。”摘(chī):铺张,舒展,散步。

②司马子长:司马迁,字子长。西汉夏阳(今陕西韩城)人,史学家,任太史令。曾为李陵事辨。李陵率步卒五千,深入匈奴,被俘。司马迁为之陈述,获罪于武帝,下狱,处宫刑。出狱后任中书令。含悲发愤完成巨著《史记》。又为之:指写作《悲士不遇赋》。该赋收于《艺文类聚》。为:一作悲,今依曾本。

③三余:西汉董遇,精《老子》、《左氏传》,曾对学生讲,从学当利用三余:“冬者岁之余,夜者日之余,阴雨者时之余。”(《三国志·魏书·王肃传》注)

④讲习之暇:指教授生徒的空暇时间。渊明受人之请,以及贴补家用,回上京里后开始兼带教业。

⑤夫:句首助词。履:践。信:信义。思:时念。顺:指忠孝。《左传·隐公三年》:“君义、臣行、父慈、子孝、兄爱、弟敬,所谓六顺以。”《易经·系辞》:“履信思乎顺。”

⑥生人:生民,亦即众民。抱朴:怀抱淳朴。笃(dǔ 赌):厚实。素:心志。笃素:一作素业,一作笃业,今依曾本。

⑦真风:淳朴的社会风尚。大伪:极度虚伪奸诈。《庄子·胠篋》:“彼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诸侯之门而仁义存焉。”陶潜明《示周续之祖企谢景夷三郎》:“道丧向千载,今朝复斯闻。马队非讲肆,校书亦已勤。”就是这方面的实例。斯:乃。

⑧闾:里门,里之当道门。阊:巷门。闾阊:代指社会。市朝(cháo 潮):官场,朝廷。易进:侥幸获取。

⑨潜玉:藏玉,喻隐居不做官。当年:正当有为之年。徒勤:徒然劳苦,意即不能建立丝毫业绩。勤:一作想,今依曾本。

⑩夷:指伯夷,叔齐。皓:指向山四皓。“安归”之叹:伯夷、叔齐歌:“神农虞夏忽焉没兮,我安适归矣?”商山四皓歌:“唐虞世玩,吾将安归?”三闾:三闾大夫,指屈原。战国时楚国屈原曾任此职,执掌王族屈、景、昭三姓之事。“已矣”之哀:已矣,算了吧,没奈何之叹。屈原忠谏怀王不听,反遭流放,忧愁幽思而作《离骚》,结尾云:“已矣哉!国无人莫我知兮,又何怀乎故都?既莫足与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

⑪立行:建立功业。一城:城邑之地。一城莫赏:指不予赐爵封地。

⑫染翰:浸染于文翰,指诉之于诗文辞赋。翰:笔毫。

⑬踌躇:原意是犹豫,此处转为思索沉吟的意思。赋:抒写,此处用作动词。

⑭咨(zī 姿):叹。大块:大地。受气:我国古代的气先万物说,认为天地间阴阳之气合而赋形,产生万物。王充《论衡·自然》:“天地合气,万物自生。”斯:助词。

⑮藏照:藏其光照,即拥有智力的意思。照:一作往,今依曾本。三:指三才,即天道、地道、人道。《易·系辞》:“易之为书也,广大悉备,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才而两之。”两之:指阴阳之遭。五:指五常,仁、义、礼、智、信。

⑯击壤:皇甫谧《高士传》:“壤父者,尧时人也。帝尧之时,天下太和,百姓无事。壤父年八十余而击壤于道中。观者曰:‘大哉,帝之德也!’壤父曰:‘吾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何德于我哉!’”击壤有两说:一、壤者,“以木为之,前广后锐,长尺三寸,其形如履。先侧一壤于地,遥于三四十步,以手中壤击之,中者为上。”(王应麟《困学纪闻》引《风土记》)二、“宋李龙眠《击壤图》长卷,绘古人跳舞之状……或所谓击壤云者,即是《礼记》所谓蕢桴(kuǐ fú 束草为槌)土鼓之意,则野老相聚,且歌且舞”。(详见郭绍虞《中国文学史纲要初稿》)

⑰大济于苍生:指为民做大益事的贤臣,如八恺八元等。《史记·五帝本纪》:“昔高阳氏有才子八人,世得其利,谓之八恺。高辛氏有才子八人,世谓之八元。此十六族者,世济其美,不陨其名。”舜用二十二贤臣,“远近众功咸兴”。

⑱潜:指隐居。跃:指出仕做官。非分:不合乎理分。

⑲徂(cú 殂):往,过左。物:指人。

⑳裁:制。罗:捕鸟的网。“罗”与前句的“网”,均指奸佞之人所设的残害贤能的阴谋诡计。

㉑嶷嶷(nì 逆):山势高峻的样子。影:指隐士身影。一作褐,今依曾本。汪汪:水面宽广的样子。声:指隐士之声。

㉒轩:轩辕,是黄帝的名。唐:唐尧,帝喾次子,名放勋,号尧。初封陶,后徙唐,又称陶唐氏,史称唐尧。永叹:长叹。

㉓淳:清。汨(gǔ 股):水流动的样子。一作恒,一作消,又作以,一作兮。非。今皆依曾本。

㉔原:推究。百行:各种行为。攸贵:所贵。可娱:可使本身感到欣慰。

㉕上天之成命:指天道,即天理。也就是前面所说的三才五常。成:永恒不变。

㉖毁异:毁谤与自己意见不同的人。恶(wù 悟):忌恨。其上:胜于自己的人。妙

算者:善于预见的人。谓:被认为。迷:糊涂。

㉗卒:终于。蒙耻以受谤:逯本注:“按桓玄篡晋失败,与玄有关系者率被株连治

罪,陶一度仕玄,亦受讥议”,可参考。坦:一作恒,今依曾本。

②⑧琼:美玉,喻贞洁。一作瑶,一作瓊,今依曾本。兰:草本植物,其花幽香而不露,叶态潇洒,被誉为花中君子。屈原《九歌·礼魂》:“春兰兮秋菊,长无绝兮终古。”亮:明白、理解。

②⑨炎帝:神农氏,姜姓。以火德王,故号炎帝。帝魁:上古帝王名,史无确说。东汉张衡《东京赋》:“仰不睹炎帝帝魁之美”。

③⑩三省(xǐng 醒):用三个问题检查自己。《论语·学而》:“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

③⑪爰:同“袁”。一作奚,非。袁生:指袁盎(àng),字丝。汉文帝时,任中郎将。景帝时,官至太常,时窦婴为大将军,两人素相与善。长安众官争附两人,车随者日数百乘。袁盎善说,甚得文帝、景帝信任。晤言:指袁盎在文帝画前推荐张季事。(详见《汉书·袁盎列传》)晤:一作格,非。今皆依曾本。

③⑫张季:张释之,字季,西汉人。以骑郎事文帝,十年不得调,欲免归。袁盎知其贤,乃请徙释之补谒者(官名,掌宾赞受事),释之言秦失汉兴之事,文帝称善,任释之为谒者仆射,后任廷尉,处事多得当。(详见《汉书·张释之列传》)

③⑬愍(mǐn 敏):同“悯”。冯叟:老者称叟。冯唐为郎中署长,汉文帝辇过,问冯唐:“父老何自为郎?”推算冯唐时约五十七岁。

③⑭魏守:云中太守魏尚。纳计:接受谏言。魏尚守边多功,但只因报战功时多报杀敌六名,便削爵治罪。冯唐指出赏太轻,罚太重。文帝乃令唐持节赦魏尚,复以为云中太守,而任唐为车骑都尉。(详见《汉书·冯唐列传》)

③⑮仅然:几乎。知:知而用的意思。一作智,今依曾本。旷岁:空耗岁月。

③⑯审:确实。夫:句中助词。眩:惑。三夫:三人。此两句讲三人言而成虎之寓言。《韩非子·内储说上》:“(魏)庞恭与太子(将)质于邯郸,谓魏王曰:‘今一人言市有虎,王信之乎?’曰:‘不信。’‘二人言市有虎,王信之乎?’曰:‘不信。’‘三人言市有虎,王信之乎?’王曰:‘寡人信之。’庞恭曰:‘夫市之无虎也明矣,然而三人言而成虎。今邯郸之去魏也远于市,议臣者过于三人,愿王察之。’庞恭从邯郸反,竟不得见。”无虎:一作有兽,今依曾本。

③⑰贾傅:西汉贾谊,洛阳人。曾为长沙王太傅,梁怀王太傅,故称。秀朗:聪慧明察。《史记·屈原贾生列传》:“每诏令议下,诸老先生不能言,贾生尽力之对,人人各如其意所欲出。……孝文帝说(悦)之,超迁,一岁中至太中大夫。”

③⑧促界：狭窄界城。贾谊向文帝建议国政全面建制，削诸侯。于是旧臣尽害之，说贾“年少初学，专欲擅权，纷乱诸事”。乃疏而任长沙王太傅，后徙梁怀王太傅。

③⑨董相：董仲舒，曾先后任江都王相、胶西王相，故称。渊致：渊博致川。《汉书·董仲舒传》：“仲舒遭汉承秦灭学之后，六经离析，下帷发愤，潜心人业，令后学者有所统一，为群儒首。”《礼记·大学》：“致知在格物。”屡乘危而幸济：董先为江都王相，王骄勇，董以礼义匡正他，幸未遇祸。后董任中大夫，因言灾异是天罚，下狱论死，后获救。又为胶西王相，王尤纵恣，任意杀害属吏，因董为大儒，待之尚好。董恐久获罪，乞病归。

④⑩偶：古人有数偶、数奇(jī)之说。一作遇，今依曾本。偶为谐(和合，指办事往往成功)，奇为蹇(跛、不平，指办事往往失败)。《史记·将军列传》：“以为李广老，数奇，毋令当单于。”数奇：《索隐》：“作事数不偶也。”

④⑪前王：指素王，即古代圣哲。《庄子·天道》：“以此处下，玄圣素王之道也。”疏：“夫有其道而无其爵者，所谓玄圣素王，自贵者也，即老君、尼父是也。”自贵：自然而被人尊贵。清诲：明白的教训。

④⑫天道之无亲：天道对于任何人都无亲疏之分，但天公总将好运赐予为善之人。《史记·伯夷列传》：“或曰：‘天道无亲，常与善人。’”

④⑬澄：清，指天。得一：老聃将“一”看作“道”。《老子》：“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鉴：镜，明察，转为“监视”的意思。

④⑭夷：伯夷、叔齐。投老：到老。回：颜回，字子渊，简称渊。

④⑮请车：请求(孔子卖掉)车子。槨：同“槨”。古之殓尸，用两重木，里面的叫棺，外面的叫槨。《论语·先进》：“前颜渊死，颜路请子之车以为之槨。”颜路：颜回的父亲，也是孔子的学生。

④⑯茹：吃。薇：山菜。茹薇：指伯夷、叔齐隐于首阳山，采薇而食。殒(yǔn 允)身：死亡。《史记·伯夷列传》：“采薇而食之，及饿且死，作歌。”

④⑰病：一作痛，今依曾本。

④⑱广：李广，西汉名将。结发：即束发，古代男子二十岁束发戴冠。政：官府治事。《史记·李将军列传》：“孝文帝十四年，匈奴大入萧关，而广以良家子从军击胡，用善骑射，杀首虏多，为汉中郎。”“广结发与匈奴大小七十余战。”不愧赏于万邑：李广少时为武骑常侍，文帝曾说：“惜乎，子不遇时！如令于当高帝时，万户侯岂足道哉？”此句也指李广后来的战功而言。李广边功累累，号称“飞将军”，匈奴避之。



④⑨戚:外戚、皇亲。竖:对年轻小人的蔑视。指卫青、霍去病。卫、霍是舅甥,卫青是汉武帝卫皇后的同母弟。元狩四年,大将军卫青、骠骑将军霍去病出击匈奴,李广自请行,为前将军。卫令广出回远之东道,失道误期,急责广至幕府对簿受审。竟尺土之莫及:广弟李蔡封乐安侯,任丞相;广之军吏及士卒或取封侯,而广不得爵邑,官不过九卿。

⑤⑩留诚信于身后:李广将兵,乏绝之处,见水,士卒不尽饮,广不近水;士卒不尽食,广不尝食。司马迁赞李广:“彼其忠实心诚信于士大夫也。”此句的意思是:他的忠实诚信要胜过一般的士大夫。动众人之悲泣:李广至幕府,以年六十余,不能复对刀笔吏,遂自刭。广一军皆哭,百姓闻之,皆为垂涕。动:一作恸,今依陶本。

⑤⑪商:王商,字子威,西汉时人。《汉书·王商传》载:商少为太子中庶子,以肃敬敦厚称。成帝立,任丞相,大将军王凤擅权。时传言大水至,长安大乱,王凤主速避,商独识讹言,于是全城安定。王凤姻亲琅邪太守失职,商力主罚罪。王凤便使人上书,日有蚀,是因王商执左道以乱政,并诬商与父妾私通等。乃下诏免相,商发病呕血死。尽:尽心尽力。规:谋划。患入:祸患接踵而来。

⑤⑫奚:何。良辰:指才干得以施展的好时机。倾:覆。《汉书·王商传》云:惊水至事,成帝美壮商之固守,数称其议。王商威重,单于来朝有畏色,成帝闻而叹曰:此真汉相矣。后来王凤率人攻讦,遂至免相。胡:为什么。胜:超过自己的人。

⑤⑬感:感应,董仲舒有天人感应之说。《汉书·董仲舒列传》:“人之所为,其美恶之极,乃与天地流通而往来相应。”昧:暗。

⑤⑭轩:官车。冕(miǎn 勉):礼帽,古代大夫以上戴,后代专指帝王所戴,此处用前意。

⑤⑮缊(yùn 运)袍:一说以新旧絮合成,一说以乱麻充里的敝袍。《论语·子罕》:“子曰:‘衣敝缊袍,与衣狐貉者立,而不耻者,其由也与?不忤不求,何用不臧?’”由:子路。最后两句出于《诗经·邶风·雄雉》。

⑤⑯谬:谬误。会:际遇。取拙:拙原意是笨,取拙即抱守本朴的意思,即弃官仍做百姓。

⑤⑰而:一作於,一作于,今依曾本。

⑤⑱谢:辞。意谓决不任官谋爵。《论语·子罕》:“子贡曰:‘有美玉于斯,韞椟而藏诸?求善贾而沽诸?’子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贾者也!’”

[汇评]

今人唯不甘贫贱，乱贼、贫吏四出莫禁，天下多难，民生日促，实由于此。

渊明乐天知命。然初志不遂，感慨流连，洒泪盈袂。士不遇时，其有伤类如此。

此赋未为佳，独其中“师圣人之遗书”、“不委曲而累己”，此二语足以津筏我人。至于“夷投老以长饥，回早夭而又贫”，语气悲咽。每读至此，不觉泫然欲涕，文之感人如此。（明张自烈辑《笺注陶渊明集》卷五）

起结皆尽性至命之言，能明出处之分，而洁去就之义，中间杂引古人，无非此意。陶公真有学有守者哉。（清邱嘉穗《东山草堂陶诗笺》卷五）

公一生贞志不休，安道苦节，其本领见于此数语。虽感士不遇，而归于固穷笃志。读其文，真可使驰竞情遗，鄙吝意祛，所谓有助于风教，岂不信哉？（清孙人龙纂辑《陶公诗评注初学读本》卷二）

“原百行之攸贵，莫为善之可娱。奉上天之成命，师圣人之遗书；发忠孝于君亲，生信义于乡闾。推诚心而获显，不矫然而祈誉。”句句皆圣贤之学。（清方宗诚《陶诗真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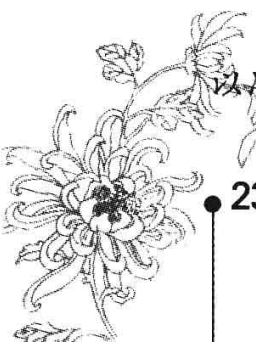
董广川《士不遇赋》云：“虽矫情而获百利兮，复不如正心面归一善。”此即正谊明道之旨。司马子长《悲士不遇赋》云：“没世无闻，古人唯耻。”此即述往事、思来者之情。陶渊明《感士不遇赋》云：“宁固穷以济意，不委曲而累己。”此即屡空晏如之意。可见古人言必由志也。

诗，持也。此义通之于赋。如陶渊明之《感士不遇赋》，持己也。李习之之《幽怀》，持世也。（清刘熙载《艺概》卷三《赋概》）

闲情赋并序^①

[原文]

初，张衡作《定情赋》，蔡邕作《静情赋》^②，检逸辞而宗澹泊^③，始则荡以思虑，而终归闲正。将以抑流宕之邪心，谅有助于讽谏。缀文之士，奕



代继作^④，并因触类^⑤，广其辞义。余园间多暇，复染翰为之。虽文妙不足，庶不谬作者之意乎^⑥？

夫何瓌逸之令姿，独旷世以秀群^⑦；表倾城之艳色^⑧，期有德于传闻。佩鸣玉以比洁，齐幽兰以争芬；淡柔情于俗内，负雅志于高云。

悲晨曦之易夕，感人生之长勤^⑨。同一尽于百年，何欢寡而愁殷？褰朱帟而正坐，泛清瑟以自欣^⑩。送纤指之余好，攘皓袖之缤纷^⑪；瞬美目以流眄，含言笑而不分^⑫。

曲调将半，景落西轩。悲商叩林^⑬，白云依山。仰睇天路，俯促鸣弦。神仪妩媚，举止详妍。

激清音以感余，愿接膝以交言^⑭。欲自往以结誓，惧冒礼之为讟^⑮，待凤鸟以致辞，恐他人之我先^⑯。意惶惑而靡宁，魂须臾而九迁^⑰。

愿在衣而为领，承华首之余芳；悲罗襟之宵离^⑱，怨秋夜之未央。愿在裳而为带，束窈窕之纤身^⑲；嗟温凉之异气，或脱故而服新。愿在发而为泽，刷玄鬓于颓肩^⑳；悲佳人之屡沐，从白水以枯煎^㉑。

愿在眉而为黛，随瞻视以闲扬；悲脂粉之尚鲜，或取毁于华妆^㉒。愿在莞而为席^㉓，安弱体于三秋；悲文茵之代御^㉔，方经年而见求。

愿在丝而为履，附素足以周旋；悲行止之有节，空委弃于床前。愿在昼而为影，常依形而西东，悲高树之多荫，慨有时而不同。愿在夜而为烛，照玉容于两楹；悲扶桑之舒光^㉕，奄灭景而藏明^㉖。愿在竹而为扇，含凄飏于柔握^㉗；悲白露之晨零，顾襟袖以缅邈。愿在木而为桐，作膝上之鸣琴；悲乐极以哀来，终推我而辍音。考所愿而必违，徒契契以苦心^㉘。

拥劳情而罔诉，步容与于南林^㉙，栖木兰之遗露^㉚，翳青松之余阴。悦行行之有覿^㉛，交欣惧于中襟^㉜；竟寂寞而无见，独悵想以空寻。

敛轻裾以复路^㉝，瞻夕阳而流叹。步徙倚以忘趣，色惨凄而矜颜^㉞。叶燮燮以去条，气凄凄而就寒。日负影以偕没，月媚景于云端。

鸟凄声以孤归，兽索偶而不还。悼当年之晚暮^㉟，恨兹岁之欲殫。思宵梦以从之，神飘飘而不安，若凭舟之失棹，譬缘崖而无攀。

于时毕昴盈轩^{③⑥},北风凄凄,惘惘不寐^{③⑦},众念徘徊。起摄带以伺晨,繁霜粲于素阶^{③⑧}。鸡敛翅而未鸣,笛流远以清哀。始妙密以闲和,终寥亮而藏摧^{③⑨}。意夫人之在兹,托行云以送怀;行云逝而无语,时奄冉而就过。徒勤思以自悲^{④⑩},终阻山而带河。迎清风以祛累^{④⑪},寄弱志于归波^{④⑫}。

尤《蔓草》之为会^{④⑬},诵《邵南》之余歌^{④⑭};坦万虑以存诚,憩遥情于八遐^{④⑮}。

[题解]

这篇赋约作于晋太元十六年(391),陶渊明二十七岁。

《说文》:闲,从门,中有木。防止、挡住的意思。序文说“始则荡以思虑,而终归闲正”就是本赋的写作思路。它继承楚辞香草美人写法,含有影射追求理想之意。主要篇幅是奔放的情思,反映了作者对爱情的渴望,对美好纯真生活的炽烈追求。思慕女子德貌双全,是植根于现实社会的女性形象,不是巫山神女之类的幻想。赋文中十个“愿在”,排闼而出,一气呵成,痴诚感人。

全赋分四段落:一、“夫何瓌逸之令姿”到“举止详妍”,叙女之美貌、品德、愁叹、操瑟;二、“激清音以感余”到“徒契契以苦心”,叙炽烈的思慕之情;三、“拥劳情而罔诉”到“寄弱志于归波”,叙追寻芳踪而不得;结尾,“尤《蔓草》之为会”到“憩遥情于八遐”,分清正邪,收敛自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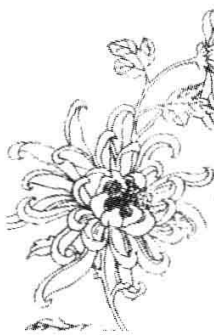
[校注]

①文题,一作用情,无赋字,今依曾本。

②张衡:字平子,东汉南阳西鄂(今河南南召县南)人。天文学家,作浑天仪;文学家,有《二京赋》等。曾任侍中、河间相。《定情赋》:仅存《艺文类聚》十八,所录九句。定情:一作检逸,无赋字,今依曾本。蔡邕(yōng 邕),字伯喈,东汉陈留圉(今河南杞县南)人。博学,通天文,妙音乐,擅书法。董卓强辟为左中郎将。后因附董卓罪下狱,病死。有《蔡中郎集》。《静情赋》:亦作《检逸赋》,只存残句,见《艺文类聚》。

③检:约束。逸:放纵。宗:本。澹(dàn 但)泊:恬淡寡欲。

④缀(zhuì 坠)文:连缀词句成文,即作辞赋。奕:重叠。奕代:累代。《后汉书·袁



术传》：“奕世克昌。”继作：不断地写作。张、蔡之后，魏代，陈琳、阮瑀作《止欲赋》，王粲作《闲邪赋》，应瑒作《正情赋》，曹植作《静思赋》；晋代，张华作《永怀赋》。

⑤因：一作固，今依陶本。

⑥谬：相悖，违背。作者之意：写这类赋的前人的本意，即“有助于讽谏”。

⑦夫：彼，那位。瓊(guī 规)：同“瑰”，稀而珍贵。一作环，一作怀，今依曾本。逸：风姿翩翩。令姿：美极的姿色。独：标特。旷世：绝世。秀群：秀拔于群。

⑧倾城：即倾国倾城，形容女子美色足以迷误君主倾覆邦国。《汉书·孝武夫人传》：“(李)延年侍上起舞，歌曰：‘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艳：一作令，一作听，今依曾本。

⑨长勤：多忧劳。渊明《远游》：“惟天地之无穷兮，哀人生之长勤。”

⑩褰(qiān 千)：拉开。帟(wéi 围)：室内慢幕。泛：随意弹奏。瑟(sè 涩)：乐器名，与琴相似，二十五弦。

⑪余：丰富而有余。好：美妙。攘(rǎng 壤)：扬动。皓：洁白。袖：一作腕，今依曾本。缤纷：美态纷呈。

⑫瞬(shùn 顺)：闪动。眄(miǎn 面)：顾盼。一作盼，今依陶本。不分：难以辨清。宋玉《神女赋》：“含然诺其不分兮。”

⑬景：同“影”，日影。轩：窗户。商：商音，五音之一。商为秋声，即秋天的风声。古以徵、角、商、羽配四季。《礼记·月令》：三秋之月，“其音商”。叩：敲，此处转为吹动的意思。

⑭接膝：即促膝。膝：一作手，今依曾本。古时席坐或据榻而坐，言谈时两人膝相接近，故云。交言：对话。

⑮结誓：订立相爱的誓约。讪(qiān 千)：同“愆”，过错。

⑯待凤鸟以致辞：传说古代帝王高辛氏(帝喾)欲娶有娥氏的女儿简狄，先以凤凰传送聘礼。此处是摹仿楚辞的写法。屈原《离骚》：“凤凰既受诒兮，恐高辛氏之先我。”诒(yí)：传送，指送聘礼。我先：先我，先于我，宾语倒置。鸣凤：一作凤鸣，今依曾本。

⑰须臾(yú 余)：片刻，一会儿。九：表示很多次数的意思。迁：移动。

⑱罗：一作素，一作其，今皆依曾本。

⑲窈(yǎo 咬)窕(tiǎo 眺)：优美。纤身：细腰。

⑳頽：坠，水向下流。頽肩：削肩，古代女子双肩以削为美。曹植《洛神赋》：“肩若

削成，腰如纨素。”

②①枯煎：枯干。煎：《方言》：“凡有汁而干谓之煎。”

②②取毁：被揩洗掉。华妆：（下一次）华美的梳妆。

②③莞（guān 官）：蒲制粗席。《诗经·小雅·斯干》：“下莞上簟。”簟（diàn）：竹席。

②④茵：垫席。文茵：有花纹的皮褥，或曰虎皮褥。御：用。

②⑤扶桑：东方海外有扶桑大树。神话传说中是日出的地方，此处代指太阳。见《读〈山海经〉》之六注②、④。舒：放。

②⑥奄：很快。景：同“影”。

②⑦凄飏（biāo 标）：凉风。凄：寒凉。飏：本意为暴风。此处取“风”之意。一作风，今依曾本。《吕氏春秋·有始》“西南曰凄风”，注：“坤气所生，一曰凉风。”

②⑧契契：忧苦的样子。李本及诸本作契契，焦本作契阔，今从前者。《诗经·小雅·大东》：“契契寤叹，哀我憯人。”

②⑨劳：忧。《文选·魏文帝与吴质书》：“虽书疏往返，未足解其劳结。”注：“结谓忧心之结。”罔（wǎng 网）：无。容与：徘徊不定的样子。

③⑩木兰：落叶乔木，高丈余。晚春先花后长叶。今俗称紫玉兰。屈原《离骚》：“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遗露：坠落的露水。

③⑪傖（tǎng 躺）：倘、或许。覲（dí 敌）：相见。

③⑫襟：一作襟，今依陶本。

③⑬斂：收，此处是整理一下的意思。裾：衣的前后部分（指下摆）。复：回。

③⑭徙（xǐ 喜）倚：忧思徘徊。汉严忌《哀时命》：“独徙倚而彷徨。”忘：李本作志，陶本、逵本作忘，从后。趣：往前走。矜（jīn 金）：庄重。

③⑮悼：哀伤。当年：正当盛年。晚暮：临近结尾。《离骚》：“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

③⑯毕昴（mǎo 卯）：毕宿与昴宿，二十八星宿名。一作夜景，今依曾本。昴宿在黄道60°。毕宿在60—70°，形似毕（三叉形猎网），冬夜可见于西南天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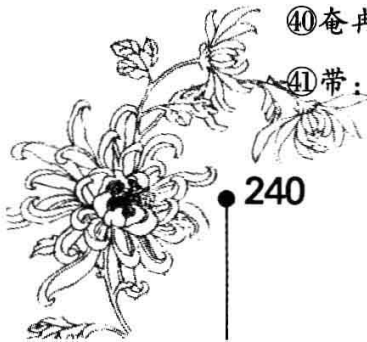
③⑰惘（jiǒng 窘）：《篇海》：“音扁，忆也。”惘惘：作形容词，即思索而不安的样子。

③⑱摄带：束带。粲（càn 璨）：鲜明。

③⑲寥亮：同“嘹亮”。藏摧：同“摧藏”，属连绵词，悲伤难过的意思。

④⑰奄冉（rǎn 染）：犹荏苒，形容时间的迁移。就过：随时过去。勤思：苦思。

④⑱带：河如带，即受阻的意思。祛（qū 驱）：除去。



④②弱志:柔弱的心志,意谓缠绵悱恻的相思之情。归波:退潮之水。

④③尤:责过。一作遮,今依曾本。《蔓草》指《诗经·郑风·野有蔓草》。《野有蔓草》:“邂逅相遇,适我愿兮。”“邂逅相遇,与子偕臧。”邂逅(xiè hòu):不期而会。臧:同“藏”。在古代社会,这种男女私会是被看作不合礼仪的错误行为。

④④《邵南》:即《召南》,《诗经》十五国风之一。《召南》中关于男女的诗,有合于礼仪的,如《采蘋》;有不合于礼仪的,如《江有汜》。余歌:遗诗。本句意谓当思考以往的教益。

④⑤坦:表露。万虑:连绵不断的情思。存:保持。诚:诚实。憩(qì 器):休息,此处意为休止。八遐:遐远的八方。

[汇评]

舟中读《文选》,恨其编次无法,去取失当。……观《渊明集》可喜者甚多,而独取数首,以知其余人忽遗者甚多矣。(宋苏轼《东坡题跋》卷二《题文选》)

陶渊明《闲情赋》,必有所自,乃出张衡《同声歌》,云:“邂逅承际会,偶得充后房。情好新交接,飏慄若探汤。愿思为莞席,在下蔽匡牀。愿为罗衾帟,在上卫风霜。”(宋姚宽《西溪丛语》卷上)

东坡谓梁昭明不取渊明《闲情赋》,以为小儿强解事。《闲情》一赋虽可以见渊明所寓,然昭明不取亦未足以损渊明之高致。东坡以昭明为强解事,予以东坡为强生事。(元李冶《敬斋古今黠》卷七)

赋情始楚宋玉、汉司马相如,而平子、伯喈继之为《定》、《静》之辞。而魏则陈琳、阮瑀作《止欲赋》,王粲作《闲邪赋》,应瑒作《正情赋》,曹植作《静思赋》,晋张华作《永怀赋》,此靖节所谓弈世继作,并固触类,广其辞义者也。(明何孟春注《陶靖节集》卷五)

陶渊明《闲情赋》“瞬美目以流盼,含言笑而不分”,曲尽丽情,深入冶态。裴铏《传奇》、元氏《会真》,又瞠乎其后者矣。所谓词人之赋丽以淫也。(明杨慎《升庵诗话》卷三)

陶彭泽《闲情赋》,萧昭明云:“白璧微瑕,惟《闲情》一赋。”东坡曰:“渊明作《闲情赋》,所谓‘《国风》好色而不淫’,正使不及《周南》,与屈、宋所陈何异?而统大讥之,此乃小儿强作解事者。”昭明责备之意,望陶以圣贤,而东坡止以屈、宋望陶,屈犹可言,宋

则非陶所愿学者。东坡一生不喜《文选》，故不喜昭明。（明郭子章《豫章诗话》卷一）

世目情语为伤雅，动矜高苍，此殆非真晓者。若《闲情》一赋，见摈昭明；“十五王昌”，取呵北海。声响之徒借为辞柄，总是未彻《风》、《骚》源委耳。（清毛先舒《诗辨坻》卷一《总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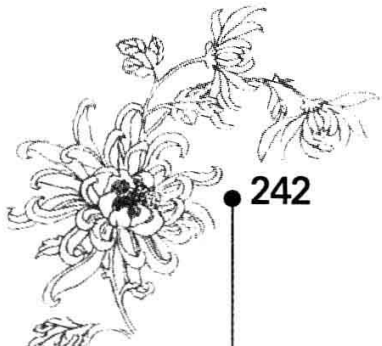
《彦周诗话》谓退之诗“银烛未销窗送曙，金钗欲醉坐添香”，殊不类其为人。余谓铁心石肠，工赋《梅花》，《闲情》一赋，何伤靖节？正恐惯说钟庸大鹤，却一动也动不得耳。（清何文焕《历代诗话考索》）

古以美人比君子，公亦犹此旨耳。昭明以“白璧微瑕”议此赋，何可不必。意本《风》、《骚》，自极高雅，所谓发乎情、止乎礼义者，非欤！逐层生发，情致缠绵，终归闲正，何云卒无讽谏耶？（清孙人龙纂辑《陶公诗评注初学读本》卷二）

《闲情赋》，渊明之拟《骚》。从来拟《骚》之作，见于《楚词集注》者，无非灵均之重伯，独渊明此赋，比兴虽同，而无一语之似，真得拟古之神。东坡云：“晋无文，惟渊明《归去来辞》一篇而已。予亦曰：晋无文，惟渊明《闲情》一赋而已。乃昭明谓为白璧之瑕，不但与所选宋玉诸赋自相刺谬，且以闲情为好色，则《离骚》美人香草，湘灵二姚，鸩鸟为媒，亦将斥为绮词乎？《国风·关雎》，亦当删汰乎？固哉昭明之为诗，宜东坡一生不喜《文选》也。（清陈沆《诗比兴笺》卷二）

《有狐》诗之子无裳、无服、无带，情思缭绕，往复迫切，与陶渊明《闲情赋》中九愿字云云，正复不异。陶武自序云：“始则荡以思处，而终归闲正。”此诗则荡而不能自持矣。（清刘光第《诗拟议》）

此篇乃渊明悟道之言，较《归去来辞》、《桃花源记》、《五柳先生传》尤精粹。昭明取《五柳先生传》譬此为瑕，何也？读书不可拘于句下，所谓诗无达诂是也。苟执词以求之，十五《国风》之词可存者仅矣！太史公谓“《国风》好色而不淫”，以曰《离骚》，渊明此篇亦即其意。身处乱世，甘于贫贱，宗国之覆既不忍见，而又无如之何，故托为闲情。其所赋之词以为学人之求道也可，以为忠臣之恋主也可，即以为自悲身世以思圣帝明王也，亦无不可。（清刘光賚《陶渊明闲情赋注》）



归去来兮辞并序^①

[原文]

余家贫，耕植不足以自给。幼稚盈室，瓶无储粟，生生所资，未见其术^②，亲故多劝余为长吏，脱然有怀，求之靡途^③。会有四方之事，诸侯以惠爱为德，家叔以余贫苦，遂见用为小邑^④。于时风波未静，心惮远役，彭泽去家百里，公田之秫，足以为酒^⑤，故便求之。及少日，眷然有归欤之情。何则？质性自然，非矫励所得^⑥。饥冻虽切，违己交病。尝从人事，皆口腹自役^⑦。于是怅然慷慨，深愧平生之志。犹望一稔^⑧，当敛裳宵逝。寻程氏妹丧于武昌^⑨，情在骏奔，自免去职。仲秋至冬，在官八十余日。因事顺心，命篇曰归去来兮。乙巳岁十一月也^⑩。

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既自以心为形役^⑪，奚惆怅而独悲？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⑫；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⑬！舟遥遥以轻飏^⑭，风飘飘而吹衣。问征夫以前路，恨晨光之熹微^⑮。

乃瞻衡宇，载欣载奔^⑯。僮仆欢迎^⑰，稚子候门。三径就荒^⑱，松菊犹存。携幼入室，有酒盈樽。引壶觞以自酌^⑲，眄庭柯以怡颜。倚南窗以寄傲，审容膝之易安^⑳。园日涉以成趣，门虽设而常关^㉑。策扶老以流憩，时矫首而遐观^㉒。云无心以出岫^㉓，鸟倦飞而知还。景翳翳以将入，抚孤松而盘桓^㉔。

归去来兮，请息交以绝游^㉕。世与我而相违^㉖，复驾言兮焉求^㉗？悦亲戚之情话，乐琴书以消忧。

农人告余以春及，将有事乎西畴^㉘。或命巾车，或棹孤舟^㉙。既窈窕以寻壑，亦崎岖而经丘^㉚。木欣欣以向荣，泉涓涓而始流。羡万物之得时，感吾生之行休^㉛。

已矣乎！寓形宇内能复几时？曷不委心任去留^{③②}？胡为乎遑遑欲何之？富贵非吾愿，帝乡不可期^{③③}！怀良辰以孤往，或植杖而耘耔^{③④}。登东皋以舒啸^{③⑤}，临清流而赋诗。聊乘化以归尽，乐夫天命复奚疑^{③⑥}？

[题解]

此辞作于晋义熙元年(405)，渊明四十一岁。

归去来兮，有两解：一、归去，来兮，“于官曰归去，于家曰归来，故曰归去来。”（毛庆藩《古文学余》）。二、来、兮(xī)都是语气助词。如“尝以语我来！”（《庄子·人间世》）“来”即语气助词。今取后者。这里用两个语气助词，以加强体现归去的兴奋喜悦之情。辞：辞赋往往连称，源于楚辞。

这年的十一月，渊明辞去彭泽令，回家过躬耕自资的生活。本文叙写了此事的经过与感受。全文可分五段：一、“归去来兮”到“恨晨光之熹微”，写归家途中；二、“乃瞻衡宇”到“抚孤松而盘桓”，写归后之乐；三、“归去来兮”到“乐琴书以消忧”，写与污浊的官场断绝；四、“农人告余以春及”到“感吾生之行休”，拟想春耕；五、“已矣乎”到“乐夫天命复奚疑”，对今后躬耕生活的展望。

辞中渗透了高洁美好情操，洋溢着淳朴欢欣情感，语言流畅，诗意盎然，赢得后人广泛的喜爱，乃赋中珍品，同题诗文中神品。

[校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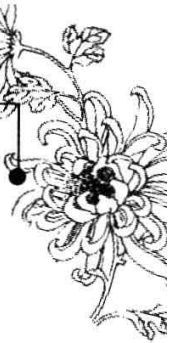
①文题，一作归去来，一作归去来辞，今依曾本。

②甗(píng 萍)：口小腹大的陶器皿。一作瓶。粟(sù 塑)：小米，泛指谷类。幼稚：一作兼幼稚，今依曾本。生生：前面的“生”指生齿，即丁口；后面的“生”指生活。资：供养。术：方法，办法。一作利，今依曾本。

③长吏：吏员是佐治之小吏，长吏则是率吏治事的官长。不言官，而言吏，是自谦的用词。脱然：舒展的样子。《淮南子·精神》：“则脱然而喜矣。”“脱，舒也。”有怀：牵怀，起念。

④四方之事：勤王与经略四方的大事，指刘裕“义军”讨伐桓玄，晋室恢复各地的治理的行动。晋元兴二年(403)十二月，桓玄篡晋称帝。次年二月，刘裕为盟主起兵讨玄，五月桓玄败亡。义熙元年(405)三月，晋安帝返建康复位。诸侯：周代，中央天子以





下各方域均封侯领治,称诸侯;秦设郡,郡太守领管地区就相当于以往诸侯所治;东晋设州,州的最高行政长官为刺史,诗文中常用太守,间或也以诸侯称呼之。家叔:指陶夔(kuí),时任太常卿。小邑:小县,指彭泽县。

⑤足以为酒:够作酿酒之用。酒:一作润,今依曾本。《晋书·隐逸传》:渊明“在县公田悉令种秫谷,曰:‘令吾常醉于酒足矣。’妻子固请种秬,乃使一顷五十亩种秫,五十亩种秬。”秫(shú):黏高粱。秬:同“粳”。顷:百亩。

⑥矫:伪饰做作。矫励:矫情立节。得:能。

⑦尝:曾经。一作曾,今依曾本。人事:指官场的应酬周旋。口腹自役:因口腹之需而强迫自己做不愿做的事。

⑧稔(rěn 忍):庄稼成熟而收获。一稔:一次收获,即一年的意思。

⑨寻:不久。程氏妹:渊明同父异母的妹妹,嫁于程家,故称。见《祭程氏妹文》。武昌:今湖北鄂州。

⑩乙巳岁:以干支纪年,即晋义熙元年。

⑪自:自己。此句是责怪自己。以心为形役:使心志被形体所役使。心:一作身,今从曾本。

⑫谏(jiàn 剑):挽救。追:补救。《论语·微子》:“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

⑬迷途其未远:化用屈原《离骚》:“回朕车以复路兮,及行迷之未远。”迷途:指出仕。今是而昨非:典出《庄子·则阳》:“蘧(qú)伯玉行年六十而六十化(化:变化,不墨守成规),未尝不始于是之而卒讪(qū)之以非也。未知今之所谓是之非五十九年非也。”今是:以今之退隐为是。昨非:以昨之出仕为非。

⑭摇摇:同“遥遥”,行船摇动的样子。轻飏(yáng):轻疾,形容船行轻而快的样子。飏:飞扬,飘扬。

⑮征夫:远行之人。熹:放光明。熹(xī)微:天色微明。

⑯乃:语助词,无意义。瞻:望见。衡宇:横木为门的房子,这里指家中简陋的住宅。衡:同“横”。载欣载奔:高兴得奔跑起来。载:且,又。

⑰僮仆:尚未成年的仆人。僮:“童”的本字,古称未成年的男子。萧统《陶渊明传》:渊明出为彭泽令,“不以家累自随,送一力(服役的仆人)给其子,书曰:‘汝旦夕之费,自给为难,今遣此力,助汝薪水之劳。此亦人子也,可善遇之。’”稚子:幼小的儿子。渊明此时共有五子,长子十三岁,幼子五岁。

⑱三径:汉代赵岐《三辅决录》卷一:“蒋诩归乡里,荆棘塞门,舍中有三径,不出,唯

求仲、羊仲从之游。”后因以“三径”指归隐后所住的田园。就荒：近于荒废。

①⑨酌：一作适，今依汤本。

②⑩倚：靠。寄傲：寄托傲世之情。审：明白，深知。容膝：仅能容下双膝的小屋。极言居室狭小。《文选》李善注引《韩诗外传》曰：“北郭先生妻曰：‘今结驷列骑，所安不过容膝；食方丈于前，所甘不过一肉。’”易安：容易得到安适。

②⑪涉：涉足，散步。常关：经常是关闭着的，意谓不常与人往来。

②⑫策：拄着。扶老：手杖的别名。流憩：漫步休息。矫首：抬头。矫：举，抬起。遐观：远望。

②⑬无心：形容云随意飘荡的样子。岫(xiù)：山穴。

②⑭景：指日光。翳翳(yì)：光线暗弱。入：指太阳落山。盘桓：徘徊，逗留。曹植《洛神赋》：“怅盘桓而不能去。”

②⑮请：表委婉的谦敬副词，古人常用以引出表示自己意愿的话。息交、绝游：指与官场断绝。

②⑯违：一作遗，今依汤本。

②⑰驾：驾车外出。言：句中助词。《诗经·邶风·泉水》：“驾言出游。”

②⑱有事：指耕种。西畴：西边的田地。

②⑲或：有时。巾车：有帷的车子。棹：船桨，此处作动词用，划。

③⑩窈窕：幽深曲折。壑：山谷。崎岖：山路不平。丘：小山。经丘：一作寻丘，今依曾本。

③⑪行休：行将休止。此句意谓在世能有几多。

③⑫曷：何。委心：顺着心意。

③⑬遑遑(huáng 惶)：匆匆的样子。富贵：指高官厚禄。帝乡：天帝之境，指成仙。

③⑭怀：企盼。良辰：好日子，指天气晴朗的佳日。或：那时将，拟想之词。植杖：将手杖靠在一起。耘：除草。耔(zǐ 资)：给禾苗培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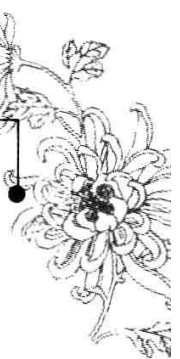
③⑮东：春天方位在东(古以四方配四季)，此取春天之意。皋：水边高地，此指田旁高处。舒啸：敞开嗓子歌啸。

③⑯聊：聊且。乘化：顺从大自然的运转变化。夫：句中助词，无义。复：一作复能，今依曾本。

[汇评]

俗传书生入官库，见钱不识。或怪而问之，生曰：“固知其为钱，但怪其不在纸里中





耳。”予偶读渊明《归去来辞》云：“幼稚盈室，瓶无储粟。”乃知俗传信而有证。使瓶有储粟，亦甚微矣。此翁平生只于瓶中见粟也耶！（宋苏轼《东坡题跋》卷一《书渊明归去来序》）

韩子苍曰：传言渊明以郡遣督邮至，即日解印绶去。而渊明自叙，以程氏妹丧，去奔武昌。余观此士既以违己交病，又丑役于口腹，意不欲仕久矣，及因妹丧即去，盖其友爱如此。世人但以不屈于州县吏为高，故以因督邮而去。此士识时委命，其意固有在矣，岂一督邮能为之去就哉？躬耕乞食，且犹不耻，而耻屈于督邮，必不然矣。（宋李公焕《笺注陶渊明集》卷五引）

金圣叹：凡看古人长文，莫以其汪洋一篇便阁过。古人长文，皆积短文所成耳，即如此辞，本不长，然皆是四句一段，试只逐段读之，便知其逐段各自入妙，古人自来无长文能妙者。长文之妙，正妙于中间逐段逐段纯作短文耳。（日本安藤兼《文章轨范纂评》卷七引）

《归去来辞》云：“云无心以出岫，鸟倦飞而知还。”此陶渊明出处大节，非胸中实有此境，不能为此言也。（宋叶梦得《避暑录话》卷上）

陶渊明罢彭泽令，赋《归去来》，而自命曰辞。迨今人歌之，顿挫抑扬，自协声律。盖其词高甚，晋、宋而下，欲追蹶之不能。汉武帝《秋风词》，尽蹈袭《楚辞》，未甚敷畅。《归去来》则自出机杼，所谓无首无尾，无终无始，前非歌而后非辞，欲断而复续，将作而遽止，谓洞庭钩天而不淡，谓霓裳羽衣而不绮，此其所以超然乎先秦之世，而与之同轨者也。（宋陈知柔《休斋诗话》）

欧阳公曰：“晋无文章，惟陶渊明《归去来辞》一篇而已。”余谓陶公胸怀澹远，妙处尚在语言文字之外。

《归去来辞》直是曾点沂水春风一段注脚，即谓之超越秦、汉，上接《风》《骚》可也。（清黄本骥《痴学》卷五《读文笔得》）

晋地如茂先、太冲、二陆、三张、两潘、景纯、束皙，虽称巨擘，然不免以博溺心，以文减质，惟渊明之《归去来辞》，气体洒脱，千古不刊。（清吴蔚文编《古学记问录》卷十三《文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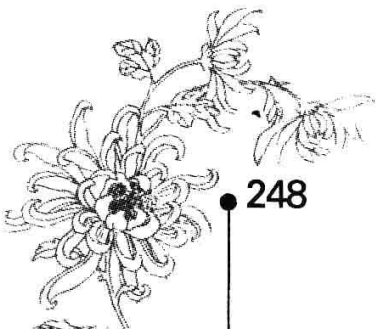
渊明《归去来辞》亦赋也。朱子诗“一咏《归来赋》顿将形迹超”，郝侯诗“渊明正草《归来赋》，莫作山中令尹看”，宋王梅溪有《归去来赋》，王子充有《归来赋》，皆以“归去来兮”作起句，可证也。（清浦铎《复小斋赋话》卷下）

《离骚》不必学《三百篇》，《归去来辞》不必学《骚》，而皆有其独到处，固知真古自

与摹古异也。（清刘熙载《艺概》卷三《赋概》）

陶元亮《归去来辞》，一种旷情逸致，令人反复吟咏，翩然欲仙，然尤妙于“息交绝游”一句。下即接云：“悦亲戚之情话，乐琴书以消忧。”若无此两句，不将疑是孤僻一流，同于槁木乎？（清伍涵芬《读书乐趣》卷三）

洵佳作，流宕滢洄，其音和易。然生动之致，独得灵均、长卿之风，修辞者不及也。（清方熊评《陶靖节集》卷五）



JUANLIU
JIZHUANZANSHU

卷六 记传赞述

6题14篇





陶潜诗意图册(之二)

清·原济

桃花源记并诗^①

[原文]

晋太元中^②，武陵人捕鱼为业^③；缘溪行^④，忘路之远近。忽逢桃花林，夹岸数百步，中无杂树，芳草鲜美^⑤，落英缤纷。渔人甚异之。

复前行，欲穷其林。林尽水源，便得一山。山有小口，仿佛若有光，便舍船从口入。初极狭，才通人，复行数十步，豁然开朗。土地平旷，屋舍俨然^⑥，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⑦，鸡犬相闻，其中往来种作，男女衣著，悉如外人。黄发垂髫^⑧，并怡然自乐。

见渔人，乃大惊，问所从来，具答之^⑨。便要还家^⑩，为设酒、杀鸡作食。村中闻有此人，咸来问讯。自云先世避秦时乱，率妻子邑人来此绝境^⑪，不复出焉，遂与外人隔绝。问今是何世，乃不知有汉，无论魏晋。此人一一为具言所闻，皆叹惋。余人各复延至其家，皆出酒食。停数日，辞去。此中人语云：“不足为外人道也^⑫。”

既出，得其船，便扶向路，处处志之^⑬。及郡下，诣太守，说如此。太守即遣人随其往，寻向所志，遂迷，不复得路。南阳刘子骥^⑭，高尚士也。闻之，欣然规往，未果，寻病终^⑮。后遂无问津者。

嬴氏乱天纪^⑯，贤者避其世。

黄绮之商山^⑰，伊人亦云逝^⑱。

往迹浸复湮^⑲，来径遂芜废。

相命肆农耕，日入从所憩^⑳。

桑竹垂余荫，菽稷随时艺^㉑。

春蚕收长丝^㉒，秋熟靡王税。

荒路暧交通，鸡犬互鸣吠。
 俎豆犹古法，衣裳无新制^②。
 童孺纵行歌，班白欢游诣^③。
 草荣识节和，木衰知风厉。
 虽无纪历志^④，四时自成岁。
 怡然有余乐，于何劳智慧？
 奇踪隐五百^⑤，一朝敞神界^⑥。
 淳薄既异源，旋复还幽蔽^⑦。
 借问游方士，焉测尘嚣外^⑧？
 愿言蹑轻风，高举寻吾契^⑨！

[题解]

陶渊明这篇记文并诗作于宋永初五年(424)，时六十岁。

经过较长时期的躬耕生活，目睹现实社会许多危害民生的灾难，陶渊明酝酿成熟了这篇描绘理想社会的佳构：一个人人平等、人人劳作、富足和谐的农村社会。

记文并诗的内容，引人入胜，饶有情趣，令人生问津之想。唐代王维、韩愈，宋代王安石、苏轼等均有咏桃花源的诗文。“桃花源”已成为我国妇孺皆知的词语。它当是世界上最早的“乌托邦”，比西人早千余年，十分珍贵。

[校注]

①文题异文甚多，今依曾本。李本题下注：桃花经曰：桃源山在县南一十里。西北乃沅（陶本引录，作沅）水，曲流而南，有障山；东带钞锣溪周回三十有二里，所谓桃花源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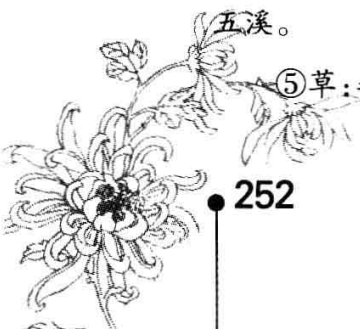
②太元：东晋孝武帝的年号，共二十一年(376—39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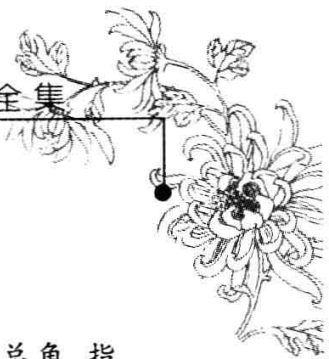
③武陵：晋时郡名，郡治在今湖南常德西境。

④缘：沿着。溪：或称涧，两山之间一条流水。武陵多溪，据《水经注》载：武陵有

五溪。

⑤草：李本、焦本作草，苏写本作华，逯本作华。今从李本、焦本。





⑥旷:宽广。俨(yǎn 掩)然:整齐的样子。俨:一作晏,今依曾本。

⑦阡(qiān 千)陌(mò 末):田间小道,南北为阡,东西为陌。

⑧黄发:褐黄色的头发,指老人。垂髫(tiáo 条):垂下来的头发,尚未总角,指幼童。

⑨所:此处作结构助词。从来:从何处来。具:陈述。

⑩要(yāo 腰):同“邀”。

⑪妻子:妻及子女。邑人:同乡人。绝境:不与人间相通之境。

⑫不足:不必、不一定。否定的婉转说法。

⑬扶:摸索。向路:往日来的路。志:作标记。

⑭刘子骥:名麟之,字子骥,南阳(晋为南阳国,相当于郡,在今河南邓县东南)人。桓玄请为长史,固辞不受。仁爱隐恻,闻于乡里。《晋书·隐逸传》:曾采药至衡山,深入忘返,见有一涧水,水南有二石囤(qūn 石库)。迷失道路,问径,周折至家。有人说囤中皆仙灵方药,要想再去寻索,最终已不能知道原处。本文结尾写法似受到这则传闻的影响。

⑮规:李本、苏写本作亲,曾本、陶本、逯本作规,今从后。规往:规划前往。未果:没有结果,即没有成行。寻:不久。

⑯嬴(yíng 营):秦国君主姓嬴,这里指嬴政,秦始皇。天纪:天道纲纪。

⑰黄绮:夏黄公与绮里季,这里指避战乱入商山的四皓。

⑱伊人:彼人,指桃源山中人。云:句中助词,无义。逝:离去,即逃隐至山中。

⑲浸:逐渐消隐。复:再,这里是“终于”的意思。湮:埋没。

⑳相命:相互招呼。肆:致力。从:相随(至)。所憩:休息的处所。

㉑菽:豆类。稷(jì 冀):谷类。艺:种植。

㉒长:一作食,今依曾本。

㉓俎豆:古代祭祀时用的器具。这里指祭祀方式。古法:古时的方法。新制:新式样。

㉔童孺:儿童。纵:随性。行歌:边走边唱。班白:老人。班:通“斑”。游诣:闲游问候。游:一作吟,今依曾本。

㉕纪历:岁历,历书。志:记载。

㉖奇踪:奇异的踪迹。五百:五百年。指从秦朝到东晋。

㉗敞:敞开。神界:神仙般的世界。

⑳淳薄:淳厚与浇薄。异源:从根源上不同。旋:随即。复:又。还幽蔽:回到隐蔽的状态。蔽:一作闭,今依曾本。

㉑游方士:游于方内之士,世俗之士。焉测:怎能推知。尘嚣:尘世。

㉒躡:踩,踏。高举:高飞。吾契:和我志趣相投的人。契:合。

[汇评]

渔舟逐水爱山春,两岸桃花夹去津。坐看红树不知远,行尽青溪不见人。山口潜行始隈隩,山开旷望旋平陆。遥看一处攒云树,近入千家散花竹。樵客初传汉姓名,居人未改秦衣服。居人共住武陵源,还从屋外起田园。月明松下房枕静,日出云中鸡犬喧。惊闻俗客争来集,竟引还家问都邑。平明闾巷扫花开,薄暮渔樵乘水人。初因避地去人间,更闻成仙遂不还。峡里谁知有人事,世中遥望空云山。不疑灵境难闻见,尘心未尽思乡县。出洞无论隔山水,辞家终拟长游衍。自谓经过旧不迷,安知峰壑今来变,当时只记入山深,青溪几度到云林;春来遍是桃花水,不辨仙源何处寻。(唐王维《王右丞集》卷六《桃源行》)

神仙有无何渺茫,桃源之说诚荒唐。流水盘回山百转,生绡数幅垂中堂。武陵太守好事者,题封远寄南官下。南官先生忻得之,波涛入笔驱文辞。文工画妙各臻极,异境恍惚移于斯。架严凿谷开宫室,接屋连墙千万日。嬴颠刘蹶了不闻,地坼天分非所恤。种桃处处惟开花,川原近远烝红霞。初来犹自念乡邑,岁久此地还成家。渔舟之子来何所,物色相猜更问语。大蛇中断丧前王,群马南渡开新主。听终辞绝其凄然,自说经今六百年,当时万事皆眼见,不知几许犹流传。争持酒食来相馈,礼数不同罇俎异。月明伴宿玉堂空,骨冷魂清无梦寐。夜半金鸡啁晰鸣,火轮飞出客心惊。人间有累不可住,依然离别难为情。船开棹进一回顾,万里苍苍烟水暮。世俗宁知伪与真,至今传者武陵人。(唐韩愈《昌黎先生集》卷三《桃源图》)

渔舟何招招,浮在武陵水。拖纶掷饵信流去,误入桃源行数里,清源寻尽花绵绵,蹋花觅迳至洞前。洞门苍黑烟雾生,暗行数步逢虚明。俗人毛骨惊仙子,争来致词何至此。须臾皆破冰雪颜,笑言委曲问人间,因嗟隐身来种玉,不知人世如风烛。筵羞石髓劝客餐,铎熬松脂留客宿。鸡声犬声遥相闻,晓光蕙茝开五云,渔人振衣起出户,满庭无路花纷纷。翻然恐迷乡县处,一息不肯桃源住。桃花满溪水似镜,尘心如垢洗不去,仙家一出寻无纵,至今水流山重重。(唐刘禹锡《刘宾客文集》卷二十六《桃源行》)



望夷宫中鹿为马，秦人半死长城下。避时不独商山翁，亦有桃源种桃者。此来种桃经几春，采花食实枝为薪。儿孙生长与世隔，虽有父子无君臣。渔郎漾舟迷远近，花间相见因相问。世上那知古有秦，山中岂料今为晋。闻道长安吹战尘，春风回首一沾巾。重华一去宁复得，天下纷纷经几秦！（宋王安石《王临川集》卷四《桃源行》）

世传桃源事，多过其实。考渊明所记，止言先世避秦乱来此，则渔人所见，似是其子孙，非秦人不死者也。又云杀鸡作食，岂有仙而杀者乎？旧说南阳有菊水，水甘而芳，民居三十余家，饮其水皆寿，或至百二三岁。蜀青城山老人村，有见五世孙者，道极险远，生不识盐醯，而溪中多枸杞，根如龙蛇，饮其水故寿。近岁道稍通，渐能致五味，而寿益衰。桃源盖此比也欤？使武陵太守得而至焉，则已化为争夺之场久矣。尝意天壤之间若此者甚众，不独桃源。余在颍州，梦至一官府，人物与俗间无异，而山川清远，有足乐者。顾视堂上，榜曰“仇池”。觉而念之，仇池武都氏故地，杨难当所保，余何为居之？明日以问客，客有赵令時德麟者，曰：“公何为问此？此乃福地，小有洞天之附庸也。杜子美盖云‘万古仇池穴，潜通小有天，神鱼人不见，福地语真传。近接西南境，长怀十九泉，何时一茅屋，送老白云边’。”他日，工部侍郎王钦臣仲至谓余曰：“吾尝奉使过仇池，有九十九泉，万山环之，可以避世如桃源也。”（宋苏轼《苏文忠公诗集》卷四十三《和桃源诗序》）

唐人有诗云：“山僧不解数甲子，一叶落知天下秋。”及观渊明诗云：“虽无纪历志，四时自成岁。”便觉唐人费力如此。如《桃花源记》言：“尚不知有汉，无论魏晋。”可见造语之简妙。盖晋人工造语，而渊明其尤也。（宋唐庚《唐子西文录》）

武陵桃源，秦人避世于此；至东晋，始闻于人间。陶渊明作记，且为之诗，详矣。其后作者相继，如王摩诘、韩退之、刘禹锡、本朝王介甫，皆有歌诗，争出新意，各相雄长。而近时汪彦章藻一篇，思深语妙，又得诸人所未道者。（宋陈岩肖《庚溪诗话》卷下）

陶渊明作《桃源记》，云源中人自言先世避秦时乱，率妻子邑人来此绝境，不复出焉。乃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系之以诗曰：“嬴氏乱天纪……”自是之后，诗人多赋《桃源行》，不过称赞仙家之乐。惟韩公云：“神仙有无何渺茫，桃源之说荒唐。世俗那知伪与真，至今传著武陵人。”亦不及渊明所以作记之意。按《宋书》本传云：“潜自以曾祖晋世宰辅，耻复屈身后代。自宋高祖王业渐隆，不复肯仕，所著文章，皆题其年月，义熙以前则书晋氏年号，自永初以来，惟云甲子而已。”故五臣注《文选》用其语，又继之云：“意者耻事二姓，故以异之。”此说虽经前辈所诋，然予穷意桃源之事，以避秦为言，至云“无论魏晋”，乃寓意于刘裕，托之于秦，借以为喻耳。近时胡宏仕仲一诗，屈折有奇味，

大略云：“靖节先生绝世人，奈何记伪不考真，先生高步窘末代，雅志不肯为秦民。故作斯文写幽意，要似寰海离风尘。”其说得之矣。（宋洪迈《容斋随笔》三笔卷十）

东坡此论画辨证唐人以桃源为神仙，如王摩诘、刘梦得、韩退之作《桃源行》是也。惟王介甫作《桃源行》与东坡之论暗合。（宋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三）

记事诗一往静密，百六十字殆无懈笔。向令此诗亡而题传，后之学陶者仿陶体补作，不知其轻薄、狷急、描邈为萧散之言也当复何似。古人涯际，非浅人所知，岂一端已哉。（清王夫之《古诗评选》卷四）

桃源人要自与尘俗相去万里，不必问其为仙为隐。靖节当晋衰乱时，超然有高举之思，故作记以寓志，亦《归去来辞》之意也。（清吴楚材、吴调侯选《古文观止》卷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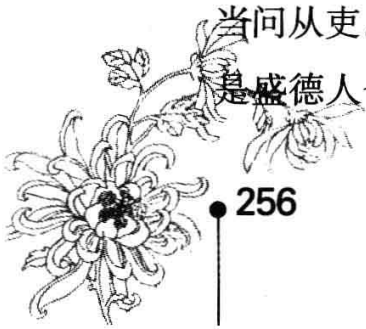
人云诗家视渊明如孔门之视伯夷。余曰：奚止耶！言如视伯夷者，以其诗格清高故也；其和平冲淡，不可以柳下惠视之乎？其义理自任，不为物挠，不可以伊尹视之乎？故渊明不惟晋、宋时为杰出，即有唐以来，亦无其伦。（清张潮、卓尔堪、张师孔同阅《曹陶谢三家诗·陶集》卷四）

晋故征西大将军长史孟府君传

[原文]

君讳嘉^①，字万年，江夏鄂人也^②。曾祖父宗，以孝行称，仕吴司马^③。祖父揖，元康中为庐陵太守^④。宗葬武昌新阳县^⑤，子孙家焉，遂为县人也。君少失父，奉母二弟居。娶大司马长沙桓公陶侃第十女，闺门孝友^⑥，人无能间，乡间称之。冲默有远量，弱冠，俦类咸敬之。同郡郭逊，以清操知名，时在君右^⑦，常叹君温雅平旷，自以为不及。逊从弟立^⑧，亦有才志，与君同时齐誉，每推服焉。由是名冠州里，声流京邑。

太尉颍川庾亮，以帝舅民望^⑨，受分陕之重^⑩，镇武昌，并领江州^⑪，辟君部庐陵从事^⑫。下郡还，亮引见，问风俗得失^⑬，对曰：“嘉不知，还传^⑭，当问从吏。”亮以麈尾掩口而笑^⑮。诸从事既去，唤弟翼语之曰：“孟嘉故是盛德人也。”君既辞出外，自除吏名^⑯，便步归家。母在堂，兄弟共相欢





乐,怡怡如也。旬有余日,更版为劝学从事^①。时亮崇修学校,高选儒官,以君望实,故应尚德之举^②。太傅河南褚裒^③,简穆有器识^④,时为豫章太守,出朝宗亮^⑤,正旦大会州府人士,率多时彦,君在坐次甚远。裒问亮:“江州有孟嘉,其人何在?”亮云:“在坐,卿但自觅。”裒历观,遂指君谓亮曰:“将无是耶^⑥?”亮欣然而笑,喜裒之得君,奇君为裒之所得,乃益器焉。举秀才,又为安西将军庾翼府功曹,再为江州别驾、巴丘令^⑦、征西大将军谯国桓温参军^⑧。

君色和而正,温甚重之。九月九日,温游龙山,参佐毕集,四弟、二甥^⑨咸在坐。时佐吏并著戎服,有风吹君帽堕落,温目左右及宾客勿言,以观其举止。君初不自觉,良久如厕,温命取以还之。廷尉太原孙盛为咨议参军^⑩,时在坐,温命纸笔,令嘲之。文成示温,温以著坐处。君归,见嘲笑而请笔作答,了不容思^⑪,文辞超卓,四座叹之。奉使京师,除尚书删定郎,不拜^⑫。孝宗穆皇帝闻其名,赐见东堂^⑬。君辞以脚疾,不任拜起^⑭,诏使人扶入。

君尝为刺史谢永别驾。永,会稽人,丧亡,君求赴义^⑮。路由永兴。高阳许询有隼才,辞荣不仕,每纵心独往,客居县界,尝乘舡近行^⑯,适逢君过。叹曰:“都邑美士,吾尽识之,独不识此人。唯闻中州有孟嘉者^⑰,将非是乎?然亦何由来此?”使问君之从者,君谓其使曰:“本心相过,今先赴义,寻还就君^⑱。”及归,遂止信宿,雅相知得^⑲,有若旧交。还至,转从事中郎,俄迁长史^⑳。在朝隤然^㉑,仗正顺而已,门无杂宾。尝会神情独得^㉒,便超然命驾:径之龙山,顾景酣饮造夕乃归。温从容谓君曰:“人不可无势,我乃能驾御卿。”后以疾终于家,年五十一。

始自总发,至于知命,行不苟合。言无夸矜,未尝有喜愠之容。好酣饮,逾多不乱,至于任怀得意,融然远寄,傍若无人。温尝问君:“酒有何好,而卿嗜之?”君笑而答曰:“明公但不得酒中趣尔!”又问听妓:“丝不如竹,竹不如肉^㉓。”答曰:“渐近自然。”中散大夫桂阳罗含赋之曰:“孟生善酣,不愆其意^㉔。”光禄大夫南阳刘耽^㉕,昔与君同在温府,渊明从父太常夔

尝问耽^{④2}：“君若在，当已作公否？”答云：“此本是三司人^{④3}。”为时所重如此。

渊明先亲，君之第四女也。凯风寒泉之思，实钟厥心^{④4}。谨按采行事^{④5}，撰为此传。惧或乖谬，有亏大雅君子之德，所以战战兢兢，若履深薄云尔^{④6}。

赞曰^{④7}：孔子称：“进德修业，以及时也^{④8}。”君清蹈衡门，则令闻孔昭^{④9}；振缨公朝^{⑤0}，则德音允集。道悠运促，不终远业^{⑤1}。惜哉！仁者必寿，岂斯言之谬乎？

[题解]

这篇传记约作于晋元兴元年(402)，陶渊明三十八岁。

孟府君，指孟嘉。府君，西汉尊称太守为府君，后沿此称；子孙称其先祖、先父母也为府君。孟嘉是渊明的已故外祖父，故称。长史，孟嘉曾任征西大将军桓温的长史，乃冠此官衔。

渊明母是孟嘉第四女，上年冬去世。渊明既是为他外祖父留下史料，也是有纪念他的慈母的意思。诗人八岁丧父，他的德操与饱学显然自幼受到慈母的教育与熏陶。文分十段，写孟嘉的门第人品、不拘俗事细节、品貌超群、落帽趣事、帝召见之殊荣、高士交往、正顺奉公而风雅洒脱、具三公之才、写传原因，最后是赞语。全文描绘了孟嘉身在官场而清操自守、博雅平旷的形象。

[校注]

①君：府君之简称。讳(huì 汇)：死者之名。

②江夏：郡名。郡治在今湖北安陆。鄂：宜作“鄢”字。据《晋书·地理志》江夏郡下，仅有鄢，而无鄂，鄂在武昌郡下，鄢县故城在今河南罗山县西南。下文云“中州有孟嘉昔”，则此字以定为鄢为宜。《晋书·孟嘉列传》：“孟嘉字万年，江夏鄢人。”

③吴：三国时吴国。司马：李本、陶本作司马；陶本注：毛晋曰《晋书》作司空，遂本作司空。从前者。司徒、司马、司空为三司，即三公。

④元康：晋惠帝年号，自公元291至299年。庐陵：郡名，郡治在今江西吉水。太

守:郡的最高行政长官。

⑤宗:曾祖父孟宗。武昌:郡名。新阳县:宜作阳新县。据《晋书·地理志》,武昌郡下有阳新县,而无新阳县。

⑥闺(guī 归)门:内室之门。《礼记·乐记》:“在闺门之内,父子兄弟同听之,则莫不和亲。”

⑦右:左右两词,古时以右为尊。

⑧从弟:堂弟。立:名,即郭立。

⑨太尉:军事最高长官,庾亮死后追赠太尉。颍川:郡名,郡治在许昌。庾亮:字元规,颍川鄢陵(今河南鄢陵)人。帝舅:庾亮妹为晋明帝皇后,晋成帝立,他便成为皇帝的舅父。

⑩陕:陕县,今河南陕县。周成王幼时,周公旦与召公奭(shì)辅助朝政。两人分陕而治:陕之东,由周公主政;陕之西,由召公主政。以后凡君主幼小,大臣辅主朝政,均用此典故。太宁三年,晋成帝初立而幼,王导、卞壺(kūn)、庾亮三大臣受遗诏辅政,故云。

⑪镇武昌,并领江州:原先,太尉陶侃兼督江州,镇武昌,咸和九年,陶侃卒,乃以庾亮都督江、荆等州军事,封号征西将军,镇武昌。

⑫辟(bì 壁):征召任官。部:属下,指隶属于江州府。庐陵从事:庐陵郡从事。庐陵郡故城在今江西吉安县南,郡属江州。从事:官名。

⑬下:下察。此指孟嘉。引见:召见。风俗得失:民情及官吏理政好坏。

⑭传:传舍,驿站的住处。

⑮麈(zhǔ 煮)尾:驼鹿(俗名四不象)的尾毛承接之以木柄,可用来拂尘、驱蚊。魏晋时名士多喜执持以助言谈挥指。

⑯吏:从吏为刺史之佐吏。名:李本无“名”字,他本有,今从他本。

⑰版:官名册。

⑱应:适。举:举用,指任劝学从事。

⑲裒(póu 剖):李本、陶本作褒,逯本作裒。今从后。褚(chǔ 楚)裒:字季野,阳翟(今河南禹县)人。女为晋康帝皇后。曾任豫章郡太守,后任徐、兖都督。死后追赠太傅。

⑳穆:清和。器:度量。

㉑朝:州刺史召见各郡太守的例会。宗:下级晋见上级。这时地方行政编制是州

下设郡,郡下设县。

②将:犹“得”。将无:得无,岂不是。是:那个人,代词。

②③庾翼:咸康六年,庾亮卒,庾翼接任都督江、荆等州军事,以安西将军号兼荆州刺史,镇武昌。府:州府。功曹:官名。别驾:州刺史的佐史。巴丘:县名,在今江西峡江县北。令:县令。

②④桓(huán 环)温:字元子,谯(qiáo)国(相当于郡)龙亢(今安徽怀远)人。娶晋明帝女南康长公主,为附马都尉。穆帝永和元年(345),庾翼卒,桓温都督荆、梁等州军事,以安西将军号兼荆州刺史。率师平蜀汉后,于永和四年(348),加征西大将军。

②⑤龙山:在荆州(今湖北江陵)西北。四弟:桓温四个弟弟:桓云、桓豁、桓秘、桓冲。二甥:两个外甥,名不详。

②⑥孙盛:字安国,太原(郡)中都(在今山西平遥县西北)人,始任佐著作郎,有盛名。原为侃、亮参军,庾翼代亮,迁州廷尉正;桓温代翼,留盛为参军。七十二岁卒,著有《魏氏春秋》、《晋阳秋》。

②⑦了不:丝毫也不。容思:间加思索。

②⑧除:授封。不拜:固辞不受。

②⑨孝宗穆皇帝:晋穆帝司马聃(dān),庙号孝宗,谥穆。东堂:东宫议事堂。穆帝幼,太后临朝,故见大臣均在东堂。

③⑩任:胜任,能做到。李本作仕,陶本、逯本作任,今从后。

③⑪会稽:郡名,郡治在今浙江绍兴。求:为了。赴:赶赴。义:道义之行,指吊丧。

③⑫由:经过。永兴:县名,故城在今浙江萧山县西。许询:字元度,高阳国(相当于郡,在今河北蠡县南)人,当时名士。好游山水,而体便登陟。时人云:询非徒有胜情,实有济胜之具。隼(jùn):同“俊”。客居:指许询游至此而客居。县界:永兴县境内。舡(gāng 刚):船。李本作舡,陶本、逯本作船,从李本。近行:在相近处行舟。

③⑬中州:今河南省地,古为豫州,处九州之中心,故称中州。

③⑭过:过访,造访。寻:不久。就:趋见。

③⑮信宿:一宿为宿,再宿为信。雅:儒雅。相:相互。知:知心。得:相得。

③⑯还至:指回到荆州桓温幕府。俄:俄顷、不久。迁:升迁。长史:都督、刺史佐史。晋制,都督兼刺史下一般设长史一名。

③⑰在朝:指在州府。隤(tuí)然:柔和的样子。

③⑱尝:曾经。李本、陶本作尝,逯本作常,今从李本、陶本。会:遇到。神:心神。



情:情怀。

③⑨听妓:听妓歌。丝:弦奏。竹:管乐。肉:歌喉。这是桓温的问话,问何以故。竹、肉,同为屋韵,故以肉代喉字。

④⑩罗含:字君章。桂阳(郡)耒阳(今湖南耒阳)人。桓温雅重其才,誉为“江左之秀”。年老致仕(离职),加中散大夫。愆(qiān 牵):差错。

④⑪刘耽(dān 丹):南阳(晋为南阳国,相当于郡,郡治在今河南邓县东南)人,曾任晋陵太守、东海王司马道让的司马,封光禄大夫。其史散见于《晋书》他传。

④⑫从父:伯父或叔父,此处指叔父。夔:陶夔。

④⑬公:三公。否:李本作否,逯本作不,从李本。不与否同,也念 fǒu。三司:即三公。三司人:三司中人。

④⑭凯风寒泉之思:母恩之思。《诗经·邶风·凯风》:“凯风自南,吹彼棘心。棘心夭夭,母氏劬劳。”“爰有寒泉,在浚之下。有子七人,母氏劳苦。”诗中以凯风、寒泉喻母养育之恩。钟:聚。厥:其。

④⑮按:验、核实。行事:生平行操事迹。

④⑯大雅:博大儒雅。履深薄:临深渊,履薄冰。《诗经·小雅·小旻》:“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云尔:句末助词。

④⑰赞:《史记》有“太史公曰”,《汉书》有“赞曰”,这是史传的体式,在传文末附写的评论。

④⑱进德修业,以及时也:《易经·文言·乾》:“子曰:……君子进德修业,欲及时也。”及时:赶上用才之时。

④⑲令闻:美名流传。孔:很、非常。昭:显著。

⑤⑰振纓:振动官帽上的纓带,指任官。公朝:官府朝廷。

⑤⑱不终远业:指仕途未终。因前有刘耽语,故云。

[汇评]

陶渊明,孟嘉外孙,作嘉传云:“或问听妓丝不如竹,竹不如肉,何也?曰‘渐近自然’。”而今《晋书》乃云“渐近使之然”,则是间里少年鄙语,虽至细事,然足以见许敬宗等为人。(宋苏轼《东坡题跋》卷一《书渊明孟府君传后》)

钱塘钟人杰刻陶渊明、王摩诘合集,谬删渊明诗,又弃此传不录。渊明集中除《四

时》一首及《圣贤群辅录》上下外，余皆不容轻置去取也。（明张自烈辑《笺注陶渊明集》卷五）

五柳先生传

[原文]

先生不知何许人也^①，亦不详其姓字^②，宅边有五柳树，因以为号焉。

闲静少言，不慕荣利。好读书，不求甚解^③，每有会意^④，便欣然忘食。性嗜酒，家贫不能恒得^⑤。亲旧知其如此，或置酒而招之。造饮辄尽^⑥，期在必醉；既醉而退，曾不吝情去留^⑦。环堵萧然^⑧，不蔽风日；短褐穿结^⑨，箪瓢屡空^⑩，晏如也^⑪。常著文章自娱，颇示己志。忘怀得失，以此自终。

赞曰：“黔娄有言：不戚戚于贫贱，不汲汲于富贵^⑫。”极其言兹若人之俦乎^⑬？酣觞赋诗^⑭，以乐其志。无怀氏之民欤？葛天氏之民欤^⑮？

[题解]

本传作于晋义熙六年(410)，渊明四十六岁。

从文中描写的居处环境推断，此宅可能为园田居。本文描绘了诗人淡泊名利，安贫守志，唯以读书、饮酒、著文赋诗而遣怀的自我形象。“不戚戚于贫贱，不汲汲于富贵”，可说是本文的主题思想。就全文的写作特点来说，是依照传记的顺序进行叙述，语言十分自由洒脱，表现出一种自然适性，畅忘怀的境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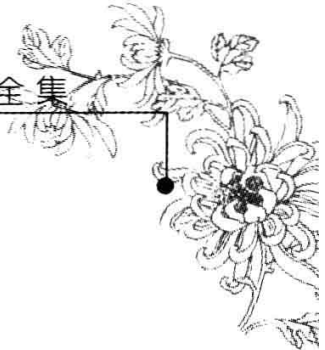
本文采用了传记的形式，实是一篇表志抒怀的精美散文。历来受到人们的推崇和喜爱。

[校注]

①何许：何处，什么地方。《墨子·非乐》：“舟车既已成矣，吾将恶许用之？”

②详：详细清楚。其：多本无此字，非。今依曾本。姓字：姓名与表字。

③不求甚解：指读书不过于在字句上花工夫，只领会要旨。



④会:领悟。意:指所读诗文之内容及意旨。

⑤恒:一作常,今依曾本。

⑥造:往,到。辄:就、总是。尽:指尽兴。

⑦曾:则、乃。吝:惜,舍不得。不吝情:即一切都尽情尽性,不拘俗礼。

⑧环堵:四周墙壁,指室内。萧然:空荡无物。

⑨短褐:粗布短衣。褐:粗布。穿:衣服上的洞。结:补丁。

⑩簞:古代盛饭的竹制器皿。瓢:舀水的器具,将葫芦一削为二而成。

⑪晏:安。如:助词。晏如:安逸之状。

⑫黔娄:春秋时鲁国人。修身清节,安贫乐道。不戚戚于贫贱,不汲汲于富贵:不为贫贱忧虑犯愁,不为富贵去奔忙营求。戚戚:忧惧貌。汲汲:急于营求貌。又,多本黔娄后有“之妻”二字,非。今依朱祖延《引用语大辞典》“黔娄”条,当无“之妻”字样。

⑬其言兹若人之俦乎:他说的这人与五柳先生是同类吧?俦:同类。其:其字前有一味或极字,今依李本。

⑭酣:一作酬,今依曾本。

⑮无怀氏,葛天氏:中国传说中的远古帝王名。末二句说五柳先生淳朴,像是远古无怀氏、葛天氏时期的人吧?

[汇评]

志功名者,荣禄不足以动其心;重道义者,功名不足以易其虑。何则?纁青怀金,与荷锄畎亩者殊途;抗志青云,配侥幸一时者异趣。此伯夷所以饿于首阳,仲连所以欲蹈东海者也。矧名教之乐,加乎轩冕,违己之病,甚于冻馁,此重彼轻,有由然矣。仲尼有言曰:“隐居以求其志,行义以达其道。吾闻其语,未见其人。”嗟乎!如先生近之矣。(元赵子昂《松雪斋文集》卷六《五柳先生传论》)

后世托达官贵人,为己作碑铭传赞,虚词矜誉,缕缕万言,卒为识者所笑。今人为人作序,辄称许其人在陶靖节之上,此岂可以质后世?言不可不核实如此。(明张自烈辑《笺注陶渊明集》卷五)

昭明作陶公传,以此传叙人,则此传乃陶公实录也。看来此老胸中,浩浩落落,总无一点粘着。即好读书亦不知有章句,嗜饮酒亦不知有主客,无论富贵贫贱,非得孔、颜乐处,岂易语此乎?赞末“无怀”“葛天”二句,即夷、齐、神农、虞、夏之思,暗寓不仕

宋意，然以当身即是上古人物，无采薇忽没之叹，更觉高浑也。后人仿作甚多，总无一似。（清林云铭评注《古文析义》二编卷五）

渊明以彭泽令辞归，刘裕移晋祚，耻不复仕，号五柳先生。此传乃自述其生平之行也，潇潇淡逸，一片神行之文。（清吴楚材、吴调侯选《古文观止》卷七）

渊明诗曰：“区区诸老翁，为事诚殷勤。”盖深嘉汉儒之抱残守缺及章句训诂之有功于六经也。然又曰：“好读书，不求甚解。”盖又嫌汉儒章句训诂之多穿凿附会，失孔子之旨也。是真持平之论，真得读经之法。（清方宗诚《陶诗真诠》）

萧然静逸，不愧天民，惟其不患得不患失，不怨天下尤人也。能如是，然后退可独善其身，达可兼善天下。呜呼！无怀、葛天之世，岂其不可复见于今日欤？

（“先生不知何许人也”二句）无乡人之心，故不知何许人；无求名之心，故不详其姓字。（“期在必辞”句）三间之独醒不如彭泽之既醉；独醒得失之独切也，既醉得失之两忘也。（清毛庆蕃评选《古文学余》卷二十六）

扇上画赞

[原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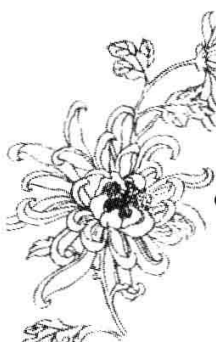
荷蓑丈人 长沮桀溺 於陵仲子 张长公 丙曼容 郑次都 薛孟尝 周阳珪

三五道邈^①，淳风日尽。九流参差^②，牙相推陨^③。形逐物迁，心无常准，是以达人，有时而隐。

四体不勤，五谷不分，超超丈人，日夕在耘。辽辽沮溺，耦耕自欣^④，人鸟不骇，杂兽斯群^⑤。

至矣於陵，养气浩然，蔑彼结驷，甘此灌园^⑥。张生一仕，曾以事还，顾我不能，高谢人间^⑦。

岌岌丙公，望崖辄归，匪骄匪吝，前路威夷^⑧，郑叟不合，垂钓川湄，交酌林下，清言究微^⑨。



孟尝游学，天网时疏，眷言哲友，振褐偕徂^⑩。英哉周子，称疾闲居，寄心清商，悠然自娱^⑪。

翳翳衡门，洋洋泌流，日琴日书，顾盼有俦^⑫。饮河既足^⑬，自外皆休。缅怀千载，托契孤游^⑭。

[题解]

这首赞约作于南朝宋元嘉元年(424)，渊明六十岁。

首八句写达人有时而隐的原因。下面分别以四句咏一人物(沮、溺是二人)。依次而咏，共为八组。结尾八句写自己隐、游之乐。层次井然，详略得当。

这九位人物，荷蓁丈人与沮、溺是隐耕者，后面六位基本上都是不仕而隐者，所以如此取材，与渊明本身不仕而归耕有关。诗人将三位隐耕者置于前列，体观了他自食其力的主张，这是他可贵之处。

[校注]

①三五：指三皇五帝。道：治世之道。邈：遥远。

②九流：先秦时期九个学术流派，儒家、道家、阴阳家、法家、名家、墨家、纵横家、杂家、农家。(见《汉书·艺文志》)参(cēn)差(cī 疵)：长短不齐，此处转为异见纷呈的意思。

③牙相：相反相成如牙相对。李本作牙相，陶本作互相。今从李本。陨：坠落。推陨：推进与驳退。《汉书·艺文志》：诸子“其言虽殊，辟(譬)犹水火，相灭亦相生也”，“异家者各推所长”。

④耦(ǒu 偶)耕：两人并耜而耕。《考工记》：“二耜为耦。”疏：“两人耕为耦。”(耜 sì，耜，翻土工具)自欣：自愉。《论语·微子》载：孔子使子路问津，沮、溺问明他们的身份后，说：“而与其从辟人之士也，岂若从辟世之士哉！”接着，耰而不辍。而：同“尔”。辟：同“避”。辟人：避坏人。耰(yōu)：布种子后再用土掩平。

⑤入鸟不骇，杂兽斯群：是说长沮、桀溺过着与鸟兽同群的隐居生活。斯：语助词，无意义。

⑥这四句咏赞於(wū)陵仲子。皇甫谧《高士传》：楚王听说於陵(地名，在今山东邹平县西南)有位陈仲子有贤才，遣使者聘他为相，仲子入告其妻，其妻曰：“夫子左琴

右书,乐在其中矣。结驷连骑。所安不过容膝;食方丈于前,所甘不过一肉,今以容膝之安、一肉之味而怀楚国之忧,乱世多害,恐先生不保命也。”于是夫妻一起逃走,为人灌园。至矣:多么高尚啊。养气浩然:有坦荡的正直之气。《孟子·公孙丑》:“我善养吾浩然之气。”结驷:车马众多,指做高官。《史记·仲尼弟子列传》:“子贡相卫,而结驷连骑。”

⑦这四句咏赞张长公。西汉张挚,字长公,曾“官至大夫,免。以不能容当世,故终身不仕”(《史记·张释之列传》)。渊明《饮酒二十首》其十二:“长公曾一仕,壮节忽失时,杜门不复出,终身与世辞。”与此画意同。顾:念。谢:辞。人间:指官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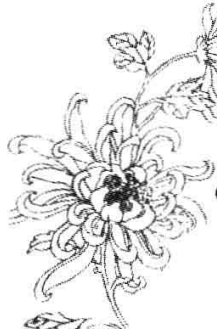
⑧这四句咏赞酈曼容。丙公:指酈丹,字曼容,西汉末琅琊(郡治在今山东诸城)人。丙是“酈”的借字。《汉书·丙龚传》:“汉兄子曼容亦养志自修,为官不肯过六百石,辄自免去,其名过于汉。”按:“汉”即酈汉,以清行征用至京兆尹,后为太中大夫。王莽秉政,乞骸骨归乡里。岌岌(tiáo):山高高的样子。张衡《西京赋》:“状亭亭以岌岌。”崖:山崖,指高官。辄:就,总是。匪:同“非”。吝:贪鄙。威夷:险阻。《尔雅·释地》:“西陵威夷。”郝懿行义疏:“《文选·西征赋》云:‘登峻权之威夷。’李善注引《韩诗》曰:‘周道威夷。’薛君曰:‘威夷,险也。’”

⑨这四句咏赞郑次都。郑叟:指郑敬,字次都,东汉汝南人。清志高世,新蔡都尉逼他做了功曹之职。厅事前树时有清汁,以为甘露,郑敬说:“明府政未能致甘露,此青木汁耳。”遂称病辞去,隐大阳山中,渔钓自娱。同郡好友邓敬作了督邮,前去看他,他正在大泽钓鱼。遂在泽旁折荷为坐,饮酒畅谈终日。湄(méi):水边。微:精妙的道理。

⑩这四句咏赞薛孟尝。薛包,字孟尝,东汉汝南人。好学笃行,以孝弟闻名当世。建光中征拜侍中,称病不起。年八十余卒。天网:指朝廷法令严密。时疏:时有疏漏,指薛孟尝可以拒绝为官,不听号令。眷:眷恋,顾念。言:语助词,无意义。哲友:贤智之友。振褐:犹振衣,拂拭、抖搂衣服。《楚辞·渔父》:“新沐者必弹冠,新浴者必振衣。”陶诗此处言抖掉世俗灰尘去隐居。褐:粗布衣服。偕徂(cú):同往,指隐居。

⑪这四句咏赞周阳珪。周阳珪事迹未详,据诗意知其称病辞官闲居,性恬淡有清操。英哉:一作美哉,今依陶本。商:一作尚,今依李本。悠:一作恬,今依李本。

⑫翳翳:这里指树荫遮蔽、光线不明的样子。衡门:柴门,陋室。衡:同“横”,横木为门。洋洋泌(bì)流:涌出的泉水激荡流淌。洋洋:形容盛大、众多。泌:涌出的泉水。《诗经·陈风·衡门》:“衡门之下,可以栖迟。泌之洋洋,可以乐饥。”俦:类,同伴。后一句:一作“日玩琴书,顾盼寡俦”。今依李本。



⑬饮河既足:《庄子·逍遥游》:“偃鼠饮河,不过满腹。”这里指生活所求并不多,不过填饱肚子。河:河水。

⑭抚:寄托。契:契合,志同道合之人。

附 尚长禽庆赞^①

[原文]

尚子昔薄宦^②,妻孥共早晚。贫贱与富贵^③,读《易》悟益损^④。禽生善周游,周游日已远。去矣寻名山,上山岂知反^⑤。

[校注]

①尚长:《后汉书》作向长,字子平,朝歌(今河南淇县北)人。隐居不仕。性尚中和,爱好并深通《老子》、《周易》(见《高士传》)。禽庆:字子夏,东汉北海郡(郡治在今山东昌乐东南)人。王莽篡汉,辞官隐居。

②薄宦:鄙薄为官,以做官为耻。《高士传》:“大司空王邑辟之,连年乃至。欲荐之于王莽,固辞乃止。潜隐于家。”

③贫贱与富贵:尚长家贫,“贫无资食,好事者更馈焉,受之取足而反余”(《高士传》)。

④易:书名,五经之一,称《易经》,或《周易》。益损:《周易》中的益卦与损卦。

⑤反:同“返”,返回。《高士传》载:尚长在建武中将儿女嫁娶事办毕,便敕断家事,并云就当是我死了。于是与好友禽庆俱游五岳名山,最后不知所终。

[汇评]

总结八句,殊为自己写照。(清邱嘉穗《东山草堂陶诗笺》卷一)

《扇上画赞》,盖渊明心所向往之人。(清方宗诚《陶诗真诠》)

读史述九章并序

[题解]

这九章四言韵文作于南朝宋永初元年(420),渊明五十六岁。

“史”是指《史记》,“述”是述怀。在《史记》众多的历史人物中,作者选咏了这九章的人物,述而赋之,寄寓学习与警戒意。九章的人物,一方面依时序排列,一方面又体现着意义的组合:《夷齐》《箕子》是易代时的节操,《管鲍》《程杵》是义交的高模,《七十二弟子》是士人的先贤,《屈贾》《韩非》是士不遇、甚至丧生的前鉴,《鲁二儒》《张长公》是坚贞养志以隐居者。

[原文]

余读《史记》^①,有所感而述之。

夷 齐^②

二子让国^③,相将海隅。

天人革命^④,绝景穷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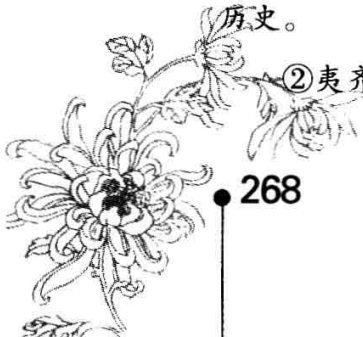
采薇高歌,慨想黄虞^⑤。

贞风凌俗^⑥,爰感懦夫^⑦!

[校注]

①《史记》:我国最早的一部纪传体通史,西汉司马迁撰。全书一百三十篇,分本纪、世家、列传、书、表等五种体式,记叙了上自黄帝,下至汉武帝太初四年约三千年的历史。

②夷齐:伯夷与叔齐。有本无此二字,今依曾本。





③二子:指夷齐兄弟二人。让国:孤竹(《括地志》:孤竹古城在卢龙县南十二里,殷时诸侯孤竹国也)国君欲立叔齐,及君父卒,叔齐让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齐亦不肯立而逃之。国人立其中子。

④天人革命:天人,顺应天人。革命:古人认为王者受命于天,王者易姓,是变革天之命也。

⑤黄虞:黄帝、虞舜。

⑥凌:逾越,超越。

⑦爰(yuán):乃。感懦夫:使懦弱之人感奋振动。《孟子·万章》:伯夷“当纣之时,居北海之滨,以待天下之清也。故闻伯夷之风者,顽夫廉,懦夫有立志。”

箕子^①

[原文]

去乡之感,犹有迟迟。

矧伊代谢^②,触物皆非!

哀哀箕子,云胡能夷^③?

狡童之歌^④,凄矣其悲。

[校注]

①箕子:名胥余,商纣的诸父(伯或叔),任太师。纣淫乱暴虐,箕子数谏不听。少师比干强谏,纣剖比干,观其心。箕子乃被发佯狂,做了奴隶,纣又囚之。后周武王伐纣,释之。(事见《史记》之《殷本纪》、《宋微子世家》)

②矧(shěn 审):况且。伊:句中助词。代谢:指改朝换代。

③云:句首助词。夷:平。

④狡童之歌:即《麦秀》诗。《史记·宋微子世家》:“其后箕子朝周。过故殷墟,感宫室毁坏,生禾黍,箕子伤之。欲哭则不可,欲泣为其近妇人,乃作《麦秀》之诗以歌咏之。其诗曰:‘麦秀渐渐兮,禾黍油油。彼狡童兮,不与我好兮!’所谓狡童者,纣也。”

管 鲍^①

[原文]

知人未易，相知实难，
淡美初交^②，利乖岁寒^③。
管生称心，鲍叔必安。
奇情双亮^④，令名俱完^⑤。

[校注]

①该章述评管仲与鲍叔牙，赞相互知心、亲密无间的友情。管：指管仲，名夷吾，字仲，春秋时齐国颖上（今安徽颍上）人。鲍：指鲍叔牙，春秋时齐国大夫，与管仲相友善。管仲与鲍叔牙同处于齐，二人甚相友善。管仲事公子纠，鲍叔牙事公子小白。小白继立为齐桓公，杀公子纠，囚禁管仲，鲍叔牙力谏桓公释放管仲，以为管仲可以辅成霸王之业。桓公遂召管仲，使之位于国之上，鲍叔牙以身下之。任以国政，号曰仲父，桓公遂成霸业。管仲曾说：吾与叔牙分财多取，不以我为贪，知我贫也；谋事困穷，不以我为愚，知时不利也；三仕三退，不以我为不肖，知我不遇时也；三战三走，不以我为怯，知我有老母也。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鲍子也。

②淡美：指君子之交，以淡泊为美。《礼记·表记》：“故君子之接若水，小人之接如醴。君子淡以咸，小人甘以坏。”

③利乖岁寒：是说即使利益相违背，仍保持坚贞不渝的友谊。乖：违背，冲突。岁寒：借指坚贞的松柏。《论语·子罕》：“子曰：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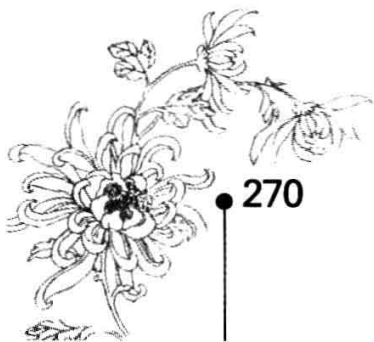
④奇情：谓世间罕见的友情。双亮：交相辉映。

⑤令名：美名。完：完美无缺。

程 杵^①

[原文]

遗生良难^②，士为知己。



望义如归,允伊二子^③。

程生挥剑,惧兹余耻^④!

令德永闻,百代见纪^⑤。

[校注]

①程杵(chǔ 楚):程婴与公孙杵臼,春秋时晋国人。程为赵朔友,公孙为赵朔门客。司寇屠岸贾害赵朔,灭其族。公孙因领养赵朔孤儿(其实是以假充真)被处死,程抚养孤儿赵武。赵武长成,攻灭屠岸贾,复嗣(后任正卿)。程婴以公孙杵臼先死,当以死报于地下,遂自杀。(事见《史记·赵世家》)

②遗:舍弃。良:实。

③允:诚信。《诗·小雅·车攻》:“允矣君子。”

④余:生之余。《史记·赵世家》:先时,公孙杵臼与程婴设计,公孙携养伪孤儿,程婴报官,公孙与伪孤儿死,程婴抚养孤儿。所以程婴认为大功已成,如不以死相随公孙,以雪自己的耻辱。

⑤永:一作允,今依李本。百代:指百代以后。纪:记载。

七十二弟子^①

[原文]

恂恂舞雩^②,莫曰匪贤^③。

俱映日月^④,共飡至言^⑤。

恂由才难^⑥,感为情牵^⑦。

回也早夭,赐独长年^⑧。

[校注]

①此章述评孔子七十二弟子,赞扬高尚的人品道德。《史记·孔子世家》:“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

②恂恂(xún):谦恭谨慎貌。

③莫曰匪贤:无一不是贤人。匪:同非。

④映日月:与日月相辉映。极赞其高尚的品德。《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谓屈原:“推此志也,虽与日月争光可也。”

⑤飧:同“餐”。这里是体会,理解的意思。至言:至理名言,很正确、很有价值的话。这里指孔子的教诲之语。

⑥恸(tòng)由才难:孔子为才华难得的弟子的死去而悲哀。《史记·仲尼弟子列传》:“回年二十九,发尽白,蚤(早)死。孔子哭之恸,曰:‘自吾有回,门人益亲。’鲁哀公问:‘弟子孰为好学?’孔子对曰:‘有颜回者好学,不迁怒,不贰过。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则亡。’”

⑦感为情迁:总是为弟子们而挂念、担忧。

⑧赐:指端木赐,字子贡,小孔子三十一岁。长年:长寿。

屈 贾^①

[原文]

进德修业,将以及时^②。

如彼稷契^③,孰不愿之?

嗟乎二贤!逢世多疑。

候詹写志^④,感鹏献辞^⑤!

[校注]

①屈贾:屈原、贾谊。屈原,名平,战国时楚国人。楚怀王时任左徒,参议国事,应对诸侯,王甚任之。遭谗而疏,出使齐国。楚数败于秦,怀王死。顷襄王立,召回,可能于此时任三闾大夫。又遭谗,迁逐之。后投汨罗江殉国。著有《离骚》、《天问》、《九歌》等。贾谊:西汉雒阳(今河南洛阳)人。文帝时召为博士,一年超迁至太中大夫。奏议革定制度,削列侯,遭大臣嫉害,贬为长沙王太傅,后迁梁怀王太傅。年三十三卒。著有《治安策》、《吊屈原赋》、《鹏鸟赋》等。以上二人事见《史记·屈原贾生列传》。



②及时:赶上举用之时。

③稷(jì 绩):后稷,名弃。尧时举用,舜续用为农官,掌播时百谷。契(xiè 泻):尧时举用,舜续用为司徒,掌人伦教化。

④候詹:李本作候瞻,余本作候詹,又一作怀沙,非,今依焦本。候:占验。《列子·周穆王》:“梦者六候。”詹(zhān 沾):太卜郑詹尹。《楚辞·卜居》:“屈原既放,三年不得复见……往见太卜郑詹尹曰:‘余有所疑,愿因先生决之。’詹尹乃端策拂龟。”写志:写出了屈原的心志。《卜居》:詹尹问卜何事,屈原作了“将游大人以成名乎,宁正言不讳以危身乎”等正反鲜明的长篇陈词。

⑤感鹏(fú 伏)献辞:鹏,猫头鹰一类的鸟,古时迷信认为是不祥之鸟。《史记·屈原贾谊列传》载:贾谊为长沙王太傅三年,有鹏鸟飞入贾舍,止于坐隅。长沙低湿,贾自以为寿不得长,伤悼之,乃作《鹏鸟赋》以排遣。

韩 非^①

[原文]

丰狐隐穴^②,以文自残^③。

君子失时,白首抱关^④。

巧行居灾^⑤,伎辩召患^⑥。

哀矣韩生!竟死《说难》^⑦?

[校注]

①韩非:战国末期韩国公子,先秦法家集大成者,与李斯同师事荀卿。李斯自以为不如。曾建议韩王变法,不被采纳。后使秦国,李斯忌其才,将之入狱。令其自杀。尝作《孤愤》、《五蠹》、《内外储》、《说难》等篇,十余万言,即今传《韩非子》二十卷。事见《史记·老子韩非列传》。

②丰狐:大狐狸。隐穴:藏身于岩穴中。《庄子·山木》:“夫丰狐、文豹,栖于山林,伏于岩穴。”

③以文自残:丰狐、文豹因其漂亮的毛皮而给自己带来灾祸。文:花纹,指有花纹

的毛皮。此上下句喻韩非法治之理大备，辨析奸伪权诈也十分周详，因而反而给自己招来了祸害。

④抱关：守关，守门的小吏。《史记·魏公子列传》：魏国隐士侯嬴，年七十，家贫，为大梁夷门监者。

⑤巧行：机巧的行为。巧：美好。居灾：招来灾祸。

⑥伎：一作枝，一作披，非。今依李本。

⑦《说难》：《韩非子》中以此为篇名，专述游说之难，指出游说人君可能招致杀身之祸的六种情况。这句是说尽管韩非写了《说难》指出游说之人易遭祸患的种种情况，可是他自己却并没有避免像《说难》中所写的那样，终因游说于秦而死。

鲁二儒^①

[原文]

易代随时^②，迷变则愚^③。

介介若人^④，特为贞夫^⑤。

德不百年，污我诗书^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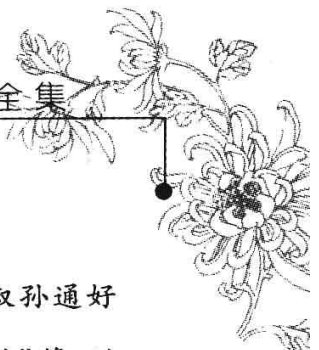
逝然不顾^⑦，被褐幽居^⑧！

[校注]

①鲁二儒：鲁地（今山东曲阜地区）的两位儒生。《史记·刘敬叔孙通列传》载：汉五年，已并天下。群臣争功，醉或妄呼，高祖（刘邦）患之。于是命叔孙通与诸儒定朝仪。叔孙征召鲁诸儒生三十余人，有两儒生不肯行，曰：“公所事者且十主，皆面谀以得亲贵。今天下初定，死者未葬，伤者未起，又欲起礼乐。礼乐所由起，积德百年而后可兴也。吾不忍为公所为。公所为不合古，吾不行。公往矣，无污我！”叔孙通笑曰：“若真鄙儒也，不知时变。”

②易代：李本及诸本作易代，逯本从《艺文类聚》作易大，今从前者。

③迷变则愚：迷于变迁而忘记节操也是愚蠢的。此上下句是针对叔孙通讯刺鲁二儒的话而发的。



④介介:耿直貌。若人:指鲁二儒。

⑤贞夫:品格高洁坚定的人。此将鲁二儒与叔孙通及诸儒比较而言。叔孙通好谀,原为秦博士,改从项梁、怀王、项羽,再降汉。定朝仪,“诸侍坐殿上皆伏抑首”等,刘邦云:“吾迺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于是封叔孙为太常,赐金五百斤。诸儒生均任郎官,赐金。诸生皆喜曰:“叔孙生诚圣人也,知当世之要务。”(《史记·刘敬叔孙通列传》)

⑥诗书:历史上相传的反映传统道德、历史、学术、生活的典籍。

⑦逝:同“誓”,决。《高士传》“鲁二征士”一章也记述叔孙通征鲁二儒之事,鲁二儒拒言后,文云“通不敢致而去”。

⑧被:穿。褐:粗布衣。

张长公^①

[原文]

远哉长公,萧然何事?

世路多端^②,皆为我异^③。

敛辔竭来^④,独养其志!

寝迹穷年^⑤,谁知斯意?

[校注]

①张长公:西汉人张挚,字长公。

②端:头绪。世路多歧:取《列子·说符篇》杨子悲歧路之意。

③皆为我异:都与我不同。为:与。《史记·张释之列传》、《老隐》:张长公“性公直,不能曲屈见容于当世”。

④敛辔:收起马缰绳。指归隐不再出仕。辔:马缰绳。竭来:去来。竭:去。此处指张长公官至大夫,辞归。

⑤寝迹:匿迹,隐居。穷年:直到离世。

[汇评]

渊明作《述史九章》，《夷齐》、《箕子》盖有感而云。去之五百余载，吾犹知其意也。
(宋苏轼《东坡题跋》卷一《书渊明述史章后》)

世人论渊明自永初以后，不称年号，祇称甲子，与思悦所论不同。观渊明《读史九章》，其间皆有深意，其尤章者，如《夷齐》、《箕子》、《鲁二儒》三篇。《夷齐》云：“天人革命，绝景穷居。”“贞风凌俗，爰感懦夫。”《箕子》云：“去乡之感，犹有迟迟；矧伊代谢，触物皆非。”《鲁二儒》云：“易代随时，迷变则愚，介介若人，特为正夫。”由是观之，则渊明委身穷巷，其黔娄之贫而不自悔者，岂非以耻事二姓而然邪？(宋葛立方《韵语阳秋》卷五)

(《箕子》)“触物皆非”四字写得凄然。

(《管鲍》)渊明方外之友，殆贤于管鲍者。

(《屈贾》)“如彼稷契，孰不愿之”，渊明岂忘世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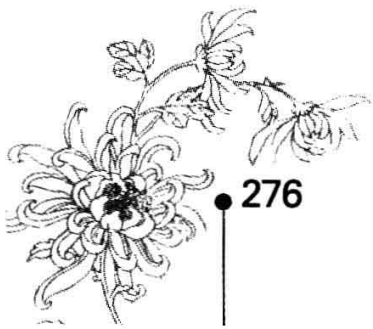
(《韩非》)此非惜韩非也，以见“白首抱关”之为高耳。

(《鲁二儒》)“特为贞夫”一语，其不满于时人也盖深。

(《张长公》)其以长公自况欤。(宋陈仁子《文选补遗》卷三十八)

《管鲍》章，此似借以讥白莲社中人。公不愿入社意，或出此。

《屈贾》篇，四句反起，作势特奇，与后《鲁二儒》起句同一机辅，妙在说得两边至理都尽。(清邱嘉穗《东山草堂陶诗笺》卷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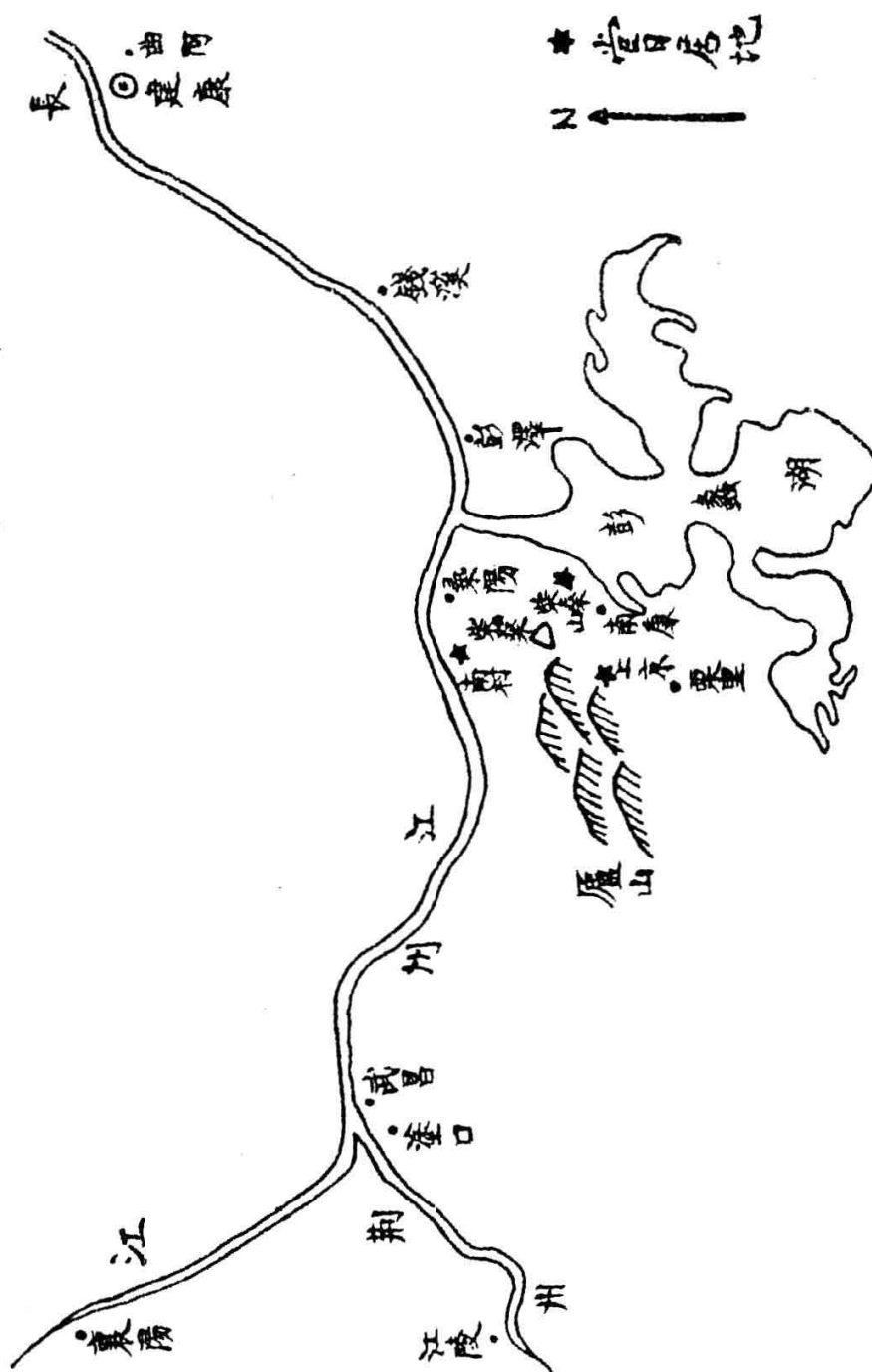
JUANQI
SHUJIWEN

卷七 疏祭文

4篇



陶淵明里居概圖



陶淵明里居概圖

与子俨等疏

[原文]

告俨、俟、份、佚、佟^①：

天地赋命，生必有死，自古圣贤，谁能独免？子夏有言^②：“死生有命，富贵在天。”四友之人^③，亲受音旨^④，发斯谈者，将非穷达不可妄求，寿夭永无外请故耶^⑤？

吾年过五十，少而穷苦，每以家弊，东西游走^⑥。性刚才拙，与物多忤，目量为己，必贻俗患。俛俛辞世^⑦，使汝等幼而饥寒。余尝感孺仲贤妻之言^⑧，败絮自拥，何惭儿子？此既一事矣^⑨。但恨邻靡二仲^⑩，室无莱妇^⑪，抱兹苦心，良独内愧。

少学琴书^⑫，偶爱闲静，开卷有得，便欣然忘食。见树木交荫，时鸟变声，亦复欢然有喜^⑬。常言：五六月中，北窗下卧，遇凉风暂至^⑭，自谓是羲皇上人^⑮。意浅识罕，谓斯言可保^⑯。日月遂往，机巧好疏，缅求在昔，眇然如何^⑰？

疾患以来，渐就衰损。亲旧不遗，每以药石见救，自恐大分将有限也^⑱。汝辈稚小家贫，每役柴水之劳，何时可免？念之在心，若何可言^⑲。然汝等虽不同生^⑳，当思四海皆兄弟之义^㉑。鲍叔、管仲，分财无猜^㉒；归生、伍举^㉓，班荆道旧^㉔，遂能以败为成^㉕，因丧立功^㉖。他人尚尔，况同父之人哉？颍川韩元长^㉗，汉末名士，身处卿佐，八十而终^㉘，兄弟同居，至于没齿。济北汜稚春^㉙，晋时操行人也，七世同财，家人无怨色^㉚。《诗》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㉛。”虽不能尔，至心尚之，汝其慎哉^㉜！吾复何言？

[题解]

本文约作于晋义熙十一年(415)，渊明五十一岁。

俨,陶俨,是渊明的长子。疏,文体的名称,是分析与说清道理。唐代公文名称,叫“奏疏”(简称“疏”),是臣属谏说政事的上书,是下对上。这里“疏”的取义与此同。

本文分四层:首句至“寿夭永无外清故耶”叙生死有常的道理;“吾年过五十”至“良独内愧”,叙隐贫而累及儿子;“少学琴书”至“眇然如何”,叙羲皇上人怀抱;“疾患以来”至尾,诫勉五子友爱互助。

历代评家都赞颂羲皇上人这一段,其洁净高雅情怀,适自然而极愉悦,诚是优秀文辞;此外,本文眷眷父子之情,殷殷诫愚友爱之心,读来感人肺腑,令人击节!

[校注]

①俨、俟(sì 寺)、份(bīn 彬)、佚(yì 译)、佟:渊明五子名,他们的小名依次是舒、宣、雍、端、通,呼名前均加“阿”,如阿舒。小名已见《责子》诗。

②能独:一作独能,今依李本。子夏:姓卜名商,子夏是字。擅长文学,通《诗》、《易》、《春秋》、《礼》,孔子歿,子夏居西河(今山西龙门)教授,为魏文侯师。

③四友之人:孟懿子问孔子:《尚书》上说敬四邻,何意?孔子答:四邻即四近,王者要敬重他们。周文王就有起四种作用的人,聚附、奔集、辅助、保卫。孟问:夫子亦有四邻?孔子答:吾有四友,颜回、子贡、子张、子路。(见《孔丛子·论书》)子夏也属四友一类的弟子,故云。四友:一作四方,今依曾本。

④音旨:要义。一作德音,今依曾本。指孔子教诲的意义核心。

⑤外请:份外期求。

⑥以:因。弊:贫乏。游走:远出奔波。

⑦贻(yí 宜):留。俗患:官场常见的祸害。僂(mǐn 敏)僂(miǎn 勉):同“黽勉”,努力。僂僂辞世:指黽勉自己顾全操守而辞官隐退。

⑧孺仲贤妻之言:孺仲,指东汉王霸,孺仲是其字,太原人,少有清节。王莽篡位,弃官还家;光武帝时连征召不至。郡友令狐子伯为楚相,使子车马奉书信至。相形之下,霸子蓬垢而不知礼,霸愧疚。其妻闻之,曰:“君少修清节,不顾荣禄。今子伯之贵孰与君之高?奈何忘宿志而惭儿女乎!”霸起身而笑,遂共终身隐居。(见《后汉书》之《逸民传》、《列女传》)

⑨败絮:破烂的棉絮,指破棉衣。拥:裹身。此句意为自己因为坚守洁操,虽贫无愧。何惭儿子:何惭儿子之不如。此:指败絮自拥与儿子蓬垢而不知礼。既:乃、是。





⑩靡:没有。二仲:指汉代求仲、羊仲。

⑪莱妇:老莱子的妻子。春秋时,楚国人老莱子避乱,隐耕于蒙山之阳。楚王闻其贤,亲往聘之,老莱子允。妻劝说:“可食以酒肉者,可随以鞭捶;可授以官禄者,可随以铁钺。今先生食人酒肉,受人官禄,为人所制也,能免于患乎?”于是,老莱子变更了主意,夫妻一起逃隐于江南。(事见《高士传》、《列女传》)

⑫少学:一作少好,今依曾本。

⑬欢然:一作欢乐,今依曾本。

⑭暂:短时,指风一阵间歇一阵地轻拂。

⑮羲(xī西)皇:伏羲氏、神农氏、黄帝为三皇。羲皇上人:伏羲氏之前的人。

⑯谓:以为。斯言:这话,指“五六月中”至“羲皇上人”所写的极为自适的生活。保:恃,保持下去。

⑰机巧:机心巧谋。好(hǎo郝):很、十分。疏:生疏,远。缅求:怀念并期求。缅求在昔:是指过去自谓羲皇上人那段时间的状况。眇:同“渺”,远。如何:奈何。

⑱大分(fèn忿):分,界限;大分,寿命。

⑲若何:如何。若何可言:意即有什么话可说呢?

⑳不同生:不是一母所生。长子俨为渊明前妻所生,后四子为续弦翟氏所生。不:一作曰,一作非,今依宋书。

㉑四海皆兄弟:《论语·颜渊》:“司马牛忧曰:‘人皆有兄弟,我独亡。’(亡,同‘无’)子夏曰:‘商闻之矣:死生有命,富贵在天。君子敬而无失,与人恭而行礼。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君子何患乎无兄弟也。’”

㉒猜:疑忌。管鲍分金事见《读史述九章》之《管鲍》章。

㉓归生、伍举:春秋时楚国人。归生,又名声子,楚国公孙、大夫。伍举,楚国大夫。两人友善。伍举娶于子牟,子牟有罪而逃亡,楚康王以为伍举送之,伍举惧而先奔郑,再奔晋。在郑郊与出使晋国的归生相遇。两人斑荆坐食,归生说定使伍举返楚而安全。归生返楚后,说服令尹子木,不要楚材晋用,对楚不利,子木同意,并增益伍举的爵禄,伍举终于回到楚国。(事见《左传·襄公二十六年》、《国语·楚语》)

㉔班:列、铺。荆:落叶灌木,此处指其枝条。

㉕以败为成:管仲辅齐公子纠逃于鲁,齐公子小白先回到齐都做了国君,鲁国派军队护送公子纠攻齐,被齐打败,鲁君受胁于齐而杀公子纠,囚管仲。管仲靠鲍叔的帮助回到齐国并任相,齐国大治,为五霸之一。

②⑥丧:失,指伍举惧祸逃晋。立功:指伍举回楚国后,致力于国政,后辅助公子围做了国君(楚灵王),并谏说灵王造章华台为靡费不当等。(见《左传·昭公元年》、《国语·楚语》)

②⑦韩元长:名融,字元长,东汉颍川舞阳(今河南舞阳西)人。其父韩韶,为豆官,民饥为盗,韶开仓赈济,有德名。元长不为章句学而能辨理,声名甚盛,五府并荐举,后官至太仆,年七十卒。(见《后汉书·韩韶列传》)

②⑧卿佐:汉代太仆为九卿之一,掌管皇帝车马。八十:陶本作八十,并注:惠氏栋后汉书补注谓彼处七当作八。从陶本。

②⑨汜(fàn 范)稚春:名毓,字稚春,西晋济北庐(今山东长清西南)人。少履高操,安贫著述,召仕不就。其家累世儒素,敦睦九族,到汜毓已七世,时人称其家“儿无常父,衣无常主”。(见《晋书·儒林传》)

③⑩色:一作辞,今依曾本。

③⑪高山、景行两句:见于《诗经·小雅·车辇》。辇:同辖车轮轴键。止:句尾助词。景行:大道。两句原意为:仰见高山,车行于大道。司马迁于《孔子世家》以此赞美孔子,两句乃生新义。

③⑫尔:如此。至心:至诚之心。尚:崇慕、企望。汝:此处作多数,你们。其:句中助词,无意义。

[汇评]

赵泉山曰:“吾年过五十,少而穷苦,每以家弊,东西游走。”当作年过三十。按靖节从此十一年间,自浔阳至建业再返,又至江陵再返,故云“东西游走”。及四十一岁,序其倦游,于《归去来》云:“心惮远役。”四十八岁《答庞参军》诗云:“我实幽居士,无复东西缘。”若年过五十,时投闲十年矣,尚何游宦之有?

又曰:或疑此疏规规遗训,似过为身后虑者,是大不然。且父子之道,天性也。何可废乎?靖节当易簪之际,犹不忘诏其子以人伦大义,欲表正风化,与夫索隐行怪,徒洁身而乱大伦者异矣。(宋李公焕《笺注陶渊明集》卷八引)

智哉,老莱之妻之言也!惟居乱世,固宜深隐避患。使值明时英辟,虽天下未宁,不应终老泉石。如兢兢坚守其癖,即云高蹈,孔父所嗤为匏瓜耳。(明张自烈辑《笺注陶渊明集》卷六)





与子一疏，乃陶公毕生实录，全副学问也。穷达寿夭，既一眼觑破，则触处任真，无非天机流行。末以善处兄弟劝勉，亦其至情不容已处。读之惟见真气盘旋纸上，不可作文字观。余雅有琴书之癖，四十解组，闭户建溪。每诵是篇，语语如意中所欲出，迥然相遇于寤寐间。但玩篇中所云“邻靡二仲，室无莱妇”四语，俗眼千古相同。古今多少高人，止为此关打言。陶公“内愧”二字，不肯作欺人语也如此。（清林云铭评注《古文析义》初编卷四）

《与子俨等疏》“开卷有得”二句，与古为徒也。“见树木交荫，时鸟变声，亦复欢然有喜”，与天为徒也。“自谓是羲皇上人”，渊明平生自期待者如此。统观渊明性情，大约介狂狷之间，而其笃信好学，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无道则隐，直是圣贤之学。特以饮酒躬耕，自晦其道，盖所谓箕子之明夷也，岂可以诗人目之！（清方宗诚《陶诗真诠》）

清古肫至，邈然如见天际真人。唐人多宦情，宋人多理障，无复有此远怀真面矣。

（“病患以来……何时可免”）淡不可收之音，恰如《挂枝儿》声声打入人心坎，每一玩诵，辄觉夜气油然自生，真素心之言也。（清毛庆蕃评选《古文学余》卷二十六）

郑文焯曰：此当与夫康成公诚子文参观，敬诵数过，赋性高文，可以传老。李公焕谓为临终戒子遗训，未免迂缪耳。又有“大分有限”，即承上文“渐就衰损”句意，非谓疾之大渐，沾沾虑及身后也。《宋书·隐逸传》所云与子书以言其志，并为训戒，斯语得之。（时案：《与子俨等疏》一篇，目为陶公遗训，不始于元李公焕，唐人已有此说。《太平御览》卷五百九十三引为《陶渊明遗戒》，然细味文义，即知其非，仍以大鹤说为是。）（清郑文焯批、日本桥川时雄校补《陶集郑批录》）

祭程氏妹文

[原文]

维晋义熙三年，五月甲辰^①，程氏妹服制再周^②，渊明以少牢之奠，俛而酹之^③。呜呼哀哉！

寒往暑来，日月寢疏^④，梁尘委积，庭草荒芜。寥寥空室，哀哀遗孤，肴觴虚奠^⑤，人逝焉如！

谁无兄弟^⑥，人亦同生，嗟我与尔，特百常情^⑦。慈妣早世，时尚孺婴^⑧，我年二六，尔才九龄。爰从靡识，抚髻相成^⑨。

咨尔令妹^⑩，有德有操。靖恭鲜言^⑪，闻善则乐。能正能和，惟友惟孝^⑫。行止中闺，可象可效^⑬。我闻为善，庆自己蹈^⑭。彼苍何偏^⑮，而不斯报！

昔在江陵，重罹天罚，兄弟索居^⑯，乖隔楚越^⑰。伊我与尔，百哀是切。黯黯高云，萧萧冬月，白雪掩晨^⑱，长风悲节。感惟崩号，兴言泣血^⑲。

寻念平昔，触事未远^⑳，书疏犹存，遗孤满眼^㉑。如何一往，终天不返！寂寂高堂，何时复践？藐藐孤女，曷依曷恃^㉒？茕茕游魂，谁主谁祀^㉓？

奈何程妹，于此永已！死如有知，相见蒿里^㉔。呜呼哀哉！

[题解]

此文作于晋义熙三年(407)，渊明四十三岁。

程氏妹，陶渊明庶母所生，小渊明三岁。因嫁给程家，故称。父、庶母早逝，兄妹自幼互相关爱。自渊明生母去世，兄妹各处一方，相依慰藉。

文分七层：首五句叙祭时、被祭者、祭者；下至“人逝焉如”，叙妹死后悲凉景象；下至“抚髻相成”，叙兄妹情深；下至“而不斯报”，叙妹德范；下至“兴言泣血”，叙兄妹再失慈亲；下至“谁主谁祀”，叙妹死后遗物、遗事、遗孤；尾五句致哀痛。祭文浸透哀痛，兄妹之情、怀母之思，摧人泪下。

本篇祭文用四言韵文写成。这是常规形式，但亦可用散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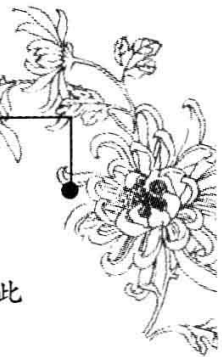
[校注]

①维：句首助词。晋义熙三年：即公元407年。义熙是晋安帝司马德宗的年号。甲辰：古人用干支纪日，甲辰是该年五月初六。

②服制：服丧的礼制。再周：两个周期。已嫁姊妹，按服制应为九个月。义熙三年五月距程氏妹之死约十八个月，所以说服制再周。

③少牢：古代称祭祀用的豕和羊。奠：用祭品向死者致祭。酹(lèi)：洒酒于地表示祭奠。酹：一作裸，今依曾本。





④寢(jǐn)疏:渐远。寢:同“浸”,逐渐。疏:远。

⑤哀哀:一作哀哉,今依曾本。肴(yáo 烧):熟鱼肉之类。觴:原为饮酒器,此指酒。

⑥兄弟:古代以“兄弟”概称兄弟姊妹,姊可称女兄,妹可称女弟。

⑦百:百倍。常情:指一般的兄妹之情。百:一作迫,今依曾本。

⑧妣:父死曰考,母死曰妣。此指程氏妹之生母,渊明之庶母。世:下世之略词。下世,去世。孺:幼童。婴:怀中小儿。两词用以比指。

⑨靡识:无知。髻(tiáo 条):古代儿童垂发。髻:一作髻,今依曾本。

⑩尔:一作余,今依曾本。

⑪靖(jìng 静):安静。恭:谨而有礼。鲜:少。一作斯,今依曾本。

⑫惟:一作为,今依曾本。

⑬行止:动与静,指程氏妹的行为举止。闺:女子起居的内室。象:法、楷模。效:仿。

⑭庆:福。自:由。己:本人。蹈:履。

⑮彼苍:指天。《诗经·秦风·黄鸟》:“彼苍者天,歼我良人。”后乃以“彼苍”,为天之代称。

⑯昔在江陵:隆安五年(401),渊明三十七岁,七月销假还江陵任署。重(chóng 虫):再一次。罹(lí):蒙受。天罚:上天的惩罚。指这年冬天,渊明生母卒。因父、庶母早故,现生母又故,所以用“重”。兄弟:指兄妹。索居:散居。

⑰乖:相离。楚越:楚指今湖北湖南一带,越指今浙江一带。《庄子·德充符》:“自其异者视之,肝胆楚越也。”此处用词出于《庄子》,但非实指楚地与越地,而是代说居于两地。

⑱白雪:一作白云,今依曾本。

⑲节:节令。感:指感悲。崩:山坏,形容悲恸之剧烈。号:号哭。兴:起,指举哀。言:句中助词。泣血:血出无声,以此形容咽泣之。

⑳触:一作伤,今依曾本。

㉑满眼:在眼前,一睁开眼就看见。

㉒藐藐:幼小的样子。曷:同“何”。依、恃:都是依靠的意思。失父为失怙,失母为失恃。《诗经·小雅·寥莪》:“无父何怙,无母何恃。”

㉓茕茕(qióng):孤独的样子。游:一作孤,今依曾本。主:掌管,指祭祀之事。

祀:祭。

②永已:永远完了。蒿里:是死者魂魄所归之处,即指墓地。古乐府有丧歌《蒿里行》。

祭从弟敬远文

[原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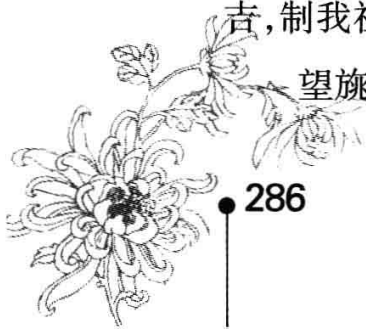
岁在辛亥,月惟仲秋,旬有九日^①,从弟敬远,卜辰云窆,永宁后土^②。感平生之游处,悲一往之不返,情恻恻以摧心,泪愍愍而盈眼^③。乃以园果时醪,祖其将行^④。呜呼哀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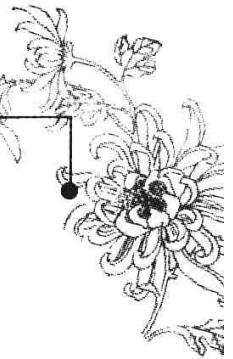
於铎吾弟,有操有概,孝发幼龄,友自天爱^⑤。少思寡欲,靡执靡介,后已先人,临财思惠^⑥。心遗得失,情不依世。其色能温,其言则厉,乐胜朋高,好是文艺^⑦。遥遥帝乡,爰感奇心,绝粒委务^⑧,考槃山阴^⑨。淙淙悬溜^⑩,暧暧荒林,晨采上药,夕闲素琴^⑪。曰“仁者寿”,窃独信之,如何斯言,徒能见欺^⑫。年甫过立,奄与世辞^⑬,长归蒿里,邈无还期。

惟我与尔,匪但亲友^⑭,父则同生,母则从母^⑮。相及韶龀,并罹偏咎^⑯。斯情实深,斯爱实厚!念畴昔日,同房之欢,冬无缊褐,夏渴瓢箪,相将以道,相开以颜^⑰。岂不多乏,忽忘饥寒。余尝学仕,缠绵人事,流浪无成^⑱,惧负素志。敛策归来,尔知我意,常愿携手,置彼众议^⑲。每忆有秋^⑳,我将其刈,与汝偕行,舫舟同济^㉑,三宿水滨,乐饮川界。静月澄高,温风始逝。抚杯而言,物久人脆^㉒。奈何吾弟,先我离世!

事不可寻,思亦何极,日徂月流,寒暑代息。死生异方,存亡有域,候晨永归,指涂载陟^㉓。呱呱遗稚,未能正言,哀哀嫠人,礼仪孔闲^㉔。庭树如故,斋宇廓然^㉕。孰云敬远,何时复还?余惟人斯,昧兹近情^㉖。蓍龟有吉,制我祖行^㉗!

望旄翩翩^㉘,执笔涕盈。神其有知,昭余中诚^㉙。呜呼哀哉!





[题解]

这篇祭文作于晋义熙七年(411)八月,陶渊明四十七岁。

从弟,即堂弟。敬远小渊明十六岁,死年仅三十一岁。两人之父是兄弟,两人之母是姐妹(陶本注:《豫章书》:孟嘉以二女妻陶侃子茂之二子,一生渊明,一生敬远),这种血缘关系使他俩情胜手足,加之两人幼并丧父,一房生活,长大后又志趣相投,现在敬远溘然早逝,岂不令渊明恻怆万分!

这篇祭文写于送葬前夕。文分五层:首句至“祖其将行。呜呼哀哉”,点明叙祭时间、被祭者、祭者;下至“邈无还期”,叙敬远品德、爱好、洁行,并哀其早逝;下至“先我离世”,叙两人自幼相依相勉,及秋收往事;下至“制我祖行”,叙即将安葬、悲遗妻稚;下至尾句,致以哀痛。祭文俱以事寓情,体现了渊明之真朴本色。

[校注]

①辛亥:干支纪年,辛亥岁,即义熙七年(411)。惟:句中助词。仲秋:八月。旬有九日:一旬再有九日,一旬十天,加起来十九天,即八月十九日。

②卜辰:占卜择日。辰:指时或日,此处指日。云:句中助词。窆(biǎn 匾):埋葬。后土:地下,后同“厚”。一作右土,一作吉土,非,今依曾本。

③以:一作而。悠悠:一作悠悠,今依曾本。

④时醪(láo 牢):刚酿成的酒。祖:送行时祭路神,并饯行者。这里指送敬远灵柩安葬。

⑤於(wū 乌)铄(shuò 朔):赞美的感叹词。弟:一作子,今依曾本。铄:美、光明。概:节概。友:指对兄弟友爱。天爱:出自天性(本性)的爱。

⑥少:自小时起。靡:不。执:固执。介:僻。惠:惠及他人,将好处分给别人。

⑦遗:忘、不计较。不依世:不随俗浮沉。色:面容态度。厉:严于事理。乐:乐于接近。胜:指胜友,才俊异常的友人。朋:结友。高:指道德学问高超者。好:爱好。文:指诗词文章。艺:指琴棋书画。

⑧帝乡:天帝所在的仙国。绝粒:不食米谷,道教称为“辟谷”,认为唯此才可脱凡胎,修炼成仙。委:弃。务:家庭琐事。

⑨考槃(pán 盘):考,敲。槃:同“盘”。《诗经·卫风·考槃》:“考槃在涧,硕人之

宽。”考槃是敲着盘子唱歌,《考槃》是写隐士的诗。此处用以指敬远隐居。山阴:山之阴,山的北面。此处山阴系指山林深处。

⑩淙(cóng 丛)淙:流水声。悬溜:山泉。

⑪上药:升举成仙之药。闲:闲而拨弄。素:淡雅。

⑫能:乃。《管子·修权》:“二者不失,则民能可得而官也。”官:管。见欺:被欺,意谓所言不实。

⑬甫:刚刚。立:而立之年。《论语·为政》:“三十而立”。年甫过立,即三十一岁。奄:忽然,突然。

⑭匪但:不但。但:一作且,一作偶,非,今依曾本。

⑮父则同生:两人的父亲都是陶茂之子。母则从母:各人的母亲是对方的姨母。从母:姨母。两人的母亲都是孟嘉之女。

⑯韶(tiáo 条)龀(chèn 趁):指童年。李本、逯本作韶齿,苏写本作龀齿,陶本作韶龀。从陶本。韶、龀:意思都是毁齿,指儿童乳齿脱落长出恒齿。《韩诗外传》:“男子八月生齿,八岁而韶齿;女子七月生齿,七岁而龀齿。”咎(jiù 旧):凶、祸。偏咎:偏丧,指丧父。

⑰相将:相扶、相携。道:指以儒学为主,各家学说为辅的做人根本道理。开:悦。

⑱仕:做官。学仕:入仕途,从而习之,故云。缠绵:纠缠不绝。人事:指官场中应酬来往。流浪:羁旅奔波,指赴江陵、建康、丹阳、彭泽等地。

⑲斂策:收起马鞭,指弃官。众议:世俗的议论。议:一作意,今依陶本。渊明弃官归耕,当时颇受众多不理解者的非议。

⑳有秋:秋收。刈(yì 义):割,此处指收割庄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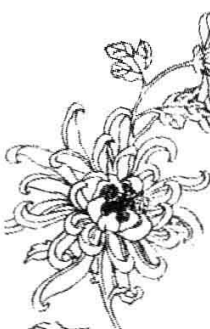
㉑舫舟:一作汎舟,今依曾本。

㉒脆:弱,指生命不长。“每忆有秋”以下至此,写敬远帮渊明收割往事,该田地可能在下溪,渊明五十二岁时仍往收割。

㉓晨:早晨,指八月十九日早晨。永归:指安息于地下,即前云“永宁后土”。涂:同“途”,指出殡之路。载:句中助词。陟:登、升。陟是送柩上路入土,并含祝魂上天之意。

㉔呱呱:婴儿哭声。正言:学会讲话。嫠(lí 离)人:寡妇。孔:十分、很。闲:同“娴”,熟知。

㉕斋:戒洁。宇:屋舍。廓然:空荡荡的样子。





②⑥昧(mèi 妹):蒙、遮蔽,转为“忘记”的意思。近情:浅近的实情,指死者去后不可能再回还。

②⑦蓍(shī 施):蓍草,占卦用之。龟:龟甲,卜占用之。有吉:已指明了安葬之吉日,即八月十九日。制:制定,筹划并做好准备工作的意思。

②⑧旒(zhào 兆):旗名,上绣龟蛇,辟邪。此处指出殓时,在棺柩前引路的丧旗。此句预想明日之出殓情景。

②⑨神:神魂,指敬远之灵。其:如。昭:明。中:心。

自 祭 文

[原文]

岁惟丁卯,律中无射^①。天寒夜长,风气萧索,鸿雁于征,草木黄落^②。陶子将辞逆旅之馆^③。永归于本宅。故人凄其相悲,同祖行于今夕^④。羞以嘉蔬^⑤,荐以清酌^⑥。候颜已冥,聆音愈漠^⑦。呜呼哀哉!

茫茫大块^⑧,悠悠高旻,是生万物,余得为人。自余为人,逢运之贫,箪瓢屡罄,絺绌冬陈^⑨。含欢谷汲,行歌负薪,翳翳柴门,事我宵晨^⑩,春秋代谢,有务中园,载耘载耔,乃育乃繁^⑪。欣以素牍,和以七弦^⑫。冬曝其日,夏濯其泉。勤靡余劳,心有常闲。乐天委分,以至百年^⑬。

惟此百年,夫人爱之,惧彼无成,惕日惜时^⑭。存为世珍,歿亦见思^⑮。嗟我独迈,曾是异兹^⑯。宠非己荣,涅岂吾缁^⑰? 粹兀穷庐,酣饮赋诗^⑱。识运知命,畴能罔眷^⑲。余今斯化,可以无恨。寿涉百龄,身慕肥遁,从老得终,奚所复恋^⑳!

寒暑逾迈,亡既异存,外姻晨来,良友宵奔,葬之中野^㉑,以安其魂。窆窀我行,萧萧墓门,奢耻宋臣,俭笑王孙^㉒,廓兮已灭,慨焉已遐^㉓,不封不树^㉔,日月遂过。匪贵前誉,孰重后歌? 人生实难,死如之何^㉕?

呜呼哀哉!

[题解]

本文作于南朝宋元嘉四年(427),渊明六十三岁。

祭文九月作,十一月逝世,此乃诗人之绝笔。渊明的人生观、生死观于此最集中地表现出来。他胸怀旷达,躬耕隐居,贫贱不移,惜时珍年,于此得最后印证。

祭文一般是生者祭死者之作,但这篇祭文却是生者为自己死后所准备的。它饱含了庄重悲沉情调,抒发了作者同黑暗世俗绝不同流合污的节操,因而成为千古流传的杰作。

[校注]

①律:律吕,律是总称。古人定十二律,以十二律管奏出,作为十二阶标准音。古人又认为大自然的音响与一年四季的气温、气流密切相关,乃将十二律与十二月相配,并以律代指月份。中(zhòng 众):合。无射(yì 义):十二律名之一,代指农历九月。《礼记·月令》:季秋之月,“其音商,律中无射”。

②鸿雁于征,草木黄落:此二句,多异文,今依曾本。于:句中助词,无义。征:远飞,大雁秋寒而南飞。风气:一作凉气,今依曾本。

③陶子:渊明自称。逆旅之馆:指世间,世间如人生寓宿之客舍。逆:迎。

④同:大家一起,指家属亲友。祖行:送行时祭路神,并饯行者。

⑤羞:进、供。嘉蔬:稻,“嘉蔬”为祭祀用稻之专称。《礼记·曲礼》:“稻曰嘉蔬”,注:“蔬与疏同,立苗疏,则茂盛;嘉,美也。”

⑥荐:进、供。清酌:祭时用的清酒。《礼记·曲礼》:“酒曰清酌。”

⑦候:目望。冥:昏暗。漠:低微。此上下句为拟想自己死时情状,《拟挽歌辞》:“欲语口无音,欲视眼无光”,可参证。

⑧大块:大地。《庄子·齐物论》:“夫大块噫气,其名为风。”

⑨运:指家运。罄(qìng 庆):空。绋(chī 痴):细葛布。细(xì 细):粗葛布。《诗经·周南·葛覃》:“为绋为细。”葛布衣为夏天穿。陈:设、列,此处意为穿。

⑩事:作动词,从事、做。事我:做本分的事。宵晨:两词位置互换,晨宵,从早到晚。

⑪务:农务。中国:园中,指园田。载:又。耘:除草。耔(zǐ 子):培土。乃:语助



词。育：使植物生长。繁：使植物成果滋多。

⑫素：写书之精绢。牍(dú)：书版、木简。两字合指书籍。七弦：琴，琴有七弦。

⑬靡：无。余：剩。劳：勤。常：恒久。闲：自在闲适。委分：委随本分。百年：终身。以至：一作以慰，今依曾本。

⑭惟：句首助词。夫：句首助词。人：有的人。彼：代指人的一生。无成：没有成就。渴：贪。一作渴，今依曾本。

⑮存为世珍：生前被世人所尊重。存：指在世之时。歿：死。见思：被思念。

⑯嗟我独迈：感叹自己独行其是。迈：行。曾：乃，竟。兹：这，指众人的处世态度。

⑰宠非己荣：不以受到宠爱为荣耀。涅(niè)岂吾缁(zī)：污浊的社会岂能把我染黑。涅：黑色染料。缁：黑色，这里用作动词，变黑。《论语·阳货》：“不曰白乎。涅而不缁。”

⑱粹(zuó)兀：挺拔突出的样子，这里形容意气高傲的样子。饮：一作歌，今依曾本。

⑲畴：语助词，无意义。罔：无。眷：眷念，留恋，指人世。

⑳肥遁：指退隐。《周易·遁卦》：“上九，肥遁，无不利。”肥：宽裕自得。遁：退避。从老得终：谓以年老而得善终。奚：何。从：一作以，今依曾本。

㉑逾迈：进行。亡：死。异：不同于。存：生，活着。外姻：指母族或妻族的亲戚。这里泛指亲戚。奔：指前来奔丧。之：作者自指。中野：荒野之中。

㉒窅窅(yǎo)：隐晦的样子。萧萧：风声。奢耻宋臣：以宋国桓魋(tuí)那样奢侈的墓葬而感到羞耻。宋臣：《孔子家语》说，孔子在宋国时，宋国的司马(官职)桓魋为自己造石椁，三年不成，工匠皆病，孔子以为过于奢侈了。俭笑王孙：以汉代的杨王孙过于简陋的墓葬而感到可笑。《汉书·杨王孙传》载：杨王孙临死前嘱咐子女：“死则布囊盛尸，入地七尺，既下，从足引脱其囊，以身亲土。”

㉓廓：空阔，指墓地。灭：指人已死去。遐：远，死者远逝。一作多，今依曾本。

㉔不封：不垒高坟。不树：不在墓边植树。《礼记·王制》：“庶人县封，葬不为雨止，不封不树。”作者自视为庶人。

㉕匪：同“非”。前誉：生前的美誉。孰：谁。后歌：死后的歌颂。如之何：如何，怎样。之：语助词。

[汇评]

东坡曰：读渊明《自祭文》，出妙语于纡息之余，岂涉死生之流哉！（元陈秀明编

《东坡文谈录》)

此文乃靖节之绝笔也。(宋李公焕《笺注陶渊明集》卷八)

(“勤靡”二句)《朱子语录》:“晋、宋间诗多闲淡,杜工部等常忙了。”陶云“身有余劳,心有常闲”,乃《礼记》身劳而心闲则为之也。(明何孟春注《陶靖节集》卷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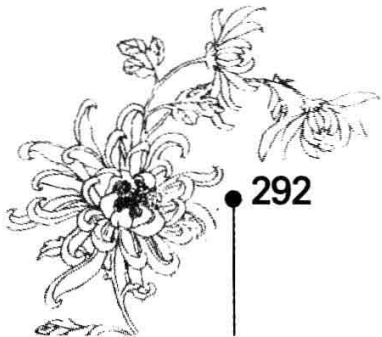
今人畏死恋生,一临患难,虽义当捐躯,必希苟免,且有纆息将绝,眷眷妻孥田舍,若弗能割者。嗟乎,何其愚哉!渊明非止脱去世情,直能认取故我,如“奚所复恋”、“可以无恨”,此语非渊明不能道。(明张自烈辑《笺注陶渊明集》卷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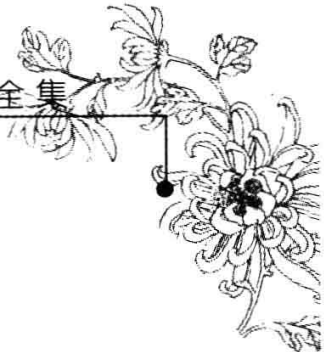
祁宽曰:昔人自作祭文、挽诗者多矣,或寄意骋词,成于暇日。靖节绝笔二篇,盖出于属纆之际,辞情俱达。其于昼夜之道,了然如此。(清钟秀编《陶靖节纪事诗品》卷一《洒落》引)

郑文焯曰:李注迂滞。晋人固多纆息,如庾晞、桓伊辈,且好为挽歌。山松每出游,轨令左右作挽歌,不必靖节《自祭文》出于纆息。

又曰:曾端伯云秦少游将亡,效渊明自作哀挽。是知以《自祭文》为先生绝笔者有旧已。贤者知死之生,知亡之存,固不须垂绝之言以自明也。(陶公《挽歌诗》及《自祭文》,洵当时风尚而作耳)诗有“严霜九月中”句,与文中“律中无射”相符。又文中丁卯,与公卒年(元嘉四年)相合,是以谓之靖节绝笔。又谓公卒于九月,近泥。陶公本性嫌无病呻吟,而其作莫不有物,乃自感觉身体之衰微,如西山残日,秋圃荒枝,藉《挽歌》、《自祭》之文以叙其人生观,偶尔此事属公之卒年耳。公之遗占,则见颜氏诔,大鹤颇得其原意。

又曰:考元嘉四年确为丁卯,《宋》、《晋》、《南史》各传并云公卒于是年,顾未纪九月。后人因此文有“律中无射”,其似《挽歌》又有“严霜九月中”句,遂谓卒于杪秋。(郑文焯批、日本桥川时雄校补《陶集郑批录》)





附录

陶渊明年表

时间	有关大事记略	传主简况
晋哀帝兴宁三年乙丑(365)	前秦慕容氏攻晋,东晋尽失河南诸地,失洛阳。 哀帝崩,司马奕即皇帝位(后谥“废”)。	一岁。生于柴桑(今江西九江星子县)。具体生地可能是上京里(或栗里)。无确考。
晋海西公司马奕太和元年丙寅(366)	五月,司马勋败死。 十二月,陇西李俨自立。南阳赵亿叛附慕容恪。	二岁。在故乡随父母生活。
晋太和二年丁卯(367)	五月,燕太宰慕容恪死。苻坚分匈奴曹谷部为二,号东西曹。 十月,秦苻氏内讧。	三岁。在家随父母生活。开始识字。
晋太和三年戊辰(368)	晋与前秦、前燕、代诸国,连年均有战事。 程氏妹生。((《祭程氏妹文》))	四岁。同上。
晋太和四年己巳(369)	四月,桓温北伐慕容暕。 十一月,慕容垂奔于苻坚。 十二月,王猛攻洛阳。	五岁。始习六经。
晋太和五年庚午(370)	四月,苻坚派王猛攻慕容暕。 八月,广汉人李弘起事,称“圣王”,年号凤凰。 十一月,苻坚入邺,俘慕容暕。是岁,仇池杨氏内讧。	六岁。同上。
晋简文帝咸安元年辛未(371)	桓温废晋废帝司马奕为东海王,立司马昱为简文帝。	七岁。同上。
晋咸安二年壬申(372)	简文帝司马昱死,司马曜立为孝武帝。 父丧。	八岁。初露头角。

时间	有关大事记略	传主简况
晋孝武帝宁康元年癸酉(373)	晋梁、益二州为前秦攻占。 是年,桓温死。	九岁。同上。
晋宁康二年甲戌(374)	五月,蜀人张育起事,称蜀王,建元黑龙。 十一月,晋破苻坚兵于垫口。	十岁。同上。
晋宁康三年乙亥(375)	七月,王猛死。 十月,苻坚禁老庄、图讖之学,犯者弃市。	十一岁。同上。
晋孝武帝太元元年丙子(376)	苻坚灭前凉。 晋废除度田税制度,改为口税。 庶母死。	十二岁。同上。
晋太和二年丁丑(377)	春,高句丽、新罗、西南夷皆遣使献于苻坚。	十三岁。同上。
晋太元三年戊寅(378)	晋筑新宫,帝移居会稽王邸。	十四岁。同上。
晋太元四年己卯(379)	苻坚南犯,沿淮郡县多沦陷,谢玄等连破之于三阿、盱眙、淮阴,又大破之于临川。	十五岁。同上。
晋太元五年庚辰(380)	三月,苻洛据和龙称秦王,苻坚派吕光击之。 十月,九真太守李逊据交州自立。	十六岁。在浔阳紫桑上京里家中饱览经、史、子、集。
晋太元六年辛巳(381)	慧远来庐山讲佛学。 晋孝武帝不务国事,倡尊佛教。 从弟敬远约生于是年。	十七岁。同上。
晋太元七年壬午(382)	三月,林邑奉献。 九月,东夷五国奉献。 苻坚派吕光将兵十五万略西域。	十八岁。同上。

时间	有关大事记略	传主简况
晋太元八年癸未(383)	东晋与前秦淝水之战。八月秦军入侵,九月大破秦前军。	十九岁。诗文有名。
晋太元九年甲申(384)	<p>后秦姚萇白雀元年。桓冲死。桓冲,字幼子。</p> <p>此后北方:慕容垂建后燕,姚萇建后秦,慕容冲建西燕,拓跋珪建北魏,吕光建后凉。战乱不已。谢安以谢玄、刘牢之率部开拓中原。后,玄还镇淮阴。</p> <p>陶渊明家庭破落,遭灾时乱而无所为,家庭经济拮据。</p>	二十岁。同上。
晋太元十年乙酉(385)	<p>外有战事,朝纲无饬。国子学生放火焚学舍。</p> <p>五月,大水,饥荒。</p> <p>八月,谢安死。</p>	二十一岁。作《乞食》诗,小有名气。
晋太元十一年丙戌(386)	<p>正月,拓跋珪即代王位,建元登国。燕王慕容垂称帝。</p> <p>二月,燕改元建兴。</p> <p>十月,吕光改元大安。</p>	二十二岁。名气日大。
晋太元十二年丁亥(387)	<p>是年,吕光西平太守康宁自立,称匈奴王。</p> <p>是岁,凉州大乱,人相食。</p>	二十三岁。同上。
晋太元十三年戊子(388)	<p>二月,丁零翟辽称魏天王,建元建光。</p> <p>六月,乞伏国仁死,弟乾归即王位,改元太初。</p> <p>九月,乞伏乾归迁都金城。</p>	二十四岁。同上。
晋太元十四年己丑(389)	<p>四月,吐谷浑遣使献于乞伏乾归。</p> <p>七月,冯翔部挝起兵附于苻登,讨姚萇。</p>	二十五岁。同上。

时间	有关大事记略	传主简况
晋太元十五年 庚寅(390)	孝武帝以司马道子骄横,用王恭为兖、青二州刺史,欲以其钳制司马道子。 豫章太守范宁继范宣之后倡经学,江州人士深受影响。	二十六岁。同上。
晋太元十六年 辛卯(391)	晋孝武帝不理朝政,溺于酒色,崇佛奢费。司马道子专政,贿赂公行,赏滥刑乱。江州刺史王凝之崇佛信道,主持庐山翻译佛经。	二十七岁。作《闲情赋并序》。业已成名。
晋太元十七年 壬辰(392)	桓玄居江陵,殷仲堪敬而畏之。改封琅玕王司马道子为会稽王。	二十八岁。
晋太元十八年 癸巳(393)	前秦苻崇称秦王,后秦主姚萇死,子姚兴将大将军。 始出仕,为江州祭酒,不久辞归。后召主簿,不就。 长子俨出生,一岁。	二十九岁。作《命子诗》。
晋太元十九年 甲午(394)	后秦姚兴即帝位,杀苻登,前秦亡。 本年丧妻,继娶翟氏。	三十岁。
晋太元二十年 乙未(395)	晋孝武帝与司马道子矛盾加深,朋党竞起。 次子俟生,一岁。长子俨三岁。	三十一岁。夫唱妇随,和谐美好。
晋太元二十一年 丙申(396)	九月,孝武帝被杀,子司马德宗立,为晋安帝。安帝白痴,不辨寒暑饥饱。会稽王司马道子与王国宝同掌朝政。 三子份、四子佚生,一岁。	三十二岁。同上。
晋安帝隆安元 年丁酉(397)	七月,王恭、殷冲堪讨王国宝,反对司马道子专权。司马道子惧,杀王国宝,王恭乃罢兵。晋内乱始。	三十三岁。同上。

时间	有关大事记略	传主简况
晋隆安二年戊戌(398)	<p>桓玄自任荆州刺史,王恭、殷仲堪再起兵,号为讨谯王司马尚之、王愉等。殷仲堪用杨佺期、桓玄统兵,进逼京师,王恭先锋刘牢之叛,王恭死。刘牢之代兖州刺史。</p> <p>是年前后,渊明因家贫又赴任,时正在任上。</p>	三十四岁。同上。
晋隆安三年己亥(399)	<p>十月,孙恩起义,占领浙东八郡。刘牢之、刘裕率军镇压,恩退入海岛。</p> <p>桓玄自领荆、江二州刺史。</p>	三十五岁。同上。
晋隆安四年庚子(400)	<p>春,诏任桓玄都督七州军事、荆州及江州刺史。渊明参加州府任职。奉命使建康后还。</p>	三十六岁。作《庚子岁五月中从都还阻风于规林》二首。
晋隆安五年辛丑(401)	<p>孙恩部转移攻丹徒,逼京师。刘牢之、刘裕还卫,恩退。诏以刘裕为下邳太守。桓玄壮大,元显大治水军,谋讨玄。</p> <p>七月,销假还江陵。</p> <p>五子佟生,一岁。</p>	<p>三十七岁。正月初五,与邻友同游斜川,作《游斜川并序》。</p> <p>七月,作《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塗口》。</p>
晋安帝元兴元年壬寅(402)	<p>晋下诏讨桓玄,司马元显为征讨大都督,刘牢之为先锋。二月,桓玄举兵东下,刘牢之倒戈,桓玄攻陷京师,自为侍中、丞相、录尚书事。又自称太尉,总揽朝政,改元大亨,桓石生以前将军为江州刺史。</p> <p>七月,慧远与庐山僧人并江南名士百二十三人建斋立誓,刘遣民作《誓愿》文,共朝西方,往生净土。立白莲社。</p>	<p>三十八岁。作《晋故征西大将军长史孟府君传》、《止酒》,又作《和郭主簿二首》。</p>

时间	有关大事记略	传主简况
晋元兴二年癸卯(403)	<p>八月,桓玄自称相国、楚王。十二月三日,桓玄篡晋,称楚,改元永始,贬晋安帝为平固王,迁之寻阳。</p> <p>是年冬,刘遗民弃官隐于庐山之西林。</p>	<p>三十九岁。作《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二首》、《劝农六章》、《癸卯岁十二月中作与从弟敬远》。</p>
晋元兴三年甲辰(404)	<p>二月,刘裕、刘毅、何无忌等于京口举义兵讨桓玄,三月攻克京师,桓玄挟安帝西走江陵,刘毅、何无忌等进破桓军于峥嵘洲(今湖北省鄂城县东),桓玄西逃入蜀,为益州兵所杀。桓振又破江陵,晋安帝陷入桓振掌中。</p> <p>是年夏末,陶渊明被刘裕召为镇军参军,秋曾赴京口,有感而作诗。约本年底或次年初,回江州,为刘敬宣建威参军,三月辞官归家。</p>	<p>四十岁。作《停云》、《时运》、《荣木》、《连雨独饮》、《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和胡西曹示顾贼曹》。</p>
晋安帝义熙元年乙巳(405)	<p>三月,晋安帝复位,改元义熙,刘敬宣上表辞职,后调为宣城内史。刘裕为车骑将军;四月,镇京口。</p> <p>三月,为刘敬宣使都,本月,辞官。八月,为彭泽令。十一月弃官归故里。是时,程氏妹卒于武昌。</p>	<p>四十一岁。作《赠长沙公四章》、《乙巳岁三月为建威参军使都经钱溪》、《归去来兮辞》(十一月作)。</p>
晋义熙二年丙午(406)	<p>十月,尚书论建义功,奏封刘裕豫章郡公,刘毅南平郡公,何无忌安成郡公,等。十二月,以何无忌为都督八郡军事、江州刺史。</p> <p>彭泽令第四次辞归,也是最末一次辞归。自此渊明决心躬耕以自资,不再涉足官场。为便于田间耕作管理,渊明于本年年初自上京里家移居园田居(即怀古田舍)。</p>	<p>四十二岁。作《归园田居》五首、《归鸟》、《酬丁柴桑》、《命子》等。</p>



时间	有关大事记略	传主简况
晋义熙三年丁未(407)	刘裕杀殷仲文等,刘裕遣刘敬宣等攻蜀。后燕改元建始。	四十三岁。五月,作《祭程氏妹文》。
晋义熙四年戊申(408)	刘裕为扬州刺史,录尚书事,晋室大权尽移入其手。刘敬宣入蜀,军中饥疾,乃还,刘敬宣免官。 六月,陶渊明家遭火灾,住处焚烧无遗字,暂住于船上。	四十四岁。四月,作《读山海经》十三首。六月,园田居失火。七月,作《戊申岁六月中遇火》、《责子》。
晋义熙五年己酉(409)	刘裕攻南燕。四月,从建康出发。五月,到下邳(今江苏省睢宁县西北)。六月,克临朐,围广固。	四十五岁。春,作《和刘柴桑》。秋,作《酬刘柴桑》。重阳节,作《己酉岁九月九日》。
晋义熙六年庚戌(410)	三月,卢循犯豫章,败何无忌,进据寻阳。五月,又败刘毅于桑州。六月,庾悦为江州刺史。七月,卢循自蔡州至寻阳。十二月,卢循为刘裕所破,走还寻阳,又败于左里,南走。 是年九月后,移居南村。与之交往者有殷景仁及刘遗民、周续之、慧远、张野等人。	四十六岁。作《五柳先生传》。作《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由园田居移居南村,作《移居二首》。
晋义熙七年辛亥(411)	四月,刘毅为江州都督,移镇豫章;遣将赵恢以千兵守寻阳,刘裕受太尉、中书监,奉黄钺,解冀州。孟怀玉为江州刺史。 殷景仁为太尉行参军。 从弟敬远卒。	四十七岁。作《祭从弟敬远文》、《与殷晋安别并序》。
晋义熙八年壬子(412)	刘裕以诏书宣布刘毅有“谋为不轨”之罪,攻杀。又诏杀刘藩、谢混。又命朱龄石攻蜀。	四十八岁。作《还旧居》、《悲从弟仲德》。

时间	有关大事记略	传主简况
晋义熙九年癸丑(413)	刘裕杀诸葛长民及其子黎民、幼民、从弟秀之,朱龄石攻蜀。刘裕子刘义真为桂阳县公,与雁门周续之、彭城刘遗民并称“寻阳三隐”。	四十九岁。春,作《诸人共游周家墓柏下》。夏,作《五月旦作和戴主簿》。作《形影神》三首。又作《止酒》。
晋安帝义熙十年甲寅(414)	刘裕于司马道子旧府址筑东府,起府舍。	五十岁。作《杂诗十二首》、《咏三疏》、《咏三良》、《咏荆轲》。
晋义熙十一年乙卯(415)	是年正月,刘裕收司马休之之子文宝、兄子文祖,赐死。后起兵攻司马休之,休之反抗,败后降后秦,八月,刘裕受黄钺。 刘遗民卒。颜延之住寻阳,与陶渊明结邻,为至友。	五十一岁。痼疾发作,困于床。作《与子俨等疏》。
晋义熙十二年丙辰(416)	刘裕派檀道济部将王镇恶征服许、洛、羌。檀韶迁督江州、豫州之西阳、新蔡二郡诸军事,江州刺史。 檀韶为江州刺史,苦请周续之出山,与祖企、谢景夷三人共在城北讲礼、校书,慧远死。	五十二岁。教授生徒,讲习诗文。作《丙辰岁八月中于下潠田舍获》、《饮酒》二十首、《示周续之祖企谢景夷三郎》、《感士不遇赋》。
晋义熙十三年丁巳(417)	七月,刘裕北伐,收复长安,灭后秦。 十二月,刘穆之死,刘裕留幼子刘义真及部将守长安,率部匆忙返京师。	五十三岁。作《赠羊长史并序》、《岁暮和张常侍》。
晋义熙十四年戊午(418)	六月,刘裕受九锡;十二月,杀晋安帝司马德宗,立其弟琅玕王司马德文为晋恭帝。 征著作郎,不就。王弘以辅国将军为江州刺史,欲结识陶渊明,并常以酒馈陶渊明。	五十四岁。作《怨诗楚调示庞主簿邓治中》、《诸人共游周家墓柏下》、《酬丁柴桑》、《赠长沙公》。

时间	有关大事记略	传主简况
晋恭帝元熙元年己未(419)	刘裕进公爵为王,七月受命,十二月建天子旗。	五十五岁。作《九日闲居并序》。
宋武帝刘裕,永初元年庚申(420)	刘裕即帝位,废晋恭帝为零陵王,东晋亡。刘裕为宋武帝。 八月,荆州刺史、宜都王刘义隆进号镇西将军。	五十六岁。作《咏贫士》七首、《读史述九章并序》、《扇上画赞》。
宋永初二年辛酉(421)	九月丁丑,刘裕药杀晋恭帝(零陵王)。	五十七岁。作《拟古九首》、《述酒》、《于王抚军座送客》。
宋永初三年壬戌(422)	五月,宋武帝刘裕死,少帝刘义符即位。徐羨之、傅亮、谢晦掌朝政。 王弘进号卫将军、开府仪同三司。	五十八岁。作《蜡日》。
宋少帝刘义符景平元年癸亥(423)	四月,檀道济北征到临朐,解东阳围。魏筑长城,以防柔然。 庞参军年前与陶渊明结邻,春时告别。冬,庞参军由江陵使都,过寻阳与陶渊明又会,陶渊明有诗相赠。	五十九岁。
宋文帝刘义隆元嘉元年甲子(424)	二月,废南徐州刺史、庐陵王刘义真为庶人,徙新安郡,不久被杀。五月,废少帝刘义符,檀道济、谢晦逼其退位,贬为营阳王。六月癸丑,徐羨之使中书舍人邢安泰杀刘义符。八月,刘义隆即位,为宋文帝。 颜延之为始安太守,道经寻阳,日日造陶潜,临走,留两万钱与渊明,悉送酒家。八月,谢晦为荆州刺史,进号卫将军,封建平公。	六十岁。作《桃花源记并诗》。春,作五言诗《答庞参军》。作《扇上画赞》、或作《联句》。
宋文帝元嘉二年乙丑(425)	二月,檀道济破谢晦于隐圻,送于京师,为刘义隆所杀。徐羨之、傅亮亦为刘义隆所杀。	六十一岁。

时间	有关大事记略	传主简况
宋文帝元嘉三年丙寅(426)	檀道济为征南大将军,领江州刺史,封武陵郡公。 遭年灾,贫困,檀道济往拜陶渊明,馈以粱肉。麾而去之。	六十二岁。作《有会而作并序》。
宋文帝元嘉四年丁卯(427)	三月,刘义隆诏书恤民。是年,宋文帝刘义隆欲征陶渊明为著作郎,值十一月卒。 是年病势加重,渊明自感将于秋天离世,乃先作《拟挽歌辞》三首及《自祭文》。这些都是渊明对自己死期的预估,恐诗文作于本年九月之前。十一月,卒。 不久,颜延之著《陶征士诔并序》:“元嘉四年月日,卒于寻阳县之某里。”萧统《陶渊明传》:“元嘉四年将复征命,会卒,时年六十三。世号靖节先生。”朱熹《通鉴纲目》:丁卯,宋元嘉四年,“冬十一月,晋征士陶潜卒。”又,据《资治通鉴》元嘉三年三月,宋文帝征谢灵运为秘书监,颜延之为中书侍郎。是时王弘为车骑大将军,在朝,殷景仁为侍中。《陶征士诔并序》:“夫实以诔华,名由谥高,苟允德义,贵贱何算焉。若其宽乐令终之美,好廉克己之操,有合谥典,无愆前志。故询诸友好,宜谥曰:靖节征士。”	六十三岁。卒。作《拟挽歌辞》、《自祭文》。

说明:①本表系笔者多方查证而制。

②本表除特别标注外,余皆据《晋书》及翦伯赞《中外历史年表》。

陶渊明传

萧 统

陶渊明，字元亮，或云潜字渊明，浔阳柴桑人也。曾祖侃，晋大司马。渊明少有高趣，博学，善属文；颖脱不群，任真自得。尝著《五柳先生传》以自况，时人谓之实录。

亲老家贫，起为州祭酒；不堪吏职，少日自解归。州召主簿，不就。躬耕自资，遂抱羸疾。

江州刺史檀道济往候之，偃卧瘠馁有日矣。道济谓曰：“贤者处世，天下无道则隐，有道则至；今子生文明之世，奈何自苦如此？”对曰：“潜也何敢望贤，志不及也。”道济馈以粱肉，麾而去之。后为镇军、建威参军，谓亲朋曰：“聊欲弦歌以为三径之资，可乎？”执事者闻之，以为彭泽令。不以家累自随，送一力给其子，书曰：“汝旦夕之费，自给为难，今遣此力，助汝薪水之劳。此亦人子也，可善遇之。”公田悉令吏种秫，曰：“吾尝得醉于酒足矣！”妻子固请种秔，乃使二顷五十亩种秫，五十亩种粳。岁终，会郡遣督邮至，县吏请曰：“应束带见之。”渊明叹曰：“我岂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儿！”即日解绶去职，赋《归去来》。征著作郎，不就。

江州刺史王弘欲识之，不能致也。渊明尝往庐山，弘命渊明故人庞通之赍酒具，于半道栗里之间邀之。渊明有脚疾，使一门生、二儿舁篮舆；既至，欣然便共饮酌。俄顷弘至，亦无违也。先是颜延之为刘柳后军功曹，在浔阳与渊明情款，后为始安郡，经过浔阳，日造渊明饮焉。每往，必酣饮致辞。弘欲邀延之坐，弥日不得。延之临去，留二万钱与渊明；渊明悉遣送酒家，稍就取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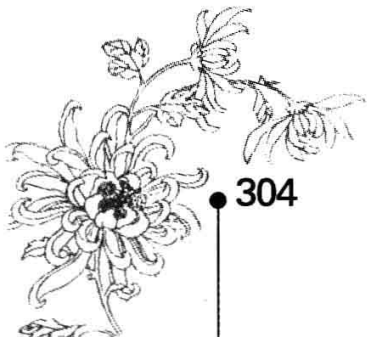
尝九月九日出宅边菊丛中坐，久之，满手把菊，忽值弘送酒至；即便就酌，醉而归。渊明不解音律，而蓄无弦琴一张，每酒适，辄抚弄以寄其意。贵贱造之者，有酒辄设。渊明若先醉，便语客：“我醉欲眠，卿可去！”其真

率如此。郡将尝候之，值其酿熟，取头上葛巾漉酒。漉毕，还复著之。

时周续之入庐山，事释慧远；彭城刘遗民亦遁迹匡山；渊明又不应征命：谓之“浔阳三隐”。后刺史檀韶苦请续之出州，与学士祖企、谢景夷三人，共在城北讲礼，加以雘校。所住公廨，近于马队。是故渊明示其诗云：“周生述孔业，祖谢响然臻。马队非讲肆，校书亦已勤。”其妻翟氏亦能安勤苦，与其同志。自以曾祖晋世宰辅，耻复屈身后代，自宋高祖王业渐隆，不复肯仕。

元嘉四年，将复征命，会卒，时年六十三。世号靖节先生。

萧统(501—531)，字德施，梁武帝长子。天监元年(502)立为皇太子，中大通三年卒，年三十一岁，谥曰昭明。生前致力文章著述，所著有文集二十卷；又选辑《文选》三十卷。《梁书》有传。其所作《陶渊明集序》云：“余素爱其文，不能释手，尚想其德，恨不同时。故加搜校，粗为区目。”又云：“并粗点定其传，编之于录。”昭明本《陶集》今佚，但《陶渊明集序》及《陶渊明传》二文，则附于《陶集》各本，流传至今，为历代评论及记传者所本。据桥川时雄《陶集版本源流考》说：他所见的旧钞《陶集》，昭明《陶集序》末有记云“梁大通丁未年夏季六月昭明太子萧统撰”，则本传当也是同时所作。梁大通元年丁未(527)上距渊明逝世，恰好是一百年。渊明事迹之见于典籍记载的，除本集外，尚有初卒时颜延之所作的《陶征士诔》。



陶渊明文集序

萧 统

夫自炫自媒者，士女之丑行，不忤不求者，明达之用心。是以圣人韬光，贤人遁世，其故何也？含德之至，莫逾于道；亲己之切，无重于身。故道存而身安，道亡而身害。处百龄之内，居一世之中，倏忽比之白驹，寄寓谓之逆旅，宜乎与大块而盈虚，随中和而任放，岂能戚戚劳于忧畏，汲汲役于人间？齐讴赵女之娱，八珍九鼎之食，结驷连骑之荣，侈袂执圭之贵，乐既乐矣，忧亦随之。何倚伏之难量，亦庆吊之相及。智者贤人居之，甚履薄冰；愚夫贪士竞之，若泄尾闾。玉之在山，以见珍而终破；兰之生谷，虽无人而自芳。故庄周垂钓于濠，伯成躬耕于野，或货海东之药草，或纺江南之落毛。譬彼鹓雏，岂竞鸢鷂之肉；忧斯杂县，宁劳文仲之牲。至如子常、宁喜之伦，苏秦、卫鞅之匹，死之而不疑，甘之而不悔。主父偃言：“生不五鼎食，死则五鼎烹”，卒如其言，岂不痛哉！又有楚子观周，受折于孙满；霍侯驂乘，祸起于负芒。饕餮之徒，其流甚众。唐尧四海之主，而有汾阳之心；子晋天下之储，而有洛滨之志。轻之若脱屣，视之若鸿毛，而况于他乎？是以至人达士，因以晦迹。或怀厘而谒帝，或被褐而负薪，鼓楫清潭，弃机汉曲，情不在于众事，寄众事以忘情者也。

有疑陶渊明诗篇篇有酒，吾观其意不在酒，亦寄酒为迹焉。其文章不群，词彩精拔，跌宕昭彰，独超众类，抑扬爽朗，莫之与京。横素波而傍流，干青云而直上。语时事则指而可想，论怀抱则旷而且真。加以贞志不休，安道苦节，不以躬耕为耻，不以无财为病。自非大贤笃志，与道污隆，孰能如此乎？余爱嗜其文，不能释手，尚想其德，恨不同时，故更加搜求，粗为区目。白璧微瑕，惟在《闲情》一赋，扬雄所谓“劝百而讽一”者，卒无讽谏，何必摇其笔端？惜哉！无是可也。并粗点定其传，编之于录。尝谓有能读渊明之文者，驰竞之情遣，鄙吝之意祛，贪夫可以廉，懦夫可以立，岂止仁义可蹈，亦乃爵禄可辞，不劳复傍游太华，远求柱史。此亦有助于风教尔。

陶潜传

沈约

陶潜字渊明，或云渊明字元亮，寻阳柴桑人也。曾祖侃，晋大司马。

潜少有趣，尝著《五柳先生传》以自况，曰：

先生不知何许人，不详姓字，宅边有五柳树，因以为号焉。闲静少言，不慕荣利。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欣然忘食。性嗜酒，而家贫不能恒得。亲旧知其如此，或置酒招之，造饮辄尽，期在必辞，既醉而退，曾不吝情去留。环堵萧然，不蔽风日，裋褐穿结，箪瓢屡空，晏如也。尝著文章自娱，颇示己志，忘怀得失，以此自终。

其自序如此，时人谓之实录。

亲老家贫，起为州祭酒，不堪吏职，少日，自解归。州召主簿，不就。躬耕自资，遂抱羸疾。复为镇军、建威参军。谓亲朋曰：“聊欲弦歌，以为三迳之资，可乎？”执事者闻之，以为彭泽令。公田悉令吏种秫稻，妻子固请种秬，乃使二顷五十亩种秫，五十亩种秬。郡遣督邮至，县吏白应束带见之，潜叹曰：“我不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人。”即日解印绶去职。赋《归去来》，其词曰：

归去来兮！园田荒芜，胡不归？既自以心为形役，奚惆怅而独悲。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实迷涂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舟遥遥以轻飏，风飘飘而吹衣。问征夫以前路，恨晨光之希微。

乃瞻衡宇，载欣载奔。僮仆欢迎，稚子候门。三径就荒，松菊犹存。携幼入室，有酒停尊。引壶觞而自酌，吟庭柯以怡颜。倚南窗而寄傲，审容膝之易安。园日涉而成趣，门虽设而常关。策扶老以流憩，时矫首而遐观。云无心以出岫，鸟倦飞而知还。景翳翳其将入，抚孤松以盘桓。

归去来兮，请息交而绝游。世与我以相遗，复驾言兮焉求。说亲戚之情话，乐琴书以消忧。农人告余以上春，将有事于西畴。或命巾车，或棹



扁舟。既窈窕以穷壑，亦崎岖而经丘。木欣欣以向荣，泉涓涓而始流。善万物之得时，感吾生之行休。

已矣乎，寓形宇内复几时。奚不委心任去留，胡为遑遑欲何之。富贵非吾愿，帝乡不可期。怀良辰以孤往，或植杖而耘耔。登东皋以舒啸，临清流而赋诗。聊乘化以归尽，乐夫天命复奚疑。

义熙末，征著作佐郎，不就。江州刺史王弘欲识之，不能致也。潜尝往庐山，弘令潜故人庞通之赍酒具于半道栗里要之，潜有脚疾，使一门生二儿举篮舆，既至，欣然便共饮酌。俄顷弘至，亦无忤也。先是，颜延之为刘柳后军功曹，在寻阳，与潜情款。后为始安郡，经过，日日造潜，每往必酣饮致醉。临去，留二万钱与潜，潜悉送酒家，稍就取酒。尝九月九日无酒，出宅边菊丛中坐久，值弘送酒至，即便就酌，醉而后归。潜不解音声，而畜素琴一张，无弦，每有酒适，辄抚弄以寄其意。贵贱造之者，有酒辄设，潜若先醉，便语客：“我醉欲眠，卿可去。”其真率如此。郡将候潜，值其酒熟，取头上葛巾漉酒，毕，还复著之。

潜弱年薄宦，不洁去就之迹，自以曾祖晋世宰辅，耻复屈身后代，自高祖王业渐隆，不复肯仕。所著文章，皆题其年月，义熙以前，则书晋氏年号，自永初以来唯云甲子而已。与子书以言其志，并为训戒曰：

天地赋命，有往必终，自古贤圣，谁能独免。子夏言曰：“死生有命，富贵在天。”四友之人，亲受音旨，发斯谈者，岂非穷达不可妄求，寿夭永无外请故邪。吾年过五十，而穷苦荼毒，以家贫弊，东西游走。性刚才拙，与物多忤，自量为己，必贻俗患，俛俛辞世，使汝幼而饥寒耳。常感孺仲贤妻之言，败絮自拥，何惭儿子。此既一事矣。但恨邻靡二仲，室无莱妇，抱兹苦心，良独罔罔。

少年来好书，偶爱闲静，开卷有得，便欣然忘食。见树木交荫，时鸟变声，亦复欢尔有喜。尝言五六月北窗下卧，遇凉风暂至，自谓是羲皇上人。意浅识陋，日月遂往，缅求在昔，眇然如何。

疾患以来，渐就衰损，亲旧不遗，每以药石见救，自恐大分将有限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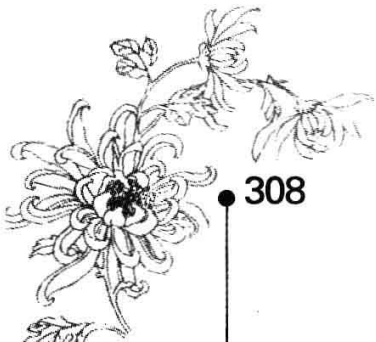
恨汝辈稚小，家贫无役，柴水之劳，何时可免，念之在心，若何可言。然虽不同生，当思四海皆弟兄之义。鲍叔、敬仲，分财无猜；归生、伍举，班荆道旧；遂能以败为成、因丧立功。他人尚尔，况共父之人哉。颍川韩元长，汉末名士，身处卿佐，八十而终，兄弟同居，至于没齿。济北汜稚春，晋时操行人也，七世同财，家人无怨色。《诗》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汝其慎哉！吾复何言。

又为《命子诗》以贻之曰：

悠悠我祖，爰自陶唐。邈为虞宾，历世垂光。御龙勤夏，豕韦翼商。穆穆司徒，厥族以昌。纷纭战国，漠漠衰周。凤隐于林，幽人在丘。逸虬挠云，奔鲸骇流。天集有汉，眷予愍侯。于赫愍侯，运当攀龙。抚剑凤迈，显兹武功。参誓山河，启土开封。亹亹丞相，允迪前踪。浑浑长源，蔚蔚洪柯。群川载导，众条载罗。时有默语，运固隆污。在我中晋，业融长沙。桓桓长沙，伊勋伊德。天子畴我，专征南国。功遂辞归，临宠不惑。孰谓斯心，而可近得。肃矣我祖，慎终如始。直方二台，惠和千里。于皇仁考，淡焉虚止。寄迹凤运，冥兹愠喜。嗟余寡陋，瞻望靡及。顾惭华鬓，负景只立。三千之罪，无后其急。我诚念哉，呱闻尔泣。卜云嘉日，占尔良时。名尔曰俨，字尔求思。温恭朝夕，念兹在兹。尚想孔伋，庶其企而。厉夜生子，遽而求火。凡百有心，奚待于我。既见其生，实欲其可。人亦有言，斯情无假。日居月诸，渐免于孩。福不虚至，祸亦易来。夙兴夜寐，愿尔斯才。尔之不才，亦已焉哉。

潜元嘉四年卒，时年六十三。

据中华书局一九七四年点校本《宋书》



靖节征士诔并序

宋金紫光禄大夫赠特进颜延年撰

夫旋玉致美，不为池渥之实；桂椒信芳，而非园林之实。岂其乐深而好远哉？盖云殊性而已。故无足而至者，物之藉也；随踵而立者，人之薄也。若乃巢由之抗行，夷皓之峻节，故（一作故已）父老尧禹，锱铢周汉，而绵世寢远，光灵不属。至使菁华隐没，芳流歇绝，不亦惜乎？

虽今之作者，人自为量，而首路同尘，辍涂殊轨者多矣。岂所以照（一作昭）末景、泛余波乎？有晋征士浔阳陶渊明，南岳之幽居者也。弱不好弄，长实素心。学非称师，文取旨达（一作远）。在众不失其寡，处言愈（一作每）见其嘿。少而贫苦（一作病），居无仆妾，井臼弗任，藜藿不给，母老子幼，就养勤匮。远惟田生致（一作取）亲之议，追（一作近）悟毛子捧檄之怀。初辞州府三命，后为彭泽令。道不偶物，弃官从好。遂乃解体世纷，结志区外，定迹深棲。于是乎遂（一作远）灌畦鬻蔬，为供鱼菽之祭；织绚纬萧，以充粮粒之费。心好异书，性乐酒德，简弃烦促，就成省旷。殆所谓国爵屏贵，家人忘贫者欤！有诏征著作郎，称疾不赴，春秋六十有三（《文选》作春秋若干——笔者注）元嘉四年某月日，卒于浔阳县柴桑（一作之某）里。

近识悲悼，远士伤情，冥默福应，呜呼淑贞。夫实以谏华，名由谥高。苟允德义，贵贱何算焉？若其宽乐令终之美，好廉克己之操，有合谥典，无愆前志。故询诸友好，宜谥曰靖节征士。其词曰：

物尚孤（一作特）生，人固介立。岂伊时遘，曷云世及？嗟乎若士，望古遥集。韬此洪族，蔑彼名级。睦亲之行，至自非敦。然诺之信，重于布言。廉深简洁，贞夷粹温。和而能峻，博而不繁。依世尚同，诡时则异。有一于此，而两（一作两非）默置。岂若夫子，因心达理（一作事）。畏荣好古，薄身厚志。世爵虚礼，州壤推风。孝惟义养，道必怀邦。人之秉彝，不隘不恭。爵同下士，禄等上农。度量难钧，进退可限。长卿弃官，稚宾自免。

子之悟之，何早之辨。赋辞归来，高蹈独善。亦既超旷，无适非心。汲流旧巖，葺宇家林。晨烟暮霭，春煦秋阴。陈书缀卷，置酒弦琴。居备勤俭，躬兼贫病。人否其忧，子然其命。隐约就闲，迁延辞聘。非直明也（一作也明），是惟道性。纠缠（一作缠）斡流，冥漠报施。孰云与仁，实疑明智。谓天盖高，胡愆斯义。履信曷凭，思顺何寘。年在中身，疾惟痼疾。视化如归，临凶若吉。药剂弗尝，祷祠非恤。傖幽告终，怀和长毕。呜呼哀哉！

敬述清（一作靖）节，式遵遗占。存不愿（一作顾）丰，没无求贍（一作赐）。省讫却赙，轻哀薄敛。遭壤以穿，旋葬而窆。呜呼哀哉！深心追往，远情逐化。自尔介居，及我多暇。伊好之洽，接檐（一作阍）邻舍。宵盘昼憩，非舟非驾。念昔宴私，举觞相海。独正者危，至方则碍。哲人卷舒，布在前载。取监不远，吾规子佩。尔寔愀然，中言而发。违众速尤，连风先蹶。身才非实，荣声有歇。徽（一作睿）音永矣，谁箴余阙。呜呼哀哉！

仁焉而终，智焉而毙。黔娄既没，展禽亦逝。其在先生，同尘往世。旌此靖（原作静）节，加彼康惠。

呜呼哀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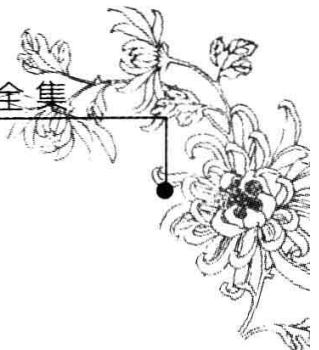
颜延之（384—456年），字延年，南朝宋文学家。祖籍琅邪临沂（今山东临沂）。少孤贫，居陋室。嗜酒，不护细行，年三十犹未婚娶。好读书，无所不览，文章之美，冠绝当时。在当时的诗坛上声望很高，和谢灵运齐名，并称“颜谢”。

东晋末，官江州刺史刘柳后军功曹，转主簿，历豫章公刘裕世子参军。刘裕代晋建宋，官太子舍人。宋少帝时，以正员郎兼中书郎，出为始安太守。宋文帝时，征为中书侍郎，转太子中庶子，领步兵校尉。后为秘书监、光禄勋、太常。刘劭弑立，以之为光禄大夫。宋孝武帝即位，为金紫光禄大夫，领湘东王师。后世称其“颜光禄”。孝建三年，卒，时年七十三。追赠散骑常侍、特进，金紫光禄大夫如故。谥曰宪子。延之性褊激，兼有酒过，肆意直言，曾无回隐，世人呼之“颜彪”。

颜延之和陶渊明私交甚笃。在颜延之江州任后军功曹时，二人过从甚密。其后延之出任始安太守，路经浔阳，又与陶渊明在一起饮酒，临行并以两万钱相赠。

陶渊明死后，作《陶征士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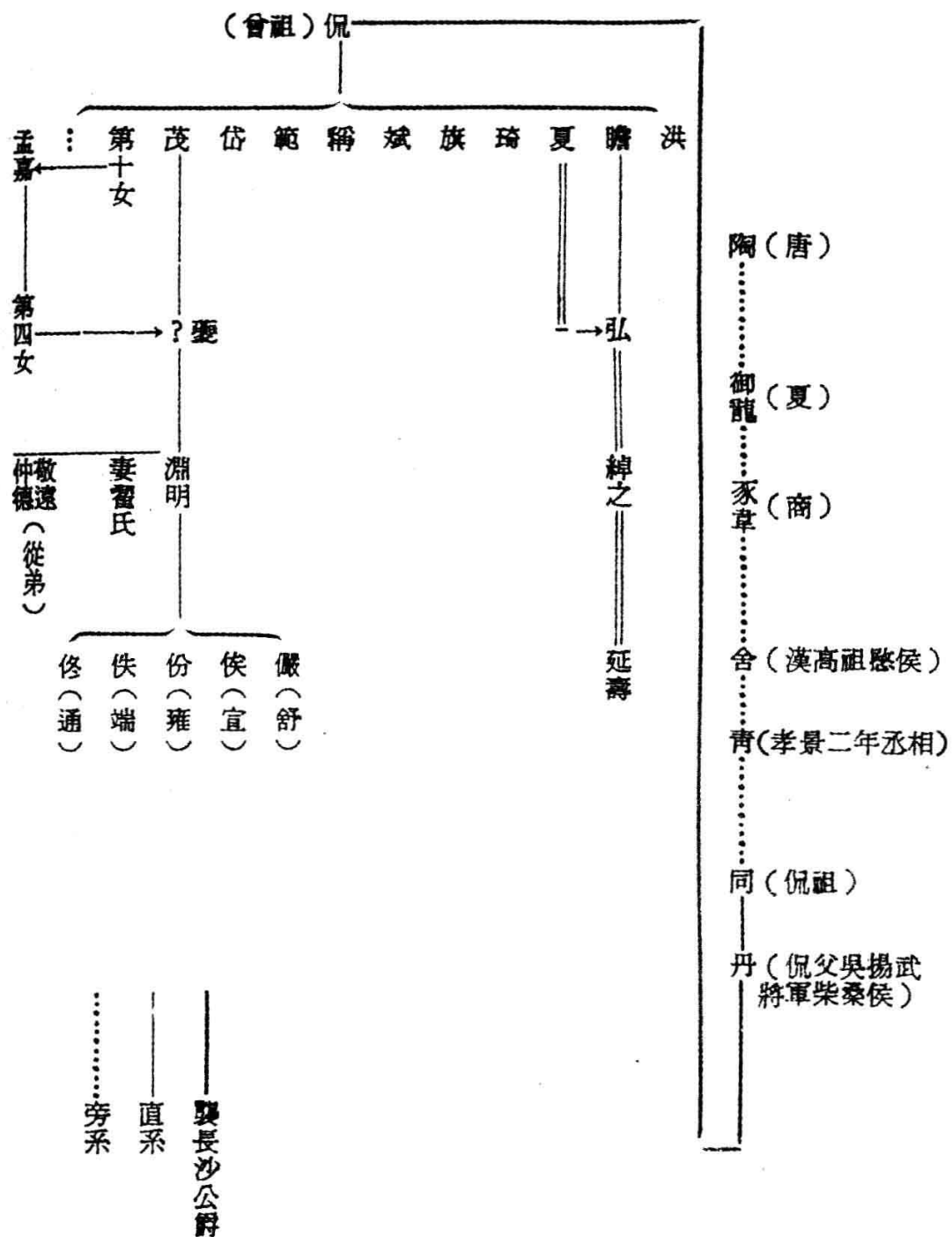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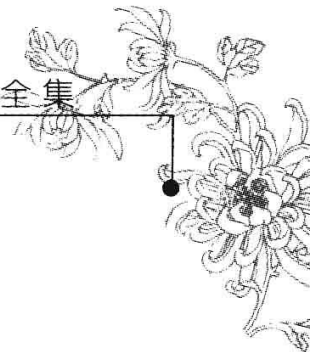
早年陶渊明作品海外流布简表

国名	著作名称	时间
日本	《陶渊明集》	隋唐时由留学生带去
日本	怀风集《选陶诗文若干》	孝廉天皇天平胜宝三年(751)
日本	藤原粹《陶渊明集》八卷	
日本	桥川时雄校补《陶集郑批录》	
日本	崛江忠道《陶渊明诗文综合索引》	
俄国	列夫·托尔斯泰有俄译《陶渊明田园诗》	
苏联	艾德林《陶渊明抒情诗集》	
苏联	《陶渊明及其诗作》	
德国	白哈蒂《陶渊明生平及诗歌》	1912 年
德国	洪德生《陶渊明诗选》	1928 年
英国	克·宾释《汉诗选译》	1916 年
英国	伯恩海迪《陶渊明》	
英国	姚万《伟大的田园诗人陶渊明》	
法国	梁宗岱《陶潜诗选》送罗曼·罗兰 并广传	

陶淵明世系簡表



见(台湾)杨勇校笺《陶淵明集校笺》，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7 年



陶渊明之名字十说

陶渊明名字，古今计有十说：

一、潜字渊明。《宋传》、《南传》、《莲传》主之，萧《传》作或说。

二、渊明字元亮。萧《传》主之，《宋传》作或说。

三、潜字元亮。《晋传》主之。

四、字深明，名元亮。《南传》作或说（王鸣盛《十七史商榷》作渊明字元亮）；深即渊，避唐高祖讳改。

五、潜字渊明前所行，渊明字元亮后所更，盖以自别于晋宋之间。吴谱引叶梦得说。

六、渊明字元亮，一名潜。晁公武《郡斋读书志》主之。

七、渊明字元亮，入宋更名潜。《吴谱》主之，张纘、朱自清、逯《谱》从其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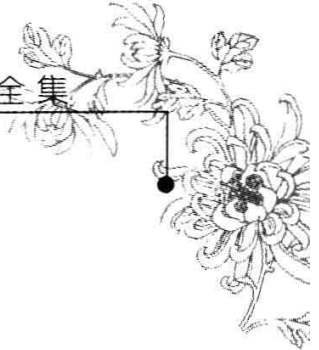
八、义熙中渊明字元亮，元嘉中潜字渊明。明熊人霖主之。

九、渊明字元亮，小名潜。梁《谱》疑其如此。

十、潜字元亮，小名渊明。古《谱》引罗翊云说。

引用主要书目

- 《陶渊明集》十卷本,宋刻递修本。
- 《陶靖节先生集》十卷(仅存1-4卷)、年谱二卷,宋吴仁杰撰年谱宋刻递修本。
- 《陶渊明诗》,宋绍熙三年,曾集刻本。
- 《陶靖节先生诗注》四卷,《补注》一卷,宋汤汉注。
- 《笺注陶渊明集》,宋李公焕辑注,元刻本。
- 《陶诗析义》四卷,明黄文焕撰,明崇祯刊本。
- 《陶靖节集》八卷,明凌濛初刻套印本。
- 《陶诗汇注》四卷,清吴瞻泰撰,康熙拜经堂刊本。
- 《陶诗汇评》四卷,清温汝能撰,嘉庆听松阁刊本。
- 《陶靖节诗笺定本》四卷,古直撰,中华书局挑印本。
- 《陶渊明集校笺》十卷,扬勇撰,香港吴兴记书局本。
- 《陶渊明诗文汇评》,北京大学师生编,中华书局1961年版。
- 《陶渊明讨论集》,中华书局,1961年版。
- 《陶渊明集全译》,郭维森、包景诚撰,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 《陶诗系年》,钱玉峰撰,台湾中华书局,1992年版。
- 《陶渊明探稿》,魏正申撰,天津出版社,1990年版。
- 《陶渊明》,廖仲安撰,中华书局,1963年版。
- 《陶渊明论稿》,吴云著,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 《陶渊明研究》,袁行霈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 《晋书》,唐房玄龄等撰,中华书局,1974年点校本。
- 《宋书》,梁沈约撰,中华书局,1974年点校本。
- 《廿二史劄记》,清赵翼撰,四部备要本。
- 《中外历史年表》,翦伯赞主编,齐思和、刘启戈、聂宗歧合编,中华书局,2008年版。
- 《陶渊明集》,吕晓滨注释,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 《陶渊明集》,日本近藤元粹。
- 《陶集郑批录》,清郑文焯批,日本桥川时雄校补。



后 记

斯书甫定，夙愿略成。回首阡陌，情气热蒸。

予欲完备陶集，日月如梭，忽忽屈指近六旬。少虽有心而无知，青壮有力而又忙于舌耕糊口。渐至入老，投石问水，恐惟飞仙方准。行及山河清海晏，陆续推出全集三本（《南唐李后主词诗全集》，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1995年10月，印过三次。《南唐李后主全集》，香港天马出版有限公司2007年7月。《李清照全集》崇文书局2010年1月，6月再印）。悦饮水之澹澹，始乃执笔于陶集。浩浩乎，叹长江以为观止；巍巍乎，仰高山而折服慕倾。追忆其四书编撰之初衷，确乎大同而小异。憾此稿之屡毁屡写，常太息以为之艰辛。挥扇汗如雨，长夜如豆灯。购书与剪报并举，复印和下载共进。因余一人之执迷，累全家而齐应。苦中有甜，乐以天伦。

陶公之大作，灿灿然，浩若满天繁星。惜遗失之巨痛，十不及一存。憾予筛选良材也，又百不及一而寥若晨星！舍取之难，胜于古人叹蜀道；遗憾殊深，自愧胸无好天平。时不待我，恨补憾之无能；岁月蹉跎，或将抱憾而终身！

陶元亮公，雄才大略，桂冠东晋。中国古代一流文豪，史册遍布英名。傲岸矣，岂为五斗米而折腰？酣畅矣，犹严子陵加足帝腹行径！伟伟乎，倚天而独立，树文坛之标杆遒劲。卓卓乎，实乃早于杜甫之诗圣，后人自有定论。答问形影神兮，其见地何等高超。诗人其本色，原是思想家兼哲人。其四言之诗，继往开来，支柱扛鼎。“陶之五言，开千古平淡之宗。”胡应麟此评颇为公允。惜其眼界过窄，未能掘进到位于纵深，但喜此际评陶

哄哄然而盛行。昭明太子立传作序，“率先垂范”“领军”。沈约之传，惜其长且空，了无创新。睦邻好友颜延年之诔文并序，朴实无华而知人知心。刘勰、钟嵘、严羽奉为“之宗”“之祖”，却囿于“山水田园”“隐逸诗人”。多觅其南山之洁美，只陶醉于东篱之菊影。笑和陶之诗泛滥，哂其仅拾唾步韵。不知其地偏以其心远兮，未懂其个中理奥而哲深！浅人之多视其为“浑身静穆”兮。“放出眼光”方视其“伟大”者，首推鲁迅之高论。能作哲学之考论者，乃当代名家袁行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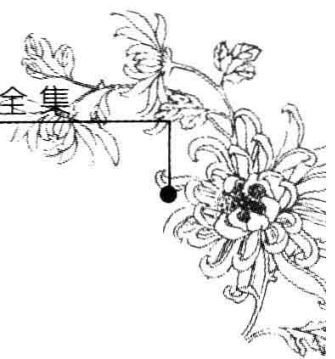
予爱陶其人其作。其人不只是文家诗人。余观其辞赋，均属上乘。品其赞述，灼炉火之纯青。憾其感士之悲，诵之五内俱焚。惊其桃源理想，“乌托邦”遥先于世人。佩其价值观、家庭观、爱情观，高出时人以几层？钦其生死观、人生观、宇宙观，早冠绝于群英！中华能有几位？世界曾有几入？

十年前余曾戏作咏陶千言辞赋兮，今录十之一以聊表寸心：不倚豪族兮，但有其傲骨。不求甚解兮，但析奇文深。不爱衙兮，但爱田园。不啃皇粮，但愿归躬耕。不仰鼻息，但坐赏烟云。不听车喧，但鸟鸣涧闻。不求赐福，但求淡纯真。不畏鬼神，但自然亲信。不止文豪，实为大哲人。不意“出国”，世人纪念勤。陶公驾鹤归去来兮，南山东篱菊醉人，桃花源里田好耕！

是书“超薄”，余专心专意，已尽力尽心。平心而论，无非大裁小剪，但却颇费沉吟。然镂玉雕琼，愧无卞和之明；整枝修叶，恨乏园丁之精。欲咏阳春以白雪，恐变下里而巴人。幸有其作全在，必有读者之明，亦有专家之精，定可约以戡秬。遥遥乎，西园英哲，演绎羽盖之欢；漾漾乎，南国婵娟，翻唱采莲之音。欣欣然，当和阳春之甲续以竞唱；怡怡然，吾将加额庆幸而甚幸！

走笔至此，于陶暂毕。忽嘭嘭然，心潮稍平而陡喷；冲冲然，胸诵古人咏陶之诗文。既有诸先哲之语已诉予意，又何苦枉作无病之呻吟？





兹录两人：

白居易和陶诗中，其《访陶公旧宅（并序）》颇合吾心：

垢尘不污玉，灵凤不啄膺。

呜呼陶靖节，生彼晋宋间。

……

今来访故宅，森若君在前。

不慕樽有酒，不慕琴无弦。

慕君遗荣利，老死此丘园。

……

每逢姓陶人，使我心依然。

余又偏爱胡曾专咏彭泽令，其七绝《彭泽》云：

英杰那堪屈下僚？便栽门柳事萧条。

凤凰不共鸡争食，莫怪先生懒折腰！

此绝虽短，凝炼可吟。择陶潜之隐逸，大气而又公允。

追昔且收绪，抚今多慨而殊深。是书得以问世，衷谢好心人。

首谢恩师朱祖延先生。五十年前余投其绛帐下，今慈星年已九旬。惜其视力、体力、精力三不足，搁笔多年仍应弟子之请。自叹难挥毛笔，慷慨圆珠笔题署书名。伟巍乎，矍铄，一手握纤细笔，一手持放大镜。盈盈乎，运气，欣其心使腕至，喜其笔端圆润。此正合于右任之《写字歌》：“起笔不停滞，落笔不作势。纯自然，自迅速，自轻快，自美丽。”众人抚掌。朱老笑云：“老了，硬笔书法尚不行，用圆珠笔是首次，也许是末次题署书名！”余忙举古人之言：“硬弩枯藤之字，未易挥毫。”此当为至论，无实践无比较者莫能。书毕，扶至客厅，先生欲亲自钤印。发多枚以比较，终选其

一。铃毕稍息,师娘坦言:“此当为其封笔之作。”吾忙笑应:“不一定,不一定!”赏此铁画银钩,祈其“仁者高寿,宝刀不老”,乃弟子之祷敬。朱老微笑轻叹,正是老夫子之退避三舍,实为妙针金丹,而老艺林英。巍巍矣,朱老之“教为师范,行为世范”! 蔼蔼矣,老人之可歌可颂,可敬可亲!

陈华国先生于本书有其心血之凝。十多次电话、面商,定位把握稳准:既为陶集普及本,亦为专研之基础本。余曾撰前言,以论证陶公为“古今隐逸诗人之宗”、“中国山水田园诗派之祖”、“古代诗文大家之先哲”,洋洋乎万言未尽。华国建议缩于后记,当是“千字文”。全集行文至半,又建议将“汇校”、“汇注”合为“校注”,又省数万字,且眉秀目清。吾虽返工甚难,割爱不忍,但终心悦诚服。

武汉市社科院柯敏、武汉市公安局柯戎、中国人民大学吴一笛三人,为本书初稿抄写、下载、整理、打印,出力颇多,应予说明。

尤需申明,本书引用了大量先贤时俊之研究成果,但限于体例,除“汇评”中已注明出处外,余皆未能一一注明。在此谨致歉致敬!

柯宝成

辛卯清明写,端午改,中秋抄

于汉口知困斋

